

封神演義

繡像繪圖——通俗小說

君壞臣綱
有罪五常
莫州緣護
永不朝商



封神卷三

第五十一回 子牙規營成關仲

昔日行兵踏首相，今逢時數念懸差。風雷陣設如奔浪，龍虎營排似落花。

纜有黃河成個事，其如五赤更裝裝。勸君莫待臨龍地，同向靈臺玩物華。

話說二位天尊進陣，老子見衆門人似醉而未醒，沈沈酣睡，呼吸有鼻息之聲，又見八卦臺上，有四五個五體不全之人，老子嘆曰：可惜千載功行，一旦俱成畫餅，且說瓊霄見老子進陣來觀望，便放起金蛟剪去，那剪在空中，裏折如剪頭交頸，尾交尾，落將下來，老子在牛背上，看見金蛟剪落下來，把袖口望上一迎，那剪子如芥子一般，落於大海之中，毫無動靜，瓊霄又把混元金斗祭起，老子把風火蒲團向空中一丟，喚黃巾力士將此斗帶上下虛宮去，三位娘娘大呼曰：罷了，收台之寶，竟背十休，三位齊下臺來，仗劍飛來直取，離道天尊與他動手，老子將乾坤圈抖開，命黃巾力士將雲霄裹去了，壓在麒麟崖下，力士得旨，將圖裏去不提，且說瓊霄仗劍而來，元始命白鶴童子把三寶玉如意祭在空中，正中瓊霄頂上，打開天關，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碧霄大呼曰：道德千年，一旦被你等所傷，誠爲枉修功行，用一口飛劍來取元始天尊，被白鶴童子一如意，把飛劍打落塵埃，元始袖中取一盒機關蓋，丟起空中，把碧霄連人帶鳥裝在盒內，不一會，化爲血水，一道靈魂，也往封神臺去了，有詩爲證：條道千年品內成，懸鞭日夜鍊無明，無端墮下黃河陣，氣化清風指六情，話說三位娘娘已絕，區區彩雲童子，還在八卦臺上，看一位天尊，元始既滅黃河陣，衆弟子都睡在地上，老子用中指一指，地下雷鳴一聲，衆弟子猛然驚醒，連揚鐵金木一吒，齊齊躍起，并伏於地，老子乘牛轉出，回至蓬上，衆門人拜畢，元始天尊曰：今日諸弟子罰了百上三光，消了胸中五惡，遭逢劫數，自是難逃，況今姜尚有四九之驚，爾等及往來相佐，再賜關等繳地金光法，可口行數千里，又聞你等領洞之寶，俱裝在混元金斗內，命取來還你等，如今留南極仙翁破紅沙陣，我同道兄暫回玉虛宮，白鶴童子送你師父，同回須臾返觀衆門人排班，送二位天尊回駕，且說彩雲仙子怨氣不息，漸乏仙兒，破了黃河陣，退入老營，衆門太師太師已知陣破，玉虛門人幫救回去，心中十分不安，忙具表進宮，往朝歌求救，又發火牌，調三山關總兵官鄧九公，行壓下聽用，且說燃燈在蓬上，與衆道者默坐，南極仙翁打點破紅沙陣，子牙到十九日，上來見燃燈，口稱老師，明日正該破陣，次日衆仙步行排班，南極仙翁向白鶴童子稟請，大呼曰：吾師來會紅沙陣主，張大君從陣裏出來，甚是宛惡，跪地提劍，殺奔前來，抬頭見是南極仙翁，張相曰：道兄，你是爲善救衆之士，亦非破陣之流，此番只怕你，可憐修就神仙體，若遇紅沙噴刺，休，話說南極仙翁曰：張相，你不必多言，此陣今日該是我破，料你也不能久立於陽世，張天君大怒，喚鹿沖來，把劍行仙翁

頂上就劈傍有白鶴童子將三寶去如意當面交還來往未及數合，張天君掩一劍望陣中就走。白鶴童子隨後跟來，兩極仙翁同人陣內，張超下塵上臺，把紅沙抓了數片，望仙翁打來，兩極仙翁將五火七劍扇，把紅沙一扇紅沙一去，百無蹤跡。張天君撥起一斗紅沙，落下一條，仙翁把扇子連扇數遍，其沙去無影。兩極仙翁曰：張超今日難逃此厄，張超欲待逃遁，早被白鶴童子祭起玉如意，正中張超後心，打翻跌下臺來。白鶴童子手起一劍，即時血染衣襟。正是：未曾破陣先數定，怎敢封神。滾下來，且說兩極仙翁破了紅沙陣，白鶴童子見三穴內有人，兩極仙翁發一雷驚動，吒雷童子俱將身一躍，睜開眼，看見兩極仙翁，知是崑崙山師尊來救護，哪吒急急扶武王，武王已是死了，遺棄馬至百日都掃壞了，懸崖在外面見破了紅沙陣，子牙備騎入陣，來看武王時，已是死了，子牙哭聲不止，燃燈曰：不妨，前日入陣時，有二道符印，護其前後心體，武王該有百日之災，吾自有處治，命雷童子背負武王屍體放在溪下，用水沐浴，燃燈將一粒丹藥，用水研化，灌入武王口內，有兩個時辰，武王蘇醒，觀看方知回生，見子牙業門人立於左右，曰：孤今日又見相父也，子牙方右聽用官，送武王回宮，且說燃燈與衆道者曰：列位道友，貧道今破十絕陣，與子牙代勞已完，衆位各歸府，只留廣成子，你去桃花洞，兩極仙不許他進，付夢關又留赤精子，你去燕山，阻兩極仙不許他進，五龍二位運去，又留懸壺道人在此，以下請回，衆道人方撥出陣，欲去，忽雲中子至，燃燈請上坐，打稽首曰：列位道兄請了，衆道者曰：雲中子乃曠然之仙也，今不犯黃河陣，真乃人稱之士，雲中子曰：奉敕鍊通天神火，往絕龍嶺等處，聞太師，燃燈曰：你這去不可遲，雲中子去了，燃燈把印劍交與子牙，燃燈曰：我貧道也往絕龍嶺，助雲中子一臂之力，吾今去也，止留懸壺同子牙在溪上，子牙傳令把陣下衆將調來，南宮适等齊至，許都，見子牙行禮，畢立於兩旁，子牙傳明日開陣，與兩太師共決雌雄，衆將得令不誤，且說兩太師見十絕陣俱破，只等朝歌救兵，又望三山關，鄧九公來助，兩太師曰：兩太師共決雌雄，衆將得令不誤，且說兩太師見十絕陣俱破，只等朝歌救兵，又望三山關，師長嘆一聲，忽聽得周營炮響，喊聲大震，衆將曰：姜子牙請太師答話，聞人師大怒曰：吾不還拿姜尚報，實不俱生，遂遣鄧辛張陶分於左右，二女仙齊出轅門，太師跨黑麒麟，如烟火而來，子牙曰：兩太師，你征朝三年有餘，雌雄未見，你如今再擺十絕陣否，傳令把弔著的趙江斬了，武吉把趙江研在陣前，聞太師大叫一聲，提鞭冲殺過來，有黃天化催開玉麒麟，用兩柄銀鎗攔住兩太師，兩太師在轅門，怒從心上起，氣向口邊生，緩步舉寶劍來助兩太師，這獸首楊戩，撥馬奔前，攔住了兩太師，兩太師見楊戩，敵自了，兩太師仗劍冲殺過來，哪吒大喝一聲，休沖吾陣，脚登風火輪，戰行了彩雲童子，鄧辛張陶四將齊出，道聲鼎沸，成王黃飛虎，南宮适，武吉，辛甲四將來迎，兩家演場大戰，兩陣咚咚，播鼓，五色旗，搖鈴，長弓，硬弩，護轅門，鐵騎，鋼槍，齊隊，伍，聞太師力雲，冠上火烟，生黃天化，金鎗，甲上霞光吐，女仙是大海波中戲水龍，楊戩是萬仙山前爭食虎，搜搜刀架，好似金龍，怪獸吐，狂雲，是長鎗，一似巨角，蛟龍，爭戰，水龍來，鎗，花籃，雲，送，寒光，鎗去，劍，迎，玉烟，用風飄。

瑞雲刀劈甲，甲中刀，如同山前猛虎，翻滾咆哮，鎗判為中道，一似深潭玉龍，降水獸，使斧的天邊，皓月皎光輝，使鋼的萬道長虹，飛紫電，使鎗的紫氣，照長空，使刀的慶雲，飄頂上，有詩為證：大哉一掃力不加，亡人死者亂如麻，只爲君主安社稷，不辨賢愚血染沙，且說子牙大戰開，太師蒞芝仙頂，蓮花把風，旋舞開，一陣黑風，捲起，不知慈悲道人，有定風珠，隨取珠，將風定住，風不能出，子牙忙祭起打神鞭，正中蒞芝仙頂，蓮花得勝，驅進出，死於非命，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彩雲仙子，聽得陣後有響聲，回頭看時，早被哪吒一鎗，刺中肩甲，倒翻在地，復加一鎗，結果了性命，也往封神臺去了，武成王大戰張節，黃飛虎鎗法如神，大吼一聲，把張節一鎗，刺下馬來，還魂也往封神臺去了，聞太師力戰黃天化，又見折了三人，無心戀戰，掩一鞭，會回老營，止有鄧忠、辛環、陶榮三將，見今日又損了張節，四將又少了一人，十分不悅，且言：子牙全勝回兵，慈航作辭回山，子牙進城，說銀安殿，傳令衆將，用過午飯，上殿聽點，衆將領命，子牙進內殿，寫東帖，直至午末，未初，銀安殿上，打聚將鼓，衆將上殿，多請聽命，子牙令黃天化領東帖，令箭，又命哪吒領東帖，令箭，雷震子也領東帖，令箭，你們三路行，只須如此，如此，子牙令黃飛虎等領兵五千，沖左哨，南宮适等領兵五千，沖右哨，又令金吒、木吒、龍鬚虎，沖轅門，四賢八俊，隨着，後隊接應，辛甲、辛免、太師聞天，祁公、尹公，領三千人馬，大呼曰：歸順西岐，有德之君，坐享安康，扶助成湯，無道之主，滅倫絕紀，早歸周地，不致身亡，先放開成湯人馬，以俱其勢，大功只在今晚，可成，又令楊節領三千人馬，先燒彼軍糧草，使彼軍不戰自亂，你如燒了糧草，截戰後，再往龍鬚，助雷震子成功，楊節領命去訖，正是：挖下深坑，擒虎豹，滿天張網，等蛟龍，不表子牙前來，却營，且言聞太師，損兵折將，在帳中，獨坐無言，猛然當中，神目看見，西岐一隊殺氣，直沖中軍，太師笑曰：姜尚今日得勝，乘機劫吾大寨，急令鄧忠、陶榮，在左哨，辛環在右哨，吉立余慶，領長箭手，守後營糧草，吾在中軍，齊誰進轅門，太師帶領夜戰，當時天晚，日落西山，將近一鼓時分，子牙把衆將，調出，四面攻營，人馬，昭昭到了，成湯大轅門，左右有機，爲戰，一奪，伍炮三軍，吶喊，鼓聲大振，殺氣齊起，怎見得：連夜夜戰，從兵敵四劫，殺氣，長空，天昏地暗，交兵，霧慘，去愁，斷彩，初時，戰亂，燈籠火把，相迎，次後，交攻，劍戟，鎗刀，亂鬥，難宮不明，左右軍卒，亂奔，吹地無光，前後將兵，不止，昏昏，沈沈，月朦朧，不辨，誰家，宇宙，渺渺，漫漫，燈燈，慘淡，離分，那個，乾乾，征夫，緊密，併命，士卒，往來，相持，戰鼓，忙敲，鎗聲，紛對，東西，混戰，劍戟，交加，南北，相持，旌旗，掩映，御烟，火炮，似雷，聲聲，震天，虎節，龍旗，如閃，電，翻騰，上下，搖旗，小校，晝夜，裏戰，戰鼓，搖，搖，兒郎，如履，冰，俱難，措手，周兵，功猛，射卒，奔逃，兵刃，洒流，血，染，平，滿，疊，疊，雲，氣，影，畢，有詩，爲證：劫營，功，業，妙，無窮，三路，冲營，建，大功，只爲，武王，洪福，收，名，再，青，龍，羨，姜，公，話，我，子牙，督，前，軍，冲，開，了，七，營，圍，了，一，營，吶，喊，殺，進，大，轅，門，聞，太，師，忙，上，了，界，旗，旗，提，鞭，冲，來，大呼曰：姜尚，今番，與你，定，氣，運，雄，提，鞭，來，取，子牙，仗，劍，交，還，金，吒，在，左，木，吒，在，右，龍，鬚，虎，發，手，放，出，石，頭，打，將，來，如，飛，箭，驟，雨，成湯，軍，卒，如何，招，架，得，開，多是，著，傷，聞，太，師，酣，戰，在中，軍，黃，飛，虎，殺，進，左，營，有，鄧，忠，陶，榮，大，喝，曰：黃，飛，虎，慢，來，黃，家，父，子，把，這

二將困在左營，鄧忠抖精神使開板斧，陶榮舉本事雙鋼忙輪。二將大戰在左營，南宮適沖進右營，只見辛環大叫：南宮適休走！把肉飛飛起，西岐將將戰，在辛環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黃昏斷殺，晝夜交兵，接接陰風，咚咚戰鼓，聞大帥正征，戰子牙祭起打神鞭，聞大帥當中心目看見，疾忙躲時，早中左肩臂，離離虎發石亂打，三軍駐劄不定，大隊一亂，周兵吶喊四面圍裹上來，聞大帥如何抵擋得住，黃飛虎有四子黃天祥等，少年勇猛，勢不可當，展鎗如龍擺尾，轉換似螭翻身，陶榮躲不及，早被一鎗刺於馬下，鄧忠擋不住，只得敗走，辛環見周兵勢甚大，不敢戀戰，知鋒銳已挫，料不能取勝，又見後營火起，楊戩燒了糧草，軍兵一亂，勢不可解，只見火焰冲天，金鈴亂舞，周軍響喝鼓鑼，只殺得鬼哭神號，聞大帥大兵已敗，又聽得周兵四圍大叫曰：西岐聖主，天命維新，紂王無道，陷害萬民，你等何不投西岐受享安樂，何苦用力，而為獨夫自取滅亡，成湯軍士，在西岐日久，又見八百諸侯，歸周者甚眾，兵亂不由主將，一聲吶喊，走了一半，聞大帥有力也無處使，有法也無處用，只見歸降者盡散而去，不降者且戰且走，且說周兵趕殺成湯敗卒，怎見得趕上將連衣刺甲，環首勢順手奪槍，鋼敵鼻凹，鐵打當胸，鋼敵鼻凹，打的眉眼張開，鐵打當胸，洞見心肝肺腑，連肩背若刀傷，肚腹分崩，連斧劍，鎗打的利害，鎗劍的無情，着箭的穿袍透體，過鞭子鼻凹流紅，逢叉俱夜饑，遇鞭碎天靈，怒雲接接，跌跌天關，急急逃兵尋活路，聞大帥兵敗且戰且走，辛環在空中保護大帥，鄧忠催住後隊，一夜戰有六十餘里，至岐山脚下，子牙鳴金收隊，正是：三軍騖躍傳聲悅，姜伯成功奏凱還，話說陶大帥兵敗岐山，救住敗殘人馬，點視止三萬有餘，大帥又見折了陶榮，心中悶悶，不語鄧忠曰：大帥如今兵回那裏，聞大帥曰：此處往那裏去，辛環曰：此處往佳夢關去，大帥曰：我往佳夢關去，催動人馬前進，可憐兵敗將亡，其感甚，押着黃渡興，一路上人人嘆息，個個叫啼，人馬正行間，只見桃花嶺上一道道人，乃是廣成子，聞大帥向前，前問曰：廣成子，你在此有甚妙事，廣成子答曰：特為你在此等候多時，你今違天逆命，助惡滅仁，致損生靈，陷害忠良，是你自取滅亡，我今在此，也不與你為鄰，只不許你過桃花嶺，任憑你往別處去，便能聞大帥大怒曰：吾今不幸兵敗將亡，敢欺吾太甚，偏開罵賊，提鞭就打，廣成子撒步向前，用寶劍急架相還，未及三五合，廣成子取番天印祭於空中，大帥一見，知印利害，殺賊歸營，望西便走，鄧忠跟着大帥退回，辛環曰：大帥方纔怎的怕他，便自退兵，大帥曰：廣成子番天印，吾等招架不住，若中此印，倘或無生，如何是好，且自想他，只如今不得過此嶺，卻往那裏去，鄧忠曰：不若進五關往燕山去，大帥只得調轉人馬，往燕山大路而來，大帥曉行夜住，不一日，人馬行至燕山，猛然抬頭，見太華山上豎一旗黃旗，赤精子立於旗下，太師旗幟，赤精子的赤精子，來者乃聞大帥，你不必往此處山去，此處非汝行之地，吾奉燃燈命在此阻你，不許你進五關，原是那裏來，還是那裏去，太師只急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大呼曰：赤精子，吾乃是教門人，總是一道理，何得欺吾太甚，我雖兵也，拚得一死，定與你戰一場，背背揸白干休，將印一夾，四蹄登開，使開金鞭，神光燦爛，赤精子抖擻麻鞋，揮開寶劍，破

劍相交，未及九合，赤精子取陰陽鏡出來，不知開太師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絕亂嶺神師歸大

幾回奉使建奇功，

爭奈妖狐竊聖聰。

入國已無封表，

到山愁有淚江楓。

豈知魂夢半朝已，

月魄哀殘夜月空。

縱有丹心成往事，

年年杜宇泣東風。

話說開太師見赤精子拿出陰陽鏡，把銀鱗一碰，跳出圈了外，往燕山下避去。赤精子也不來趕，太師氣得面黃氣喘，默默無言。辛環曰：「太師兩條路，既不容行，不若還往黃花山，差青龍關去罷。」太師沉吟良久曰：「吾非不能道回明歌，見天子再整大兵，以圖恢復，只人馬難聚，豈可捨此身行？只得把人馬調回，往青龍關大路而行。未及半日，見前途一技人馬，射劍鳴擊之聲，開太師傳令安營，不意前有伏兵，營不曾安定，只聽得一響炮響，兩杆紅旗颯動，哪吒腳踏風火輪，燃火尖鎗，大呼曰：「開太師休想回去，此處乃是你歸天之地。」太師大怒，急得三隻眼睛射出命光，罵曰：「妾尚欺吾太甚，此處埋伏，若不取小整，欺我天朝大臣，提鞭縱銀鱗飛來，直取那吒火尖鎗，衆果相還，殺併舉一場大戰。」只見陰霧迷四野，冷氣逼三陽，這號麻旗，便衫反今日日無光，那雲頂也喪青輝，竟使兒郎喪膽，多被叱咤凶威風，神鎗出沒，施妙用開太師忠心。三太子赤膽，只殺得空中無鳥，巖山內虎傷奔，飛沙走石，長陣黑，擺土揚塵，宇宙昏，話說開太師與那吒，辛環青立，余慶把那吒裏在城心，那吒那裏懼他，使開一條鎗，怎見得利害有盡為說。鎗是鄧州鐵鍊成，一段鎗，落在能工手，造成丈八長，刺虎穿胸，連樹倒降，靈鋒利似秋霜，大將逢之翻下馬。冲營離陣士俱亡，展放光芒天地暗，吐吞寒霧日無光，那吒抖擻精神，備戰五將，大叫一聲，把吉立刺於馬下，忙把風火輪發出陣來，取乾坤圈祭在空中，正中鄧忠尉甲，翻下數碼，被那吒復一鎗結果了性命，一道冤魂行封神去了。開太師見又折了鄧忠吉立二將，十分懊惱，不覺失措，無心戀戰，奪路而走。那吒大殺一陣，截斷後面一半人馬，隨降者免死，衆兵齊告曰：「願歸明主，那吒得獲全勝，回西岐報功不遲，且說開太師兵敗前行至晚，檢點殘兵，不足一萬餘人，太師跪帳坐下，愧說無地，自思曰：「吾自征伐，未嘗挫銳，今日西征，至有片甲不存之嘆。」辛環在側曰：「太師且請寬慰，勝負乃兵家之常，何必掛心，俟回朝再整大隊人馬，以復此仇未遲。」太師還當自己保重，次日，起人馬往黃花山進發，行至巴韓時，賊猛見前面釘旗招展，號旗官大，見一將金甲紅袍，半下麒麟上，使兩柄銀鎗，刺斜而來，大呼曰：「奉姜丞相令，等候多時，今兵敗將亡，眼見獨力難支，天命已定，此處不降，更待何時？」開太師見黃花化，腸住去路，大怒罵曰：「好反叛逆賊，敢出此言，收吾陣，以與麒麟單鞭，力涉黃花化，鞭隨相架，截在陣前，俱見兩陣鳴鑼擊鼓，三軍吶喊搖旗，紅輪招展，極大雷，盡做押翻虎豹足，此一箇捨命冲鋒，以許那一個拚生戰賊，定生死，不是你死我生，不相避，只殺得日月無光，天地迷，話說一入交鋒，約有二十回，有辛環氣冲斗牛，余慶怒髮冲冠，二將來助太師黃花化，見二將來助戰，把麒麟跳出圈外，就定，余

慶不知好歹，隨後追來，黃天化打下雙劍，取火龍標回首一擲，打下落馬而死。一塊進封神臺去了。辛環見慶落馬，大叫一聲：「吾來了！」肉翅飛來，縱橫行頂上打來。辛環是上三路，黃天化劍是短兵器，招架不上三路，不好抵禦。把玉麒麟踢出圈子，就將下來。聞太師早辛環失利，忙催動殘兵，往東南敗走。黃天化連勝二陣，也不追趕，領兵回西岐報功去了。且說聞太師見後無鬻兵，領人馬徐徐而行。又見折了余慶，辛環帶同太師十分不樂，一路上思前想後，人馬行至晚間，有一座高山在前，但見山景淒涼，太師坐下，不覺歎息上心，自己吟詩嘆嘆：「回首青山兩淚痕，三軍慘慘更堪悲。當時只道旋師返，今日方知敗卒疲。可恨天時暫預料，堪嘆人事竟何之。眼前劍影潭如夢，爲國丹心總不移。話說，聞太師作罷詩，神思不再。三軍造飯，辛環整理次日回兵，將近三更，只聽得山嶺上響聲大振，炮聲如雷，聞太師出帳觀看，見山上是姜子牙，同武王在馬上飲酒。左右諸將，用手指曰：「山下聞太師敗兵在此，太師聽說，性如烈火，上了黑麒麟提鞭殺上山來，只見一響雷響，一人也不見了。聞太師乃是神目，左右觀看，又不見影跡。太師咬牙深恨，立騎尋思，忽然山下一聲炮響，人馬勢如雲集，衝圍山下，只叫：「休走了聞太師！太師大怒，催騎殺下山來，及至山下，一軍一卒俱無。太師喘息不定，方欲算卜，又見山頂上大炮響，子牙與武王拍手大笑而言曰：「聞太師今日之敗，把數十年英雄盡喪於此，有何面目再返朝歌？聞太師催發大罵，姬發西夫，滿救如此，縱馬復殺上山來，將至半山凹裏，猛然飛起雷震子，好兇惡，不見得有詩爲證。兩翅飛騰起怪風，髮紅面靨勢如龍，終南砲殺神仙術，輔佐紂周立大功。聞太師只顧上山，未防山凹裏飛起雷震子，一棍照聞太師打來，聞太師措手不及，叫聲不好，將身一閃，讓個空，不料那金棍正中黑麒麟後腦上，打得此獸竟爲兩段。太師跌下地來，隨楊士遷去了。辛環大叫曰：「雷震子不要走，吾來了！」肉翅飛起，來戰雷震子，不防楊戩暗燃天火，一口把辛環的腿咬住了。雷震子一棍正打於辛環頂門，死於非命。也往封神臺去了。雷震子攊功回西岐去了，且說聞太師失了坐騎，自思不好歸國，想吾二十萬人馬，西征大戰三年，有餘，不料失機，止存敗殘人馬數千，致有片甲無存之語。連吉坐騎俱死，門人副將俱絕，又見辛環已死，隻影單形，太師落下土遁，默坐沈吟半晌，仰天嘆曰：「天絕成湯，當今失政，致我心不順，民怨日生，臣幸有赤膽忠心，無能回其萬一，此豈臣下征伐不用心之罪也？」太師坐到天明，奮起身招集敗殘士卒，進退而行，又無糧草，人馬疲敵之甚，俱有飢色。猛然見一村舍，有籬人家，太師沈吟，飢不可行，乃命士卒向前去借一頓飯充飢。衆人向前觀看，果然有個所在，怎見得：有濃爲證，竹籬帶帶，茅屋重重，參天野樹，迎門曲水，溪橋映日，巖道傍楊柳依依，彩蝶奔忙園內，花開香艷，夕照西沈，處處山林，吟鳥啾啾，出籠餘鐵道，運轉牛羊，正是那食飽雞豚臥屋角，醉飽鄰心，恐來話說。軍士來至前問，裏面有人，急忽然走出一位老叟，見是些敗殘士卒，忙問衆位，至小莊有何公幹。士卒曰：「吾等非是別人，乃是跟成湯聞太師老爺，因奉救伐周，與姜尚交兵，失機而

回借你一飯充飢後必有報那老人聽罷忙道：快請太師老爺來，家軍士回去，讓太師曰：前有一老人專請老爺，太師只得緩步行至莊前，老人忙倒身下拜，口稱太師小民有失迎送，望乞恕罪。太師亦以禮相答，老人忙躬身迎請太師裏面坐，太師進裏面坐下，老人即收拾飯盪將出來，請太師用了一餐，方收拾飯與家軍士喫了，歇宿一宵，次日太師辭老叟問曰：你們姓甚，昨日掛擾你家，日後好來謝你。老人曰：小民姓李名吉，聞太師吩咐左右記了，難了此間，同些士卒，望肯龍關大路直來，不覺迷蹤失徑，太師命軍士站住，觀看東西南北，忽聽林中伐木之聲，見一樵夫，太師忙命士卒向前問那樵子，士卒向前問曰：樵子，借問你一聲，樵子棄斧在地，上前躬身，口稱列位，有何事呼喚士卒曰：我等是本教西征的，如今要往青龍關去，借問那條路近些，樵子用手一指，往西南上，不過十五里，過白鶴塢，乃是青龍關大路，士卒謝了樵子，來報與關太師，太師命衆人往西行，遙觀望前而走，不知這樵子乃是楊戩變化的，指點關太師往絕龍嶺來，且說關太師行過有二十里，看看至絕龍嶺，好險峻，只見：巍巍峻嶺，峯嶺層層，深淵洞壑，白梁橋，天生險惡，巖巖巖巖，懸崖虎頭石，長流雄威，奇松怪柏，若龍蟠，落丹楓如翠蓋，雲迷霧障，山巒直透九重霄，瀑布奔流，奔流一萬千百里，真個是強正難飛，瘦道是行人避，烟嵐障目，探藥仙童怕險，高樺寨野，打柴樵子難行，胡羊野馬似穿梭，長兔山牛如布陣，正是草迷四野有精靈，奇險驚人多惡獸，話說關太師行至絕龍嶺，方欲進嶺，見山勢險峻，心中甚是疑惑，猛撞頭見一道人，穿水合道服，認的是終南山玉柱洞雲中子，關太師慌忙上前問曰：道兄在此，何於雲中子曰：貧道奉燃燈命，在此等兄多時，此處是絕龍嶺，你逢絕地，何不歸降，關太師大笑曰：雲中子，你把我聞仲當作推子嬰兒，怎肯言逢絕地，以此欺吾，你我莫非五行之術，在道通知，你今如此欺我，看你有何法治我，雲中子曰：你敢到這個所在來，太師就行雲中子用手發雷，平地長出八根通天神火柱，高有三丈餘，長圓有丈餘，按八卦方位，坎坤艮震巽離乾兌，關太師站在雲中，大叫曰：你有什么術，用此柱困我，雲中子發手雷，鳴將此柱震開，每一根柱內，現出四十九條火龍，烈焰飛騰，關太師大怒曰：難地之精，人人會過，火中之術，個個皆能，此術焉敢欺吾，控定避火訣，太師站在裏面，怎見得好火，有詩爲證：此火非同凡響，三家會合成功，英雄獨占龍地，渾同九轉旋風，鍊成通天火柱，內藏數條神龍，口內噴烟吐霧，爪牙動處通計，苦海煮乾到底，逢山燒得石空，遇木即成灰燼，逢金化作長釘，燧人初出定位，木裏生來無蹤，石中雷火稀奇寶，三昧金光心九重，在天爲日通明帝，在地生靈活潑真，在人五臟爲心主，火內玄功大不同，眼君就是神仙體，遇我難逃脚下，神火說罷，關太師捏定避火訣，站於中間，在火內大呼曰：雲中子，你的道術，也只如此，吾不久居，我去也，往上一昇，駕筋光就走，不知雲中子預將燃燈道人紫金鉢盂，罩住，渾如一蓋蓋定，關太師那裏得知，往上一冲，把九雲烈焰，掃落塵埃，青絲髮俱脫下，關太師大叫一聲，跌將下來，雲中子在外面發雷，四處有霹靂之聲，火勢凶猛，可憐成湯首相，爲國捐軀，一道神魂，往封神臺來，有油瓶神風，用百寶盞來引關太師，太師忠心不滅，一點真靈，借風運

至朔夜來見封王，申訴此情。此時封王正在鹿臺，與妲己飲酒不覺，一陣昏沈，伏几而臥。忽見太師立於傍邊，諫曰：「老臣奉敕西征，屢獲失利，枉勞無功，今已絕於西土，懇陛下勤修仁政，求賢輔國，毋肆荒淫，湯亂朝政，母以繼宗社稷，為不足道。人言不足信，天命不足畏，力屈而意，庶可挽回。老臣欲再入深簡，恐難進封，神臺耳，臣去也。」遂往封神臺來，柏籃引道共魂，安於臺內，且說封王猛驚醒曰：「怪哉，怪哉，妲己曰：『陛下有何驚異？』封王把夢中事說了一遍，妲己曰：『夢由心作，賤妾常附陛下，憂慮則太師西征，故此有這假驚。』聞太師言是失機之士，封王曰：『御妻之言是矣，臨時就放下心懷，且說子牙收兵，聚門人，都來報功，雲中子收了神火炷，與燃燈二人同山去，不吉。再講，申公豹知聞太師絕氣，親身亡，深恨子牙，往五嶽三山，尋訪仙，客伐西岐，爲聞太師報讎。一日遊至夾龍山，飛空洞，跨虎飛來，忽見山崖上一小童兒跳要，申公豹下虎來，有此童曰：『師是一個矮子，身不過四尺，面如土色。』申公豹曰：『那童兒你是那家的？』土行孫見一道人叫他，上前施禮曰：『老師那裏來？』申公豹曰：『我往海島來。』土行孫曰：『老師是截教是闡教？』申公豹曰：『是闡教。』土行孫曰：『是吾師叔。』申公豹問曰：『你師是誰？你叫甚名字？』土行孫答曰：『我師是懼留孫，弟子叫做土行孫。』申公豹又問曰：『你學藝多少年了？』土行孫答曰：『學藝百載。』申公豹搖頭曰：『我看你不能行道成仙，只好修個人間富貴。』土行孫問曰：『怎樣是人間富貴？』申公豹曰：『披我看你，只好披蟒腰玉，受享君王富貴。』土行孫曰：『怎得能够？』申公豹曰：『你肯下山，我修齊萬你咫尺成功。』土行孫曰：『老師指我在那裏去？』申公豹曰：『聽你往三山關鄧九公處去，大事可成。』土行孫謝曰：『若得寸進，感恩非淺。』申公豹曰：『你胸中有何本事？』土行孫曰：『弟子善能地行千里。』申公豹曰：『你用個我有，土行孫把身子一扭，即時不見，道人大喜，忽見土行孫在土裏鑽上來，申公豹又曰：『你師父有細仙繩，你要去帶下兩根去，也成的功。』土行孫曰：『吾知道了。』土行孫送了師父懼留孫的細仙繩，玉壺丹藥，還往三山關來，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列分解。

第五十三回 鄧九公奉敕西征

渭水滔滔日夜流

西岐征戰幾時休

邊者虎豹縱難穴

又見貔貅樹妙樓

修德每然藥白骨

荒淫反自嘆金瓠

豈知天意多顛倒

取次干戈不斷頭

話說申公豹說反了土行孫下山，他又往各處去了，且說當日絕氣逃回軍士，進沁水關，報與韓榮說知，聞太師死於絕難，隨修表報進朝歌，有使子看報，忙進偏殿，見封王，行禮稱賀曰：『王曰：『朕無言，王伯有何奏章？』使子把聞太師的事說來一遍，封王大驚，孤影日前恍惚之中，明明見聞太師在鹿臺奏曰：『臣在絕難處失利，今日果然如此。』封王若實復感，王問左右文武曰：『太師身亡，點那一員官，定要把妾的命，與太師報仇，衆官共議未決，看上天大命，降出軍奏曰：『三山關總兵官鄧九公，前日大破南伯侯鄂桓，屢建大功，若破西岐，非此人不克成功。』封王傳旨，速發白虎黃旗，得專征伐，衆官即往星夜

不許停留使命官王貞持詔往三山關來，且一路上馬行如箭，騎去如飛，伏光正好，和暖堪行，怎見得，有讚爲說：千山水落
滿花輝，幾樹風揚紅紫，露送輕雨，故人綠黃，物非山色，誰，大寒尚暖，人傷降，白霜紅雪，兩工干，春風孤鷺，長空寒，依稀
鶯淡，好飛雲，支鳥去，賓鴻在，嘹唳嗚呼，驚人寐，話說，天使所過州縣，可不止一日，其日到了三山關，驛內安歇，次日到鄧
九公帥府前，鄧九公同諸將等焚香接旨，開讀詔曰：天子征伐，原爲誅逆救民，大將專國外之寄，正代天行，施濟之權，爾九
我鄧九公累功，三山關出入之防，邊無警，退鄂順之反叛，奏捷甚速，功績大焉，今雖發不道，納亡招叛，大肆猖獗，竊劫
問罪之師，彼反抗軍而樹敵，故王師累年，大損國威，深爲不法，朕心惡之，特敕爾前去，用心料理，相機進剿，務擒首惡，解
闕獻俘，以正國典，朕決不情，茅土，以酬有功，爾其欽哉，毋負朕重託至意，故茲誦詔，鄧九公讀畢，待天使等交代，王貞曰：新
總兵孔宣就判，不日，孔宣已到，鄧九公交代完畢，點將祭旗，次日起兵，忽報有一矮子來下書，鄧九公命准帥府，見來人
身不過四五尺長，至滴水檐前行禮，將書呈上，鄧九公拆書，觀看來書，知中公約所薦，乃是土行孫，效勞麾下，鄧九公見土行
孫人物不好，欲待不留，恐中道方見，若要用他，不成規矩，沉吟良久，也能，差他催糧，便付三車，鄧九公曰：土行孫，要申道
兄弟，你，吾不敢負命，後來糧草缺少，用你爲五軍營糧使，命太書爲正印先行，子鄧秀爲副印先行，趙昇孫煥紅爲殺毒使，隨
帶女兒，鄧婢玉，隨軍征伐，鄧九帥調人馬，離了三山關，往西進發，一路上旗幟飄揚，殺氣騰騰，怎見得：三軍騰躍，將士臨
難征安，并殺氣相浮，劍戟共旗，應耀日，人雖如猛虎，馬驟似飛龍，弓彎銀漢，月前穿虎狼牙，抱鎗鮮明如錦旗，喊聲大振，若
山崩，檣槍施號，令澤如開，放三月桃花，馬擺閃電，鈴恍似搖鈴，力仗金菊，威風凜凜，人人咬碎口中牙，殺氣騰騰，個個勝圍局
下眼，真如猛虎出山林，恰似天王離北國，話說鄧九公人馬在路，也行有個月，一日來到西岐，哨探馬報入中軍，啟元帥前
而乃西岐東門，請令定奪，鄧九公傳令安營，怎見得：齊安八卦，應列五方，左右屬攢，攢成疑軍兵，前後排密密，督將佐，初
子馬緊挨鹿角，連珠炮響，響中軍，正是刀鎗白映三冬雪，炮響聲高二月雷，鄧九公安下行營，放炮吶喊，且說西岐子牙，自從
破了聞太師，天下諸侯響應，忽探馬報入相府，三山關鄧九公人馬駐紮東門，子牙聞報，請諸將曰：鄧九公其人如何，黃飛虎
在側，啟曰：鄧九公將才也，子牙笑曰：將才好，破左道，難破，且說鄧九公次日傳令，那土行孫將先往西岐，見頭陣走過，帳下先
行官太驚，驚聲，往，調本部人馬出營，奔開陣勢，立布橫月，大呼搦戰，探馬報入相府，有將請戰，子牙問左右，誰見頭
陣，有南宮适領命，提刀上馬，吶喊搦戰，衝出敵來，見對陣一將，面如活蟹，海下黃鬚，坐高懸馬，怎見得，有讚爲道：頂上金
冠，飛雙鳳，連環寶甲，三鎖，腰纏玉帶，如團花，手執利刀，寒光遠，錦戰袍，帶七星，錦鞍轡，又把龍泉，縱大將，逢時命，即傾旗，開
拱手，沐榮，重，三山關內，大先行，四亦翻名，小肥，稱話說，南宮适大呼曰：來者何人，太驚答曰：吾乃三山關總兵鄧九公，下印
先行，太驚是也，今奉敕西征討賊，爾等不守臣節，招納叛亡，無意造反，特領錦旗，來朝，廷之大臣，殺大朝之使命，殊爲可

恨特命六師剷除叛惡。商等可下馬受縛解往朝歌。盡成湯之大法。免生民之倒懸。如再執迷。悔之不及。南宮適笑曰。太覺你知開太師魔家四將張姓芳等。只落得焚身斬首。片甲不剩。料爾等米粒之珠。光明不大。蠅翅飛騰。去丟不遠。速速早回。免遭屠戮。太覺大怒。催開紫驃關。手中刀飛來直取。南宮適縱騎合扇刀。急架相還。兩馬相交。一場大戰。來行沖突。搥破在腔。鼓。希碎錦繡旗。來來往往。有三十回合。南宮適馬上逞英雄。展開刀勢。抖擻精神。倍加氣力。太覺怒發。環眼雙睛。把合扇刀。賣一個破綻。叫聲。着。一刀將將下來。南宮適因小覷了太覺。不會在意。見一刀落將下來。南宮適着忙。叫聲。不好。將身急閃過。那刀把護肩甲吞頭削去半邊。纏繞刺斷數寸。把南宮適唬得魂飛天外。大敗進城。太覺趕殺周兵。得勝回營。見鄧九公曰。今逢南宮適大戰。被末將刀勢護肩甲吞頭。不能與首請命。定奪。鄧九公曰。首功居上。雖不能斬南宮適之首。已擇周將之銳。且說南宮適進城。至相府。回見子牙。且言失利。幾乎喪師碎命。子牙曰。勝敗軍家之常。為將務要見機。進則可以成功。退則可以保守無虞。此乃為將之急務也。次日。鄧九公傳令。調五方隊伍。大壯軍威。炮聲如雷。三軍踴躍。城殺振天。來至城下。請姜子牙答話。探子馬報入相府。子牙吩咐。辛甲。外調大隊人馬出城。會鄧九公。西枝連珠炮響。兩扇門開。一隊人馬擁出。鄧九公定睛觀看。只見兩桿大紅旗飄飄而出。引一隊人馬。分為前後。有穿紅旗將。壓住陣脚。怎見得人馬雄偉。有詩為證。旗分離位列前鋒。朱雀迎頭百事凶。鐵騎橫排衝陣將。果然人馬似蛟龍。三聲炮響。又見兩桿青旗飛揚。而出。引一隊人馬。立於左隊。有穿青旗將。壓住陣脚。怎見得人馬雄揚。有詩為證。青龍旗展震宮庭。短劍長矛次第先。更有沖鋒窩裏炮。追風須用火攻前。三聲號炮。又見兩桿白旗。虎揚而出。引一隊人馬。立於右隊。有穿白旗將。壓住陣脚。怎見得人馬勇猛。有詩為證。旗分兌位虎為頭。戈戟森森列敵樓。硬弩強遮弓戰士。中藏遁甲鬼神愁。鄧九公對諸將曰。表尚使兵。真個紀律嚴明。甚得形勢之分。果有將才。再看時。又見兩桿皂旗飛舞而出。引一隊人馬。立於後隊。有穿黑旗將。壓住陣脚。怎見得人馬齊整。有詩為證。坎宮玄武聖旗。麻綱爪。逆綱鐵線。左右效應。為穿一。鳴金擊鼓。任鍾敲。又見中央纛列。杏黃旗。在前。引一隊人馬。攢着五方八卦旗。旗門一對。對排排翅而出。有二十四員戰將。俱是金盔金甲。袍畫彩。左右分十二騎。中間四不相。端坐子牙。其是氣貫虹霓。兵威應敵。怎見得。有詩為證。中央戊己號中軍。寶蓋旗開五色雲。十二牙門排將士。元戎大帥此中分。話說。鄧九公看了牙兵。攢五方而出。左右觀瞻。進退舒徐。紀律嚴肅。六拜有餘。兵威甚整。真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不覺點首稱嘆。果然話不虛傳。無怪先來將士。損兵折將。真勁敵也。乃察馬向前言曰。姜子牙請了。子牙欠身答曰。鄧元帥。卑職少禮。鄧九公曰。姬發不逃。大牌猖獗。你乃是龍偷山明士。為何不知人恨之。恃強欺國。大敗糊常。招亡結黨。法紀安在。及至天子震怒。輿師問罪。尙敢逆大拒敵。爾必有大敗之厄。不守國規。自有戮身之苦。今天兵到日。念早下馬受縛。以免滿城生靈塗炭。如抗吾言。那時城破。披掛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子牙笑曰。鄧將軍。你這篇言。

詞真如癡人說夢，今天下歸周，人心效順，前數次兵來，俱全軍覆沒，片甲無存，今將軍將不過十員，兵不足二十萬，真如羣羊鬪虎，以卵擊石，未有不敗者也。依吾愚見，不若速回兵馬，轉達天聽，言我國併未有不臣之心，各守邊境，真是美事。若是執迷不悟，恐聞太師之職，那時曠野何及？鄧九公大怒，謂諸將曰：「似此靈龜龜詭小人，敢觸犯天威，大將不殺此村夫，怎消此恨？」縱馬舞刀，飛來直取子牙。左有武成王黃飛虎，催開五色神牛，大呼：「鄧九公不得無禮！」鄧九公見黃飛虎說曰：「好反賊，敢來見吾。」二騎交加，一刀鎗並舉，黃飛虎鎗法如龍，鄧九公刀法似虎，二將相交一場大戰，怎見得有那爲證？二將恃強無比，各守名利，務能幹一個赤練刀，舉道人魂，一個銀鑄鎗，飛驚鬼怪。一個冲營斬將勢無倫，一個捉虎擒龍誰敢對。生來一對惡凶神，大戰四蛟爭世界。話說鄧九公戰住黃飛虎，左哨哪吒見黃飛虎戰鄧九公不下，忍不住登開風火輪，搖擡助戰。成湯營中鄧九公反子鄧秀，縱馬冲來，這雙兩黃天化縱開玉麒麟，截戰太賢舞刀冲來，武吉搖槍抵住，趙昇使方天戟殺來，這裏太顯擡住，保炳紅冲殺過來，有黃天祿接住，兩家混戰好殺，只殺得天昏地暗，旭日無光，骨碌碌鼓忙忙，敲鑼喧鬧，兩家兵士，怎見得有賦爲證：「一家混戰，士卒奔騰，衝開隊伍勢如龍，砍倒旗幟，雄雌似虎，兵對兵，將對將，各分頭目使深機，鎗迎鎗箭迎箭，兩下交鋒乘不覺，你往我來，讓著兵力命隨傾，卸後腹前，錯了心神身不保，只殺得征去點淡，兩家將佐眼難明，那裏知怪霧淋漓，哨探兒郎尋隊伍，正是英雄想戰不尋常，棋逢敵手難分解，話說兩家大影西岐城下，哪吒使開火尖槍，助黃飛虎協戰鄧九公，九公原是飛將，抖擻神威，展開大刀，精神加倍，哪吒見鄧九公勇猛，暗助乾坤圈打來，正中九公左臂上，打了個骨斷皮開，幾乎摩馬周兵見哪吒得勝，吶了一聲喊，殺奔過來，太顯不防趙昇把口一張，噴出數尺火來，燒得焦頭爛額，險些兒落馬，兩家混戰一場，各自收兵，且說九公收進大營，嗚嗚不止，疼痛難禁，晝夜不安，且說子牙進城，回至相府，見太顯帶傷，命去調養不表，且言鄧九公在營，晝夜不安，有女婢玉兒見父受傷，心下十分懊惱，次日問過父安，竊夢夢目自調理，待女孩兒爲父報仇，鄧九公曰：「吾兒須要仔細，小姐隨點本部人馬，至城下請戰，子牙坐在銀安殿，正與衆將議事，忽報成湯營有一女將討戰，子牙聽報，沉吟半晌，傍有武成王言曰：「丞相千場大戰，未曾榮幸，今聞一女將爲何況，不決子牙曰：「用兵有三忌，道人頭陀，婦女此三等，非是左道，定有邪術，彼仗邪術，恐將士不隄防，誤被所傷，深爲利害，哪吒應聲出口，弟子願往。」子牙吩咐小心，哪吒領命，上了風火輪，出得城來，果見一女將，食馬而至，怎見得有那爲證：「包鳳鸞纏帶扣纏湘，一襲紅裙繞寶鈴，更現得金蓮翠翠，兩鬢翠黛拂秋波，越覺得玉溜沈沈，嬌姿嫩態，誰拈誰拈好輪刀，玉手蒼蔥，照傍妝，薄騎劣馬，桃臉過紅，羞答答通名問姓，玉貌微張，嬌怯怯奪利爭名，影隨佳人，多猛烈，只因父子出營來，有詩爲證：「甲冑無雙貌出奇，嬌羞嫵媚更多姿，只因誤落凡塵裏，至使先行得結褵，哪吒大呼曰：「女將慢來，鄧九公問曰：「來將是誰？」哪吒答曰：「吾乃是姜丞相下哪吒是也，你乃五體不全，婦女焉敢陣前使勇，况你係深閨弱質，不守家教，露而拋面，不

說蓋漢科你縱會兵機也難逃吾之手。還不回營另換有名上將出來。竇王大怒。你就是馮吾父親仇人。今日受吾一刀。切齒
 面紅。縱馬使雙刀來取。哪吒火尖鎗急架相還。二將往來影未數合。竇王上想吾先下手為強。把馬一拍。掩一刀就走。吾不及
 你。哪吒點頭嘆曰。果然是個女子。不耐大戰。竟往下去。趕來趕未及三五對之地。竇王扭頭回見哪吒趕來。卸下刀。取方光
 石拿在手。中回手一下。正中哪吒臉上。正是。發手五光出家內。縱是神仙也皺眉。話說竇王回手一石。正打中哪吒面
 上。只打得他粉臉青紫。鼻眼皆昏。放回相府。子牙看見哪吒面上著傷。乃問其故。哪吒曰。弟子與女將竇王。戰未數合。那
 賤人就走。弟子趕去。要拿他成功。不防他回首一道光華。却是一塊石頭。正中臉上。打得如此狼狽。子牙曰。追趕必要小
 心。旁有黃天化曰。凡將之道。身臨戰場。務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難道你一塊石頭。也不會招架。被他打傷。今恐土星打
 斷。就破了相。一生俱是不好。把哪吒氣得怒沖斗牛。今日失機。著傷。又被黃天化一場弄弄。且說竇王進營。見父親回
 話。說打傷哪吒一事。鄧九公問曰。其是敵否。其如疼痛難禁。次日。婢王復來搗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問。誰去走一遭。黃天
 化曰。弟子願往。子牙曰。須是仔細。天化領令。上了玉麒麟。出城列陣。竇王馬走如飛。上前問曰。來將何名。黃天化曰。吾乃
 開國武成王長男黃天化是也。你這賤人。可是昨日將石打傷吾道兒。哪吒是你麼。不要走。舉鎚就打。女將雙刀劈面來迎。二
 人鎗刀交架。戰未數合。撥馬就走。婢王高聲叫曰。黃天化你放來。趕我。黃天化在坐騎上。思想吾若不趕他。恐哪吒笑話。我只
 得催開坐騎。往前趕來。鄧輝王聞報。後有聲。掛下雙刀。回手一石。黃天化急待閃時。已打在臉上。比哪吒分外打得狠。掩面逃
 回。進相府來。回令子牙。見黃天化臉著重傷。乃問其故。你如何不提防。天化曰。那賤人。回馬就是一石。故此未及防備。子牙
 曰。且養傷。傷在後。聽得黃天化失機。從後走出。言曰。為將要眼觀四處。耳聽八方。你連一女將如何也失手與他。被他打
 衝山。一百年還是氣氣。黃天化怒曰。你為何還我此言。我出於無心。為何記其小忿。哪吒亦怒曰。你如何昨日辱我。彼此爭
 論。被了牙一響。喝你兩個為敵。何必如此。二人各自負愧。退入後寨。不表。且說劉輝王得勝回營。見父親。打了黃天化。影
 進城去了。鄧九公雖見連日得勝。俱實轉疼痛。度日如年。次日。鄧輝王又來城下請戰。探馬報入相府。曰。有女將在城下搗
 戰。子牙曰。誰去走一遭。楊戩有榜。對劉輝王曰。此女用石打人。師兄可往。吾當掠陣。龍猛虎曰。弟子願往。被敵壓陣。子牙
 之。二人出城。鄧輝王一見城裏。跳出一個東西來。自從不曾見的。怎見得。有詩為說。發石如飛實可誇。滾生一棒產靈
 牙。詭成雲水隱。出令形助了牙。手似鐵牛足似虎。身如魚鱗。如影射神榜。上無名姓。徒使命功。與帝家。話說鄧輝王
 見城內。出個古怪東西來。攪得魂不附體。問曰。來的甚麼東西。龍猛虎大怒曰。賤人。吾乃姜桓楚。何從亂。龍猛虎便是。鄧王
 又問。你來做甚麼。龍猛虎曰。今奉吾師之命。特來搗你。劉輝王不知。龍猛虎會發石。只見龍猛虎把手一放。願承。鄧輝王打
 來。有磨盤大小的石頭。兩隻手齊放。便如飛蝗一般。只打得連連夜十進。起石如磨。磨之聲。龍猛虎馬上自思。此石來得利害。若

不仔細便打了。也是不好，撥回馬就走。龍鬚虎鬚來，蹀玉回頭一看，見龍鬚虎鬚來，蹀玉回手一石打來，龍鬚虎鬚見石子打來，把蹀玉下一點，蹀玉長，蹀玉過來，正中蹀玉窩兒骨，把龍鬚虎鬚打的扭滾，蹀玉跑，蹀玉復又有一石，龍鬚虎鬚是難立，打了一交，蹀玉下，蹀玉馬來，要取龍鬚虎鬚首級，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十行孫立功補廩

征西將士有奇才

縮地能令灑土開

却奉命營如軍記

飛將士撥若轟雷

貪樹相府幾亡命

恐失佳期板所謀

總是君明天自愛

英雄奇蹟滿成灰

話說楊戩見蹀玉回，蹀玉飛來，要殺龍鬚虎鬚，楊戩大呼曰：勿得傷吾師兄。馬走如飛，揚鬚來刺蹀玉，只得架箭，兩馬相交，未及數合，蹀玉便走，楊戩隨後趕來，蹀玉又沙一石，正中楊戩的臉上，火星迸出，往下愈趕得緊了，他不知楊戩有無限騰挪變化，蹀玉見馬勢趕得甚急，忙發一石，又中楊戩臉上，只當不知，蹀玉正是著忙，楊戩祭起哮天犬，把蹀玉下頸子上一口，皮帶血咬去了一塊，蹀玉負痛難忍，幾乎落馬，大敗進營，叫喊不止，蹀玉又見女兒著傷，心下十分不爽，納悶在懷，切齒深恨楊戩，且說楊戩去了，蹀玉見子牙，子牙見龍鬚虎鬚又著石傷，雖然楊戩咬天犬傷了蹀玉，子牙心中也自不悅，當日蹀玉公父女著傷，日夜煎熬，四將在營商議，今主將帶傷不能取勝，西岐奈何，正議論間，報有督糧官土行孫等令，內帳傳出合衆，土行孫上帳，不見主帥，問其原故，太驚，備言其事，土行孫進帳來，見蹀玉公問安，公說被哪吒打傷，筋骨折，不能令愈，今奉奉旨來征西岐，誰知如此，土行孫曰：主將之傷不難，太將有藥，忙取葫蘆來一粒金丹，用水研開，將金丹抹上，真如甘露沁心，立時止痛，土行孫又聽得後有婦女嬌怯悲慘之聲，土行孫問曰：裏面是何人呻吟，九公曰：是吾女婢玉，也，被着傷，玉孫又取出一粒金丹，如前取水研開，扶出小姐，用藥敷上，立時止痛，蹀玉公大喜，早晚帳內擺酒，待土行孫，衆將共飲，土行孫請問蹀玉公，與妻了牙兒了幾時，九公曰：屢戰不能取勝，土行孫笑曰：當時主將肯用吾征時，如今平服西岐多時了，九公暗想：此人必定有些本事，他無有遠術，申公豹決不薦他，也能不若把他改作，印先行，彼時酒陪，次日隨帳，九公謂太雙曰：將軍今把先行印，讓土行孫掛了，使他早能成功，同師奏訓，共享皇家天祿，無他幾疑日月何如，太雙曰：主帥將令，未將怎敢有違，況子行孫早能建功，豈不是美事，榜贈高位，忙將正印交代土行孫，當時掛印，施威，領本部人馬，殺奔西岐，城下，萬疊大陣，只叫哪吒出來，請子牙正印，酒將商議，忽報商營有將擡戰，坐名，要哪吒答話，子牙命哪吒出城，哪吒命風火輪來陣前，只是瞧不見將官，只管望營裏看，土行孫其身只高四尺有餘，哪吒不曾往下看，土行孫叫曰：來將何人，哪吒方下一看，原來是個矮子，身不過四尺，拖下一根鐵棍，哪吒問曰：你是甚麼人，敢來大張聲勢，土行孫曰：吾乃蹀玉師帥下先行官，土行孫是也，哪吒曰：你來作何事，土行孫曰：奉令特來擒你，哪吒大笑不止，把鐵棍下一戳，土行孫把棍打

上迎來哪吒，登風火輪，使開鎗，展不開手。土行孫矮，只是前後跳，把哪吒殺出一身汗來。土行孫殺了一回，跳出圈子，大叫曰：「哪吒你長我矮，你不好發手，我不好用功，你下輪來，我個輪瘋哪吒想一想，這矮匹夫白來取死，哪吒從其言，忙下輪來，把鎗來挑，土行孫身子矮小，鎗將過去，把哪吒腿上打了一棍，哪吒急得轉身，土行孫又往後面，又把哪吒膀子上又打兩棍，哪吒急了，纔要用乾坤圈打他，不防土行孫祭起兩仙繩，一聲響，把哪吒平空拿去了。望城門下一擲，把哪吒縛定，怎能得脫此厄，正是：飛雲洞裏仙繩妙，不怕蓮花變化身。話說土行孫得勝回營，見鄧九公回報，生擒哪吒，鄧九公令來，只見軍卒把哪吒擒來，放在丹墀下。鄧九公問曰：「如何這等拿法？」土行孫曰：「各有轉殺，鄧九公想一得意欲斬首，但思奉詔征西，今孫大將，解往朝歌，使天子裁決，更兼天子之威，亦顯出征元戎之勇，傳令把哪吒拘於後營，令軍政司上土行孫首功，營中治酒慶功，且說報馬進相府，報說哪吒被擒一事，子牙驚問探馬，如何擒去，若陣官啟曰：「只見一道金光，平空的就拿去了，子牙沉吟，是又甚奇異人來了，心下蹙蹙不樂。次日，報土行孫請戰，子牙曰：「何人會土行孫？」答曰：「黃天化應聲而出，願往子牙許之。天化上了玉麒麟，出城看見土行孫，大嘆曰：「你這縮頭畜生，焉敢傷吾道兄，舉手中鎗，照頂門打來，土行孫靈鐵棍左右來迎，鎗打棍，棍打鎗，迎鎗殺氣騰騰，戰未數合，土行孫盜師父懼留孫繩仙繩，在這裏亂拿人，不知好歹，又祭起兩仙繩，將黃天化拿了，如哪吒一樣，也拘在後營。哪吒一見黃天化，也如此拿將進來，就把黃天化激得三屍暴跳，大呼曰：「吾等不幸，又遭如此陷身，哪吒曰：「師兄不必着急，命該絕地，念也無用，命若該生，且自軍前，且說子牙又聞得拿了黃天化，子牙大驚，心下不樂，相府兩邊亂騰騰的議論不表，且言土行孫得了兩功，鄧元帥治酒慶賀，夜飲至二更，土行孫酒後狂謔，自恃道術，誇張曰：「元帥若早用末將，子牙已擒武王早縛，成功多時矣。鄧九公見土行孫連勝兩陣，擒拿二將，故此深信其言，酒至三更，衆將各回寢帳，獨土行孫遠吃酒，九公失言曰：「土將軍你若早破西岐，吾將與女登公爲婿，土行孫聽得此言，滿心歡喜，一夜躊躇不睡，且言次日，鄧九公令土行孫早早立功，旋師奏凱，朝賀天子，共享千鍾，土行孫卻命排開陣勢，坐名娶姜子牙爲話，報馬報進相府來，子牙隨即出城，衆將在兩邊，見土行孫踴躍而來，大呼曰：「姜子牙，你乃崑崙之高士，吾特來擒你，可早下馬受縛，無得使我費手。衆將官那裏把他放在眼裏，齊齊大笑，子牙曰：「觀你形貌，不入衣冠之內，你有何能，敢來擒吾，土行孫不由分說，將靈鐵棍劈面打來，子牙用劍架隔，只見劈不著他，如此狂來，未及三五合，土行孫祭起兩仙繩，子牙不逃此厄，繩下騎來，土行孫士卒來拿，這邊將官甚多，齊奮勇冲出一聲喊，把子牙攙進城去了，惟有楊戩在後面看見金光一道，其光正而不邪，嘆曰：「又有些古怪，且說衆將擒了子牙進相府來，解此繩解不開，用刀割此繩，且將肉裏，愈弄愈緊，子牙曰：「不可用刀割，早已驚動武王，親自進相府來看，哩相安，看見子牙這等光景，武王華淚言曰：「孤不知得有何罪，天了歲年征伐，竟無萬字，民受倒懸，軍遭殺戮，將送陷窮，如之奈何，相父今又如此受苦，使孤日夜惶惶。」

棟不安楊鐵在旁仔細看這繩子，卻是細仙繩，自己沉吟，必是此寶，正慮之間，忽報有一道童來見丞相，子牙曰：請進來，原來是白鶴童子，至殿前，見子牙曰：白鶴童子，奉老師法誥，送符印將此繩解去，童兒把符印在繩頭上用一指，那繩即時落將下來，子牙忙頓首向繩禮拜，謝老師慈憫，白鶴童子回宮不表，且說楊鐵對子牙曰：此是細仙繩，子牙曰：豈有此理，難道擇留係反來害我，決無此說，正疑惑之間，次日，子行孫又來請戰，楊鐵應聲而出，弟子願往，子牙吩咐小心，楊鐵領令，上馬提鎗出來，子行孫曰：你何術，細仙繩，你不要，搖籠來取，上行孫發棍來，連棍棍父加，楊鐵先自留心，看地端的未及五七合，子行孫祭細仙繩來，拿楊鐵，只見光華燦爛，楊鐵已被拿了，子行孫命士卒抬着楊鐵，轎到鎮門，一聲響，塌了，中在地下，及至看時，乃是一塊石頭，衆人大驚，子行孫親自觀看，心甚驚疑，正沉吟不語，只見楊鐵大呼曰：好匹夫，焉敢以此術惑吾，指籠來取，子行孫只得復身迎戰，兩家殺得長短不一，楊鐵就把呀天，犬祭在空中，子行孫看見，將身子一扭，即時不見，楊鐵看了，便駭然大驚曰：成湯營裏，若有人，西岐必不能取勝，癡愚半响，面有喜色，何進相府來見，子牙曰：見楊鐵這等面色，問其故，楊鐵曰：四岐又添一患，子行孫善有地行之術，奈何，這倒不可不防，這是一件沒有遮欄的，若是他暗進城來，怎能准插子牙曰：有這樁事，楊鐵曰：他前日拿師叔，據弟子看定是細仙繩，今日弟子被他細着，我留心着，仔細定睛，還是細仙繩，分毫差不差，待弟子往火龍山，龍虎洞去探問一番如何，子牙曰：此慮甚遠，且防他口下進城，楊鐵亦不敢再說，且說子行孫回營來，見鄧九公問曰：今日勝了何人，子行孫把擒楊鐵之事，說了一遍，九公曰：但願早破西岐，候師奏凱，不負將軍得此大功也，子行孫暗想：不然，今夜進城，殺了武王，謀了姜尚，陛下成功，早成朝卷，多少是好，子行孫上帳，言曰：元帥不必憂心，未將今夜進城，殺了武王，姜尚，領二人首級，回來進朝報功，西岐無首，自然瓦解，九公曰：怎得入城，子行孫曰：昔日吾師傳吾有地行之術，可行千里，如進城，有何難事，鄧九公大喜，治酒與士將軍賀功，晚間進西岐，行刺武王子牙不表，且言子牙進府，慮子行孫之事，忽然一陣怪風刮來，甚是利害，怎見得有詩為證：浙浙蕭蕭飄飄蕩蕩，淅淅蕭蕭飄飄蕩蕩，飄蕩蕩蕩，飄蕩蕩蕩，飄蕩蕩蕩，飄蕩蕩蕩，松栢遭摧折，波濤盡浮湧，山鳥啼啼，海魚翻倒，東西鋪開，難保門窗脫落，前後屋舍，怎分房牖，傾欹，誠是了無影無蹤，驚人眼，助怪賊妖出洞門，子牙在與安殿上，見大風一陣，刮得來響，一響，把寶壽輪一折兩段，子牙大驚，忙取香案焚香，爐內將八卦搜求吉凶，子牙鋪下金錢，便知就裏，大驚拍案曰：不好，命分左右忙傳請武王，駕至相府，衆門人慌問其故，子牙曰：楊鐵之言，大是有理，方纔風過，其凶，子行孫，今晚進城行刺，當命府前大門，將三面鏡子，大騎上懸，五面鏡子，且今晚衆將不要散去，俱在府內嚴備看守，須弓上弦，刀出鞘，以備不虞，少時，請將披掛上殿，只見門官報進，武王駕至，子牙忙率衆將接駕，至殿內，行禮，武王曰：相父請孤有何見諭了，子牙曰：老臣今日訓練衆將六韜，特請大王，駕宴武王大宴，難得相父如此勤勞，孤不勝感荷，只願干戈再息，與相父共享安康，子牙忙令左右安排，如席，待武王飲宴，只是談笑，王臨

驚恐，不敢說土行孫行刺一節。且說鄧九公飲酒至晚，時至初更，土行孫獻鄧九公果將，打點酒肉，城鄧九公與衆將立
 起，看土行孫把身子一扭，杳然無蹤無跡。鄧九公撫掌大笑曰：天子洪福，又有這等高人輔國，何愁禍亂不平。且說土行孫進
 了西岐，到處找尋，來至子牙相府，只見衆將弓上弦，刀出鞘，而立兩旁。土行孫在下面立等，不得其傳，只得向候。且說楊戩
 上殿來，對子牙悄悄道了幾句，子牙許之子牙先把武王安在密室，將四將像兒，子牙自與殿上，運用元神，保護自己，不叫
 了。土行孫在下面，久等不能下手，心中焦躁起來，白思也罷。我且往宮裏殺了武王，再來殺妻子牙不遲。土行孫離了相
 府，來尋早城，未走數步，忽然一派笙簧之音，猛抬頭看時，已是內宮，只見武王同如或奏樂飲宴，土行孫見了大喜，正所謂
 聽破鐵牛無覺處，得來全不用工夫。話說土行孫喜不自勝，輕輕躡在底下等候，只見武王曰：且止笙簧，現今兵臨城下，軍
 民難收收了筵席，同回宮安寢，兩旁宮人隨駕入宮。武王命衆宮人各散，自同宮妃解衣安寢，不一時，已有鼻息之聲。土行孫
 把身子鑽將上來，此時紅燈未滅，張寧通明，土行孫提刀在手，上了龍床，揭起帳幔，搭上金鈎，武王合眼朦朧睡去，鼾眠正
 熟。土行孫只一刀，把武王割下頭來，往床下一擲，只見宮妃尚閉目而睡不醒。土行孫看見妃子臉似桃花，異香撲鼻，不覺動
 了慾火，乃大喝一聲：你是何人，兀自熟睡，那女子驚醒問曰：汝是何人，竟夜至此。土行孫曰：吾非別人，乃成湯營中先行官
 土行孫也。武王已被吾所殺，爾欲生乎，欲死乎。宮妃曰：我乃女流，害之無益，可憐故妾一命，感恩非淺。若不棄賤妾貌
 醜，收爲婢妾，得侍將軍左右，銘德五內，不敢有忘。土行孫原是一位神祇，怎忘愛慾，心中大喜，也罷。若是你心中情願，與我
 暫效魚水之歡，我便做你，女子聽說，滿臉堆下笑來，百般懇託。土行孫不覺情動，隨解衣上床，行被裏一鑽，神靈飄蕩，用手
 正欲攬抱女子，只見那女子雙手反把土行孫攔住，一點土行孫氣兒嘆不過來，叫道：美，美人將纏着些，那女子大喝一聲：好匹
 夫，你把吾當誰，叫左右拿住了土行孫，三軍吶喊，鑼鼓齊鳴。土行孫及至看時，原來是楊戩，土行孫亦會些的，不能虛言，已被
 楊戩攔住。此時楊戩智擒土行孫，楊戩將土行孫夾着不走，不叫他活，若地，若是活着地，他就走了。土行孫自己不好看相，只是
 閉着眼睛，且說子牙在銀安殿，只聞金鼓大作，殺聲振地，問左右那裏殺愛，只見門官報說：相府敵派相，楊戩智擒了土行孫。
 子牙大喜，楊戩夾着土行孫在府前聽令。子牙傳令進來，楊戩把土行孫赤條條的夾到籬前來，子牙一見，便問楊戩：你拿將
 成功，這是如何光景。楊戩夾着土行孫，答曰：這人若能地行之術，若放了他，他就走了。子牙傳令，拿出去斬了。楊戩領命
 方用，子牙批行刑，請出楊戩，方轉手來用刀斬他。土行孫往下一掙，楊戩急欲攔時，土行孫溜土去了。楊戩面面相覷，來回
 子牙曰：弟子只因換手斬他，被他掙脫，溜土去了。子牙默然不語。此時，子牙相府吵嚷了一夜不表，且說土行孫得生，回至
 內營，悄悄的換了衣裳，來至營門聽令。鄧九公傳令來，土行孫至帳前，鄧九公問曰：將軍昨夜至西岐，功業如何。土行孫
 曰：子牙防守嚴密，分毫不能下手，故此守至天明空回。鄧九公不知所以原故，也自罷了。且說楊戩上殿來，見子牙曰：弟子往

仙山洞訪問土行孫是如何出處。將個仙繩開個下老子牙曰：你此去又恐土行孫行刺，你不可遲誤。事竣要緊，楊戩曰：弟子知道。楊戩令離了西岐，往夾龍山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土行孫歸服西岐

藏身意影鴻無良

水到渠成宿垢忙

背誦天眞食覺驚

有背師訓逐經場

百千伎倆終歸正

八九元功自異常

兩國始終成好合

認由月老定鸞凰

話說楊戩借土遁往夾龍山來。正駕金光，風聲霧色，不覺靈雲瀉瀉將下來。乃是一座好山，但見：山頂嵯峨摩斗柄，峭削彷彿接雲霄。青烟堆裏，詩開谷口猿啼。亂峯陰中，每聽松間鶴唳。嶺風山曉，立溪邊戲弄魚天。成器孤排，坐崖畔驚雲織戶。八面崔嵬，四時險峻。古奇喬松盤翠柏，桤杉老樹掛藤蘿。綠水清流，陣陣吳香。折數部嶺峯彩色，飄飄隱現白雲飛。時見大蟲來往，每聞山鳥聲鳴。鹿鹿成羣，穿林轉往來。踴躍玄猿出入，盤溪間摘果攀桃。訂訂草坡，一望并無人走。行來深明，俱是採藥仙童。不是凡塵行樂地，賽過蓬萊第一峯。話說楊戩落下土遁來，有一座山，真罕罕有，行前一望，兩邊俱是古木喬松，路徑幽深。杳然難覓，行過數十步，只見一座橋梁，橫流過了橋，又見碧瓦雕甍，金釘朱戶，上懸一匾，古鸞斗闕。楊戩觀羨不盡，共是清幽，不覺立在松陰之下，看玩景致，只見朱紅門開，響鳴鶴唳之聲，又見數對仙童，各執旗幡羽扇，當中有一侍道姑，身穿大紅白鶴絳緞衣，徐徐而來，左右分八位女童，香風馥郁，瑞彩闐闐，怎見得：有詩隱證，魚尾金冠霞彩飛，身穿白鶴絳緞衣，蕊宮玉闕曾生長，自幼希池養息成。只因醉酒醉成會，誤犯天條謫翠微。青斗鸞四轉修橋，再上靈中啟故扉。話說楊戩隱在松林之內，不好出來，只得待他過去，方好起身。只見道姑問左右女童：是那裏有閒人，隱在林內？先去看來。有一女實往林中來，楊戩迎上前去，口稱道兄，方纔誤入此山，弟子乃玉泉山命設河王即真人門下楊戩是也。今奉妻子牙命，往夾龍山探覓密事，不意駕土頭誤落於此，望道兄轉達娘娘，我弟子不好上前請罪。女童出林，見道姑把楊戩的言語回覆了，道姑曰：既是玉皇真人門下，請來相見。楊戩只得上前加禮，道姑曰：楊戩你往那裏去？今到此處，楊戩曰：因土行孫同鄧九公伐西岐，他有地行之術，前日險些被他傷了武王與妻子牙，如今訪其根由，覓其實跡，設法擒他，不知誤落此山，失於迴避。道姑曰：土行孫係懼留孫門人，請他師父下山，大事可定。你回西岐，多拜上妻子牙，你速回去。楊戩躬身問曰：請問娘娘尊姓大名？回西岐好言娘娘聖駕，道姑曰：吾非別人，乃是天上帝兒女，亦金母所生。只因那年桃會，該我奉酒，有失規矩，誤犯清戒，將我謫貶鳳凰山下，駕牛調，吾乃聖吉公主是也。楊戩躬身拜了公主，借十道而行，不及晷刻，茶時，又落在低澤之傍。楊戩偏生要行此術，為何又落，只見澤中微風起，揚塵捲土，倒砌推林，海浪如山聲，渾波成壘，乾坤有接，日月照沈沈。一陣捲松如虎嘯，忽然吼樹以龍吟，萬嶽怒號，大哮氣飛沙走石，亂殺人。話說楊戩見狂風大作，嚇得人怒，澤中掀起一

丈水頭，猛然開處，見一怪物，口似血盆，牙如鋼劍，大呼一聲，那裏生人氣，跳上岸來，兩手點叉來取，楊戩笑曰：好孽障，怎敢如此手中鎗急架相還，未及數合，楊戩發手用五雷訣一響響，霹靂交加，那靈精抽身鼠走，楊戩隨後趕來，往前跳至一山脚下，有斗大一個石穴，那妖精往裏鑽去了，楊戩笑曰：是則人不進來，遇我憑你有多大一個所在，我也走走，喝聲：疾！隨跟進石穴中來，只見裏邊黑噴噴不明，楊戩借三昧火眼現出光亮，照耀如同白晝，原來裏面不大，只是一個歪頭狀，觀左右並無一物，只見閃閃灼灼，一口三尖兩刃刀，又有一包袱，凡在上面，楊戩連刀帶出來，把包袱打開一看，是一件淡黃袍，怎見得有詩爲證：淡龍黃，銅鏡厚，骨突雲霞光透，屬戊己，按中央，黃龍隱大花袍，渾身上下金光照，楊戩將袍抖開穿在身上，不長不短，把刀和鎗繫在一處，收了黃袍，方欲起身，只見背後大呼曰：拿住盜袍的賊，楊戩回頭見兩個童兒趕來，楊戩立而問曰：那童子那個盜袍，童兒曰：是你楊戩大罵一聲，盜你的袍，把你這孽障，善修道多年，竟犯盜賊，一童子曰：你是誰，楊戩曰：吾乃東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下楊戩是也，一人聽罷，倒身下拜，弟子不知老師到，有失迎迓，楊戩曰：一童子果是何人，童子曰：弟子乃五夷山金毛童子是也，楊戩曰：你拜吾爲師，你先往西岐，去見姜丞相，你說：我往夾龍山去了，金毛童子曰：倘姜丞相不納如何，楊戩曰：你將此鎗連刀袍都帶去，自然無事，一童子辭了師父，駕水遁往西岐來了，正是：玄門自有神仙訣，脚踏風雨咫尺來，話說金毛童子至西岐，尋至相府前，對門官曰：你報丞相說，有一人求見，門官進來，啟丞相有二童子來見，下牙命來，二童入見，童子下拜，弟子乃楊戩門徒，金毛童子是也，蒙師中途相遇，爲得刀袍，故先著弟子來師父往夾龍山去了，特來調叩老爺，子牙曰：楊戩又得門人，深爲可喜，留在本府聽用不捉，且說楊戩歸土週，至夾龍山飛龍洞，進洞見了懼留孫下拜，口稱師伯，懼留孫忙答禮曰：你來做甚麼，楊戩曰：師伯可曾不見了綱仙繩，懼留孫慌忙站起曰：你怎麼知道，楊戩曰：有個土行孫回，九公來征伐西岐，用的是綱仙繩，將子牙的叔伯門人拿入商營，被弟子看破，特來奉請師伯，懼留孫聽得怒曰：逆商，你敢盜我寶貝，私自下山，害吾不淺，楊戩你且先回西岐，我隨後就來，楊戩辭了高山，回到西岐，至府前入見子牙，子牙曰：可是綱仙繩，楊戩把收金毛童子誤入商營斗戰，見懼留孫的事，說了一遍，子牙曰：可喜，你又得了門下，楊戩曰：前緣有定，今得刀袍，無非傾師叔之大德，主上之洪福耳，且懼留孫吩咐童子看守洞門，候我去西岐走一遭，童子領命不提，道人楊戩地金光法來，至西岐，左右報與子牙，懼留孫歸來，子牙迎出府來，二人攜手，子牙行禮坐下，子牙曰：高徒，幾勝吾軍，我亦不知，後被楊戩看破，只得請道兄一觀，以完道兄昔日助燃道兄之雅，末弟不勝幸甚，懼留孫曰：自從我來破十絕陣回去，並未嘗控此寶，豈知是這畜生盜在這裏作怪，不妨，須得如此如此，頃刻擒獲，子牙大喜，次日，子牙獨自乘四不相，往成湯城門前後觀看，九公的大營，若探視之狀，只見營探子報入中軍，啟元帥姜丞相在轅門乘騎私探，不知何故，鄭九公曰：姜子牙善能攻守，曉帳軍機，不可不防，傍有土行孫，大喜曰：元帥放心，待

吾擒來，今日成功。土行孫暗暗走出轅門，大呼曰：「姜尚你私探吾營，是自送死期，不要走。」使手中棍照頭打來。子牙仗手中劍，急架相迎。未及三合，子牙撥轉四不相就走。土行孫隨後趕來，祭起捆仙繩，又來拿子牙。他不知懼留孫，當著金光法隱在空中，只管接他的。土行孫意在拿了子牙，早奏功回朝，要與鄧雲成親。此正是：夢愁迷人，真性自昧；他只顧拿人，不知省親的。後一路只是祭起捆仙繩，不見落下來，也不思付口。額蹙子牙，不上一里，把繩子都用完了。隨手一擡，直至沒有了方纔驚駭。土行孫見勢頭不好，站立不穩，子牙勒轉四不相大呼曰：「土行孫敢中此再戰三合否？」土行孫大怒，拖棍趕來，纔過城頭，只見懼留孫曰：「土行孫那裏去？」土行孫接頭見是師父，氣貫地下一滾，懼留孫用手一指，不要走。只見那一塊土比鐵還硬，攔不住。懼留孫趕上一把，抓住頂瓜皮，用劍刺繩，四馬攔路了，攔著他逃西岐城來。眾將知道攔了土行孫，齊奔府前來看。道人把土行孫放在地下，楊戩曰：「師伯仔細，莫又走了他。」懼留孫曰：「有吾在此不妨，便問土行孫曰：『你這畜生，我自破十絕陣，回去此細仙繩，我一向不曾檢點，誰知被你寄出，你實說，是誰人唆使？』」土行孫曰：「老師來破十絕陣，弟子聞要高山，偶逢一道人跨虎而來，問弟子，叫甚名字？弟子說名與他，弟子也問他，他說是關教門人申公豹。他看我不能了道成仙，只好受人開富貴，他教我往聞太師行營成功。弟子不肯，他罵我往三山關鄧九公麾下建功。師父弟子一時迷惑，因富貴人人所欲，貧窮人人所惡，弟子動了一個貪癡念頭，故此盜了老師捆仙繩。兩胡蘆丹藥，走下壞處，望老師道心，無處不慈悲，饒了弟子。子牙在旁曰：『這兄出似這等畜生，壞了吾教，連師師說來，懼留孫曰：『若論無知冒犯，理當斬首。但有一說，此人子牙公久後自有用他之處，可助西岐一臂之力。』」子牙曰：「這兄何他地行之術，誰知他存心毒惡，暗進城垣，行刺武王，與我領息天保佑風折旗，掩把吾驚覺，算出吉凶，著實防備，方使武王君臣無虞。此事還多虧楊戩設法擒獲，又被發猜走了。這樣東西，留他作甚？子牙道罷，懼留孫大驚，忙下殿來大罵曰：「畜生，你這城垣行刺武王，行刺你師叔，那時幸而無虞，若是差遲，罪係於我。土行孫曰：『我實告師尊，弟子隨鄧九公征伐西岐，一久仗師父細仙繩拿了哪吒，一次擒了黃天化，鄧元帥與弟子贊功三次。將師叔拿了，見我屢拿有名之士，將女許我，欲毀我城，派他催逼弟子，弟子不得已仗地行之術，故有此舉。怎敢在師父跟前，有一句虛語，懼留孫低頭，不想欺算一番，不覺啼喚。』」子牙曰：「這兄為何啼喚？懼留孫曰：『子牙公，貧道方纔卜算，這畜生與那女子，該有繫足之緣，前生分定，事非偶然。若得一人作伐，方可全美。若此女來至，其父不久也是周臣。』」子牙曰：「吾與鄧九公乃是敵國之驍，怎得全此事？」懼留孫曰：「武王洪福，乃有道之君，天數已定，不怕不能完全，只是選一能言之士，前往勸說合，不怕不成。」子牙低頭沉思良久，曰：「須得成其生去走一遭。」方得懼留孫曰：「既如此事，不宜遲。」子牙命左右去請上大夫散宜生來商議，命放了土行孫。不一時，上大夫散宜生來至行禮畢，子牙曰：「今鄧九公有女鄧嬋玉，原係鄧九公親許，土行孫爲妻，今煩大人至商營作伐，乞爲委曲周旋，務在必成。如此，如此，方可。」散宜生領命出城不表，且說鄧九公在營懸望。

土行孫回來只見一犬驚無影響，令探馬打聽多時回報，聞得土行孫被子牙拿進城去了。鄧九公大驚曰：此人捉去，西岐如何能克，心下十分不樂。只見管亥生來與土行孫議親，不知吉凶如何，且有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子牙設計收九公

姻緣前定果天然， 須信紅絲足下來。 虜國不成成好合， 仇讎自自得離釋。

子牙妙計難難及， 驚使奇謀枉用偏。 總是天機難預料， 紂王無壽鎖乾坤。

話說散宜生出城來，至商營，對旗門官曰：「旗門將校，報與你鄧元帥得知，殷周差上大夫散宜生，有事求見，軍政官報進中軍，散元帥被周差上大夫有事求見，鄧九公曰：「吾與他為敵國，為何差人來見我，必定來下說詞，豈可容他，進營惑亂軍心，你與他說兩國正當交戰之秋，相見不便，軍政官出營回覆散宜生，散宜生曰：「兩國相爭，不阻來使，相見何妨，吾此來，奉委丞相命，有事面決，非可伸屈，再煩通報。」軍政官只得又進營來，把宜生言語對九公訴說一遍。九公沉吟，有正印先行官太驚上前言曰：「元帥乘此機會，放他進來，隨隨應變，看他如何說，亦可就中取事，有何不可。」九公曰：「此說亦是有理，命左右請他進來，旗門官出轅門對散宜生曰：「元帥有請，散大夫下馬，走進轅門。」進了三層鹿角行至湖水瀆前，鄧九公迎下來，帶宜生輪躬口稱元帥。九公曰：「大夫降臨，有失迎候，彼此進應行禮。」後人有詩單講子牙妙計：子牙妙算世無倫，學貫天人泣鬼神，縱使九公稱敵國，斷橋也自結婚姻。話說二人滿坐中軍，分賓主坐下。鄧九公曰：「大夫，你與我今為敵國，未決雌雄，彼此各為其主，豈得妄為私議。」大夫今日見輪，公則公言之，私則私言之，不必效舌劍唇槍，徒勞往返耳。予心如微石，有死而已，斷不為浮言所搖，散宜生笑曰：「吾與公既為游國，安敢造次請見，只有一件大事，特來請一明示，無他說耳。昨拿有一將，係是元帥門婿，於營中道及斯意，吾亦相不忍，驟加極刑，以割人間恩愛，故命宜生親至轅門，特請釋載，鄧九公聽故，不覺大驚曰：「誰為我婿，為妻承相所攜，散宜生說：「元帥不必故推，令婿乃土行孫也。」鄧九公聽說，面皮不覺通紅，心中大怒，厲聲言曰：「大夫在上，吾只有一女，乳名姬玉，幼而擇母，吾愛惜不啻掌上之珠，豈得輕棄許人，今雖及笄，所求者固寡，吾自視皆非佳婿，而土行孫何人，安有此說也。」散宜生曰：「元帥暫行息怒，聽不才拜稟。古人相女配夫，原不專在門第，今土行孫亦不是無名小輩，彼原是夾龍山飛龍洞懼留孫門下高弟，因申公約與姜子牙有隙，故說土行孫下山來助元帥征伐西岐，昨日他師父下山，捉獲土行孫，在城關其所事，彼言所以，雖為申公約所惑，次為元帥以令愛相許，有此一段姻緣，彼因傾心為元帥而暗遣賊行刺，欲連成功，良有以也。昨日被擒，伏望不枉，但後再三哀求姜丞相，及師尊懼留孫曰：「為此一段姻緣，死不瞑目，即姜丞相與他師尊，俱不肯赦，只予在旁勸慰，豈得以一時之過而斷送人間好事，因勸姜丞相暫且留下，宜生不願勞苦，特請元帥懇求伯賜人問好事，曲成兒女恩情，此亦元帥天地父母之心，故宜生不避斧鉞，特見尊前，以承不肖，惟元

帥果有此事，姜丞相仍將土行孫送還元帥，以遂姻親。再決雌雄耳，併無他說。鄧九公曰：大夫不知，此土行孫安語耳。土行孫乃申公豹所者爲吾先行，不過一牙門裨將，吾何得驕以一女許之哉？彼不過借此爲偷生之計，以嫁吾女耳。大夫不可輕信。宜生曰：元帥不必固却此事，必有他故。難道土行孫平白與此一番言語，其中定有委曲。想是元帥或於酒後賞功之際，憐才惜技之時，或以一言安慰其心，彼便妄認爲實，而作此癡想耳。九公被說宜生此一句話，道出九公一腔心事。九公不覺答道：大夫所言，大是明見。當時土行孫被申公豹薦在吾麾下，吾亦不其重彼，初爲副先行，督糧使者，後因太覺失利，彼恃其能，改爲正先行官，首陣擒了哪吒，次擒黃天化，三次擒了姜子牙，被岐周衆人圍回，土行孫進營見吾，彼累次出軍獲勝，治酒與彼賞功，既盡朝廷獎賞勳臣之意，及至飲酒中間，彼曰：元帥在上，若是早用末將爲先行，吾取西岐多時矣。那時吾酒後失言許之曰：你若取了西岐，吾將輝玉簪你爲婿。一者是羨勳，彼竭力爲公，得早完王事，今彼以已被擒，又安得妄以此言爲口實，令大夫往返哉。宜生笑曰：元帥此言差矣。大丈夫一言源出，駟馬難追。况且婚姻之事，人之大倫，如何作爲兒戲之談。前日元帥言之，土行孫信之，土行孫又言之，天下共信之，傳與中外人人共信，正所謂路上行人人口似碑，將以爲元帥相女配夫，誰信將軍權宜之術，爲國家行此不得已之深衷也。徒使令愛千金之軀，作爲話柄，國中之秀，竟作口談，萬一曲全此事，且使令愛有白頭之嘆，吾竊爲元帥惜之。今元帥爲商之大臣，天下三尺之童，無不奉命，若一旦而如此，吾不知所稅駕矣。乞元帥赦之。鄧九公被說宜生一番言語，說得默默沈思，無言可答，只見太覺上前附耳說：如此如此，亦是第一妙計。鄧九公聽太覺之言，回嗔作喜，道：大夫之言，深屬有理，末將無不聽命。只小女因先妻早喪，幼而失教，予雖一時承命，未知小女肯聽此言，俟予將此意與小女商榷，再令人進城回覆，徵宜生只得告辭。鄧九公送至營門而別。徵宜生進城將鄧九公言語，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子牙曰：鄧九公此計，怎能瞞得我過。權留孫亦笑曰：且看如何來說。子牙曰：勳勞鈞大夫，俟九公人來，再爲商議。宜生退去不表。且說鄧九公謂太覺曰：遠纜難是智尤，此舉畢竟當如何處置。太覺答曰：元帥明日可差一能言之士說，昨日元帥至後營，與小姐商議，小姐已自應允，只是兩邊微隙，恐無足取信，是必姜丞相親自至商營納聘，小姐方肯聽信。子牙如不來，便能再爲之計。若是他肯親自來納聘，彼必無帶重兵自衛之理。如此則一匹夫可擒耳。若是他帶有將佐元帥，可出轅門迎接，至中軍用酒筵款留，他手下衆將，可先埋伏下驍勇將士，俟酒席中擊杯爲號，擒之如囊中取物。西岐若無子牙，則不攻自破矣。九公聞說大喜，先行之言，真神出鬼沒之機，只是能言快語之人，隨機應變之士，吾知非先行不可。乞煩先行，明日親往，則大事可成。太覺曰：若元帥不以末將爲不才，當願往周營，叫子牙請至中軍，不勞苦爭惡戰，早早奏凱回軍。九公大喜，一宿晚景不題。次日鄧九公升帳，命太覺進西岐說親。太覺辭別九公，出營至西岐城下，對守門官將曰：吾是先行官太覺，奉鄧元帥命，欲見姜丞相，煩爲通報守城官至相府，報與姜丞相曰：城下有商營先行官太覺求見，請令定

奪子牙聽罷對懼留孫曰大事成矣懼留孫亦自唱詞子牙對左右曰速與我請來守門官同軍校至城下開了城門對太鸞曰丞相有請太鸞慌忙進城行至相府下馬左右通報太鸞進府子牙與懼留孫降階而接太鸞控背躬身曰丞相在上末將不過馬前一小卒當即見容敢當丞相如此過愛子牙曰彼此二國俱保我主將軍不必過謙太鸞再四進謝方放頭坐彼此溫慰畢子牙以臂排之曰前者因懼留孫將士行孫獲獲當欲斬首後因再四哀求言鄧元帥曾有牽紅之約乞我少緩須臾之死故此者故大夫至鄧元帥軍中問其的確倘元帥果有此言自當以士行孫放回以還彼兒女之情人間恩愛耳幸蒙元帥見諒候議定回我今將軍賜顧元帥必有教我太鸞欠身答曰蒙丞相下問末將敢不上陳今奉主帥之命多拜上丞相不及寫書但主帥乃一時酒後所許不意士行孫被獲竟以此事倡明主帥亦不敢辭但主帥此女自幼失母主帥愛惜如珠况此事須要成禮擇定吉日良辰意欲散大夫同丞相親率士行孫入營以珍重其事主帥方有體面然後再面議軍國之事不識丞相允從否子牙曰我知鄧元帥乃忠信之士但幾次天子有征伐之師至此皆不由分說俱以強力相加只我周這一段忠君愛國之心併無背逆之意不能見諒於天子之前言之欲諫今天假其便有此藥路庶幾將我等一腔心事可以上達天子表向於天下也我等後日即送士行孫至鄧元帥行營喫賀喜筵席乞將軍善言進達幸向不勝感激太鸞避謝子牙遂厚款太鸞而別太鸞出城以來不營門等令左右報入營中有先行官等令鄧九公傳令來見太鸞曰雖然大事已成但防備不可不詳鄧九公吩咐選有力量軍士三百人各執短刀利刃埋伏帳外聽舉盃為號左右齊出不論子牙兼將一額刀割為肉醬兼將士得命而退命趙昇領一校人馬埋伏左營候中軍炮響殺出接應又命孫烟紅領一校人馬埋伏右營候中軍炮響殺出接應又命太鸞與子鄧秀在帳門賺住衆將及吩咐後營小姐鄧輝子領一校人馬為三路救應使鄧九公吩咐停當專候後日行事左右將佐俱去安掛不表且說子牙送太鸞出府歸與懼留孫商議曰必須如此如此大事可成光陰迅速不覺就是第三日先一日子牙命楊戩變化暗隨吾身楊戩得令子牙命選練力壯卒五十名裝成樺皮脚夫子甲辛免太顯關天四賢八俊等充作左右應接之人俱各暗藏利刃又命雷震子黃天化領一校人馬揀他左哨殺入中軍接應再命哪吒南宮適領一校人馬揀他右哨殺入中軍接應命吒吒吒吒龍鬚虎梳領大隊人馬救應槍殺子牙俱吩咐暗哨出營埋伏不表怎見得有詩為證商營此日瑞雲開專等騰揚大將來就童子牙辭畫定中軍炮響雷轟馬才已說鄧九公其日與女婦商議曰今日子牙送士行孫入營原是賺子牙出城當被成功吾與諸將吩咐已定你可將赤心鏡緊束以備接應其女鄧九公畫帳吩咐種種情形候了牙不提且說子牙其日使諸將裝扮已當乃命士行孫至前聽令子牙曰你同至商營看齊炮炮一聲你便後營槍聲小姐要緊士行孫得令子牙等至午時命雷震子先行了牙出

了城，望商營進發，宜生先至城門，太鸞接落報於九公，九公降階至城門迎接，彭宜生曰：前日仰蒙命諾，今委丞相已親自壓，總同令齊至此，特令下官先來通報，鄧九公曰：勳臣大夫往返，尚容申謝，如此我等在此立等，宜生曰：恐驚動元帥不便，鄧九公曰：不妨，彼此等候良久，鄧九公遠遠望見子牙乘四不相帶領脚夫一行不絕五六百人，併無甲冑兵刃，鄧九公看罷，不覺驚喜，只見子牙同著衆人行至城門，子牙見鄧九公同太鸞啟宜生俱立候，子牙慌忙下騎，鄧九公迎上前來，打躬曰：丞相大駕降臨，不才未得遠接，望乞恕罪，子牙忙答禮曰：元帥盛德，妾尚久仰芳譽，無緣未得執轡，今幸天緣得罄委曲，尚不勝幸甚，只見懼留孫同土行孫上前行禮，九公問子牙曰：此位是誰，子牙曰：此是土行孫師父，懼留孫也，鄧九公忙致委曲曰：久仰仙名，未曾拜識，今幸降臨，殊慰夙昔，懼留孫亦稱謝畢，彼此遞讓進得城門，子牙睜睛觀看，只見裨將設席，結彩懸花，極其華美，怎見得，有詩爲證：結彩懸花氣象新，鸞闈吉靄被重茵，屏開孔雀千年瑞，色映芙蓉萬谷春，命鼓兩旁設殺氣，笙簫一派繫荆榛，孰知天意歸周主，十萬靈旌化鬼燐，話說子牙正看筵席，猛見兩邊殺氣上冲，子牙已知就裏，便與土行孫乘將丟個眼色，衆人已解其意，俱親上帳來，鄧九公與子牙語人行禮畢，子牙命左右捧上聘來，鄧九公方纔接聘單看，完只見辛甲暗將信香取出，忙將拾盒內大炮燃著，一聲炮響，恍若地塌山崩，鄧九公喫了一驚，及至看時，只見脚夫一擁上前，各取出暗藏兵器，殺上帳來，鄧九公措手不及，只得往後就跑，太鸞與鄧秀見勢不佳，也往後逃走，只見四面伏兵盡起，喊聲振天，土行孫轉了兵器，望後營來搶鄧輝玉小姐，子牙與衆人，俱各搶上馬蹄，各執兵刃，衝殺那三百名刀斧手，如何抵擋得住，及至鄧九公等上得馬出來，避戰時，營已蕩了，趙昇聞炮自左營殺來接應，孫紹紅聽得炮響，從右營殺來接應，俱被辛免辛甲等分抄截殺，鄧輝玉方欲前來接應，又候土行孫攔住，彼此混戰，不意兩營子黃天化，哪吒，南宮瑾，兩枝人馬，從左右兩邊裏來，商討人馬，反在居中，首尾受敵，如何抵得住，後方命吒毛吒等大隊人馬掩殺上來，鄧九公見勢不好，敗陣而走，軍卒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鄧輝玉見父親與衆將敗下陣去，也虛閃一刀，往正南上逃走，土行孫知輝玉善於發石傷人，遂將兩仙繩繫起，將輝玉綁住，跌下馬來，被土行孫上前攔住，先擒進西岐城去了，子牙與衆將追殺鄧九公有五十餘里，方鳴金收軍進城，鄧九公與子牙秀并太鸞趙昇等，直至岐山下，方纔收集敗殘人馬，查點軍卒，見沒了小姐，不覺感傷，只望擒拿子牙，孰知反中奸計，追悔無及，只得暫紮住營寨不提，且說子牙與懼留孫大纛全隊，進城陞銀安殿坐下，請將報功畢，子牙對懼留孫曰：命土行孫乘今日吉日良辰，與鄧小姐成親，何如，懼留孫曰：貧道亦是此意，事不宜遲，子牙命土行孫，你將鄧輝玉帶進後房，乘今日好日子，成親夫婦美事，明日我尚有說話，土行孫領命，子牙又命侍兒，攙鄧小姐到後面，安插新房內，夫好生伏侍，鄧小姐嬌羞無奈，含淚不語，被左右侍兒挾持往後房去了，子牙命諫將，喫賀喜酒席不提，且說鄧小姐攙至香房，土行孫上前迎接，鄧小姐一見土行孫，笑容可掬，更自置身無地，淚雨如傾，默默不語，土行孫行又百般安慰，鄧小姐

覺怒起罵曰：無知匹夫，賣主求榮，你是何等之人，敢妄自如此。土行孫陪笑着笑臉答曰：小姐雖千金之軀，不才亦非無名之輩也。不學沒了，你兒小姐曾受我療疾之恩，又是你尊翁泰山親許與我，候行刺武王，回兵將小姐入贅，人所共知。且前日武大夫先遣鴛鴦與翁翁面訂，今日行聘入贅，丞相猶恐鴛鴦推託，故暗施小計，成此姻緣。小姐何苦固執，婢玉曰：我父親許的，實生之言，原是感着丞相之計，不意誤中奸謀，落在彀中，有死而已。土行孫曰：小姐差矣，別的好做口頭話，夫妻可是留許得的。古人一言爲定，豈可失信，況我等俱是宦教門人，只因誤聽申公豹唆使，故投尊翁帳下，以圖報效。昨被青師下山，撻進西岐，責善誦進西岐，行刺武王，姜丞相有婚約教青本志師，逆天助惡，欲斬吾首，以正軍法。吾哀告師尊，姜丞相定欲行刑，吾只得把初次擒哪吒、黃天化、尊翁泰山、晁開、飲酒將小姐許我，候依師命，吾入贅，我只因欲就親事之心，急不得已，方略進西岐。吾師與姜丞相聽得斯言，屈指一算，乃曰：此子該與鄧小姐有紅絲繫足之緣，後來俱是周朝一野之匹。因此赦吾之罪，命勸大夫作伐。小姐你想，若非天緣，尊翁怎感肯。小姐怎夢到此，况今紂王無道，天下叛離，累伐西岐，不過龐家四將，聞太師十洲三島仙業，皆自取滅亡，不能得志，天意可知。那逆己見，又何况尊翁區區一旅之師哉。古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小姐今日固執三軍，已知土行孫成親，小姐縱玉潔冰清，誰人信哉。小姐請自三思。鄧婢玉被土行孫一席話，說得低頭不語。土行孫見小姐略有回心之意，近前促之曰：小姐自思，你是香閣戲賈，天上奇葩，不才乃夾龍山門徒，相隔不啻天淵。今日何幸得與小姐玉體相親，情同夙親，便欲上前，恐牽其衣。小姐見此光景，不覺粉面通紅，以手拒之曰：事已如此，豈得用強，俟我明日請命於父親，再成親不遲。土行孫此時情興已迫，接納不住，上前一把攔定，小姐抵死拒住。土行孫曰：良時吉日，何必苦推，有誤佳期，竟將一手去解其衣。小姐雙手推托，彼此扭作一堆。小姐終是女流，如何敵得土行孫過。不一時，滿面流汗，喘吁氣急，手已酸軟。土行孫乘隙，右手插入，裏去褲玉，及至以手攔自，不覺其帶已斷，及將雙手捲住，裏衣其力愈快。土行孫得空，以手一掬，軟玉溫香，已貼滿胸懷，胸口香調，輕輕按揉。小姐羞若無主，將臉左右躲閃不得，洗澡滿面。曰：如此恃強，定死不從。土行孫那裏肯放，死命壓住，彼此推扭，又有一個時辰。土行孫見小姐終是不肯聽從，乃哄之曰：小姐既如此，我也不敢用強，只恐小姐明日見了尊翁，要無以爲信耳。小姐忙曰：我此身已歸將軍，安有雙卦之理。只將軍肯憐我，容見過父親，感感成我之節，我若是有負初心，定不逢好死。土行孫曰：既然如此，賢女請起。土行孫將二手攙抱其頸，輕輕扶起，鄧婢玉以爲真心，放他起來，不曾提防，將身起時，便用一手攔開土行孫之手。土行孫乘機將雙手插入，小姐羞得抱緊了一提，腰已鬆了，裏衣還往下一卸，鄧婢玉被土行孫所算，及落手相持時，已被雙肩攔住手，如何下得來。小姐展手不住，不得已，曰：將軍滿陣，既是夫妻，如何哄我。土行孫曰：若不如此，賢妻又要手推萬里，小姐惟閉口不言，始免滿面。任土行孫解帶脫衣，二人扶入錦帳，婢玉對土行孫曰：妾妻係香閣幼稚，不識雲雨，乞將軍憐護。土行孫曰：小姐嬌香豔質，不才羨慕

久矣。安敢猖狂。正是精華彙中。初試海棠新雨。驚黃枕上。夢飄桂蕊奇香。彼此留存。交相慕戀。極人間之樂。無過此時矣。後人有詩。單道子牙妙計成。就二人美滿前程。妙算神機。說子牙運籌帷幄。更無差。百年好事今聯合。莫把紅裙浪浪論。話說土行孫與鄧輝玉成就夫妻。一宿晚景已過。次日夫妻二人起來梳洗已畢。土行孫曰。我二人可至前殿叩謝姜丞相與我師尊。撫育成就之恩。輝玉曰。此事固當要謝。但我父親昨日不知敢於何地。豈有父子事別國之理。乞將軍以此意達於姜丞相。得知作何區處。方保兩全。土行孫曰。實妻之言是也。候上殿時。就講此事。話猶未了。只見子牙隨殿。姜將軍上殿。參謁畢。土行孫與鄧輝玉夫妻一人上前叩謝子牙曰。鄧輝玉今屬周臣。願父尚抗拒不服。我欲發兵前去擒勦。但你係他骨肉至親。當如何區處。土行孫上前曰。輝玉適濤正爲此事。與弟相商。懇求師叔開惻隱之心。設一計策。兩全其美。此師叔莫大之恩也。子牙曰。此事也不難。若輝玉果有真心爲國。只消得親自去說他父親歸周。有何難處。但不知輝玉果肯去否。鄧輝玉上前跪而言曰。丞相在上。賤妾既歸周。豈敢又蓄兩意。早晨輝玉已欲自往說父親歸周。惟恐丞相不肯信妾真情。致生疑謗。若丞相肯命妾說父親歸周。自不勞強弓設箭。妾自爲周臣耳。子牙曰。我斷不疑小姐反覆。只恐汝父不肯歸周。又生事端耳。今小姐既欲親自去說。吾嚴軍校隨去。輝玉拜謝子牙。領兵卒出城。望岐山前來不表。且說鄧九公收集殘兵。駐劄一夜。至次日。離魏其子鄧秀太驚。趙昇。保烟紅侍立。九公曰。吾自行兵以來。未嘗遭此大辱。今又失吾愛女。不知生死。正是羊腸滑。進退兩難。奈何奈何。太驚曰。元帥可差官齎表進朝告急。一面探聽小姐下落。止遲疑間。左右報曰。小姐領一技人馬。打四圍旗。就至轅門等令。太驚等驚愕不定。鄧九公曰。令來。左右開了轅門。輝玉下馬進轅門。來至中軍。雙膝跪下。鄧九公看見如此行徑。慌立起問曰。我兒這是如何說。輝玉不覺流淚。訴曰。孩兒不敢說。鄧九公曰。你有甚冤屈。站起來說。無虧。輝玉曰。孩兒係深閨幼女。此事俱是父親失言。弄巧成拙。父親千空將我許了土行孫。勾引妾子牙做出這番事來。將我擄入西岐。強逼爲婢。如今追悔何及。鄧九公聽得此言。唬得魂飛天外。半晌無言。輝玉又進言曰。孩兒今已失身。爲土行孫妻子。欲全爹爹一身之禍。不得不來說明。今紂王無道。天下分崩。三分天下有二歸周。其天意人心。卜卜可知。縱有聞太師。魔家四將。與十洲三島真仙。俱皆滅亡。順逆之道。明甚。今孩兒不孝。歸順西岐。不得不以利害與父親言之。父親今以愛女轉許敵國。妾子牙親至商營行禮。父親雖是賺他。誰肯信之。况且喪師辱國。父親歸周。自有顯戮。孩兒乃奉父命。歸隨良人。自非私奔棄濤之比。父親亦無罪。孩兒之處。父親若肯依孩兒之見。歸順西門。改邪歸正。擇主而事。不但骨肉可以完全。實是棄暗投明。從順却道。天下無不折悅。九公被女兒一番言語。說得大是有理。自己沉思。欲差勇行師。素慕英。欲收軍還國。事屬難。沈吟半晌。對輝玉曰。我兒。你是我愛女。我怎的捨得你。只是天意如此。但我羞入西岐。屈膝與子牙耳。如之奈何。輝玉曰。還有何難。妾丞相虛心下士。併無矜矜。父親果真降周。孩兒願先去說明。令子牙迎接。九公見輝玉如此說。命輝玉先行。鄧九公領軍將歸

顧西岐不堪，且說鄧九先至西岐城，入相府，對子牙將七項事說一遍。子牙大喜，命左右排隊，伍出城迎接鄧九公。左右聞命，俱披挂迎候，里餘之地，只見鄧九公車卒來至。子牙曰：元帥請了鄧九公在馬上欠背躬身曰：末將才疎智淺，致蒙誦責，理之當然。今，納降，望丞相恕罪。子牙忙勒轡向前，攜九公手，並轡而言曰：今將軍既知迎逆，更暗托明，俱是一殿之臣，何得又分彼此？况今當又歸我門下，師延，吾又安能將將軍成？九公不勝感激，二人俱至相府下馬，進銀安殿，重整筵席，同乘將飲慶賀酒。一宿不題。次日，見武王朝賀畢，且不言鄧九公歸周，只見探馬報入汜水關，韓榮聽得鄧九公納降，將女私配敵國，韓榮飛報，弼歌，有上大夫張謙看本，見此報大驚，忙步內打聽。皇上在摘星樓，只得上樓歡奏。左右見上大夫進疏，慌忙奏曰：啟陛下，今有上大夫張謙候旨，紂王聽說，命宣上樓來，張謙叩命上樓，至滴水簷前拜畢，紂王曰：朕無旨，宜朝，卿有何奏章，就此批宜，張謙俯伏奏曰：今有汜水關韓榮進有奏章，臣不敢隱瞞，雖觸龍怒，臣就死無辭。紂王聽說，命當駕官，即將韓榮本拿來觀看，張謙忙將韓榮本展於紂王，詔案之上。紂王看未完，不覺大怒曰：鄧九公受朕大恩，今一旦歸降，叛賊，情殊可恨，待朕嚴殺，與眾臣共誅，定拿此一頭叛臣，明正其罪，方泄朕恨。張謙只得退下樓來，候天子臨軒，只見九間殿上鐘鼓齊鳴，眾官聞知，忙至朝房伺候，須臾，孔雀屏開，紂王端登寶座，傳旨命眾卿面議，眾文武齊至朝前，偶伏候旨。紂王曰：今鄧九公奉詔征西，不但不能伐叛，反將已女私婚敵國，歸降逆臣，罪在不赦，除擒拿逆臣家屬外，必將逆臣拿獲，以正國法，卿等有何良策，以彰國之常刑？紂王言未畢，有中諫大夫飛廉出班奏曰：臣觀西岐抗禮拒敵，罪在不赦，然征伐大將得勝者，或有捷報，御前，失利者，散罪，即歸伏西土，何日能奏捷言也，伏乞愚見，必用至親骨肉之臣征伐，庶無一者之慮，且與國同為休戚，自無不奏捷者。紂王曰：君臣父子，總係至戚，又何分彼此哉？飛廉曰：臣保一人征伐西岐，非冀州侯蘇護不可，一為陛下國賊，二為諸侯之長，凡事無有不用力者。紂王聞言大悅，卿言甚善，即令車收官速發黃牌白旗，使命齎詔，前往冀州，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蘇護伐西岐

蘇侯有欲歸周

紂王江山似浪浮

江口已隨山後卸

落在空逐水東流

人情久欲投明聖

卅局翻為急浪舟

貴戚親臣皆已散

獨夫猶自臥紅樓

話說天使報了朝歌，前往冀州，一路無詞，翌日，來至冀州館驛安下。次日，報至蘇侯府內，卽至館驛，接旨，被齊拜畢，展語開讀。詔曰：朕聞征討之命，皆出於天子，國外之寄，實出於元戎，建立功勳，威顯海外，皆臣子分內事也。茲西岐叛，爾行不道，抗拒七師，屠戮，可恨，特敕冀州侯蘇護，統六師，前往征伐，必擒殺逆魁，殄滅禍亂，俟奏師功，朕不惜茅土，以待有功，爾其勦哉。話說蘇侯開讀旨意畢，心中大喜，管待天使，齎送行費，打發天使起程，蘇侯暗謝天恩曰：今日吾方洗得一

身之寬以謝天地。忙令後顧治酒。與子今忠夫人楊氏共飲曰：我不幸生女，已進上朝，欲誰選這人，蓋違父母之訓，無端作孽，迷惑封王，無所不爲，使天下諸侯，徇恨於我。今武王仁德播於天下，二分有二，蓋歸於西周，不意昏君反命，吾征伐，吾得生平之願。我明日，意欲將滿門家眷，帶在行營，至西岐，歸降周主，共享太平。然後會合諸侯，共伐無道，使我蘇護不得貽笑。於諸侯，受戮於後世，亦不失大丈夫之所爲耳。夫人大喜，將軍之言甚善，正是我母子之心。且說次日，殿上鼓響，衆將軍參見，蘇護曰：天子敕下，命西征，衆將整備，行來，將得令，檢點十萬人馬，即日祭賽盡旗，收拾起兵。同先行官趙丙、孫子羽、陳光、五軍救應使鄭倫，即日離了冀州，車馬甚是雄偉，怎見得有讚爲證：殺氣征雲起，金鑼鼓又鳴。屬陣連環日，劍戟鬼神驚。平空生霧彩，遍地長秋雲。閃耀銀裝甲，撥轉皂雕弓。人似離山虎，馬如出水龍。頭盔生燦爛，鎧甲閃龍騰。離了冀州界，西土去安營。蘇侯行兵，非止一日，有探馬報入中軍，前是西岐城下，蘇侯傳令安營結寨，踞候坐下，衆將參謁，立起帥旗。日說子牙在相府，收四方諸侯本，請言王伐紂，忽報馬人報，敢老爺，冀州接蘇護來伐西岐，子牙謂黃飛虎曰：久聞此人善能用兵，黃將軍必知其人，請言其概。黃飛虎曰：蘇護秉性剛直，不似酒肉無骨之夫，雖是國戚，與紂王有隙，一向要結周時，常有書卒末將處，此人若來，必定歸周，再無憂惑。子牙聞言大悅，且說蘇侯三日未來，請戰，黃飛虎上殿見子牙曰：蘇侯按兵不動，待末將探他一陣，便知端的。子牙許之。飛虎領命，上了五色神牛，出得城來，一聲炮響，立於轅門，大呼曰：請蘇侯答話。探馬報入中軍，蘇侯令先行官見陣，趙丙領命上馬，揚方天戟，運出轅門，認的是武成王黃飛虎。趙丙曰：黃飛虎，你身爲國戚，不思報本，無故造反，敢於端端，使生民塗炭，屢年伐征不息，今奉旨特來擒你，尚不下馬受縛，猶自支吾，搗戰刺，乘黃飛虎將鎗架住，對趙丙曰：你好回去，請你主將出來答話，吾自有道理，你何必自逞其強也。趙丙大怒道：奉命來捉你，報功，豈敢猶以言語支吾。又一戟刺將來，黃飛虎大怒道：好大膽匹夫，竟敢連刺吾兩戟，備開神牛，舉手中鎗對面往還，牛馬相交，鎗戟並舉，怎見得：一將陣前勢無比，撥開牛馬定生死。這一個搖動鋼鎗鬼神愁，那一個畫戟展開分彼此。一來一往，勢無休。你生我活誰能已，從來報戰不尋常。漫海翻江無岸止。話說黃飛虎大戰趙丙，二十回合，被黃飛虎生擒活捉，拿解相府來見子牙。報入府中，子牙令飛虎進見，將軍出陣，勝負如何。飛虎曰：生擒趙丙，聽命定奪。子牙命孫來士卒將趙丙擁至殿前，趙丙立而不跪。子牙曰：既已被捉，尚何得抗。趙丙曰：奉命征討，指望成功，不幸被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子牙傳令：暫且囚於禁中。且說蘇侯聞報，趙丙被捉，低首不語。只見鄭倫在旁曰：君侯在上，黃飛虎自恃強勢，待明日拿來，解往朝歌，免致生變。次日，鄭倫上了火眼金睛，提了降魔杵，往城下請戰。左右報入相府，子牙命黃將軍出陣，走一遭。飛虎領命出城，見一員戰將，面如紫雲，十分醜惡，騎着火眼金睛獸，怎見得有詩爲證：道術神奇別樣收，降魔寶杵世無雙。忠肝義膽堪稱誦，無奈昏君酒色淫。話說黃飛虎大呼曰：來者何人。鄭倫曰：吾乃蘇侯麾下鄭倫是也。黃飛虎你這叛賊，爲你康

年征伐百姓遭殃，今天兵到日，尚不肯投戈伏罪，豈欲何為飛虎曰：鄭倫且回去，請你主將出來，吾自有話說，你若是不知機變，如越內自投陷身之禍。鄭倫大怒，掄杵就打，黃飛虎手中鎗架架相迎，一將相交，鎗杵並舉，兩家大戰三十回合，鄭倫把杵一擡，他有三千鳥鵲兵走動，行如長蛇之勢。鄭倫戰中兩道白光往來，子牙心裏叫的一聲響，黃將軍正是。見白光三魂即散，聽響響，捧下鞍轡，鳥鵲兵用挽鉤，仗一擡上前，拿翻到了衣甲，纏繞索紉，飛虎上了轎子，二日方歸。飛虎點頭曰：今日之捷，如同說夢一般，真是心中不服，鄭倫嘗得勝技，向營來見蘇侯，入帳稟功，今日生擒反叛黃飛虎，至轅門請命發落，蘇侯令推來，小校將飛虎押至帳前，飛虎曰：今被邪術受擒，勸請一死，以報國恩。蘇侯曰：本當斬首，且監候留解朝歌，請天子定罪。左右將黃飛虎送下後營，且說探馬報入相府，言黃飛虎被擒，子牙大驚曰：如何擒去，掠陣官啟曰：蘇侯麾下有一鄭倫與武成王正戰之間，只見他舉子裏放出一道白光，黃將軍便受擒，被他擒去，子牙心中十分不樂，又是左道之術，只見黃天化在旁，聽見父親被擒，恨不得吞了鄭倫，當日晝間不提，次日，天化上帳請命出陣，以探香親消息，子牙許之，天化領命，上了子麒麟，出城請戰，探馬報入營中，右將請戰，蘇侯曰：誰去見陣，走一遭，鄭倫答曰：願往，上了金睛獸，轟隆隆，來至陣前，黃天化曰：爾乃是鄭倫，武成王者是你，不要走，要吾一試，一似流星閃灼光輝，呼呼風響，鄭倫忙將杵劈面相還，二將交兵，未及十合，鄭倫見天化腰束着絲絛，是個道家之士，若不先下手，恐反遭其害，把杵望空中一擡，鳥鵲兵依空，如長蛇一般，鄭倫鼻竅中一道白光吐出，如鐘鳴一樣，天化看見白光出竅，耳聽其聲，坐不住，玉麒麟翻身落駒，鳥鵲兵依舊把天化纏縛起來，急睜目閉眼，不知其身已受纏縛，鄭倫又擒黃天化進營來見鄭倫曰：末將擒黃天化，已至轅門，等令蘇侯令推至中軍，見天化眼光暴露，風風凜凜，一表非俗，立而不跪，蘇侯即命將他在後營，黃天化入後營，看見父親監禁在後，大呼曰：爹爹，我父子遭妖術成擒，心中甚是不服，飛虎曰：雖是如此，當思報國，按下黃家父子，且說探馬報入相府，黃天化又被擒去，子牙驚道：黃將軍說蘇侯有君歸國，不意擒他父子，子牙心中納悶，且說鄭倫殺了一將軍，威甚盛，次日，又來請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急令，誰人走一遭，黃將軍，士行孫答曰：弟子歸周，寸功未立，願去走一遭，探其虛實，何如，子牙許之，士行孫方領命出府，傍有鄭輝王上前告曰：末將父子，想當得探陣，子牙併許之，鄭倫聽得城內炮響，見兩扇門開，旗幟摩動，見一女將飛來，怎見得，有詩為證：此女生來似織成，一掛氍毹，西岐山下歸明主，留得芳名照汗青。話說鄭倫見城裏女將飛馬而來，不會看見，士行孫出來，士行孫生得甚小，鄭倫只看了前面，未曾照看下面，士行孫大呼曰：那匹夫，你看那裏，鄭倫下一看見，是，子牙，鄭倫笑曰：你原馬子來此做甚麼，士行孫曰：吾奉委丞相將令，特來擒爾，鄭倫復大笑曰：看你這副形似想孩，乳毛未退，敢出大言，來送死，士行孫聽見，罵他甚是卑微，大叫匹夫，焉敢辱我，便開鐵棍一滾而來，亂打金睛獸的蹄子，鄭倫倉卒來迎架，只是撈不着，大抵鄭倫坐的高，士行孫身子矮小，故此打下時費力幾個。

回合把鄭倫碎了一身汗，反不好用力，心裏焦躁起來，把杆一晃，那鳥鴉兵飛走而來，土行孫不知那裏，鄭倫把鼻子裏白
光一噴，呼然有聲，土行孫眼看見，魂飛魄散，一交跌在地下，鳥鴉兵把土行孫拿了，綁將起來，土行孫睜開眼，見渾身上
了繩子道聲，噫，倒有趣，土行孫綁着，鄭倫看見，走馬大呼曰：「匹夫不必逞兇，將把刀飛來直取。」鄭倫手中杆劈面打來，
縛玉未及數合，發馬就走，鄭倫不趕，縛玉挂下刀，取五花白，劍爭殺，回手一石，正是：從來暗器最傷人，自古婦人爲更
毒。鄭倫啊呀的一聲，面上着傷，取回營中來見，蘇侯曰：「鄭倫你失機了。」鄭倫答曰：「拿了一個凌子，權待回營不意有一員
女將來戰，未及數合，回馬就走，未將不曾趕他，他反回手一石，急自殺時，面上已着傷，如今那凌子拿在帳門聽令，蘇侯
傳令，推將進來，家將卒將土行孫絞屍，推下帳下。」蘇侯曰：「這樣將官，拿他何用，推出去斬了。」土行孫曰：「且不要斬我，回去說
個信來。」蘇侯曰：「這是個款子，推出斬了。」土行孫曰：「你肯我就逃了。」衆人大笑，正是：仙家說段真奇妙，迎風一鼻影無
蹤。衆人一見大驚，忙至帳前來，取老飛方纔曉得，槍子推出，騎門，他把身子一扭，就不見了，蘇侯嘆曰：「西岐異人甚多，無怪
屢次征伐，俱是片甲不回，無能取勝，嗚呼不已，兩人在旁只是切齒，自己用丹藥膠貼，欲報一石之恨，次日，鄭倫又來請
戰，坐名要女將鄭婁子就要出馬，子牙曰：「不可，他此來必有深意。」那吒應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了，那吒上了風火輪出城，大
呼曰：「來者可是鄭倫？」鄭倫答曰：「然也。」那吒不答語，登輪就殺，鄭倫急用杆相還，輪戰交兵，怎見得有讚爲證。那吒怒發氣
吞牛，鄭倫惡狼展雙眸，火尖鎗端噴雲霧，貫杆旋回轉捷利，這一個傾心輔佐周王，那一個有能分封玉璽，二將大戰西
岐地，江沸山翻神鬼愁。話說鄭倫大戰，那吒恐那吒先下手，把杆一擡，烏鬚神如長蛇一般，都拿着機鈎鉗索，前來尋齊，
那吒看見，心下著忙，只見鄭倫對着那吒一番，那吒無魂魄，怎能得跌下輪來。鄭倫見用此術，不能醫應，大罵曰：「吾師
授，隨時變應，今日如何不驗。」又將白光吐出，鼻子裏中，那吒見頭一次不驗，第二次就不理他，鄭倫着忙，連呼第三次，那吒
笑曰：「你這匹夫，害的是甚麼病，只管叫。」鄭倫大怒，把杆劈面亂打，又戰三十回合，那吒把乾坤圈祭在空中，一團打將下
來，鄭倫難逃此厄，正中其背，只打得筋斷骨折，幾乎喪收，行，那吒得勝回來，見子牙將鄭倫如此如彼，被乾坤圈打傷
敗回去，說了一頓子牙大喜，上了那吒功，且說蘇侯聞了，心中軍來見，蘇侯見鄭倫差，馬站立不住，其實難當，蘇侯
借此要說鄭倫乃鄭倫之口，鄭倫說此天命有在，何必強爲，前聞天下諸侯歸周，俱欲共伐無道，只聞太師屢欲扭轉天心，故
此俱遭屠戮，實生命之難，我今奉教征討，你得功莫非暫時僥倖耳，若見你此車傷，心下甚是不忍，我與你名爲副之
將，實有手足之情，今見天下紛紛，刀兵未息，此乃國家不祥，人心天命可知，貴我帝之子丹朱不肯棄周，天下不歸丹朱而
歸於我，舜之子商均亦不肯棄周，天下不歸商均而歸於我，方今世亂如麻，真假可見，從來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今主上失
德，暴虐亂常，天下分崩，黯然氣象，莫非大意也，我觀你遭此重傷，是上天警醒你，我且我思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不若歸

周共安康，以伐無道。此正天心人爲，不可知。你意下如何？鄭倫曰：「正色大呼曰：『君侯此言差矣。天下請候歸周，君侯不比天下請候，乃是國破國亡，與亡國有與存。今若侯受紂王莫大之恩，娘孃享宮闈之寵，今一旦負國請之不義。今國事艱難，不思報效，而欲歸反叛，謂之不仁。鄭倫竊爲君侯不取也。若爲國捐生，捨身報主，不惜血肉之軀，以死自誓，乃鄭倫忠君之懷。其他非我所知也。』」蘇護曰：「將尉之言，雖是古云：『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古人有行之不損名者，伊尹是也。黃飛虎官居王位，今主上失德，有乖人意，人心思亂，故捨紂而歸周。鄧九公見武王子牙以德行仁，知其必昌，紂王無道，知其必亡，亦捨紂而從周，所以人要見機而時行事，不失爲智。你不可執迷，恐後悔無及。鄭倫曰：『君侯既有歸周之心，我決然不願從於反賊。待我早間死，君侯早上歸周，我午後死。』君侯午後歸周，我忠心不改。此頸可斷，心不可污。轉身回朝，調養傷痕不提。且說蘇侯退帳，沈思良久，命蘇全忠後快活酒，二鼓時分，即命全忠往後營，把黃飛虎父子放了，請到帳前。蘇護下拜請罪，曰：「末將有意歸周，久矣。黃飛虎忙答曰：『今蒙盛德，感賜再生。前聞君侯意欲歸周，使我心懷渴思，喜如雀躍。故末將纔至營前，欲會君侯，聞其虛實耳。不期被鄭倫所擒，有辱君命。今蒙開其生路，有何吩咐？』」蘇護曰：「不才久欲歸周，不能得便。今奉敕西征，實欲乘機歸順。怎奈偏將鄭倫，堅執不允。我將言語開設，上占順逆有歸之語，他只是不從。今特設此酒，請大王公子少結心曲，以贖不才冒瀆之罪。飛虎曰：『君侯既肯歸順，宜當速行。雖然鄭倫執拗，只可用計除之。大丈夫先立功業，共扶明主，垂名竹帛，豈得區區效匹夫匹婦之小忠小諒哉。』酒至三更，蘇護起身，曰：「大王賢公子出後糧門，回見妾丞相，把不才心事呈於丞相，以知君之心腹也。遂送黃飛虎父子回城。飛虎至城下叫門，城門上聽得是武成王，連忙開門，來見子牙。子牙聽得是三更大氣，催黃飛虎回來，忙傳令開城門。少時，飛虎至相府，來見子牙。子牙曰：「黃將軍被奸賊所獲，爲何晝夜而歸？黃飛虎把蘇護心欲歸周之項，一一說了一遍。只是鄭倫把持，不得遂其初心。再等一兩日，他自有處治。不表飛虎回城。且說蘇侯父子不得歸周，作何處置。蘇全忠曰：「不若喚鄭倫身者，更傷。修書一封，打入城中，知會子牙前來劫營。將鄭倫生擒進城，看他歸順不歸順。任妾丞相處治。孩兒與爹爹早得歸周，恐後致生疑惑。蘇護曰：「此計雖好，只是鄭倫也是個好人，必須囑咐得地方。全忠曰：「只是不必傷他性命便了。蘇護大異，明日准行。父子計議停當，來日行事。有詩爲證：蘇侯有意欲歸周，怎奈門官不肯放。只是子牙該有厄，兩岐傳染病無休。活脫鄭倫，被哪吒打傷肩背。雖有丹藥，只是不好。一夜聲喚，誰臥不寧。又思主將心意歸周，恨不能即報國恩，以遂其忠。個其如凡事不能就緒，如之奈何。且說蘇護次日晝候，打聽行計，忽聽得把關門旗官報入中軍，有一道人，三隻眼，穿大紅袍，要見老爺。蘇護不是道家出身，不知道門道人，便叫令來。方看出關門，報與道人。道人聽得叫令來，不會說個請字，心下鬱鬱不樂，欲待不進營去，恐辜負了申公豹之靈，道人自思，且進營去，看他如何。只得忍氣吞聲，進營來至中軍。蘇侯見道人來，不知何事。道人見蘇侯曰：「貧道精

首了，蘇侯亦還轉舉問曰：道者今到此間，有何見諭道者曰：貧道特來相助老將軍，共破西岐，擒反賊，以解天子。蘇侯曰：道者住居那裏，從何處而來？道人答曰：吾從海島而來，有詩為證：弱水行來不用船，周遊天下妙無端。端陽神出殺人難見，水虎無來事更玄。九龍島內經修煉，八卦門中我最先。若論名字和姓，呂岳聲名四海傳。話說道人作罷詩，對蘇侯曰：衲子乃九龍島著名的鍊氣士，是也。姓呂名岳，因申公豹請我來助老將軍，將軍何必見疑乎？蘇侯欠身請坐。呂道人也不謙讓，就上坐了。只聽得鄭倫喚曰：痛殺吾也。呂道人問：是何人叫苦？蘇侯頓首，把鄭倫扶出來，蘇侯一辭，蘇侯答曰：是吾軍大將鄭倫，被西岐將官打傷了，故此叫苦。呂道人曰：且扶他出來，待吾看看如何。左右把鄭倫扶將出來。呂道人一看，笑曰：此是乾坤圈打的不妨待吾救你。豹皮囊中取出一個葫蘆，倒出一粒丹藥，用水研開，敷於上面。如甘露沁心一般，即時全愈。鄭倫今得重傷全愈，正是：猛虎又生雙翮翅，蛟龍依舊海中來。鄭倫傷愈全愈，遂拜呂岳為師。呂道人曰：你既拜吾為師，助你成功便了。在帳共論破敵之事。蘇侯嘆曰：正欲行計，又被道人所阻，深為可恨。且說鄭倫見呂岳不出去見陣，上帳敲鼓，助你成功，又過數日，來了四位道人，至轅門問左右曰：裏邊可有一呂道長？頃為通報，有四門人來見軍政官報入中軍。取老爺外有四位道人，要見老爺。呂岳曰：是吾門人來了。着鄭倫出轅門請來。鄭倫至轅門，見四道者臉分青黃赤黑，或挽着雙鬚，或戴道巾，穿青黃黑赤各色道袍，身長一丈六七尺，行如虎狼，眼露睛光。甚是兇惡。鄭倫欠背躬身曰：老師有請四位道人，也不謙讓，迤邐至帳前，見呂道人行禮畢，口稱老師，兩邊站立。呂岳問曰：為何來此？內有一穿青者答曰：因攻伐之物，未曾製完，故此來遲。呂岳謂四門人曰：這鄭倫乃吾拜吾為師的，亦是汝等兄弟。鄭倫從新又與四人見禮畢。鄭倫欠身請禮曰：四位師兄高姓大名？呂岳用手指着一位曰：此位姓周名信，此位姓李名奇，此位姓朱名天麟，此位姓楊名文輝。鄭倫也過了姓名，遂酒酒款待，飲至二更方散。次日，蘇侯臨帳，又見來了四位道者，心中十分不悅，懊悔在心。呂岳曰：今日你四人，誰往西岐走一遭，內有一道者曰：弟子願往。呂岳許之。那道人抖擻精神，自恃胸中道術，出營步行，來會西岐，不知吉凶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呂岳

疫病瘟疫幾遍災

子牙端是有奇才

匡扶社稷開基域

保護黔黎脫禍胎

恩深往來神鬼笑

兵戈時至士民哀

何年得遇清平日

瑞霧氤氳萬歲衰

話說周信提劍來至城下，請影報入相府，有一道人請影。子牙聽說，連日未曾會戰，今日忽來一道人，畢竟又是異人，便問誰去走一遭，傍有金吒欠身而言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金吒出城，見此道人生前十分兇惡，怎見得有詩為證。要似

碌砂險滑綠，嵌牙上下金睛目，遺袍青色勢猙獰，足下麻鞋雲霧繞，手提寶劍電光生，胸藏妙訣神鬼哭，行徑使者降西枝，正是東方甲乙木，話說金吒問曰：道者何人，周信曰：吾乃九龍島煉氣士周信是也，聞爾等仗能術之術，誠善截教，情殊可恨，今日下山，定然與你等見一高下，以定雌雄，神步執鶴來，金吒用劍急架相近，未及數合，周信抽身便走，金吒隨後趕來，兩信揭開袍服，取出一卷，轉身對金吒連敲三四下，金吒把頭搖了兩搖，即時面如金紙，走回相府，喚聲只叫：頭疼殺我，子牙問其詳細，金吒把經過事說了一遍，子牙不語，金吒在相府裏叫苦且說，次日，又報進相府，又有一道人持戰子牙問左右：誰去見陣走一遭，旁有木吒曰：弟子願往，木吒出城見一道人，攬腰抓髻，穿淡黃衫，面如滿月，三柳長鬚，怎見得有詩為證：面如滿月眼如珠，淡黃袍服繡花禽，絲綉上下飄揚彩，腹內元機海嶽深，五行道術殺般會，漚豆成兵件件精，免地行瘟使者，正屬西方庚辛命，話說木吒大嘆曰：你是何人，敢將左道邪術，傷吾兄長，使他頭疼，想就是你了，李奇曰：非也，乃是吾道兄周信，吾乃呂岳門人，李奇是也，木吒大怒，都是一班左道邪黨，轉移大步，執劍當空來取李奇，李奇手中劍劈面交還，一人步執之間，劍分上下，要賭雄雌，一個是肉身成聖的木吒，施威仗勇，一個是瘟部內有名的惡煞，展開凶光，往來未及五七回合，李奇便走，木吒隨後趕來，二人步行，趕不上一箭之地，李奇取出一簫，拿在手中，對木吒連推數搗，木吒打了一個寒噤，不去追趕，李奇也全然不取，迨此大筍去了，且說木吒一會兒面如火紙，渾身上如火燒，心中似油煎，解開袍服，赤身來見子牙，只叫：不好了，了牙大驚，急問怎的這等回來，木吒跌倒在地，口噴白沫，身似炭火，子牙命扶往後，驚子牙問掠陣官：木吒如何這樣回來，掠陣官把木吒追趕搖盪之事說了一遍，子牙不知其故，此又是左道之術，心中甚是納悶，且說李奇進營，回見呂岳道人問曰：今日會的何人，李奇曰：今日會木吒，弟子用法籙一展，無不響應，因此得勝，回見師尊，呂岳大悅，心中樂甚，乃作一歌，不負玄門誼，工夫修煉來，爐中分好歹，火內辨三才，陰陽定左右，符印最奇哉，仙人逢此術，難免殺身災，呂岳作罷歌，鄭倫在旁口稱：老師一日成功，未見擒人捉將，方纔聞老師作歌最奇，甚是歡喜，其中必有妙用，請示其詳，呂岳曰：你不知吾門人所用之物，俱有玄妙，只帶展動了，他自然絕命，何勞持刀用劍殺他，鄭倫聽說，被嘆不已，次日，呂岳命朱天麟，今日你去走一遭，也是你下山一場，朱天麟領法旨，提劍上城下，大呼曰：老西賊，前者會善，有探事的，執入相府，子牙雙眉不展，問左右曰：誰去走一遭，旁有雷雲子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雷雲子出城見一道人的界，忽見得，有詩為證：巾上斜飄百合纓，面如紫棠，少如鈴，身穿紅膠如噴火，足下麻鞋似水晶，絲縷結就陰陽扣，寶劍揮開神鬼驚，行瘟部內居雜位，正按南方火內丁，話說雷雲子大呼曰：來的妖人，仗何邪術，敢困吾二位道兄也，朱天麟笑曰：你自恃尊標古怪，發此大言，誰來怕你，是你也不知我是誰，吾乃九龍島的朱天麟便是，你通名來，也是我會你一番雷驚子笑曰：諒爾不過一草莽之夫，焉能有甚道術，雷雲子把風雷翅分開，飛起空中，使動黃金棍，劈頭亂打，朱天麟手中劍

急架相邊，二人相交，戰未數合，大抵雷震子在空中，使此黃金棍，往下打將來。宋天麟如何招架得住，只得就走。雷震子方纔要趕，宋天麟將劍往雷震子一指，好雷震子在空，架不住風雷二邊，一聲響落下來，便往西岐城內，跌將進來。走到相府，子牙一見走來之勢不好，子牙出席命問雷震子曰：你爲何如此？雷震子不言，只是把頭搖，一交跌倒在地。子牙仔細定睛，看不出他蹤跡緣故，心中十分不樂。命薩進後廳調息，子牙納悶，且說宋天麟回呂岳，言如法治雷震子，無不應聲而倒。呂道人說：又上絕陣之故事，子牙心中疑惑，只見龍鬚虎要去見陣，子牙許之。龍鬚虎出城，見一道人，面如紫草，髮似鋼絲，頭戴魚尾金冠，身穿皂服，飛步而來，怎見得，有詩爲證：頂上金冠掛魚尾，面如紫草眼如燈，絲絛彩結扣連環，劍刻欲開天地。龍鬚草履經登雲霧生，胸肋軟訣多文斐，封神臺上有他名，正按次宮王受火。話說龍鬚虎見道人大呼曰：來者何人？楊文輝一見大驚，看龍鬚虎形相古怪稀奇，問曰：通名來。龍鬚虎曰：吾乃姜尚門人龍鬚虎是也。楊文輝大怒，仗劍來取。龍鬚虎發手有石，只管打將下來，楊文輝不敢久戰，掩一劍便走。龍鬚虎隨後趕來，楊文輝取出一條鞭對着龍鬚虎一頓轉龍鬚虎忽的跌將回去，發着石頭，盡行力氣，打進西岐，直打到相府，又石上很安，殺來子牙忙着兩邊將軍快與吉拿下去，衆將官用鈎連鎗，鎗倒在地，細將起來。龍鬚虎口中吐出白沫，朝着天睜着眼睛，只不作聲。子牙無計可施，不知亂裏，這個是瘟部中四個行瘟使者，頭一位周信，按東方使者，用的響，名曰頭疼響，第二位李奇，按西方使者，用的響，名曰發燥響，第三位朱大麟，按南方使者，用的劍，名曰昏迷劍，第四位楊文輝，按北方使者，用的鞭，名曰散瘟鞭，故此瘟部之內，先派四個行瘟使者，先會門人，此乃子牙一災又至。姜子牙那裏得知，子牙正在府中講楊戩曰：吾師言三十六路伐西岐，算將來有三十路矣。今日又逢此道者，把吾四個門人困住，聲叫痛苦，使吾心下不忍，如何是好？將余之何，正議間，忽旗門官報曰：有位三隻眼道人請丞相答話，哪吒楊戩在傍曰：今連戰五日，一日換一個，不知他營中有多少殺教門人，師叔會他使知端的，子牙傳令，擺隊伍出城，炮聲響亮，兩扇門開，左右列與周滅村英雄，前後立玉虛門下，且說呂岳見子牙出城，兵勢嚴整，果然比別人不同，正是：果然紀律分嚴整，不虛當年風后誓。話說子牙見黃龍脚下，有一道人，穿大紅袍，面如紫藍，髮似砂條，三目圓睜，騎金眼駝，手執寶劍，大呼曰：來者可是姜子牙麼？子牙答曰：然也。子牙曰：道兄是那座名山，何處仙府，今來西岐，屢敗吾門下，道兄何所見而爲今村王無道，周家興仁，天下共見，從來人心歸順真主，道兄何必強爲常言駭大者，存逆天者亡，今我聞鳳鳴岐山，英雄開出雲傑歸心，道兄又何得逆天而行，任一己私意哉？况道兄在道門久鍊，豈不知封神榜乃三教聖人所定，非吾一己之私，今吾本玉虛符命，扶助真主，不過完天地之劫數，成氣運之遷移，今道兄既屢得勝，不過一時倖倖成功，若是劫數來臨，自有破你之術，勸道兄不得恃強，自貽伊戚。呂岳曰：吾乃九龍島鍊氣之士，名爲呂岳，只因你等恃聞教門

人傳書教吾故令四個門人略略使你知道今日特來會你一會共決雌雄只是你死日甚近幸無追悔你聽我道來截教門中我最先玄中妙訣許多五行道術尋常事爲尋常事只等閒腹內難開伊次虎捉來一處自熬煎鍊就純陽乾體建九轉還丹把壽延八極神遊真旨存遺道任意大羅天今日降臨西岐城早早設戈免罪孽呂岳道罷子牙笑曰據道兄所說不過紙糊山如燈公明三仙島雲霄瓊雲雲之道一旦俱成畫餅料道如此來不過自取滅身之禍耳呂岳大怒曰姜尚你有何能敢發如此狂言縱開金眼鏡被手中劍飛來直取子牙劍架架迎迎楊戩在旁縱馬搖刀飛來大呼曰師叔弟子來也楊戩不分好歹照頂上刺來呂岳手中劍架刀隔劍哪吒登開風火輪使開火尖鎗沖殺過來黃天化在旗門下忍不住心頭火起雖然是蘇侯放箭父子難道我不如他們只要破功觀不得了偏開玉麒麟殺將過來把呂岳圍在當中且口旗門下鄭倫看見黃天化殺將過來呀的一聲幾乎墜於獸下長吁嘆曰誰知我爲紂王伐將立功原來主將有意歸周又將黃家父子放回去了鄭倫白思這番捉住即時打死絕其他念急急開金睛眼大呼黃天化曰吾來也天化見了離人撥轉麒麟雙龍并起力敵鄭倫哪吒見黃天化敵住了鄭倫恐怕有失忙奪回風火輪把鎗劈心就刺鄭倫大叫曰黃公子你去拿呂岳吾來殺此匹夫鄭倫曾被哪吒乾坤圈打過一回大抵心中十分住他縱觀俱是不濟先是留心着鼠防哪吒動手且說子牙見楊戩使刀敵住呂岳又見黃天化助力土行孫也提鎗鐵棍將將進來霹靂玉在旗門下看戰呂岳見開將有增隨將心手搖動三百六十首節霎時現出三頭六臂一隻手執形天印一隻手擊住瘟疫鍾一隻手持定形瘟藤一隻手執住指靈劍雙手使劍現出青面獠牙子牙見了呂岳現如此形相心中十分懼怕楊戩見子牙怯戰即將馬走出圈子外命金毛吼子拿金丸在手提藕扣兒一會丸是打中呂岳肩背黃天化見楊戩成功把麒麟踢過去回手一火龍標把呂岳腿上打了一標子牙見呂岳受傷祭起打神鞭這一鞭正中呂岳腰一隻手下金眼鏡來借土遁去了鄭倫見呂岳失機不能取勝心下一慌被哪吒一鎗正中肩背幾乎閃下獸來敗走營門子牙不趕喝金收兵且說蘇侯父子在轅門見呂岳失機着了頭傷鄭倫也着了傷心中大悅這匹夫該當如此呂岳回營進中軍帳坐定被打神鞭打的三昧火從竅中而出四門人來問老師曰今日不意又被他取了勝呂岳曰不妨吾自有道理隨將胡諷中取象自嘆仍復笑曰姜尚你雖然爭勝一時你怎逃滅一城生靈之禍如倫危傷呂岳又將無救之呂岳至一更時分命四門人每一人拿一葫蘆灌丹借五行遁進西岐城呂岳乘了金眼鏡也在當中把漁丹用手抓着往城中按東西南北離至三更方回不表且說西岐城中那知此丹俱入井泉河道之中人家都來必用水火爲急濟之物大家小戶天子文士庶人等凡喫水者滿城盡遭此厄不一二日一城中烽火全無街道上并無人走皇城內人聲夜止盡閉有聲喚之音相府內衆門人也逢此報內有二人不讀此殃哪吒乃孟在化生劫教有元功變化故此無災二人見滿城如此心下十分羞憤哪吒進內府看武王楊戩在相府應酬又

不時要上城看守。二人計議，城中止有二人。若是呂岳加兵攻打，如之奈何。楊戩曰：「不妨。」武王乃聰明之君，其福不小。師叔該有這處苦楚，定有高明之士來佐。不言。二人在城上商議，且說呂岳散了瘟丹，次日在嶽前對蘇侯等言曰：「我今日與汝等成功，不用張弓彀箭，六七日之內，西岐一羣生靈盡皆死絕，爾等速速來凱回兵，不負我下山一遭。」鄭倫曰：「連日西岐不界，城上有人。」呂岳曰：「一羣衆生，盡逢大劫，不久身亡。」鄭倫曰：「既西岐城人民俱遭困厄，何不調一枝人馬，殺進城中，剪草除根。」呂岳曰：「也使得。」鄭倫欣然領了蘇侯令，調出人馬來，方出商營，且說楊戩在城上，看見鄭倫調兵出營，哪吒着驚，問楊戩曰：「人馬殺來，你我二人焉能抵擋大衆人馬？」楊戩曰：「不要忙，吾自有退兵之策。」楊戩連忙把土與草拿了兩把，望空中一擲，喝聲疾，西岐城上盡是彪軀大漢，往來攔馬，鄭倫擡頭看時，見城上人馬，反比前不相同，故此不敢攻城，有詩爲證。楊戩神機妙術奇，呂岳空自費心機。武王洪福包天地，應合姜公遇難時。話說鄭倫見西岐城上人馬，駢馬馳勇，不敢進城。徐徐退還營來，見呂岳言曰：「城上有人，且說楊戩用此術，不過一時三刻，且救目前之急，不能常久。哪吒正憂煩間，聽得空中鶴唳之聲，原來是黃龍真人騎鶴而來，落在城上，哪吒揚戩下拜，口稱老師。真人曰：「你師父可曾來？」楊戩答曰：「家師不曾來，黃龍真人至相府，來看子牙，又入內殿看過武王，復出嶽城，上了城。玉鼎真人方駕接地金光法而至。」黃龍真人曰：「道兄爲何來遲？」玉鼎真人曰：「我借金光射地，故此來遲。今呂岳將此異術，消此一郡衆生，遭逢大厄。今若楊戩速往火雲洞，見三聖大師，速取丹藥可救此厄。」楊戩領命，徑往火雲洞來，正是：足踏五行生嘉彩，滿遊天下口須臾。話說楊戩借土還來，至火雲洞，此處雲生八萬，霧起四方，挺生秀柏，屈曲蒼松，真好所在，怎見得：巨鎮東南中天勝，岳芙蓉峯巖峯，紫蓋嶺，巍巍百草舍香味，爐煙鶴唳，上有玉虛之寶籙，朱棹之靈臺，紫雲馬，玉簪金杵，樓閣飛青鸞，亭臺隱紫霧，地設名山，掛字宙，天開仙境，透三清，幾個桃梅在，正放滿山，翠色皆舒，龍潭潭底，虎伏崖前，幽鳥如新語，驅鹿近人行，白鶴伴雲棲，老槍香爐，丹鳳向陽鳴，火雲福地，真仙境，金闕仁慈治世公。話說楊戩不敢擅入，伺候多時，只見一童兒出洞，府楊戩上前，稽首曰：「師兄，弟子乃玉泉山金諱洞玉鼎真人，徒楊戩，今奉師命，特到此處，念禱三聖老爺，借師兄轉達一聲。童兒曰：「你可知道三聖人是誰？如何以老爺相稱？」楊戩欠身曰：「弟子不知。」童兒曰：「你不怪你，此三聖乃天地人三皇帝主。楊戩曰：「多感師兄指教，其實弟子不知。」童兒進洞，少時出來曰：「三位皇爺命你相見。」楊戩進洞，見三位聖人，當中一位，頂生二角，左邊一位，披藍氈，腰圍虎豹之皮，右邊一位，身穿帝服。楊戩不敢贊他，落次，只得倒身下拜，言曰：「弟子楊戩，奉玉鼎真人之命，今爲西岐武王，因呂岳助蘇侯征伐其地，不知用何道術，將一郡生民，盡行臥床不起，呻吟不絕，晝夜不甯。武王命在旦夕，妾命死在須臾。弟子奉師命，特奉命寄人發慈悲，救拔無辜生靈，實乃再造洪恩，德如滄海。楊戩訴罷，當中一位聖人，乃伏羲皇帝，謂方遶神農曰：「想吾輩爲君，和八卦定禮樂，併無輪亂，方今商運當衰，干戈四起，想武王德業日盛，紂纜實

盤以周伐紂此是天意，但申公豹扭轉天心，助紂為虐，選誘左道，大是可恨，御弟不可辭勞，轉濟周功，不負有德之業。神農答曰：皇兄此言有理，忙起身人後，取了丹藥，付與楊戩曰：此丹三粒，一粒救武王宮眷，一粒救子牙諸多門人，一粒用水化開，用楊枝細灑西城，凡有此疾者，傷名爲之染疫。楊戩叩首在地，拜謝出洞，神農復叫楊戩吩咐曰：你且姑住，神農出來，一同往紫芝崖來尋了一遍，忽然拔起一草，遞與楊戩，你將此草帶回人間，可治傳染之疾。若凡世間遭此苦厄，先取此草服之，生疾自愈。楊戩接草跪而歌曰：此草何名，留傳人間救濟寒疾，聖明神農道，你聽我道來有詩爲證。此草生來蓋世無，紫芝崖下用工夫，常桑曾說文中妙，寒門發表是榮枯。話說楊戩得此紫胡草，并丹藥，拜了火雲洞，還往西岐而來，早至城上，見師父回話，玉鼎真人問：取丹藥一事如何？楊戩把神農吩咐的言語，細細說了一遍。玉鼎真人依法而行，將三粒丹藥，如法製成，果然好丹藥。正是：聖主洪福無邊遠，臣何須枉用心。話說呂岳過了七八日，在營對衆門人曰：西岐人民，想已盡絕，蘇侯在中軍，聽得呂岳道人之言，心下十分不樂，又過數日，蘇侯暗出大營，來看西岐城上，只見旂旛依舊，往來不斷行人，看哪吒精神抖擻，楊戩氣概軒昂，心下大悅。呂岳之言，不過愚惑者等耳，可將言語改他一番。遂進中軍對呂岳曰：老師言西岐人民盡絕，如今反有人馬往來，戰將威武，此事不實了。老師將何法度之，不可以前言爲戲？呂岳聞言，起身曰：豈有此理？蘇侯曰：此不才適極細目看將來的，豈敢造次亂言？呂岳取出營一看，果然如此，拈指一算，不覺失聲大叫曰：原來玉鼎真人，往火雲洞借了丹藥，以此此一城生靈之厄，忙命四門人齊備，你等每門調三千人馬，乘他身弱無力，支持，殺進城中，盡行屠戮。鄭倫領命來問蘇侯，西人馬被西岐蘇侯情知呂岳不能破子牙，遂將一萬二千人馬調出，周信領三千人往東門殺來，李奇領三千人往西門殺來，朱天麟領三千人往南門殺來，楊文輝領三千人，同呂岳往北門殺來，鄭倫在城外打點進城，且說哪吒在城上，看見成湯營裏，發出人馬殺奔城前，忙叫黃龍真人曰：城內空虛，止有四人，焉能護持得來？黃龍真人曰：不妨，命楊戩你往東門迎敵，關門讓地進來，我自守道理。哪吒你往西門，也是如此。玉鼎真人你往南門，我實道在北門，把他誰進城來，我自守道理。且說呂岳把四個門人點出來，取西岐城，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面分解。

第五十九回 殷洪下山收西將

紂王惡夢已無恩

安得姬綿及子孫

自過三災若返魂

非是申公豹反國

只因天意絕商門

收來四將齊逢劫

自過三災若返魂

命安一場成個夢

封神臺上泣啼痕

話說周信領三千人馬，殺至城下，一聲響，沖開東門，往城裏殺來，金鼓喧天，喊聲大振，楊戩見人馬俱進了城，把三尖刀一擺，大呼：周信，是你自來取死，不要走。嗖的一刀，周信大怒，執劍飛來直取楊戩的刀，現面交還，話分兩頭，李奇領三千人馬，殺進西門，有哪吒截住斷殺，朱天麟領人馬殺進西門，有玉鼎真人截住去路，楊文輝同呂岳殺進北門，只見黃龍真人，此

鶴大喝一聲，呂岳懷來，你欺敵擅入西岐，真如魚游釜中，鳥投網裏，自取其死。呂岳一見是黃龍真人，喝曰：你有何能，敢出此大言，將手中劍來取我。真人忙用劍遮架，正是：神仙殺戒相逢日，只得將身向火中。黃龍真人用雙劍來迎，呂岳在金眼駝上，現出三頭六臂大顯神通。一位是了道真仙，一位是還部象祖，不殺呂岳在北門。且說東門楊戩戰周信，未及數合，楊戩恐人馬進來，殺殺城中百姓，隨將哮天犬祭在空中，把兩信夾頸子上一口咬住，不放，周信欲待揮時，早被楊戩一刀揮為兩段，一道靈魂，被封神臺去了。楊戩大殺商兵，三軍逃出城來，各顧性命。楊戩往中央來接應，且說：哪吒在西門，與李奇大戰交鋒，未及數合，李奇並非那吒敵手，被哪吒乾坤圈打倒在地，會下加了一箇。靈也往封神臺去了。玉鼎真人在南門，戰朱天麟，楊戩飛馬接應，只見哪吒殺了李奇，登風火輪，趕殺士卒，勢如猛虎。三軍逃走。呂岳殺黃龍真人，真人不能敵，且敢往正中央來，楊文輝大叫：拿住黃龍真人，哪吒聽見三軍吶喊，擲動山川，急來看時，見呂岳三頭六臂，追趕黃龍真人，哪吒大叫曰：呂岳不要恃勇，吾來了。把鎗斜刺裏殺來。呂岳手中劍架鎗大發，哪吒正戰楊戩，馬到使開三尖刀，如電光耀目，玉鼎真人祭起斬仙劍，誅了朱天麟。又來助楊戩，哪吒會戰呂岳，西岐城內，只有呂岳楊文輝二人，且說子牙坐在銀安殿，其疾方愈，未能復元。左右站立幾個門人，雷震子、金吒、木吒、龍鬚虎黃天化、土行孫，只聽的喊聲振地，鑼鼓齊鳴，子牙慌問衆門人，衆門人俱曰：不知，倘有雷震子，待弟子看來，把風雷翅飛開空中一看，知是呂岳殺進城來，忙轉身報於子牙。呂岳欺敵，殺入城來，金吒、木吒、黃天化聞言，恨呂岳深入骨髓，五人同聲大叫：今日不殺呂岳，怎肯子休齊出相府。子牙阻攔不住，呂岳正戰之間，只見金吒大呼曰：兄弟，不可走了。呂岳忙把遁龍梭祭在空中，呂岳見其寶落將下來，忙將金眼駝拍一下，那駝四足，就如風翼，方欲跑去，不防木吒將吳鉤劍祭起，砍來。呂岳躲不及，被劍砍下一隻膀臂，負痛逃走。楊文輝見勢不好，亦隨師放下陣去。且說呂岳敗走，來至一山，心中十分驚懼，下了半騎，險些葬石，少頃片時，對楊文輝曰：今日之敗，大辱吾九龍島聲名，如今往那裏去覓一道友，來報吾今日之恨。話猶未了，聽得後面有人唱道：情而來，歌曰：烟霞深處隱蒼靈，修煉天臺訪道機。一點真元無破漏，易拖白虎過橋西。消磨天地須臾，人稱我全真客，伴龍虎，守茅廬，遍歷世間守男兒。呂岳聽罷，回頭一看，見一人非俗非道，頭戴一頂盔，身穿道服，手執降魔杵，緩緩而來。呂岳立身言曰：來的道者是誰，其人答曰：吾非別人，乃金崖山玉屋洞道行天門下，章護是也。今奉師命下山，佐師救子牙東進五關，滅紂，今先往西岐，擒拿呂岳，以為進見之功。楊文輝聞言大怒，大喝一聲曰：你道爾好大膽，敢說欺心大話，緩步執劍來取章護。章護笑曰：事有湊巧，原來此處，正與呂岳相逢。一人輕移虎步，大殺山前，只三五回合，章護祭起降魔杵，怎見得好寶貝，有詩為證。曾經煨煉爐中火，製就降魔杵一根，護法沙門多有道，文輝遇此絕真魂。話說此寶拿在手中，輕如灰草，打在人身上，重似泰山，楊文輝見此寶落將下來，方要脫身，怎免此厄。正中頂上，可憐打得腦漿迸出一道靈魂，連封神臺去了。呂岳又見折了門

人心中大怒，大罵曰：好孽障！敢如此大膽，欺侮於我！提手中劍飛來直取，見章護展開寶杵，變化無窮。一個是護三教法門，全真，一個是第三部流都正神，兩家來往有五六回合，章護又發起寶杵，呂岳觀之，料不能破此寶，隨借土遁駕黃光而去。章護見走了呂岳，收了降魔杵，徑往西岐來，早至相府，門官通報，有一道人求見，子牙聽得是道者忙道：請來，章護至靈前，倒身下拜，口稱：師叔，弟子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門下草護是也。今奉師命來佐師叔，共輔西岐，弟子中途會遇呂岳，兩下交鋒，被弟子用降魔杵打死了一個道者，不知何名，草走了呂岳，子牙聞言大悅，且言：呂岳回九黎島鍊爐，拿不表，且說：蘇侯被鄭倫阻住，不肯歸朝，心下十分不樂，自思：屢屢得罪了子牙，如何是好，且不言蘇侯納悶，話分兩頭，且言：太華山靈靈洞赤精子，只因到了頂上三光，潛有胸中五氣，獸坐於洞中，保養天元，只見有主虛宮白鶴童子持札而至，赤精子接見白鶴童子，開讀御札，謝恩畢，方知妻子牙登臺拜將，請師叔西岐接駕，赤精子打發白鶴童子回宮，忽見門人殷洪在旁，道人曰：徒弟，你今在此，非是了道成仙之人，如今武王，乃是仁聖之君，有事於天下，伐罪弔民，你姜師叔合當拜將，東進五關，會諸侯於孟津，滅獨夫於牧野，你可即下山助子牙一臂之力，只是你有一件事掣肘，殷洪曰：老師，弟子有何事掣肘？赤精子曰：你乃是紂王親子，你決不肯佐周，殷洪聞言，將口中牙一掣，二目圓睜道：老師在上，弟子雖是紂王親子，我與姬已有百世之讎，父不慈，子不孝，他醜妲己之言，刺吾母之口，烙吾母之手，在西宮死於非命，弟子時時飲恨，刻刻痛心，怎能得此機會，拿住妲己，以報吾母沈寃，弟子雖死無恨，赤精子聽罷，大悅，你雖有此意，不可把念頭改了，殷洪曰：弟子怎敢有負師命，道人忙取紫綬仙衣，陰陽鏡，水火鉢，拿在手，曰：殷洪，你若是東進時，倘遇佳夢，關有一火鑿聖母，他有金釧冠，戴在頭上，故金釧三四寸文，罩着他一身，他看得見你，你看不見他，你服此紫綬仙衣，可教你刀劍之災，又取陰陽鏡付於殷洪，徒弟，此鏡半邊紅，半邊白，把紅的一邊，便是生路，把白的一邊，便是死路，水火鉢可以隨身護體，你不可遲留，快收拾去罷，吾不久也，至四岐，殷洪收拾辭了師父下山，赤精子暗想：我為子牙放將洞中之寶，盡付於殷洪去了，他終是紂王之子，我考中途心變，如之奈何？那時節及為不美，赤精子忙叫殷洪，休且回來，殷洪曰：弟子既去，老師又令弟子回來，有何吩咐？赤精子曰：吾把此寶俱付與你，切不可忘吾之言，保你伐朝，殷洪曰：弟子若無老師，故上高山，死已多時，豈能望有今日？弟子怎肯背師言而忘之？環赤精子曰：從來人面是心非，如何保得到底？你須是我發個誓，殷洪隨口應曰：弟子若有他意，四肢俱成飛灰，赤精子曰：出口有期，你去罷，且說：殷洪離了洞府，借土遁往西岐而來，正是：神仙道術非凡術，足踏風雲按五行。話說：殷洪離土遁正行，不覺將下來，一座古古怪怪的高山，好兇險，怎見得：有為靈證，頂巒松柏接雲霄，玉壁蒼松掛掛藤，黃文崔嵬峯嶺峻，千層峭壁深，蒼苔翠蘚鋪陰石，古檜高樓結大柵，林深處處聽鳴鳥，石磊巉巖見虎行，洞內水流如瑞玉，路旁花落似堆金，山峯險惡難移步，十步全無半步平，狐狸藥匪成雙走，野獸玄猿作對吟，黃梅熟香真堪食，野草開花不識名，話

說殷洪看罷山景，只見茂林中一聲響，殷洪見一人，面如亮澤，海下紅鬚，兩道黃眉，眼如金鎖，皂袍烏馬，身穿一付金鎖甲，用兩條銀鞍，披上山來，大叱一聲，如同雷鳴，問道：你是那裏道童，敢探吾之巢穴，劈頭就打一劍？殷洪忙將水火鋒急架忙迎，步馬交還山下，又有一人大叫曰：長兄，我來了。那人戴虎頭冠，面如赤棗，海下長鬚，用紫龍鎗，騎黃驃馬，雙馬股洪殷洪怎敵得過二人，心下暗想：吾師曾吩咐陰陽鏡，按人生死，今日試他一試。殷洪把陰陽鏡拿在手，把一面白的對着二人，一見，那二人坐不住鞍，掉下塵埃，殷洪大喜，只見山下又有二人上山來，更是兇惡，一人面如黃金，短髮虬鬚，穿大紅披銀甲，坐白馬，用大刀，真是勇猛，收洪心下大怯，把鏡子對他，一見，那人又跌下鞍，後面一人見殷洪這等道術，滾鞍下馬，跪而告曰：望仙長大發慈悲，赦免三人罪愆，殷洪曰：吾非仙長，乃紂王殿下殷洪是也，那人罷了，叩頭在地曰：小人不知千歲駕臨，吾兄亦不知，望求恕饒，殷洪曰：吾與你非是敵國，決不害你，將那陰陽鏡把紅的一面對三人，一見，三人齊聲回來，躍身而起，大叫曰：好妖道，敢侮欺我等，傍立一人，大呼曰：長兄不可造次，此乃是殷殿下也，三人聽罷，倒身下拜，口稱千歲，殷洪曰：請問四人高姓大名，內一人應曰：某等在此一觀山黃鋒嶺，噴紫綠林，末將姓龐名弘，此人姓劉名甫，此人姓荀名章，此人姓畢名環，殷洪曰：觀你四人，一表非俗，真是當世英雄，何不隨我至西岐去，助武王伐紂，如何？劉甫曰：殿下乃成湯苗裔，何不佐紂王而助周武者，何也？殷洪曰：紂王雖是吾父，奈他絕滅彝倫，有失君道，為天下所共棄，吾故順天而行，不敢違逆，你此山如今有多少人馬？龐弘答曰：此山有三千人馬，殷洪曰：既是如此，你們同吾往西岐，不失人臣之位，四人答曰：若千歲提攜，乃貴人所照，敢不如命，四將隨將三千人馬，改作官兵，打西岐，放火燒了山寨，離了高山，一路上前，正是：殺氣沖空人馬走，這場異事又來，變話說人馬非止一日，行在中途，忽見一道人跨虎而來，衆人大叫：虎來了，道人曰：不妨，此虎乃是家虎，不敢傷人，煩你報與殷殿下說，有一道者要見，軍士報至馬前曰：數千歲，有一道者要見，殷洪源是道人出，命左右住了人馬，請來相見，少時，見一道者飄然而來，白面長鬚，上腰見殷洪，打個稽首，殷洪亦以師禮而待，殷洪問曰：道長高姓，道人曰：你師與我一教，俱是玉虛門下，殷洪欠身，口稱師叔，一人坐下，殷洪問師叔高姓大名，今日幸此，有何見騙道人曰：吾乃是申公豹也，你如今往那裏去？殷洪曰：奉師命往西岐，助至王伐紂，道人正色言曰：豈有此理，紂王是你甚人，殷洪曰：是弟子之父，道人哈哈大笑曰：世間豈有子助他人，反伐父親之理？殷洪曰：紂王無道，天下叛之，今以天之所驅，行天之罰，天必順之，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故其意，申公豹笑曰：你乃愚迷之人，執一之天，不知大義，你乃成湯苗裔，雖紂王無道，無子伐父之理，况百年之後，特為囑咐之人，你何不思社稷為重，豈向人之言，背逆滅倫，為天下萬世之不肯，未有若殿下之甚者，你今助武王伐紂，倘有不測，一則宗廟被他人之所壞，社稷被他人之所有，你久後死於九泉之下，將何顏相見你始祖哉？殷洪被申公豹一週言語，說動其心，低頭不語，默歎無言，半晌言曰：老師之言，雖則有理，我會對吾師發

况立誓來助武王，申公豹曰：你發何咒，殷洪曰：我發誓說：如不助武王伐紂，四肢俱成飛灰，申公豹笑曰：此牙痛咒耳，世間豈有肉成爲飛灰之理，你依我之言，改過念頭，竟去伐周，久後必成大業，庶幾不負祖宗顯社之靈，我乃一片真心耳，殷洪被時聽了申公豹之言，把赤精子之語，丟了，既後，申公豹曰：如今西岐有冀州侯蘇護征伐，你去與他合兵一處，我再與你請一高人，來助你成功，殷洪曰：蘇護女婿已將吾母害了，我怎肯與仇人之父共居，申公豹笑曰：怪人，須在護，相見有何妨，你成了天下，任你將他怎麼去報母之恨，何必在一時，自失機會，殷洪欠身謝曰：老師之語，大是有理，申公豹說反了殷洪，跨虎而去，正是：堪恨申公多蛇舌，殷洪難免遭災逆。且說殷洪收了西屬號色，打着商朝旗號，一日到了西岐，果見蘇侯大營扎在城下，殷洪命龐弘去，命蘇侯來見，龐弘不知就裏，隨上馬到營前，大呼曰：殷殿下駕臨，令冀州侯去見，有探事馬報入中軍，啟者：侯營外有殷殿下兵到，傳令來，命君侯去見，蘇侯聽罷，沉吟曰：天子殿下，久已遷謫，如何又見殿下，况我奉敕征討，身爲大將，誰敢令我去見，因吩咐旗牌官，你且將來人領來，軍政司來領龐弘，龐弘隨至中軍，蘇侯見龐弘生得兇惡，相貌蹉跎，便問來者曰：你是那裏來的兵，是那個殿下，命你來至此，龐弘曰：此乃是一殿下之令，命末將來令老將軍，蘇侯聽罷，沉吟曰：當時有殷郊殷洪，統在紂頭橋上，被風刮不見了，那裏又有個一殿下，殷洪也，傍有鄭倫啟曰：君侯聽稟，當時既有被風刮去之異，此時就有一個不可解之理，想必當時被那一位神仙收去，今見天下紛紛刀兵四起，特來扶助家國，亦未可知，君侯且到他行營，看其真假，便知端的，蘇侯從其言，隨出大營，來至城門，龐弘進營，回覆殷洪曰：蘇護在城門等令，殷洪聽得，命左右令來，蘇侯鄭倫至中軍行營，欠身打躬曰：末將甲冑在身，不能全禮，請問殿下，是成湯那一枝宗派，殷洪曰：孤乃當今纘派次子，殷洪只因父王失政，把吾兄弟綁在紂頭橋上，欲待行刑，天不亡我，有海島高人將吾救拔，故今日下山，助你成功，又何必問我，鄭倫聽罷，以手加額曰：以今日之遇，正原社稷之禍，殷洪令蘇護合兵一處，殷洪進營，候問，連日可會與武王會兵，以分勝負，蘇侯把前後大戰，一一說了一遍，殷洪在帳內，改換王服，次日，領衆將出營，請戰，有報馬報入，相府，啟丞相，外有殷殿下請戰，子牙曰：紂王之禍，焉得又有殿下，操兵旁有黃飛虎曰：當時殷郊殷洪，統在紂頭橋上，被風刮去，想必今日回來，末將認得他，待吾出去，便知其真，黃飛虎領令出城，有子黃天化壓陣，黃天化祿天爵父子五人，一齊出城，黃飛虎在坐騎上，見殷洪身穿王服，左右擺齊鹿角，劉荀畢四將，後有鄭倫爲左右護衛，使真是齊整，看殷洪出馬，怎見得有詩爲證：東安金冠火熾生，連環鐵甲長征雲，紅袍上面開說現，靜步攏兵走獸，紫綵仙衣爲內襯，掛掛赤奇火火鋒，拿人捉將陰陽鏡，內安藏砲五行，坐下走陣遺邊馬，手提方天戟一桿，龍鳳旗上書金字，紂王殿下見殷洪，話說黃飛虎出馬，問曰：來者何人，殷洪雖飛虎十有餘年，不想飛虎蹄了四枝，一時也想不到，殷洪答曰：吾乃當今次殿下，殷洪是也，你是何人，敢行報亂，奉敕征西，早早上騎受縛，不必我費心，莫說四枝委尚，乃崑崙門下之人，若是懶了我，送你西岐寸草不

留定行剿。黃飛虎聽說答曰：殿下，吾非別人，乃開國武成王黃飛虎是也。殿下暗想：此處難道也有個黃飛虎？膠洪把馬一縱，搖鞍來取黃飛虎個神牛，手中鎗急來迎。牛馬相交，鎗戟並舉，這一場大戰，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馬元下山助叛

支門久鍊寒真寶

藝虛無端性更殘

五獸貪癡成惡孽

三花善果屬救濟

村王帝業桑林晚

周武軍威瑞雪寒

堪嘆馬元成佛去

西岐舊日怯心殘

話說黃飛虎大戰膠洪，二騎交鋒，鎗戟上下，來往相交，約有二十回合，黃飛虎鎗法如風動電掣，往來如飛，搶人懷中，膠洪招架不住，只見龐弘走馬來助。這龐弘黃天祿縱馬搖槍，卻往龐弘，劉南輝刀飛來，黃天祥也來接住廝殺。尙掌見，將助戰，也沖殺過來，黃天祥年方十四歲，大呼曰：少待吾來。鎗馬搶出，大戰尙掌，舉環使鐵走馬殺來，黃天化舉雙鎗接戰，且禮服洪敵不住黃飛虎，把鎗一接就走。黃飛虎趕來，殺取出陰陽鎗，把白光一晃，黃飛虎滾下騎來，早被鄭倫殺出陣前，把黃飛虎擒將過去。天化見父親驍勇，拿了舉環趕來救父，殺洪見黃天化坐的是玉驄，知是道德之士，恐被他所算，忙取出鏡子如前一晃，黃天化跌下鞍轡，也被擒了。帝章欺黃天祥年幼，不以為意，被天祥一鎗正中左腿，盼回行營，勝洪一陣擒，將鏡子一晃，即便拿人，訴說一遍。子牙十分不悅，且言膠洪回至營中，令把擒來，一將擡來，殺洪明明賣弄他的道術，把鏡子取出來，用紅的半邊一晃，黃家父子睜開二目，見身上已被繩索捆住，及推至帳前。黃天化只道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細黃飛虎曰：你不是二殿下，殺洪喝曰：你怎見得我不是。黃飛虎曰：你既是二殿下，你豈不認得我武成王黃飛虎當年你可記得我在十里亭前放你，午門前救你，殺洪聽罷，呀的一聲，你原來就是大恩人黃將軍，殺洪忙下殿，親解其縛，又放了黃天化，殺洪曰：你爲何降周？飛虎欠身打躬曰：殿下在上，臣愧不可言。村王無道，因欺臣妻，故此棄暗投明，歸投周主。况今三分天下，有一歸周，天下八百諸侯，無不臣服。村王有十大罪，得罪天下，臣恐大臣地始正士，剖賢人之心，殺妻殺子，荒淫不道，沈瀆冒色，峻字雕牆，廣興土木，天怨民怨，天下皆不願與之俱生。此殿下所知者也。今蒙殿下釋吾父子，乃莫大之恩。鄭倫在旁，急止之曰：殿下不可輕釋黃家父子，恐此一回去，又功惡爲費，乞殿下棄之。殺洪笑曰：黃將軍昔日救我兄弟二命，今日理當報之。今放過一次，一次擒之，當正國法，叫左右取衣甲還他。殺洪曰：黃將軍今日之恩，吾已報過了，以後併無他說，再有相逢，幸爲留意。母得自貽伊戚。黃飛虎感激出營，正是：昔日施恩今報德，從來萬載不生靈。且說殺洪放回黃家父子，回至城下，放進城來，到相府參見子牙，子牙大悅，問其故曰：將軍被獲，怎能得脫此厄？黃飛虎把上項事細說了一遍。子牙大喜，正所謂天相吉人，話說鄭倫見放了黃家父子，心中不悅，對殺洪曰：殿下這番再擒，不可輕易處治他。前番

被臣擒來，彼又私自逃回。這次切宜斟酌。殷洪曰：他救我，我理當報他。料他也走不出吾之手。次日，殷洪領衆將來城下，奉名請子牙答話。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對諸門人曰：今日會殷洪，須是看他怎樣個鏡子，傳令排隊伍，炮聲響齊，旗幟招展出城，對探馬各分左右，諸門人應聲排開。殷洪在馬上，把鞭指指定言曰：姜尚爲何造反，你也曾爲商臣，一旦辜恩，情殊可恨。子牙欠身曰：殿下此言差矣。爲君者當愛養百姓，聽納忠言，豈可暴虐無辜，使天下之人流離失所，兩難並進，各起怨叛之心。蓋因紂王無道，天怒民怨，天下皆叛之。豈西周故逆王命哉。今天下皆已歸商，殿下又何必逆天強爲。恐有後悔。殷洪大喝曰：誰與我把姜尚擒了。左隊內龐弘大叫一聲，走馬臨陣前，用兩條銀鬃，沖殺過來。哪吒、風火輪、搖籃戰住。劉甫出馬來戰，又有黃天化接住斬殺。畢環助戰，又有楊戩截住斬殺。且說蘇侯同子蘇全忠在轅門，看殷洪走馬來戰子牙。姜子牙仗劍來迎，怎見得這場惡戰。撲咚咚陳皮鼓響，塵塵灑灑放塵砂，檣旗馬上叫活拿，便把人拿捉下，暗裏防風鬼箭，烏頭便掃飛抓，釘殺只殺得那子牙染黃沙，都爲那地黃天子駕。話說兩家鏖戰，驚天動地，喊殺之聲，沸天翻。且說子牙同殷洪未及三四合，祭打神鞭來打殷洪，不知殷洪內襯紫綉仙衣，此鞭打在身上，只當不知。子牙忙收了打神鞭，哪吒戰住龐弘，忙祭乾坤圈一團，將龐弘打下馬。復趕上一會，轉殺，殷洪見刺殺龐弘大叫曰：好匹夫，傷吾大將，東了子牙，忙來戰哪吒。鎗戟並舉，殺在虎穴，却說楊戩戰畢環，未及數合，楊戩放出哮天犬，將畢環咬了一口，畢環負痛，把頭一縮，措手不及，被楊戩復上一刀，可憐死於非命。二人俱進封神臺去了。殷洪戰住哪吒，忙取陰陽鏡，照着哪吒，一晃，哪吒不知就裏，看見殷洪拿鏡子照他，他不知哪吒乃蓮花化身，不是精血之體，怎的見他得死。殷洪連晃數見，全無應驗。殷洪着忙，只得又戰。被時楊戩看見殷洪拿着陰陽鏡，慌忙對子牙曰：師叔快退後，殷洪拿的是陰陽鏡，方纔弟子見打神鞭，雖打殷洪，不曾着重，此必有暗寶護身。如今又將此寶來晃哪吒，幸哪吒非血肉之體，自是無恙。子牙聽說，忙命氣鍊玉暗助哪吒一石，以賽成功。姬王聽說，把馬一縱，將五光石拿在手中，望殷洪打來，正是：發手石來真可羨，殷洪怎免面皮青。殷洪與哪吒大戰局中，不防寶鍊一石打來，及至着傷，打得頭青眼腫，叫呀一聲，撥騎就走。哪吒刺刺裏一鎗，劈胸刺來，刺殺了紫綉仙衣。鎗尖也不會刺入分毫。哪吒大驚，不敢追鎗。子牙掌得勝鼓，連城殷洪敗回大營。面上青腫，可憐深恨。子牙若不報今日之仇，非大丈夫之所爲也。且說楊戩在銀安殿，啟子牙曰：方才弟子臨陣，見殷洪所拿，實是陰陽鏡。今日若不是哪吒，定然壞了幾人。弟子往太華山去走一遭，見赤精子師伯，看如何說。子牙沉吟半晌，方才許前去。楊戩離了西岐，信士適到太華山來，請風而至，來到高山，接了道術，迤邐雲宮洞來。赤精子見楊戩渡河，問曰：楊戩，你到此有何說話。楊戩行禮，口稱：師伯，弟子來見，求備楊戩，與姜師叔，暫破商朝大將，隨即奉上。赤精子曰：前日殷洪帶下山去，我使他助子牙伐紂，難道他不說有寶在身。楊戩曰：弟子單爲殷洪而來，此殷洪不曾歸周，如今反伐西岐，道人隨龍，頓足嘆曰：吾錯用其人，將一濁珍寶，盡付敗

洪，豈知這齊生反生禍亂，赤精子命楊戩，你先回去。我隨後就至，楊戩辭了赤精子，借土遁回西岐。進相府來見子牙，子牙曰：你往太華山，見你師伯如何說？楊戩曰：果是師伯的徒弟殷洪，師伯隨後就來，子牙心中焦悶，過了三日，門官報入，殷前赤精子老爺到了，子牙忙迎出府前，二人攜手上殿，赤精子曰：子牙公，貧道得罪，吾使殷洪下山，助你同進五關，使這齊生身歸故土，豈知負我之言，反生禍亂，子牙曰：道兄如何把陰陽鏡也付與他？赤精子曰：貧道將一洞珍寶，盡付與殷洪，恐防東逢有礙，又把紫雲仙衣與他護身，可避刀兵水火之災，這孽障不知被何人唆使，中途改了念頭，也罷，此時還未至大決裂，我明日使他逃回西岐，贖罪便了。一宿不表，次日，赤精了出城，至營大呼曰：驍門將士，傳進去，着殷洪出來，見我說話，殷洪自敢在營調養傷痕，切齒痛恨，欲報一石之仇，忽軍士報有一道人，坐名請于談話，殷洪不知是誰，父前來，隨即上馬，帶劍兩帶，一聲砲響，齊出驍門，殷洪看見是師父，便自翻身無地，欠背打躬，口稱：師父，弟子殷洪，甲冑在身，不能全禮，赤精子曰：殷洪，你在洞中，怎樣對我講，你如今反成西岐，是何道理？徒弟開口有願，出語受之，仔細四鼓成爲飛灰也，好好下馬，隨吾進城，以贖前日之罪，庶免飛來之禍，如不從我之言，那時大難臨身，悔無及矣，殷洪曰：老師在上，容弟一言，告稟殷洪乃紂王之子，怎的反助武王？古云：子不言父過，况敢從反叛而弑父哉？即人神位佛，不過先完綱常彝倫，方可言其沖舉，又云：未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未完，仙道遠矣，且老師之教弟子，且不論證佛成仙，亦無有教人有逆倫弑父之理，因此奉告老師，老師當何以教我？赤精子笑曰：畜生，紂王逆倫滅紀，慘酷不道，殺害忠良，淫醜無忌，天之難商久矣，故生武周，繼天立極，天心幼順，百姓來從，你如助周，尚可延商家之脈，你若不聽吾言，這是大數已定，紂惡貫盈，而遺族於子孫也，可速速下馬，悔往愆，吾當與你解縛，此意尤也，殷洪在馬上，正色言曰：老師請回，未有歸教人，以不忠不孝之事者，弟子實難從命，俟弟子倘能破了西岐逆賊，再來與老師請罪，赤精子大怒曰：齊生不聽師言，敢肆行如此，仗手中劍飛來直取，殷洪將鞍架住，告曰：老師何苦深爲子牙，自害門徒？赤精子曰：武王乃是應運聖君，子牙是佐周名臣，汝何得逆天而行，橫暴乎？又把寶劍直砍來，殷洪又架劍，口稱：老師，我與你有師生之情，你如今自食骨肉，而動變色，你我師生之情何在？若老師必執一偏之見，至動變色，那時不便，可惜前情教弟子一場，成爲聾聵耳，道人大罵：負義匹夫，尚敢巧言，又一劍砍來，殷洪面紅火起，老師你偏執已見，我讓飲三次，以盡師禮，這一劍吾不讓你了，赤精子大怒，又一劍砍來，殷洪發手兩面交環，正是：師徒共戰，輪劍戟，情却當初教上山，話說殷洪回手，與師父交兵，已逆命於天，戰未及數合，殷洪把陰陽鏡拿出來，欲與赤精子，赤精子見了，恐有差錯，借縱地金光法走了，進西岐城來至相府，子牙接住，問其詳細，赤精子從頭說了一遍，家門人不服，俱說：赤子陣飲太弱了，豈有徒弟與師爺對持之理？赤精子無言可對，納悶廳堂，且說：殷洪見師父也逃遁了，其志益高，正在中軍與蘇氏共議破西岐之策，忽驍門軍士來報，有一道人求見，殷洪傳令請來，只見營外來一道人，身不滿八尺，面

如瓜皮，獠牙巨口，身穿大紅，項上帶一串金珠，乃是人之頂骨，又掛一金鑲環，是半個人鬚髮，眼耳鼻中冒出火焰，如滾蛇吐沫一般，紗眼下同諸將觀之駭然。那道人上帳，稽首而言曰：「那一位是殷洪？下殷洪答曰：「吾是殷洪，不知老師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今到小營，有何事吩咐？」道人曰：「吾乃骷髏山白骨洞，一氣仙馬元是也。」這中公約請吾下山，助你一臂之力，殷洪大喜，請馬元上帳坐下，請問老師，喚爾喚誰？道人曰：「吾乃喚爾，殷洪傳令軍中，沽酒相待馬元，當日已過，次日，馬元對殷洪曰：「貧道既來相助，今日吾當會姜尚一會，殷洪感謝，道人身出營，至城下，只請姜子牙答話，報馬元入相府，殷洪相城外有一道人，請丞相答話，子牙曰：「吾有三十六路征伐之厄，理當會他，傳令排隊，伍出城，子牙隨帶諸將門人，出得城來，只見對面來一道人，甚是兇惡，怎見得，有詩為證：『髮似珠砂面如瓜，金睛凸暴冒紅霞，眼中吐出滾蛇沫，上下斜生利刃牙。』大紅袍上雲光長，金花冠，綠紫玉花，腰束麻繩，太極扣，太阿寶劍，手中擎，封神榜上無名姓，他與西方是一家，話說，子牙至軍前問曰：「道者何名？」馬元答曰：「吾乃一氣仙馬元是也。」中公約請吾下山來，助殷洪，共破逆天大惡，姜尚，休言你聞教高妙，吾來擒汝，與截教吐氣，子牙曰：「中公約與吾有陳殷洪，誤聽彼言，有背師教，逆天行事，助極惡貫盈之主，反伐有道之君，道者既是高明，何得不順天從人，而反其所為哉？」馬元笑曰：「殷洪乃紂王親子，反說他逆天行事，終不然轉助爾等，叛逆其君父，方是順天應人，姜尚，還勸你是玉虛門人，自稱道德之士，據此看來，真是滿口胡言，無父無君之輩，我不誅你，更待何時？」仗劍躍步，砍來，子牙手中劍劈面交還，未及數合，子牙祭打神鞭打將來，馬元不是封神榜上人，被馬元看見，伸手接住鞭，收在豹皮囊裏，子牙大驚，正戰之間，忽一人走馬軍前，風塵盡，金鎧甲，大紅袍，白玉帶，紫鞵，大叱一聲，丞相吾來也，子牙看時，乃秦州運糧官猛虎大將軍武榮，因催糧至此，見城外虜殺，故來助戰，一馬冲至陣前，展刀大戰，馬元抵武榮這口刀不住，真若山崩地裂，崩斃筋力難持，馬元默念咒道，聲疾，忽腦後伸出一隻手來，五個指頭好似五個冬瓜，斗大，把武榮抓在空中，掙下一掉，一脚踏住大關，兩隻手接住一隻腿，一齊兩邊，血淋淋取出心來，對定子牙，兼周將門人，嘖嘖嚼嚼，嚼在肚裏，大呼曰：「姜尚，捉住你，也是這樣為例，把衆將嚼得魂不附體，馬元仗劍又來搦戰，土行孫大呼曰：「馬元少待行惡，吾來也。」輪開大棍，就打馬元，馬元及至看時，是一個矮子，馬元笑而問曰：「你來做甚？」土行孫曰：「特來拿你。」又是一棍打來，馬元大怒，好學陣，練步擦衣，把劍往下就劈，土行孫身子伶俐，展動棍勢，已纏在馬元身後，提著紅棍，把馬元的大腿連腰，打了七八棍，把馬元打的骨軟筋麻，筋架着費力，怎禁得土行孫在穴道，上打，馬元急了，念動真符，伸出那一隻神手，抓著土行孫，掙下一掉，馬元不知土行孫在何處，掉在地下，就不見了，馬元曰：「想是掉恨了，怎麼還虧連影兒也不見了，正是：馬元不識地行術，尚只雙眼視橫城。」且說，鄧輝玉在馬上，見馬元將土行孫掙不見了，只曾在上，鄧輝玉忙取五光石，發手打來，馬元未曾提防，臉上破一石頭，只打的金光亂冒，呵呀一聲，把臉一抹，大罵：「是何人暗算打我，只見楊柳鞭，馬舞刀直取處元，馬元仗

劍來戰楊戩，楊戩刀勢疾如飛電，馬元架不住三尖刀，只得又念真言，復現那一隻神手，將楊戩抓在空中，往下一摔，也像鐵武裝一般，把楊戩心肝取將出來，血滴滴噴了。馬元指子牙曰：今日且饒你多活一夜，明日再來會你。馬元回營，殷洪見馬元道術神奇，食人心肺，這等兇猛，心下甚是大悅，掌鼓回營，治酒與大小將校會飲。至初更時候不表，且說子牙進城至相府，自思今日見馬元這兇惡，把人心活活的喫了，從來未曾見此等異人，楊戩雖是如此，不知吉凶，正是放心不下，却說馬元同殷殿下飲酒，至二更時分，只見馬元雙眉緊蹙，汗血洗面，殷洪曰：老師爲何如此？馬元曰：腹中有些疼痛，鄭倫答曰：想必喫了生人心，故此腹中作痛，吃些熱酒沖一沖，自然無事。馬元命取熱酒來喫了，越喫越痛，馬元忽的大叫一聲，跌倒在地下，亂滾只叫：疼殺我也。腹中骨碌碌的響，鄭倫曰：老師腹中有響聲，請往後營方便，或者無事也未可知。馬元只得往後邊去了。豈知是楊戩用八九元功，變化攝攝之妙，將一奇丹，使馬元瀉了三日，瀉的馬元瘦了一半，且說楊戩回四岐，來見子牙，備言前事。子牙大喜，楊戩對子牙曰：弟子權將一粒丹，使馬元失其形神，喪其元氣，然後再做處治，諒他有六七日不能得出來，會戰正音之間，忽嚀吒來報，文殊廣法天尊駕至，子牙忙迎至銀安殿行禮，又見赤精子稽首坐下。文殊廣法天曰：恭喜子牙公，金台拜將，吉期將近，子牙曰：今盼洪背師言而助蘇護，征伐四岐，黎民不安，又有馬元兇頑肆虐，不才如坐針氈，文殊廣法天尊曰：子牙公，貧道因聞馬元來伐西岐，恐誤你三月十五日拜將之辰，故此來收馬元，須是如此如此。子牙忙令楊戩領法寶，楊戩得令，自去策應。正是：馬元今入牢籠計，可見四方有聖人。話說子牙當日申牌時分，騎四不相，單人獨騎，在南營轅門外，若探望樣子，用劍指東畫西，只見眾哨探馬，報入中軍曰：敵殿下，委子牙獨自一個，在營前探聽消息，殷洪問馬元曰：老師，此人今日如此模樣，探我行營，有何奸計？馬元曰：前日誤被楊戩進營中，其奸計使貧道有失形之累，待吾走去擒來，方消吾恨。馬元出營見子牙怒起，大叫：妾尚不要走，吾來了，縛步上前，仗劍來取子牙。子牙忙用劍相還，步戰相交，未及數合，子牙撥騎啟走。馬元只要拿妾子牙的心，妾肯輕放，隨後趕來，不知馬元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太極圖般洪絕命

太極圖中造化奇

仙凡迥隔少人知

移山幻化真玄妙

攪過前非亦浪思

弟子悔盟師莫救

蒼天留地難私

當時村王彭驍極

一木安能挽阿誰

話說馬元追趕子牙，趕了多時不能趕上，馬元自思他騎四不相，我個跟着他跑，今日不趕他，明日再作區處。子牙見馬元不趕，勒回坐騎，大呼曰：馬元，你敢來這平壤之地，與我戰三合，吾定擒爾。馬元曰：料你有何力量，敢禁我來不趕，聽掉開大

金仙不二時，西方妙法祖菩提，不生不滅三三行，全氣全神萬萬慈。空寂自然隨變化，眞如本性任爲之。與天同壽莊嚴體，歷劫明心大法師。道人曰：貧道乃西方教下準提道人是也。封神榜上無馬元名字，此人橫行且專，與吾西方有緣。待貧道把他帶上西方，成爲正果，亦是這兒慈悲。貧道不二門中之幸也。廣法天尊聞言，滿面歡喜，大笑曰：久仰大法，行教西方。蓮花現相，舍利生光，眞乃高明之客。貧道詳領敕命，準提道人向前，摩頂受記曰：道友可憐五行修煉，枉費功夫，不如隨我上西方。八德池邊談講，三乘大法，七寶林下，任你自在逍遙。馬元連聲諾者，準提謝了廣法天尊，又將打神鞭交與廣法天尊，帶與子牙。準提同馬元回西方不表。且說廣法天尊回至相府，子牙接見，問起馬元一事如何。廣法天尊將準提道人的事，詳細說了一遍。又將打神鞭付與子牙，赤精子在旁，雙眉緊皺，對文殊廣法天尊曰：如今勝洪阻撓道法，恐誤子牙拜將之期，如之奈何。正話間，忽接報曰：有慈航師伯來見。三人聞報，忙出府迎接。慈航道人一見，攤手上，賊行禮已畢。子牙問曰：道兄此來，有何見論。慈航曰：專爲殷洪而來。赤精子聞言大喜，便曰：道兄將何術治之。慈航道人問子牙曰：當時破十絕陣，太極圖在裏，子牙答曰：在此。慈航曰：若擒殷洪，須是赤精子。道兄將太極圖須如此如此，方能除得此患。赤精子聞言，心中尙有不忍。因子牙拜將之日已近，恐誤限期，只得如此。乃對子牙曰：須得公去，方可成功。且說殷洪見馬元一夫無音，心下不樂。對劉甫商曰：馬道長一去音信杳無，定非吉兆。明日且與妾尙會觀看，是如何。再探馬道長消息。鄭倫曰：不得一場大戰，決不能成得大功。一宿晚景已過。次日早，成湯營內大炮響亮，殺聲大振。殷洪大聚人馬出營，至城下大叫曰：諸子牙答話，左右報入相府。三運者對子牙曰：今日公出去，我等定助你成功。子牙不帶諸門人，領一校人馬，獨自出城，將劍尖指殷洪大罵曰：殷洪你師命不從，今日難免大厄。四殺定成殘灰。悔之晚矣。殷洪大怒，縱馬搦戟來取子牙。手中劍對面交還，戰馬爭持，劍戟併舉，未及數合，子牙便走，不進城，落荒而逃。殷洪見子牙落荒而走，急忙趕來。隨後命劉甫商率衆而來。這一回，正是：前邊布下天羅網，難免飛灰禍及身。話說子牙在前邊，後隨殷洪，過東南，看看看到正南上，赤精子看見徒弟趕來，難免此厄，不覺眼中淚落，點頭嘆曰：畜生畜生，今日是你自取此言。你死後休來怨我。忙把太極圖一抖，放開此圖，乃包羅萬象之精，化一座金橋，子牙把四不相一搬，上了金橋。殷洪馬趕上橋邊，見子牙在橋上指殷洪曰：你趕上橋來，與我戰三合否。殷洪笑曰：連吾師父在此，吾也不懼。又何怕你之幻術哉。我來了。把馬一捨，那馬上了此圖，有詩爲證：混沌未分盤古出，太極陣下兩儀來。四象無窮眞變化，殷洪此際喪飛灰。話說殷洪上了此圖，一時不覺杳杳冥冥，心無定見。百事攪來，心想何事。其事即至殷洪如夢寐一般。心下想莫非有伏兵，果見伏兵殺來，大殺一陣，就不見了。心下想拿妻子牙，變時子牙來至，兩家又殺一陣，忽然想起前歌，與父王相會。隨即到了沙灘，進了午門，至西宮，見黃娘娘站立。殷洪下拜，忽的又至馨慶宮，又見楊娘娘站立。殷洪口稱姨母，楊娘娘不答應。此乃是太極四象變化無窮之法。心想何物，何物便見。心慮百

事百事即至。只見殷洪左舞右舞，在太極圖中如夢如癡。赤精子看了，他師徒之情，數年熬戰，皆知有今日，不覺唏噓。只見殷洪將到盡頭路，又見他生身母姜娘娘，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誰？」殷洪抬頭看時，原來是母親姜娘娘。殷洪不覺大聲曰：「母親，孩兒莫不是與你其中相會？」姜娘娘曰：「皇家，你不尊師父之言，要保無道，以伐有道。又發誓言，開口受刑，出口有願。當日發誓，說四股成爲飛灰。你今日上了太極圖，眼下去成灰燼之苦。殷洪聽說，即叫母親救我。忽然不見了姜娘娘。殷洪慌在一堆，只見赤精子大叫曰：「殷洪，你看我是誰？」殷洪看見師父，泣而告曰：「老師，弟子願保武王，滅紂紇玄救命。赤精子曰：「此時遲了，你已犯天條，不知你見何人，再你改了前盟。」殷洪曰：「弟子因信申公約之言，故此違了師父之語。望老師慈悲，偷得一縷之生，怎敢再滅前盟？」赤精子尚有留戀之意，只見半空中慈航道人叫曰：「天命如此，豈敢有違，毋得誤了他。進封神臺時，辰赤精子含悲忍淚，只得將太極圖一抖，掃在一處，提著半响，復一抖，太極圖開了一陣風，殷洪連人帶馬，化爲飛灰。一道靈魂，進封神臺去了。有詩爲證：殷洪任信申公約，要伐西岐顯大才。豈知數到皆如此，魂魂封神臺畔哀。話說赤精子見殷洪成了灰燼，故委大哭曰：「太華山再無人築道修真，見吾將門下這樣如此，可爲疼心。慈航道人曰：「道兄，差矣。馬元封神榜上無名，自然有救拔苦惱之人。殷洪數該如此，何必嗟嘆？」三位道者復進相府，子牙感謝三位道人作辭，貧道只等子牙吉辰，再來踐卓征。」道人別子牙回去不表。且言蘇侯聽得殷洪絕了，又有探馬報入營中曰：「稟元帥，殷殿下趕姜子牙，只一道金光，就不見了。鄭倫與鄧甫勒草俱不知所往。且說蘇侯與子全忠商議曰：「我如今暗修書一封，你射進城去，明日請姜丞相切營，我和你將家眷先進西岐西門。我等不管他是與非，將鄭倫等一齊拿解見姜丞相，以定前罪。此事不可遲誤。」蘇全忠曰：「若不是呂岳殺我父子，進西岐多時矣。蘇侯忙修書，命全忠晝夜將書穿在箭上，射入城中。那日是兩宮遁避，城看見箭上有書，知是蘇侯的，忙下城進相府來，將書呈與姜子牙，拆開觀看書曰：「征西元戎冀州侯蘇護，百叩頓首。姜丞相麾下，護雖奉敕征討，心已歸周久矣。兵至西岐，即欲投戈麾下，執鞭服役，孰知天違人願，致有殷洪元抗拒。逆今已授首，惟先將鄭倫執迷不悟，尙自屢犯天條，雖罪如山，護父子自思，非天兵壓寨，不能制強誅逆。今特敬修尺書，望丞相早發大兵，今夜切營護父子乘機，可將巨犀擄解施行。但願早歸聖主，共伐獨夫。洗蘇門一身之冤，畢矣。詳此上啟。蘇護九頓。」話說子牙看書大喜，次日午時發令，命黃飛虎父子五人，作前隊，鄧九公冲左營，南宮適冲右營，令哪吒壓陣。且說鄭倫與鄧甫勒圍見蘇護曰：「不幸殷殿下遭於惡手，如今須得上本朝歌，面君請殺，方能成功。」蘇護只是口應，俟明日區處。隨人帶入各帳房去了。蘇侯暗暗打點，今夜進西岐，不提。鄭倫那裏知道，正是：挖了戰坑擒虎豹，滿天張網等蛟龍。話說西岐榜曉將近，黃昏時候，三路兵收拾出城埋伏，候至一更時分，一聲炮響，黃飛虎父子兵冲進營來，併無懸懼。左有鄧九公，右有南宮適，三路齊進。鄭倫急上火眼金睛，驟提降魔杵，往大轅門來，正遇黃家父子，五騎在一處大戰，難解難分。鄧九公冲

左營劉南大曰：賊將傳來南宮遺進石營，正遇荀章，接住廝殺。西岐城開門，發大隊人馬來接應，只殺得地沸天翻。蘇家父子已往西岐城西門進去了。鄧九公與劉南大戰，劉南非九公敵手，被九公一刀砍於馬下。南宮遺戰奔車，展開刀法，衝車招架不住，撥馬也走。正遇黃天祥，不及提防，被黃天祥判斷一鎗挑於馬下。二將惡魂已往封神臺去了。棄將官把一個成湯大營，殺的瓦解星散。單剩鄧倫力敵棄將，不防鄧九公從後邊將刀一揮，降魔杵虛空不能起，被鄧九公抓住袍帶，捉過鞍轡往地下一摔。兩邊士卒，將鄧倫擄縛，牽繩將起來。西岐城一夜鬧騰騰的，直到天明，子牙醒了，銀安殿裏將鼓響來，將上殿參謁。然後黃飛虎父子回令鄧九公回令斬劉南擒鄧倫，兩宮道回令大戰奔車敗走。遇黃天祥鎗刺而絕，又報蘇護總令子牙傳令，請來蘇家父子進見子牙。方欲行禮，子牙曰：請起敘話。君侯大德仁義，素布天下，不是小忠小信之夫。識時務棄暗投明，雀巢鳩占，擇主而仕，真聖殿房之寵，以洗萬世污名，其英雄也。不才無不敬義。蘇侯父子答曰：不才父子多有罪戾，兼承相曲賜生全，愧感無地。彼此邂逅，言畢，子牙傳令，把鄧倫推來，棄軍校把鄧倫縛推至臺前。鄧倫立而不跪，睜眼不語，有恨不能吞鮮護之意。子牙曰：鄧倫，諒你有多大本領，屢屢抗拒，今日被擒，何不屈膝求生，命敕大廷抗禮。鄧倫大罵曰：無知匹夫，吾與爾身為敵國，恨不得生擒爾等叛道，解往朝歌，以正國法。今不幸吾主帥同謀，誤被爾擒，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子牙命左右推去斬訖。就令棄軍校將鄧倫推出相府，只等行刑牌出。只見蘇侯向前跪而言曰：駁丞相，鄧倫還抗天威，理宜正法。但此人是忠義，似還是可用之人。况此人胸中奇術，一將難求，望丞相赦其小過，寬而用之。亦古人釋怨用仇之意。乞丞相海涵，子牙扶起蘇護笑曰：吾知鄧將軍忠義，乃可用之人。特激之使將軍說之，則易於見聽。今將軍既肯如此，老夫敢不如命。蘇護聞言大喜，領命出府。至鄧倫面前，鄧倫見蘇護前來，低首不語。蘇護曰：鄧將軍，你為何迷而不悟？昔言識時務者，呼為俊傑。今國君無道，天然民怨，四海分崩，生民塗炭，刀兵不息，天下無不思叛。正天之欲絕殷商也。今周武以德行仁，推誠待士，澤及無辜，民安物阜，三分有二歸周。其天意可知。子牙不久東征，弔民伐罪，獨夫殺首，又誰能挽此愆尤也？將軍可速早回頭，我與你去過美丞相，容你納降，真不失君子見機而作。不然徒死無益。鄧倫長吁不語。蘇護復說曰：鄧將軍，其我苦衷，你可惜你有大將之才，死於非命，你說忠臣不事二主。今天下諸侯歸周，難道都是不忠的？難道武成王黃飛虎、鄧九公，俱是不忠的？又言君失其道，便不可為民之父母，而殘賊之人，稱為獨夫。今天下叛亂，是紂王自絕於天。元古云：良禽擇木，賢臣擇主。將軍可自三思，毋貽伊戚。天子征伐西岐，其懿爾高明之士，經天緯地之才，至此皆化鳥為烏，此豈是力為之哉？况子牙天下多少高明之士，道術精奇之人，豈是草草罷了？鄧將軍不可執迷，當聽吾言。後面有無限受用，不可以小忠小諛，詐已。鄧倫被蘇護一篇言語，說得如夢初覺，如醉方醒。長嘆曰：不才非君侯之言，幾誤用一番精神，只是吾輩有觸犯，恐子牙門下諸人不能相容耳。蘇護曰：姜丞相及如滄海，何細流之不納？丞相門下，皆有道之士，何不見容將軍休得。

錯用念頭待我，我與丞相，就是蘇護至殿前，打躬曰：鄭倫被末將一番說，肯歸降。奈彼曾有小過，恐丞相門下隨人，不能相容。子牙笑曰：當日是彼此敵國，各為其主，今肯歸降，係始一家。何嫌隙之有？忙令左右傳令，將鄭倫放了。衣冠相見，少時鄭倫整衣冠，至殿前下拜曰：末將逆天不識時務，致勞丞相聖靈，今既被擒，又蒙赦宥，此德此恩，沒齒不忘矣。子牙忙降階扶起，應之曰：將軍忠心義胆，不佞諛之久矣。但村王無道，自絕於天，非臣子之不忠於國也。吾主下賢禮士，將軍當忠心為國，毋得以嫌隙自疑耳。鄭倫再三拜謝。子牙遂引蘇護等至內殿，朝見武王，行禮稱臣。畢，王曰：相父有何奏章？子牙答曰：冀州侯蘇護，今已歸降，特來朝見。武王宣蘇護上殿，慰曰：孤守西岐，克盡臣節，未敢逆天行事，不知何故，果好王師今卿等既捨財歸侯，暫住西土，孤與卿等當共修臣節，以俟天子修德，再為商議。相父與孤代勞，設宴待之。子牙領旨，蘇侯人馬盡行入城。西岐羣雄雲集不絕，且言：汜水關韓榮聞得此報，大驚，忙差官修本赴朝歌城來，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張山李錦伐西岐

援援兵戈日不齊 生民塗炭自零星 甘藷蒼赤填溝壑 忍令脂膏實利銅

戰士有心勤國主 彼蒼無意問皇局 只因大劫人多難 致使西岐殺戮頻

話說差官一路無詞，來到朝歌城，至館驛中歇下。次日進午門，至文書房，那日是大大夫方景春看本，忽然接着看時，見蘇護已降西岐，方景春點首罵曰：老匹夫，一門盡受天子寵眷，不思報本，今日反降叛逆，真狗彘之不若。遂拖本入內，與侍御官曰：天子在何處？左右侍御對曰：在摘星樓上。景春竟至樓下候旨。左右啟上天子，村王聞奏，宣上樓行禮。畢，王曰：大夫有何奏章？方景春對曰：汜水關總兵官韓榮，真本到都城，奏為冀州侯蘇護，世受報房之賞，滿門俱叨恩寵，不思報國，反降叛逆，深負聖恩，法紀安在？具本申奏。臣未敢擅便，請旨定奪。村王見奏，大驚曰：蘇護乃朕心腹之臣，貴戚之親，如何一旦反降？周助惡情，殊痛恨。大夫暫退，朕自理會。方景春下樓，村王宣蘇皇后，她在御屏後，已備知此事，聞宣即至。村王御案前雙膝跪下，兩淚如珠，嬌聲歌哭，泣而奏曰：妾在深宮，荷蒙聖上恩寵，粉骨難消，不知父親受何人唆使，反降叛逆，罪滿通天，法當族誅，情無可赦。願陛下斬妃已之首，懸於都城，以謝天下。庶百官萬姓，知陛下聖明，嚴剛在握，守祖宗成法，不私貴侍。正賤妾報陛下恩遇之榮，死有餘辜矣。道罷，將香腮伏在村王膝下，相偎相倚，悲悲泣泣，淚如雨注。村王見姐已淚流滿面，嬌啼宛轉，如帶雨梨花。村王見如此態度，更覺動情，用手挽起，口稱：御妻，汝父反朕，你在深宮，如何得知何罪之有？賜卿平身，毋得自戚。有攝花容，綴臉將江山盡失，也與愛卿無干。幸宜自愛。姐已歸恩，村王次日陞九間殿，聚眾文武曰：蘇護反朕歸周，情殊可恨，詎與朕代勞伐周，終蘇護仍為逆家人，學解脫前以正其罪。班中閃出一臣，乃上大大夫李定，進前奏曰：妾向足智多謀，知人善使，故所到者非敗則降。累辱王師，大為不軌，若不擇人而用，速正厥罪。則天下諸侯皆觀效。

尤何以將將來，臣舉大元戎張山，久於用兵，領事慮謀，可堪斯任，臣幾不辭君命，封王開塞，大真即令傳詔，竊差官往三山關來，使命離了朝歌，一路上無詞，一日到了三山關，宿驛歇下，次日傳與管關元帥張山同錢保李錦等，來館驛接了聖旨，至府堂上焚香設案，跪聽開讀。詔曰：征伐雖在於天子，功成乃在闡外元戎，竊差官，大惡難圖，屢戰失機，情殊痛恨，朕欲親往討賊，百官諫阻，茲爾張山素有才望，上大夫李定等，特薦卿得專征伐，爾其用心料理，克盡壯猷，毋負朕付託之重，候凱旋之日，朕決不食言，以齊此茅土之賞，爾其欽哉。特詔。欽差官讀罷，眾官謝恩畢，管待使臣打發回朝歌。張山等候交代官錢保交割事體明白，方好進兵。一日，洪錦到任，張山起兵，領人馬十萬，左右先行，乃錢保李錦，裨將乃馬德榮元，一路上人喊馬嘶，正值初夏天氣，風和日暖，霧雨霏霏，真好光景，怎見得有詩為證。再冉綠雲密，風轉燕引雛，新荷翻沼汎，修竹漸扶蘇，芳草連天碧，山花滿地鋪，溪邊蒲劍，榴火壯行圖，何時了王事，曠日醉呼盧。話說張山人馬一路晚住曉行，也受了些飢餐渴飲，鞍馬奔馳，不一日來到西岐北門，左右報人行營，翼元帥前哨人馬已至，披扇北門，張山傳令安營，一聲炮響，三軍吶喊，鼓起中軍帳來，張山進定，只見錢保李錦上帳參謁，錢保曰：兵行百里，不戰自疲，請主將定奪，張山謂二將曰：將軍之言甚善，妾向乃智謀之士，不可輕敵，况吾師遠來，不利速戰，今日暫休歇軍士，明日自有調用，二將應諾而退。且言，子牙在西岐日日與眾門人共議拜將之事，命黃飛虎督造大紅旗幟，不要雜色，黃飛虎曰：旗號乃三軍眼目，旗分五色，原為按五方位次，使三軍知左右前後進退攻擊之法，不得亂錯隊伍，若純是一色紅旗，則三軍不知東西南北，何以知進退避避之方，猶恐不便，或其中另有妙用，乞丞相一一教之，子牙笑曰：將軍實不知其故耳，紅者，火也，今主上所居之地，乃是西方，此地原是屬金，金與火非借火鍊，豈能有用，此正相生相剋之道，可於旗上另安號帶，須按青黃赤白黑五色，使三軍各自認識，自然不致亂，又使敵軍一望生疑，莫知其故，自然致敗，兵法云：疑則生亂，正此故耳，又何不可之有，黃飛虎打躬謝曰：丞相妙算如神，子牙又令辛申造軍器，只見天下百官請候，又約會西岐諸武王伐紂，會兵于孟津，子牙忙與眾將官商議，只恐武王不肯行，眾人正遲疑間，只見探事官報入相府來報子牙曰：商朝有人馬在北門安營，主將乃是三山關總兵張山，子牙聽說，忙問鄧九公曰：張山用兵如何，鄧九公曰：張山原是末將交代官，此人乃一勇之將耳，正話之時，又報有將請戰，子牙傳令誰去走一遭，鄧九公欠身，末將動往，領令出城，見一員戰將，如一輪火車，滾至軍前，怎見得打扮騷勇，有詩為證，讀曰：頂上金盔分鳳翅，黃金鎧掛龍麟，大紅袍上繡團花，綵雲寶帶香頭異，腰下常懸三尺劍，手執銀鎗如猛鷲，照山旗滿紫羅羅，新將鋼刀生殺氣，一心分免村王妻，萬古流傳在史記。話說鄧九公馬至軍前看時，來者乃是錢保，鄧九公大呼曰：錢將軍，你且回去，請張山出來，吾與他自有話說，錢保指九公大罵曰：反賊，封王有何事，負你朝廷拜你為大將，能任非輕，不思戰效，一旦投降，逆賊狗彘不若，倘有何面目立此天地之間，鄧九公被數語罵得滿面通紅，亦罵

曰錢保料你一匹夫有何能處，敢出此大言，你比開太師如何，况他也不過如此，早受吾一刀，竟敢三軍受吾言，罷離馬蹄刀，直取錢保，錢保手中刀，金架相還，一馬盤旋，一場大戰，怎見得，二將坐鞍，征雲畫戟，急取雲中鶴，忙披紫金裝，道一箇與心安社稷，那一個用意正天朝，這一個千載垂青史，那一個罵賊把名標，真如一箇雷轟門，水瀾翻江，兩條蛟，話說鄧九公大戰錢保，有三十回合，錢保登鄧九公對手，被九公回馬刀劈於馬下，鼻首被過，來見子牙，令定軍，子牙大悅，記功宴賀，不表，只見敗兵報與張山說，錢保被鄧九公鼻首殺進城去了，張山聞報大怒，次日親臨陣前，要鄧九公答話，報馬報入相府言，有將請戰，要鄧將軍答話，鄧九公挺身而出，有女鄧輝玉，翻離壓陣，子牙許之，九公同女出城，張山一見鄧九公走馬奔陣前，乃大罵曰，反賊匹夫，國家有何虧你，背恩忘義，一旦而事敵國，死有餘辜，今不投戈受縛，尚敢恃強，殺朝廷命官，今日拿匹夫解上朝歌，以正國法，鄧九公曰，你既身為大將，上不知天時，下不識人事，空生在世，可惜衣冠著體，真乃人之畜生耳，今封王貪淫無道，殘虐不仁，天下諸侯不歸附，而歸周，天心人眾可見，汝尚敢勉強逆天，是自取辱身之禍，與開太師等枉送性命，耳，可聽我言，下馬歸周，共伐獨夫，拯黎救弊，上順天心，下順民親，自不失封侯之位，若勉強支吾，悔無及矣，張山大怒罵曰，利口匹夫，敢借此無稽之長，惑世誣民，碎尸不足以盡其辜，搖籠直取，鄧九公刀迎面還來，二將相持一場賭鬥，怎見得，有讀為證，輕舉擎天手，生死在輪迴，往來無定論，叱咤似春雷，一個恨不得平吞你腦袋，一個恨不得活砍你腦髓，只殺得一個天昏地暗，沒三才，那時節方寸兩下分開，話說鄧九公與張山，大戰三十回合，鄧九公勝張山不下，鄧輝玉在陣後，見父親刀法漸亂，打馬兜回發手一石，把張山臉上打傷，幾乎墜馬，敗進大營，鄧九公父子掌得勝鼓，進城，入相府報功不表，話言，張山失機進營，臉上著傷，心上甚是急難，切齒深恨，忽報營外有一道人求見，張山傳令請來，只見一道人頭挽雙髻，背縛一口寶劍，飄然而至中軍，打稽首，張山欠身答禮，至帳中坐下，道人見張山臉上青腫，問曰，張將軍為何面上著傷，張山曰，昨日見陣，偶被女將暗算，道人忙取末藥敷搽，即時全愈，張山忙問，老師從何處而來，道人曰，吾從蓬萊島而至，貧道乃羽真仙也，特為將軍來助一臂之力，張山感謝道人，次日早至城下，請子牙答話，報馬報入相府，城外有一道人請戰，子牙曰，原該有三十六路征伐西敵，算來已是三十二路，還有四路，未曾來至，我少不得要出去，忙傳令排五方隊伍，一聲炮響，齊出城來，羽真仙抬頭觀看，只見兩扇門開，紛紛繞繞，俱是穿紅著綠，狼虎將攢攢簇簇，盡是敢勇，當先驍騎兵，哪吒對黃天化，金吒對木吒，掌護對雷震子，楊戩與秦門人左右相列，保護中軍，武成王壓陣，子牙坐四不相，走出陣前，見對面一道者，生得形容古樸，尖嘴縮腮，頭挽雙髻，徐徐而來，怎見得有體為說，頭挽雙髻，體貌輕揚，卓絕麻腹，形異尋常，嘴如鷹鶚，眼露流光，葫蘆背上，劍殺身，藏塞萊怪物，得道無疆，飛騰萬里，時浴滄浪，名為金翅，綽號禽王，話說子牙拱手言曰，道友請了，羽真仙曰，請了，子牙曰，道友高姓何名，今日會向，有何事吩咐，羽真仙答曰，貧道乃蓬萊島

羽翼仙是也。姜子牙我且問你：你莫非是崑崙門下元始徒弟，你有何能對人罵我，欲抄吾鬚毛，抽吾筋骨，我與你無涉，你如何這等欺人？子牙欠身曰：這友不可錯來，怪人。我與道友並未曾會過幾次，焉知道友根底，必有人搬唆說，有甚失德得罪之處，我與你道友未有半面之交，此語從何而來？道友請自白三思。羽翼仙聽得此語，低頭暗思，此言大是有理，乃謂子牙曰：你話雖有理，只是此語未必無自而來。但說過你從今百事將的，毋得乃是如此造次，我與你不得干休去罷。子牙方欲勸誘，哪吒劍相交，鎗劍併舉，黃天化忙催玉麒麟，使雙鞭，雙鞭道人前，獅子把風，雙翅飛起空中，黃金棍往下刷來。土行孫倒拖鐵鏈，來打下三路，楊戩撥馬舞三尖刀，前來助戰，把羽翼仙圍在城心上。三路雷震子，中三路哪吒，楊戩黃天化，下三路土行孫，且說哪吒見羽翼仙，想定先下手，祭乾坤圈打來，正中羽翼仙肩胛，道人把肩頭一鑽，方欲逃走，却被黃天化回手一攢心釘，把道人右臂打通，又被土行孫把道人腿上打了幾下，楊戩復祭哮天犬，把羽翼仙夾頸子一口，羽翼仙四下嘆驚，大叫一聲，借土遁走了。子牙得勝，素門人相隨進城，且說羽翼仙喫了許多的虧，把牙一摔，走進營來，張山接住，口稱：老師今日誤中奸計，老師反被他害傷，道人曰：不妨，吾不曾防備他，故此著了他的手。羽翼仙忙將花籃中取出丹藥，用水吞下一二粒，即時全愈。羽翼仙謂張山曰：我金慈惠二字，到不肯區業生之命，他今日反來傷我，是彼自取殺身之禍，復對張山曰：可取些酒來，你我痛飲，至更深時，我叫四岐一城化爲渤海，張山大喜，忙治酒相款，不表。却說子牙得勝進府，與諸門人將佐商議，忽一陣風把簷瓦刮下數片來，子牙忙驚香爐中取金錢在手，占卜吉凶，只見卦下卦來，把子牙驚得魂不附體，忙沐浴更衣，崑崙下拜，拜罷，子牙披髮仗劍，移北海之水，救護四岐，把城郭圍住，只見崑崙山玉虛宮元始天尊，早知許細用琉璃瓶，中三光神水，灑向北海水面之上，又命四謁師神，把四岐城護定，不可見動。正是：人君福德安天下，元始先差謝諸神。話說羽翼仙飲至一更時分，命張山取去了酒，出了轅門，現了本像，乃大鵬金翅鵬，張開二翅，飛在空中，把天也遮黑了半邊，好利害，有讚爲證：二翅遮天雲霧卷，空中響亮似春雷，曾扇四海俱見底，喚盡龍王海中魚，只因怒發西岐難，還是明君解德齊。羽翼根深跡正道，至今莫敢把名題，却說人鵬鵬飛至空中，望下一看，見西岐城是北海水圍住，羽翼仙不覺失聲笑曰：姜尚可謂懶朽，不知我的利害，我若稍用些縛之力，連四海盡翻覆，豈在此一海之水利？羽翼仙展兩翅，用力連擲，有七八十擲，他不知此位有三光神水，在上面或傷或長，不見枯傷，羽翼仙自一更時分，直擲到五更天，那水差不多淹著大鵬鵬的脚，這一夜體力用盡，不能成功，不覺大驚道：若再遲延，恐到天明，不好看，自覺懶朽，不好進營來見張山，一翅飛起來，至一座山側，正是清奇，怎見得有讚爲證：高峯掩映怪石嶙峋，奇花瑞草馨香，紅杏碧桃映曉霞，崖前古松，霜皮溜雨四十圍，門外蒼松黛色參天三千尺，雙雙野鶴常來洞口舞清風，對對山禽，每日枝頭啼白雲，羨羨黃龍如掛索，行行帶柳似垂。

金方塘打水，深穴依山，方塘積水，隱千年未變的蛟龍，深穴依山，生靈載得道之仙子，果然不啻玄都府，真是神仙出入門。話說大鵬飛至山前，見一道人靠著洞裏，默坐，羽翼仙思，不若將此道人抓來充飢，再作道理。大鵬方欲攔來，道人用手一指，大鵬嚇得跌將下地來。道人揉眉擦目，言曰：你好沒禮，你爲何來傷我？羽翼仙曰：實不相瞞，我去伐西岐腹中餓了，借此充飢，不知道友仙術神奇，得罪了。道人曰：你腹中餓了，聞我一聲，我自自然指你去，你如何就來害我？甚是非禮，也罷，我說與你知道。此一百里，有一山名爲紫雲，有三山五嶽四海道人，俱住在那裏赴香齋，你速去，恐遲了。不便，大鵬聽了，承教了，把一翅飛起，霎時而至，即見原形，只見高高下下，三五一攢，七八一處，都是四海三山，道者赴齋，又見一道僧，往來，捧東西與衆道人吃。羽翼仙曰：請教了，貧道是來赴齋的，那道童聽說的一聲，答曰：老師來早些方好，外今沒有東西了。羽翼仙曰：備我來就沒有東西了。道童答曰：來早就有來，東西已盡，與衆位師父吃了，安能再有，必至明日方可。羽翼仙曰：你揀人布，我佈我佈，吃二人，騎將起來，只見一位穿黃的道人，向前問曰：你爲何事，在此等論道童曰：此位師父來遲了，定要吃齋，那裏有了。故此來請，那道人曰：你看果有麵點心否？童兒答曰：點心還有，要齋却沒有了。羽翼仙曰：就是點心也罷，快取將來。那童兒把點心拿將來，遞與羽翼仙，羽翼仙一連吃了七八十個，那童兒曰：老師可吃了。羽翼仙曰：有這吃得幾個，童兒又取十數個來，羽翼仙一連吃了七八十個，正是：妙法無邊戲神訣，今番捉住大鵬。話說羽翼仙吃飽了，謝過了齋，復從那洞府，道人還坐在那裏，望著大鵬，用手一指，大鵬鵬跌將下來，哎呀的一聲，跌斷肚腸了，在地打滾，只叫痛殺我也，不知大鵬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中公豹說反放郊

公豹存心至不良，紂王兩子夢強場，當初致使放洪反，今日仍教太歲亡。

長舌惹非成倒運，巧言招禍作何忙，雖然人竟應如此，何必驚慌話短長。

話說羽翼仙在地下打滾，只叫疼殺我也，這道人起身徐徐行至面前，問曰：你方纔去喫齋，爲何如此？大鵬答曰：我喫了些麵點心，腹中作疼，道人曰：吃不著吐了罷，大鵬當真的去吐，不啻一吐而出，有童子大白光光的，連綿不斷，就像一條銀索子，將大鵬的心肝鎖住，大鵬覺得異奇，及至時又捱得心疼，大鵬共是驚駭，知是不好消息，欲待轉身，只見這道人把臉一林，大喝一聲道：我把你這孽障，你認得我麼？這道人乃是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這人罵曰：你這孽障，姜子牙奉玉虛符命，扶助聖王，截斷定亂，拯溺救焚，弔民伐罪，你爲何反起狼心，連我也要喫，你助紂爲虐，處命苦力，士把這孽障，平在大樹樹上，只等姜子牙伐了紂，那時再放你不遲。大鵬忙曰：老師大慈悲，赦宥弟子，弟子一時愚昧，被傍人唆使，從今知道，再不敢正眼，再望神西岐，快帶我，你在天京時得道，如何大頭也不知，直假也不識，潛聽傍人唆使，情真可恨，決難如似，大鵬再出

處。話說殷郊繞看山嶺險峻之處，只聽得林內一聲響，見一人面如藍靛，髮似珠砂，騎紅砂馬，金甲紅袍，三隻眼，提兩根狼牙棍，那馬如飛奔上山來，見殷郊三頭六臂，也是三隻眼，大呼曰：「三者乃是何人，敢在我山前探望？」殷郊答曰：「吾非別人，乃紂王太子殷郊是也，那人忙下馬拜伏在地，口稱千歲，房何由此百龍山上遇殷郊曰：「吾奉師命，往西岐去見子牙，未曾了，又一人帶扇袋，淡黃袍，點額輪，白龍馬，面如傅粉，三緒鬚鬚，也奔上山來，大呼曰：「此是何人，藍臉的道快來見殷郊，那人也是三隻眼，滾鞍下馬，拜伏在地，二人同曰：「且請千歲上山，奉中相見，二人步行至山寨，進了中堂，二人將殷郊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殷郊忙扶起，問曰：「二位高姓大名，那藍臉的喚曰：「末將姓溫名良，那白面的姓馬名善，殷郊曰：「吾二位一表非俗，俱負英雄之志，何不同吾往西岐立功，助武王伐紂？」一人曰：「千歲為何反助周滅紂，願聞其說。」殷郊曰：「商家氣數已盡，周家王氣正盛，况吾父母十罪於天下，今諸侯聽天順人，以有道伐無道，以無德讓有德，此理之常，天下豈吾家劫業哉？溫良馬善曰：「千歲之言是也，溫良與馬善，誓同共濟，殷郊一面吩咐，鳴鑼改作周兵，放火燒了寨，隨即起兵，殷郊三人同上了馬，離了白龍山，往大路進發，還奔西岐而來，正是：殷郊有意歸周主，只怕中途不肯從。殷郊正行，忽報散千歲有一道人騎虎而來，要見千歲，殷郊聞報，忙吩咐左右，旗門官，令安下人馬，請來相見，道入下虎，連帳，殷郊忙迎將下來，打躬，口稱老師從何而來，道人曰：「我乃崑崙門下申公豹是也，殿下往那裏走？」殷郊曰：「吾奉師命，往西岐投拜姬周，姜師叔不久拜相，助他伐紂，道人笑曰：「我問你，紂王是你甚麼人？」殷郊答曰：「是吾父王，道人曰：「恰又來，世間那有子助外人，而伐父之理，此乃亂倫悖逆之說，你父不久就歸滄海，你原是東宮，自當接商朝之尊位，九五之統，纘帝王之業，豈有反助他人，滅自己社稷，毀自己宗廟，此亘古所未聞者也，且你異日百年之後，將何面目見成湯諸王於在天之靈哉，我見你身藏奇寶，可安天下，形像可定乾坤，當從吾言，可保自己天下，以誅無道周武，是長乘，殷郊答曰：「老師之言，却是，奈天數已定，吾父無遺孽，當以謀有德，况子牙有將相之才，仁德敷布于天下，諸侯無不感慕，我老師曾吩咐我，下山助姜師叔東進五關，吾何敢有背師言，此事斷難從命，申公豹暗想：「此言犯不動他，也罷，再犯他一場，看他如何，申公豹又曰：「殷殿下，你言姜尚有德，他的德在那裏？」殷郊曰：「姜子牙為人公平正直，禮賢下士，仁義慈祥，乃良心君子，道德丈夫，天下服從，何得小觀他，申公豹曰：「殿下有所不知，吾聞有德不成人之尊倫，不成人之天性，夫不妄殺辜，不矜功，自伐，殿下之父親，頭得罪於天下，可與為仇，殿下之聖弟，殷洪，聞說他也下山助周，曾意欲邀己功，竟將殿下親弟，用太極圖化成飛灰，此還是有德之人做的事，無德之人做的事，今殿下忘手足而事讎敵，吾為殿下不取也，殷郊聞言，大驚曰：「老師此事，可謂奪人曰：「天下盡知，難道吾有辭語，實對你說，如今張山現在西岐，住劄人馬，你只問他，如果殷洪無此事，你再進西岐不遲，如有此事，你當為弟報仇，我今與你再請一高人來助你一臂之力，申公豹跨虎而去，殷郊甚是疑感，只得把入馬催動，徑往西岐，殷郊一路上沈吟

思想吾弟與天下無仇，如何將他如此處治，必無此事。若是妻子，將吾弟果然如此，我與妻尚要兩立，必定爲弟報仇。人馬在路，非止一日，來至西嶽，果然有一枝人馬，打商湯旗號，在此住劄。殷郊令溫良前去營裏，問果是誰，張山自羽異仙當晚去後，兩日不見，回來差人探聽，不得實信，正納悶間，忽軍政官來報，營外有一大將，口稱請元帥接于歲大驚，不知何故，請元帥定奪。張山聞報，不知其故，沈思數日，久已失亡，此處是那裏來的。忙傳令來，軍政官出營對來將曰：元帥令將軍相見，溫良進營來見張山，打躬。張山問曰：將軍自何處而來，有何見論。溫良答曰：吾奉命于歲令旨，令將軍相見。張山對李錦曰：殿下久已失亡，如何此處反有殿下。李錦在傍曰：只恐是實，元帥可往相見，看其真偽。再徵區區。張山從其言，同李錦來至軍前，溫良先進營回話，對殷郊曰：千歲張山到了。殷郊曰：令來。張山進營，見殷郊，三首六臂，像貌兇惡。左右侍立，溫良馬善都是三隻眼。張山問曰：殷殿下是商鄂那枝宗派。殷郊曰：吾乃當今長殿下殷郊是也。因將此事詳細說一番。張山聞言，不覺大悅，忙行禮口稱千歲。殷郊曰：你可知道二殿下殷洪的事麼。張山答曰：二丁歲因伐西岐，假姜尚用太極圖化作飛灰，多日矣。殷郊聽罷，大叫一聲，昏倒在地。衆人扶起，放聲大哭曰：兄弟死於仇人之手，躡身而起，將令箭一枝折爲二段曰：若不殺姜尚，誓與此箭相同。次日，殷郊親自出馬，坐名只要姜尚出來，報馬報入城中。進相府報曰：城外有殷郊殿下，請丞相答話。子牙傳令軍士排隊，伍出城，炮聲響處，西岐營開，一對對英雄似虎，一雙雙戰馬如飛。左右列各洞門，人子牙見對營門一人，三首六臂，青面獠牙，左右二騎，乃溫良馬善，各持兵器，嗚嗚暗笑。三人九隻眼，多了個半人。殷郊走馬至軍前，叫姜尚出來見我。子牙前曰：來者何人。殷郊大喝曰：吾乃長殿下殷郊是也。你將吾弟殷洪用太極圖化作飛灰，此恨如何消歇。子牙不知其中緣故，感答曰：彼自取死，與我無干。殷郊聽罷，大叫一聲，幾乎氣絕。大怒曰：打匹夫，尙說與你無干。縱馬搖戟來取，傍有哪吒，容開風火輪，將火尖鎗直取殷郊，輪馬相交，未及數合，被殷郊一番天印，把哪吒打下風火輪來。黃天化見哪吒失批，催開了天靈麟，使兩柄銀鎗，游住了殷郊。子牙暗叫：汝回哪吒。黃天化不知殷郊有落魂鎗，殷郊搖動了鎗，黃天化坐不住鞍，跌將下來。張山走馬將黃天化拿了，及至上了船，索黃天化方知被捉。黃飛虎見子被捉，備開五色神牛來救殷郊，也不答話，鎗戟併舉，又戰數合，搖動落魂鎗，黃飛虎也掉下神牛，早被馬善溫良捉去，擒放在傍。殷郊祭番印，搖落魂鎗，恐傷了子牙，不當穩便，忙鳴金收回隊伍。子牙忙令軍士進城，坐在殿上納悶。楊戩上殿奏曰：師叔，如今又是一場古怪事出來。子牙曰：有甚古怪。楊戩曰：弟子看殷郊打哪吒的是番天印，此寶乃廣成子師伯的，如何厚把與殷郊。子牙曰：難道廣成子使他來伐我。楊戩曰：殷洪之故事，師叔猶忘之乎。子牙方悟，且說：殷郊將黃家父子拿至軍中，黃飛虎細認不是殷郊，殷郊問曰：你是何人。黃飛虎曰：我乃武成王黃飛虎是也。殷郊曰：西岐也有武成王黃飛虎，張山在傍邊，欠身答曰：此就是天子殿前黃飛虎，他反了五關，投歸周武，爲此叛逆，惹下刀兵，今已被擒，正所謂大綱抄，疎而不漏，是彼自取。

死耳。殷郊聞言，忙下帳來，親解其索，口稱：「恩人，昔日若非將軍，焉能保得今日？」忙問飛虎曰：「此人是誰？」黃飛虎答曰：「此我姪子黃天化。殷郊念他舍命也放了，因對我虎曰：『昔日將軍救我兄弟二人，今日我放你父子，以報前德。』黃飛虎感謝畢，因問：『當時風刮去，却在何處？』殷郊不肯說出根由，恐泄了機密，乃謊說：『當日乃海島側家，救我在山學業，今特下山來報吾弟之仇。今日我已報過將軍大德，倘後見戰，幸為迴避。』如再被擒，必正國法。」黃家父子告辭出營，至城下叫門。軍官見是黃家父子，忙開城門放入。父子進相府來見子牙，盡言其事。子牙大喜，次日，探馬來報，有將諸般子牙問，訴人去走一遭，傍有鄧九公，願往。子牙許之。鄧九公領令出府，上馬提刀，踴放城門。只見一將白馬長鎗，穿淡黃袍，怎見得：戴一頂雲冠，光芒四射，黃花袍，紫氣盤旋，銀華甲，輝煌燦爛。三那離身後，交加白龍馬，追風趕日，鞍白鎗，大蟒蛇，修行在仙山洞府，成道行有正無邪。話說鄧九公大呼曰：「來者何人？」馬善曰：「我乃大將馬善是也。鄧九公也不通姓名，撥馬舞刀飛來，直取馬善鎗劈面，相迎。兩馬往還，殺有十二三回合。鄧九公刀法如神，馬善敵不住，被鄧九公閃一刀，避了馬善的鎗，抓住腰間，攔勒提過鞍，跨往下一掉，生擒進城。至相府來見子牙。子牙問曰：「將軍勝負如何？」九公曰：「擒了一將，名喚馬善，今在府前候候，丞相將令，子牙命推來少時，將馬善推至殿前，那人全不畏懼，立而不跪。子牙曰：「既已被擒，何不屈服？」馬善大笑罵曰：「老匹夫，你乃叛國逆賊，吾既被擒，要殺就殺，何必多言？」子牙大怒，令推出府斬訖。報來，南宮適為監斬官，推至府前，只見行刑令出，南宮適手起一刀，猶如削菜一般，正是：鋼刀隨過隨時長，如同切水一般同。南宮適看見大驚，忙進相府回令曰：「啟丞相，異事非常。子牙問曰：「有甚話說？」南宮適曰：「奉令將馬善連斬三刀，道邊過刀，那邊長完，不知有何幻術，請令定奪。」子牙聽說大驚，忙同諸將出府來親自動手，也是一般。旁有章護，祭起降魔杵打將下來，正中馬善頂門，只打的一派金光，就地散開。章護放回杵，還是人形，家門人大驚，只叫古怪。子牙無計可施，命眾門人借三昧真火，燒這妖物。旁有哪吒金木一吒，雷震子，黃天化，章護，連動三昧真火，燒之，馬善乘火光一起，大笑曰：「善哉也。楊戩看見火光中走了馬善，子牙心下不樂，各回府中商議不提。且言馬善走回營來，見殷郊言擒去怎樣就他，怎樣放火燒他，來了將借火光而回。殷郊聞言大喜，子牙在府中沉思，只見楊戩上殿對子牙曰：「弟子往九仙山探聽虛實，看是如何。」一則再往終南山見云中子，師叔去借照妖鏡來看馬善是甚麼東西。西方可治之子牙許之。楊戩離了四岐，借土遁徑往九仙山來。不一時，以刻已至桃樹洞，來見黃成子，楊戩行禮，口稱師叔。黃成子曰：「前日令殷郊下山，到西岐同子牙伐紂，前日自六鞍處候拜，昨日再來問他，楊戩曰：『如今殷郊不肯朝歌，反伐四岐，把師叔的番天印打傷了哪吒諸人，橫行紅雲，弟子奉子牙之命，特來探其虛實。』黃成子聞言大叫：『這畜生，有符咒言定，費不調之禍，但吾把洞內珍寶盡付與他，誰知今日之變。』叫楊戩，你且先回，我隨後就來。」楊戩聽了九仙山符行終南山來，須臾而至，進洞府見雲中子行禮，口稱師叔。今西岐來了一人名曰馬善，孫斬不得，水火亦不能傷他，不知何物作怪，特借老

師照妖鑑一用，俟除此妖邪，即當奉上。雲中子聽說，即將寶鑑付與楊戩。楊戩離了終南山，往西岐來，宰相府參謁子牙。子牙問曰：楊戩你往九仙山見廣成子，此事如何？楊戩把上項事情一一訴說一遍。又將取照妖鑑來的事亦說了一遍。令明日可會馬善。次日，楊戩上馬提刀來營前請戰。坐名只要馬善出來。探馬報入中軍，殷郊命馬善出營。馬善出營，楊戩暗取寶鑑照之。乃是一點燈頭兒在裏面。楊戩收了寶鑑，縱馬躍刀直取馬善。二馬相交，刀鎗併舉，戰有二十回合。楊戩撥馬就走。馬善不趕，回營來見殷郊。回話與楊戩交戰，那廝敗走。末將不去趕他。殷郊曰：知己知彼，此是兵家要訣。此行是也。且言楊戩回營進府來，子牙問曰：馬善乃何物，作怪？楊戩曰：弟子照馬善，乃是一點燈頭兒。不知詳細，旁有專護曰：世間有三處有三盞燈。玄都洞八景宮有一盞燈，玉虛宮有一盞燈，靈鷲山有一盞燈。莫非就是此燈作怪。楊戩曰：可往三處一看，便知端的。楊戩欣然前往。子牙許之。楊戩離了西岐，先往玉虛宮而來。傷者土遁而走。正是：風雲騰駕行千里，一飯工夫至玉虛。話說楊戩自不曾至崑崙山，今見殷郊非前，因便玩賞，念見得：瓊樓玉閣，上界巖巖，谷虛禁地，境內初不齊，青松帶雨，過高閣，翠竹依稀，兩道傍，霞光繚繞，朱色飄飄，朱欄碧檻，畫棟雕梁，談經含講，塵靜坐月當窗，鳥鳴丹樹內，鶴飲石泉傍。四時不謝奇花，草金殿開門，射赤光，樓台虛現，祥雲裏，玉皇命，鐘聲韻長，珠簾半掩，爐內烟香，請動黃庭方入聚，萬仙總領。東方。話說楊戩至麒麟崖，看那崑崙山，不敢擅入，立于宮外，等候多時，只見白鶴童子出宮來，楊戩上前施禮，口稱師兄。弟子楊戩借問老爺面前琉璃燈，可曾點著？白鶴童子答曰：點著哩。楊戩自思：此處點著，想不是這裏。且往靈鷲山去。即時離了玉虛，徑往靈鷲山來。好快，正是：駕霧騰雲仙體輕，玄門須仗五行行。週遊寶宇須臾至，纔上崑崙又玉京。楊戩進元覺洞，倒身下拜，口稱：老師弟子楊戩拜見。燃燈問曰：你來做甚麼？楊戩答曰：老師面前的琉璃燈滅了，道人抬頭看見燈滅了，呀的一聲道：孽障走了。楊戩把上件事說了一遍。燃燈曰：你先去，我隨即就來。楊戩別了燃燈，借土遁徑歸西岐。至相府來見子牙，將至玉虛見燃燈事說了一遍。燃燈老師隨後就來。子牙大喜，正言之間，門官報廣成子至。子牙迎接至殿前，廣成子對子牙謝罪曰：貧道不知有此大變，豈意殷郊反了念頭，吾之罪也。待吾自去招他來見。廣成子隨即出城，至營前大呼曰：俺與殷郊，快來見我，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羅宣火焚西岐城

離宮原是火之精。

契合干支在丙丁。

烈火焚山情更惡。

流金燒海勢偏橫。

在天列陣人君畏。

入地駭形鬼姓驚。

不是羅宣能作難。

只因西土降仙神。

話說探馬報入中軍，殷子牙有一道人請千歲答話。殷郊暗想：莫不是吾師來此，隨即出營。果然是廣成子，駭郊在馬上欠身。曰：老師，弟子甲只在身，不吵叫見。廣成子見殷郊身穿王服，大嘆曰：畜生不記得山前是怎麼講，你今日為何改了念頭？殷

郊泣訴曰：老師在上，聽弟子所陳，弟子領命下山，又收了溫良處善，中途遇者申公豹，說弟子保討伐魔，弟子豈肯有負師言？弟子知吾父殘虐不仁，肆行無道，固得罪於天下，弟子不敢有違大命，只苦幼弟又得何罪，竟將太極圖把他化作飛灰，與姜尚何仇，遭此慘死，此豈有仁心者所為，此豈以德行仁之主，言之痛心刺骨，老師反欲我爭仇，是何誠心，殷郊言罷，放聲大哭，廣成子曰：殷郊，你不知申公豹與子牙有隙，他是誑你之言，不可深信，此事乃汝弟自取，與九天數殷郊曰：申公豹之言，固不可信，吾弟之死，又是天數，終不然，是吾弟自走人太極圖中去，尋此慘酷極刑，老師說得如美，今兄存弟亡，實為可憐，老師諷回，候弟子殺了姜尚，以報弟仇，再誣征東，廣成子曰：你可記得我下誓言，殷郊曰：弟子知道，就受了此厄，死也甘心，決不顧獨自偷生，廣成子大怒，喝一聲，仗劍來取殷郊，用軟架住曰：老師沒來由，你為姜尚與弟子變顏，實係假心，偷一時失禮，不好看相，廣成子又一劍劈來，殷郊曰：老師何苦為他人，不矧自己入刑，則老師所謂大道人道，俱是難強，廣成子曰：計是大數，你自不悔悟，違背師言，必有殺身之禍，復又一劍欲來，殷郊急得滿面通紅曰：你既無情待我，我執已足，白虎手是弟子也，顧不得了，乃發手還一戟來，師徒二人，將未及四五合，殷郊祭番天印打來，廣成子著慌，借續金光法，逃回西岐，至相府，正是：番天印傳殷殿下，豈知今日打師尊。話說廣成子回相府，子牙迎來，見廣成子面色不似平日，忙問今日會殷郊詳細，廣成子曰：被申公豹說反，吾再三苦勸，彼竟不從，是吾怒起，與他交戰，那孽障反祭番天印來打我，吾故此回來，再做商議，子牙不知番天印利害，正說之間，門官報：燃燈老爺來至，二人忙出府迎接，至殿前，燃燈對子牙曰：速吾的琉璃，也來尋你一番，俱是天數，子牙曰：倘該如此，理當受之，燃燈曰：殷郊事大，馬善的事小，待吾收了馬善，再做道理，乃攜子牙曰：你須得如此，如此方可收服，子牙俱依其計，次日，子牙單人獨騎出城，舉名只與馬善來見我，左右報馬報入中軍，斷千歲爺，姜子牙獨騎出城，只要馬善出戰，殷郊自思：昨日吾師出城見我，未曾取勝，今日令子牙單騎出城，要馬善必有緣故，且令馬善出戰，石是何如，馬善得令，提鎗上馬，出轅門，也不答話，直取子牙，子牙手中劍迎面相迎，未及數合，子牙也不歸營，望東南上逃走，馬善不知他的本主等他，隨後趕來，未及數箭之地，只見柳陰之下，立着一個道人，讓過子牙，當中阻住，大喝曰：馬善，你可認得我馬善，只推不知，就一鎗來刺，燃燈袖內取出琉璃，望空中祭起，那琉璃望下掉來，馬善抬頭看見，及待躲時，燃燈忙令黃巾力士，可將鎗帶回營，驚山去，正是：仙燈得道現人形，反本還元歸正位。話說燃燈收了馬善，令力士帶上鑿麓山去了不提，且說探馬來報入中軍，散千歲，馬善追趕姜尚，只見一陣光華，止有戰馬，不見了馬善，未敢進，專請令定奪，殷郊聞報，心下疑感，隨傳令點炮出營，定與子牙立決雌雄，只見燃燈收了馬善，方回來與廣成子共議，殷郊被申公豹說反，如之奈何，正說之間，探馬報入相府，有殷殿下請丞相答話，燃燈曰：子牙公你去得，你有否黃旗可保子牙，子牙忙傳令，同來門人出城，炮響聲亮，西岐門開，子牙一騎當先，對殷郊曰：殷郊，你負師命，難免鞏之厄，及早投戈免得自

悔，殷郊大怒，見了仇人，切齒咬牙，大罵：匹夫！把吾弟化爲飛灰，我與你誓不兩立。縱馬搥鞍，直取子牙。子牙仗劍迎之，劍劍交加，大戰龍潭渡火。且說：瀧良走馬來助，說：孽障哪吒，穿開風火輪，接住交兵。兩下裏只殺得：黑霧靄靄迷白日，團團黑殺氣遮天。鎗刀劍戟，征冒烟，開斧輪如閃電，好勇的成功，建業恃強的努力。當先爲明君，不怕就死，報國恩，欲把身捐。只殺得一團白骨見青天。那時，節方纔收軍罷戰。且說：瀧良祭起白玉環來，打哪吒。哪吒看見，忙把乾坤圈也祭起來。一聲響，將白玉環打得粉碎。瀧良大叫一聲：傷者之寶，怎肯休！奮力來戰。又被哪吒一金磚，正中後心，打得往前一飛。未曾閃下馬來，方欲逃回，不意被楊戩一彈子，穿了肩頭，跌下馬來，死于非命。殷郊見瀧良死于馬下，忙祭番天印，打了子牙。子牙展開杏黃旗，便有萬道金光，祥雲籠罩。又現有千朵白蓮，護護其身。把番天印懸在空中，只是不得下來。子牙隨祭打神鞭，正中殷郊後背，翻筋斗，落下馬去。楊戩及上前欲斬他首級，有嶺山李錦二騎，搶出不知殷郊已借土遁去了。子牙竟獲全勝。這城被燒，燒與成成子共謀。曰：番天印難治，且子牙拜將已近，恐誤吉辰，罪歸于你。廣成子告曰：老師爲我設一謀，如何除得此惡。燃燈曰：無毒可治，奈何奈何。且說：殷郊著傷逃回，進營納悶，鬱鬱不喜。且說：轅門外來一道人，戴魚尾冠，面如重棗，海下赤髯，紅髮三目，穿大紅八卦服，騎赤烟駒，道人下騎，叫報與殷殿下。吾妻見他，軍政官報入中軍，散于殿外。邊有一道者求見，殷郊仰令請來。少時，道人行至帳前，殷郊看見，降塔迎接。見道人通身赤色，其形相甚惡。彼此各打稽首。殷殿下忙欠身答曰：老師可請上坐。道人亦不謙讓，隨即坐下。殷郊曰：老師高姓大名，何處名山洞府？道人答曰：貧道乃火龍島中仙，羅宣是也。因申公豹相邀，特來助你一臂之力。殷郊大悅，沽酒款待。道人曰：吾乃是齋不用葷，殷郊命沽酒相待，不提。一連在軍中過了三四日，也不出。次會子牙，殷郊問曰：老師既爲我而來，爲何數日不會子牙一陣？道人曰：我有一道友，他不會來，待他來時，我與你定然成功，不用殿下費心。且說：那日，正坐轅門，官軍來報，有一道者來訪。羅宣與殷郊傳令，請來。少時，見一道者黃臉虬髯，身穿皂服，徐步而來。殷郊乃出帳迎接，至帳行禮畢，尊于上坐。羅宣問曰：賢弟爲何來遲？道人曰：因攻戰之物未完，故此來遲。殷郊對道人曰：前朝道長高姓大名？道人曰：吾乃九龍島煉氣士劉環是也。殷郊傳令，沽酒款待。次日，二位道者出營來至城下，請子牙答話。探馬忙報入相府，啟丞相：有一位道人，請丞相答話。子牙隨即同衆門人出城，排開隊伍，只見他陣鼓鑼，對陣中有一道者，生得甚是兇惡，只見他：魚尾冠，純然烈焰，大紅袍，片片雲生，絲纒髮，赤色，麻履，長紅雲劍，帶星星，火馬如赤爪龍，面如血，鬚紫，鬚牙暴出，眸二目，光輝耀宇宙，火龍島內有聲名。話說子牙到轅門人曰：此人一身赤色，連馬也是紅的。衆弟子曰：敝教門下，古怪者甚多，話未畢，羅宣一騎，馬當先大呼曰：來者可就是姜子牙？子牙答曰：道兄，不才便是。不知道友是何處名山，那裏洞府？羅宣曰：吾乃火龍島中仙，羅宣是也。吾今來會你，只因你寄汝玉環，卜卦也。子牙教誨是恥辱，爲故到此，與你見一個孽障，方知二教自有高低，非在於口舌爭也。你那方門人，不必向前，料角等不遠，且斗。

道行不足爲能，只我與你比個高下。遂罷，把赤銅劍個個使兩口飛劍來取子牙。子牙手中劍急架相迎，二獸盤旋未及數合，哪吒登開風火輪，搖鈴來刺羅宣。傍有劉環躍步而出，抵住哪吒。大抵子牙的門人多，不由分說，楊戩將三尖刀沖殺過來。黃天化使兩雙鎗，也來助戰。雷震子屏開二翅，飛起空中，將金棍刷來。土行孫使動卻鐵棍，往下三路。也是影來草莽，縱步使降魔杵頭，就打四面八方圍裹上來。羅宣見子牙衆門人不分好歹，一擁而上，抵擋不住。忙把三百六十骨節搖動，現出三百六臂，一手執照天印，一手執五雲輪，一手執高鴨翎，一手執萬里起烟袋，雙手使飛劍，好利害。怎見得，有詩爲證：

赤寶丹天降異人，渾身上下烈烟燄。羅宣鍊就非凡品，南極慈成放出聲。火龍島內修真性，烟氣聲高氣似雲。繞自是三昧火，烈石焚金惡殺神。話說羅宣現了三百六臂，將五雲輪一輪，把黃天化打下玉麒麟。早有金木二吒救回去了。楊戩正欲暗放哮天犬來傷羅宣，不意子牙早祭起打神鞭，空中打來，把羅宣打得幾乎翻下赤銅劍子來。哪吒截住了劉環，把乾坤圈打下，只打得劉環三昧火冒出，俱大敗回營。張山在營門對着見被周多少門人，祭無窮法寶，一個勝似一個，心中自思：以後滅討者，必是子牙一輩。心中甚是不悅，只見羅宣火利回營，張山接住躬勞。羅宣曰：今日不防，幸尙打我一帶，吾險些兒墜下騎來。忙取葫蘆中藥餌，吞而治之。羅宣對劉環曰：這也是西岐一羣衆生，該當如此。非我定用此狠毒也。道人咬牙切齒，正是：山紅土赤須臾了，殿閣樓台化作灰。話說羅宣在帳內與劉環議曰：今夜把西岐打發他乾乾淨淨，免得費我清心。劉環道：他既無情理，當如此。正是：子牙災難幸矣，子牙只知得勝回兵，那知有此一節。不意時至三更，羅宣向劉環借著火邁乘著赤烟騎，把萬里起雲烟射進西岐城內。此萬里起雲烟，乃是火箭，及至射進西岐城內，可憐東西南北各處火起，相府皇城到處生烟。千牙在府，只聽得百姓吶喊之聲，震動華岳燃燈，口知道了，與廣成子出靜室看火，不見得，怎見得好火。黑煙滾滾，紅烟騰騰，黑烟滾滾，長空不見半分雲。紅烟騰騰，大地有光千里赤，初起時灼灼金蛇。次後來千千火塊，羅宣切齒逞雄威，惱了劉環施法力，燥乾柴燒烈火性。慌其些人搬木，熱油門上飄絲，勝似那老子開城。正是：那無情火發，怎禁這有聲行。死，不去弭災，返行助虐。風隨火勢，烟飛有千丈餘高。火退風威，灰迷上九重雲外。兵兵兵兵，如同陣前地震，轟轟轟轟，卻似鑼鼓齊鳴。只燒得男啼女哭，叫皇天。抱女攜兒無定歸，婆子牙縱有妙法不能施。周武王德政天齊，難逃避門人雖有，各自保守其軀。大將英雄，盡是猝跑鼠竄。正是：災來難避無情火，慌壞齊賢斗鋼仙。話說武王既得各處火起，便跪在丹臺告天曰：姬發不道，降罪于天，降此大厄，有累于民。只願上天將姬發盡戶滅絕，不忍衆民遭此災厄。俯伏在地，放聲大哭。如此拜禱，這火越燒大了。且說羅宣將萬劫靈丹，萬隻火鴉飛騰入城，口內噴火，翅上生烟，又用數條火龍，把五雲輪架在當中。只見赤烟騎四圍生烈烟，飛雲劍長紅光，如有石給石壁，燒不進去。又有劉環接火，如朝開畫閣，殿殿即時倒塌。正是：武王有福逢此厄，自有高人滅火時。話說羅宣正燒西岐，來了颯風山青鬃斗闖的龍吉公主，乃是天上帝親生瑤池金

母之女，只因有念思凡，貶在鳳凰山青鸞斗闕。今見子牙伐村，也來劫一臂之力。正像羅宣來燒西岐，娘娘就假此好兒子牙，便跨青鸞來至，遠遠的只見火內有千萬火鴉，忙叫空雲兒，將靈霧乾坤網撒開，往西岐火內一罩。此雲有相生相對之妙，靈霧乃是真火，水能耐火，故此隨即息滅。即時將萬隻火鴉盡行收去，羅宣正放火亂燒，忽不見火鴉，往前一看見，一道姑戴魚尾冠，穿大紅絳緞衣，羅宣大呼：乘鸞者乃是何人？救滅吾之火。公主笑曰：吾乃龍吉公主是也，你有何能，敢動慈意？有連天心來，請明君，吾特來助陣，你可速回，毋取滅亡之禍。羅宣大怒，將五龍輪劈面打來，公主笑曰：我知道你只有這些伎倆，你可盡力發來，乃忙取四海瓶拿在手中，對著五龍輪，只見一輪竟打在瓶裏去了，火散流入于海內，焉能濟事。羅宣大叫一聲，把萬里起雲煙射來，公主又將四海瓶收去了，劉環大怒，足踏紅裙，仗戟來取，公主把臉一紅，將三龍劍望空中一丟，劉環那裏經得起，險將劉環斬于火內。羅宣忙提三首六臂，祭照天印打龍吉公主，公主把劍一指，此印落于火內，又將劍丟去，羅宣情知難拒，撥赤煙駒將走，公主再把二龍劍丟起，正中赤煙駒後背，赤煙駒自倒，羅宣攔下火來，借火通而逃。公主忙施雨霧，且救了兩岐火烟，好見子牙，怎見得好雨，有詩爲證：
涌瀾飄灑密沉沉，瀟灑灑高如天邊墜落明珠，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懸雲浪初起時。如拳大小水珠來，竟灑盆傾，海河水展于火下，備泉波湧萬條銀。西岐城內看滿低，四也塘廟傾平，真是武王有輔高明助，倒武天河行下傾。話說龍吉公主施雨救滅西岐火烟，滿城人民齊聲大呼曰：武王洪福齊天，普施恩澤，吾等皆有命也。合城大小歡聲震地，一夜天翻地湧，百姓皆不得多生。武王在殿內祈禱，百官帶雨問安，子牙在相府，神魂但不附體，只見燃燈曰：子牙憂中得吉，孰有異人至也。貧道非是，不知吾若是來，治此火，異人必不能至。話言未了，有裨報人府裏，啟師叔，有龍吉公主來，子牙忙降階迎上殿，公主見燃燈，喚成子在殿上，公主打稽首口稱：道兄請了，子牙忙問燃燈曰：此位何人，公主忙答曰：貧道乃龍吉公主，有罪於天，方纔羅宣用火燒焚西岐，貧道今特來此，間用些須小法，救滅此火，特助子牙東征，會了諸侯，有功於世，可免非難，得再回瑤池耳，真不自貧道下山，一場子牙大喜，忙吩咐侍兒，打點焚香淨室，與公主居住。西岐城內這一場曠，大是利害，乃收拾宮闈，第不衣，且說羅宣敗走下山，喘息不定，輪紛滾石，默然沉思，今日把這改賣員，一口失與龍吉公主，此恨怎消，正愁悵時，話由來了，只聽得腦後一人作歌而來，會做采芣，寒士不去奔波朝市，官情收起，打點林泉事，高山採紫芝，溪邊理釣絲，流中戲耍，聞寫黃麻字，把酒灑然長歌，腹內詩，謔時扶王立帝基，知機羅宣今日危，話說羅宣聽罷，回頭一看，見個大漢，披掛雲鬚，穿道服，持戟而至，羅宣問曰：汝是何人，敢出大言，其人答曰：吾乃李靖也，今日往西岐見妻子牙東進五關，吾無有進見之功，今日奉你權當一功，羅宣大怒，躍身而起，將寶劍來取，二人交鋒，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殷郊岐山受犁

鼓鼓頻傳日已西。

殷郊此日受軍劄。

番天有印皆淪落。

離地無族孰可變。

空負肝腸空自費。

浪留名節淚爲題。

可憐二子俱如鷲。

氣化清風魂伴泥。

話說李靖大戰羅宣，影劍相交，猶如虎狼之狀。李靖隨祭起按三十三天黃金塔，大叫曰：羅宣，今日你難逃此難矣。羅宣欲待脫身，怎脫此厄？只見此塔落將下來，如何存立，可憐正是。封神臺上有坐位，道術通天群脫逃。話說黃金塔落將下來，正在羅宣頂上，只得得騰騰進流。一靈已往封神臺去了。李靖收了寶塔，借土通往西岐，頃刻而至，到了相府前，有木吒看見父親來，忙報與子牙。弟子父親李靖等令，燃燈對子牙曰：乃是吾門人，會爲村之總兵，子牙聞之大喜，忙令相見。且說廣成子見殷郊阻兵於此，子牙拜將期近，問燃燈曰：老師如今殷郊不得退，如之奈何？燃燈曰：番天印利害，除非取了玄都離地煙光旗，西方取了青蓮寶色旗，如今止有了玉虛香黃旗，殷郊如何伏得他，必先去取了此旗方可。廣成子曰：弟子願往玄都，見師伯走一遭，燃燈曰：你速去，廣成子借離地金光法，往玄都來，不一時，來至八景宮。玄都洞真好景致，怎見得有詩爲證：金碧輝煌，珠玉燦爛，青翠婆娑，蒼苔欲滴，仙鶴仙鶴成羣，白鶴白猿作對，香爐縹緲，冲霄漢，彩色氤氳，連碧空，霧隱樓臺，連疊疊，霞整殿閣，紫陰陰，祥光萬道，臨福地，瑞氣千條，照洞門。大羅宮內金鐘響，八景宮闈玉碧鳴，隔天關地神仙府，最是玄都第一重。話說廣成子至玄都洞，不敢擅入，等候半晌，只見玄都大法師出來，廣成子上前稽首，口稱：道兄煩啟。老師弟子叩見。玄都大法師至蒲團前，叩曰：廣成子至此，求見老師。老子曰：廣成子不必羞他進來，他是娶離地煙光旗，你將此旗付與他去罷。玄都大法師隨將旗付與廣成子曰：老師吩咐你去罷，不要去了見了，廣成子感謝不盡，將旗高捧，離了玄都徑至西岐，將離地煙光旗交與子牙收了。廣成子又往西方極樂之鄉，借離地金光法，不一日到了，西方將景比崑崙山大不相同，怎見得，有詩爲證：寶烟金光映日明，異香奇彩更微精，七寶林中無窮景，八德池邊落瑞瑤，素品仙花人罕見，笙簧仙樂耳俱清，西方勝界真堪羨，真乃蓮花瓣裏生。話說廣成子結立多時，見一童子出來，廣成子曰：童子，煩你通報一聲，說廣成子相訪，只見童子進去，不一時，童子出來，道：有請廣成子進內。見一道人，身高丈六，面皮黃色，頭挽抓髻，向前稽首，分賓主坐下。道人曰：道兄乃玉虛門人，久仰清風，無緣會晤，今幸至此。實三生有緣。廣成子謝曰：弟子因犯殺戒，今被殷郊阻住子牙拜將日期，特至此求借青蓮寶旗，以破殷郊，就仗周王東征，接引道人曰：貧道西方乃清淨無爲，與貴道不同，以花開見我，我見其人，乃蓮花之像，非東南兩處之客，此旗恐惹紅塵，不敢從命。廣成子曰：道兄，其理合一，以人心合天，道眷得其二，南北東西共一家，難分彼此，如今周王乃是真命天子，應運而興，東南西北，總在掌王水土之內，道兄怎言西方不與東南之教同？古語云：金丹舍利同仁義，三教原來是一家。接引道人曰：道兄言雖有理，只是青蓮寶色旗染不得紅塵，奈何奈何？正論之間，後邊來了一位道人，乃是準提道人，打了稽首，同坐下。準提曰：道兄，此來欲借青蓮寶色旗，西岐山

破毀郊。若論起來，此實借不得，如今不同，亦自有說，乃對接引道人曰：「前番我曾對道兄言過，東南兩度，有三千丈紅氣沖空，與吾西方有緣，是我八德池中五百年花柳之數，西方雖是極樂，其道何日得行於東南，不若借東南大較，兼行善道，有何不可？現今廣成子道兄前來，當得奉命，接引道人，隨準提道人之言，隨將青蓮寶色旗，付與廣成子，廣成子謝了二位道人，離西方望四岐而來，正是：只爲殷郊逢此厄，轉往西方走一遭。話說廣成子離了西方，不一日來到四岐，進相府來見燃燈，將西方不肯借旗，被準提道人說了方肯的話，說了一遍，燃燈曰：「事好了，如今正用雌雄炮火旗，東方用青蓮寶色旗，中央用杏黃旗，已旗，西方用素色雲界旗，單請北方與殷郊走，方可治之。」廣成子曰：「素色雲界旗那裏有，衆門人都想，想不起來，廣成子不樂，衆門人俱退，土行孫來到內裏，對妻子翠蓮曰：「空殷郊伐四岐，費了許多的事，如今這少素色雲界旗，不知那裏有，只見說吉公主在靜室中聽見，忙起身來問，土行孫曰：「素色雲界旗，是我母親那裏有，此旗一名雲界，一名聚仙，赴陪池會時，將此旗拽起，羣仙俱知道，即來赴陪池勝會，故曰聚仙旗，此旗別人去不得，須得南極仙翁方能借得來，土行孫聞說，忙來至殿前，見燃燈道人曰：「弟子回內室與妻子商議，有罷吉公主聽見，彼言：此旗乃在西王母處，名曰聚仙旗，燃燈方悟，隨命廣成子往崑崙山來。」廣成子縱金光至玉虛宮，立於麒麟崖，等候多時，有南極仙翁出來，廣成子把殷郊的事說了一遍，南極仙翁曰：「我知道了，你且回去，廣成子回西岐不表，且說南極仙翁，即忙收拾換了朝服，繫了叮嚀玉佩，手執朝笏，離了玉虛宮，足踏祥雲，飄飄蕩蕩，駕鶴而行，怎見得有詩爲證：祥雲托足上仙行，跨鶴乘鸞上玉京，福祿並稱爲壽曜，東南常自駐行旌。話說，南極仙翁來到陪池，落下雲頭，見朱門緊閉，玉佩無聲，只見陪池那些光景，甚是稀奇，怎見得有詩爲證：頂戴霄漢，鳳袖須嬌，巧案排列，祥行參差，懸崖下瑞草琪花，曲徑旁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林，却似火爐燒金，白鶴梧松立枝頭，渾如蒼嫗捧玉，彩鳳雙雙，青鸞對對，彩鳳雙雙，向日一鳴天下瑞，青鸞對對，迎風翻舞世間稀，又見黃澄澄琉璃瓦，疊爲齋，明幌幌錦花磚鋪瑤瑤，東一行，西一行，盡是蕊宮珍闕，南一帶，北一帶，看不了寶閣瓊樓，雲光殿內，護金霞，聚仙亭下生紫霧，正是金闕中仙樂動，方知紫府是瑤池。話說，南極仙翁俯伏金塔，口稱：小臣南極仙翁奏聞，金母應運聖主，鳳鳴岐山，仙臨敕殺，垂象上天，因三教並談，奉玉虛符命，按三百六十五度，封仙八節，雷火爐斗，羣星列宿，今有玉虛副仙廣成子，門人殷郊，有負師命，逆天叛亂，殺害生靈，阻撓差尚，不能前往，恐誤拜將日期，殷郊發誓，應在門前身受擊鎗之厄，今奉玉虛之命，特著聖母恩賜，聚仙旗，下至西岐，治殷郊，以應願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具疏，小臣南極仙翁具奏。俯伏少時，只聽得仙樂一派，怎見得：玉殿金門兩扇開，樂聲齊奏下瑤臺，鳳銜丹詔離天府，王勅金書降下來。話說，南極仙翁俯伏下階，放降勅旨，只見樂聲響，金門開處，有四對仙女，高捧聚仙旗，付與南極仙翁，勅旨付南極仙翁，親武，這有人下，紉土德德彰聞，聖旨此正合人心，今特借爾聚仙旗，前去以助周邦，事畢，速速還還，毋得延緩，有聚仙寶，南

個殘兵敗卒，殷郊嘆曰：「誰知如此兵敗將亡，俺如今且進五關，往朝歌見父借兵，再報今日之恨，不遇因策馬前行，忽見文殊廣法天尊，站立前面，而言曰：『殷郊今日你受聖勳之厄，殷郊欠身口稱，師叔弟子，今日回朝歌，老師爲何阻吾去路？』文殊廣法天尊曰：『你入羅網之中，速速下馬，可赦你架杆之厄。』殷郊大怒，縱馬搖鞍，直取天尊，手中劍架杆，殿下心慌，祭起番天印來，文殊廣法天尊忙將寶蓮色旗招展，好寶貝，白氣懸空，金光萬道，現一粒舍利子，怎見得有詩爲證：『廣道金光耀上下，三乘玄妙入西方，要知舍利無窮妙，治得番天印渺茫。』文殊廣法天尊展動此寶，只見番天印不能落將下來，殷郊收了印，往南方離地而來，忽見赤精子大呼曰：『殷郊，你有負師言，難免出口發誓之災，殷郊情知不殺一響，也不得完事，備馬搖鞍來戰赤精子。』赤精子曰：『孽障，你兄弟一般，俱該如此，乃是天數，俱不可逃，忙用劍架杆，殷郊復祭番天印，就打赤精子，展動離地焰光旗，此寶乃玄都寶籙，按五行奇珍，怎見得有詩爲證：『鴻濛初道精微，赤在離宮造化機，今日岐山開展，殷郊難免血沾衣。』赤精子展開此寶，番天印只在空中亂滾，不得下來，殷郊見如此光景，忙收了印，往中央而來，燃燈道人叫殷郊曰：『你師父有一百張聖符，候你殷郊能離苦境，口稱老師，弟子不曾得罪與衆位師尊，爲何各處逼迫，燃燈曰：『孽障，你多顧對天，出口恁免，殷郊乃是一位顯神，怎肯干休，便氣沖牛斗，直殺過來，燃燈口稱善哉，將劍架杆，未及三合，殷郊發印就打，燃燈展開了香黃旗，此寶乃虛宮奇珍，怎見得有詩爲證：『執掌崑崙按五行，無窮玄法使人驚，展開廣道金光現，竟使殷郊性命傾。』殷郊見燃燈展香黃旗，就有萬朵金蓮現出，番天印不得下來，恐被人收去了，收印在手，忽然往正西上一看，只見牙子在紫鳳旗下，殷郊大喝一聲：『仇人在前，豈可輕放？』縱馬搖鞍大呼：『姜尚，吾來也！』武王見一人三百六騎搖鞍而來，武王曰：『纘殺孤家，子牙曰：『不妨，來者乃殷郊騎下。』武王曰：『既是當今諸君，孤宮下馬拜見。』子牙曰：『今爲敵國，豈可輕易相見？』老臣自有道理，武王看殷郊來得勢如山倒一般，誇辛面前，也不答話，直一戰刺來，有聲，子牙劍架杆，忙迎只一合，殷郊就架杆打來，子牙急展寶劍，此乃降心之寶，只見催風扇地，一瓦異香，籠罩上面，番天印不得下來，怎見得有詩爲證：『五彩祥雲天地迷，金光萬道吐紅霓，殷郊不用番天印，咫尺擎雲頂上擠。』子牙見此旗有無窮大法，番天印不得下來，子牙把打神鞭祭起來打殷郊，殷郊著手，抽身望北而走，燃燈遠見殷郊已走，坎地發一雷聲，四方吶喊，鑼鼓齊鳴，發聲大振，殷郊催馬向北而走，四面追趕他，殷郊趕得無路可投，往前行山徑越窄，殷郊下馬步行，又閉後面追兵甚急，動天祝曰：『若吾父王還有天下之福，我這一番天印，把此山打一條路徑，而出商朝社稷，保存，如打不開吾今休矣。』言訖，把番天印打去，只見響一聲，將山打出一條路來，殷郊大喜曰：『商朝天下，還不能絕，便往山路就走，只聽得一響炮響，兩山反俱是開兵，擁下上頂來，後面又有燃燈道人捉來，殷郊見左右前後俱是子牙人馬，不能收得此難，忙借土遁，往山上就走，殷郊的頭方冒出山尖，燃燈道人便用手一合二山頭，一將將殷郊的身子夾在山內，頭在山外，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洪錦西歧城大戰

奇門遁術神前問 新將軍放亦壯哉 黑烟引雲遮白日 青嶺擲地起塵埃

三山關上多英俊 五然岸前自有才 不是仙姑能幻化 只因月老作新媒

話說燃燈合山携住殷郊四路人馬齊上山來。武王至山頂上，看見殷郊道等模樣，滾鞍下馬，跪于塵埃，大呼千歲。小臣姬發奉法克守臣節，併不敢欺君罔上，相父今日命賜下如此，使我有萬年污名，子牙挽扶武王而言曰：殷郊違逆天命，大劫如此，怎能收逃。大王要盡人臣之道，行禮以盡王公之德，可也。武王曰：相父今日把儲君夾在山中，大罪俱在我姬發了，望列位老師大開開闢，憐念姬發，放了殿下罷。燃燈道人笑曰：賢王不知天數，殷郊違逆天命，怎能收逃。大王欲盡君臣之禮，便罷了。大王又不可逆天行事。武王兩次三番討止，子牙止色言曰：老臣不過順天應人，斷不敢逆天而謀主公也。武王含淚擦土，焚香跪拜在地，稱臣泣訴曰：臣非不教殿下，奈乘老師要順守天命，實非臣之罪也。拜罷，燃燈請武王下山。命廣成子推策上山，廣成子一見殷郊道等如此，不覺淚落，正是：只因出口擊銀關，今日西岐怎脫逃。只見武王擊了殷郊，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來。清福神祇柏靈用百靈簾來引殷郊，殷郊怨心不服，一陣風徑往朝歌城來。封王正與妲己在鹿臺飲酒，好風怎見得有靈為證，刮地遮天暗，然雲照日昏。鹿臺如霹靂，一派風狂成，先利時揚塵播土，次後來倒樹摧林，只刮得燒城瀾定，巖巖樹，空中仙子怎騰雲，吹動崑崙頂上石，捲得江河水浪渾。話說封王正在鹿臺上飲酒，聽得有人來，封王不覺昏沉，就席而臥。見一人三首六臂，立於御前，口稱父王，孩兒殷郊為國而受斧鑕之厄，父王可修仁政，不失成湯社稷。當任用賢相，速拜元戎，以任內外大事，不然妾尚不久便欲東行。那時悔之晚矣。孩兒還要訴妻，恐封神台不納，孩兒去也。封王驚醒，口稱：怪哉。妲己胡喜，妹王貴人三人共席，欠身忙問曰：陛下為何口稱怪哉。封王把夢中事說了一遍。妲己曰：夢由心作，陛下勿疑。封王乃酒色昏君，見三妖嬈態，把毒酒杯遞不在心，只見犯水關韓榮，有本進朝歌告急，其本至文書房，看了本，看見如此，心下十分不樂，將此本抱入內殿。封王正在觀慶，當駕官啟奏，微子候旨，封王宣微子至殿前，行禮畢，將犯水關韓榮報本呈上。封王展看，見張山率勳征討失利，又帶着殷郊殿下，絕于岐山。封王看見大怒，與眾臣曰：不道姬發自立武王，竟成大逆，加屢征伐，損折將兵，不見成功。為今之計，可用何卿為將，若不早除，恐為後患。眾內一臣，乃申諫大夫李容，進禮稱曰：今天下不靜，刀兵四起，十餘載未寧，皆因勞民傷財，不修仁政，不納忠言，有失成湯社稷。今當任用賢相，速拜元戎，以任內外大事，不致社稷傾危。今雖東伯侯姜文煥、南伯侯鄂順、北伯侯崇黑虎，此三路不過疥癩之疾，獨西岐姜尚助姬發而為不道，肆行禍亂，其志不小。論朝歌城內，皆非姜尚之敵手。臣薦三山關總兵官洪錦，才勇俱全，若得此臣征伐，庶幾大事可定。封王即傳旨齎勅，往三山關令洪錦得專征伐，使命持節徑往三山關來。一路無詞，一日，已至三山

關前驛中安下。次日洪錦同佐二官徑往開演畢，交代官乃是孔寬。不日侯孔寬交代明白，洪錦領十萬雄師，離了高陽，往西岐進發。好人馬，怎見得有濟為證。一路上旛旗迷亂，日殺氣飄行，雲刀鎗寒風凜，劍戟冷森森，弓彎伏月樣，箭插點雲星。命甲黃騰騰，銀盔似玉鑄，纓帶驚天地，鼓插似雷鳴，人似狼狽狂，馬似蛟龍雄。今往西岐來，又逢姜桓楚。話說洪錦一路行來，兵到時哨馬報入中軍，人馬已至西岐了。洪錦傳令安營，立下寨柵，先行官李康、柏顯忠上帳參見。洪錦曰：「今奉敕征討，爾等各宜盡心為國，委命是智多謀，非同小敵，須是謹慎小心，不得造次的。」二將曰：「謹領台命。」次日，李康領令出營，至西岐城下，搦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大喜，三十六路征伐，今日已滿，可以打點東征。忙問曰：「那一員將官去走一遭？」兩宮適朝往，子牙許之。兩宮適領命出城，見李康猶如一塊烏雲而來。兩宮適曰：「來者何人？」李康答曰：「吾乃洪建兵麾下正印官李康是也。今奉勅征伐爾等叛逆之徒，理當受首級門，尙敢鎗兵拒敵，真是無法無君。」兩宮適笑曰：「似你這等不堪之類，西岐城也，不知殺了百萬，何在你這一人而已。快快回兵，免你一死。」李康大怒，縱馬舞刀直取。兩宮適手中刀劈面相迎，二將戰有三十回合。李康乃左道傍門，念動咒語，頂上現一塊黑雲，雲中現出一隻大來，把兩宮適夾跨子上一口，連連帶甲扯去半邊，幾乎被李康刀劈了。兩宮適唬得魂不附體，敗進城去。將咬傷之事訴說一遍。子牙不樂，只見李康進營，見洪錦言，得勝傷兩宮適敗進城去了。洪錦大喜，頭陣陣陣，陣陣勝。次日，柏顯忠上馬至城下請戰，探馬報入相府，子牙問誰人出馬。有鄧九公應曰：「末將願往。」子牙許之。鄧九公開放西岐城，走馬至軍前認得是柏顯忠，大呼曰：「柏顯忠，天下盡歸明主，你等今日不降，更待何時？」柏顯忠曰：「似你這匹夫負國大恩，不顧仁義，乃天下不仁不智之狗彘耳。」鄧九公大怒，催開坐騎，使開合扇，大刀直取柏顯忠。顯忠挺鎗刺來，一將交鋒，如同猛虎搖頭，不亞獅子擺尾。只殺的天昏地黑，怎見得有證為證。這一個上頂命奪靈烈燭，那一個黃金甲挂連環套，這一個獨徑靈風夾大紅袍，那一個粉素征袍如白練。這一個大刀揮如閃電光輝，一個長鎗恰似龍蛇現。這一個脂韜馬跑鬼神驚，那一個白龍駒走如銀靛。紅白二將似天神虎鬪龍爭，真不虛。二將大戰二三十回合，鄧九公乃是有名大將，展開刀如同閃電，勢不可當。柏顯忠那裏是九公敵手，被九公實個破綻，起手一刀把柏顯忠揮于馬下。鄧九公得勝進城，至相府回話，斬了柏顯忠首級，報功。子牙令將首級懸令城上，且說洪錦見折了一將，在中軍大怒，咬牙切齒，恨不得平吞西岐。次日，領大隊人馬，坐名要子牙答話，探馬報入相府，子牙附報。即時排隊伍出城，炮響處，西岐門關一枝花馬沖出。洪錦看城內兵衆，紀律嚴整，又見左右將領參謀，一個個勇似虎狼，那三山五嶽門人，鳳飄然俱有仙風道骨，兩旁擺過排開，雲霧旗，下乃關國武成王黃飛虎，子牙坐四不相，穿一身道服，體貌迥別，怎見得有詩為證。金冠如魚尾，道服按東方，旛纛懸水火，麻鞭繫玉瑤。手執三環劍，胸藏百鍊鋼。帝王師相品，萬級把名揚。話說洪錦走馬至軍前，大呼曰：「來者是姜尚麼？」子牙答曰：「將軍何名？」洪錦曰：「吾乃奉天征討大元戎洪錦是也。爾等不守臣節，逆天作亂，往往

拏錦王師，法術經賢，今奉旨特來征討爾等，拿解朝歌，以正國法。若知吾利害，早早下騎就擒，可免一郡生靈矣。子牙笑曰：洪錦你既是大將，理當知機，天下盡歸周主，賢士盡聚獨夫，料你不過一杯之水，能濟甚事。今諸侯八百齊伐無道，吾不久會兵孟津，弔民伐罪，以救生民塗炭，削平禍亂。汝等尚敢逆天以助不道，是自取罪戾。洪錦大怒，縱馬舞刀冲過陣來，傍有姬叔明大呼曰：不得猖獗，催開馬橋，直取洪錦。二將殺在一堆。姬叔明乃文王第七十二子，遠殿下，心性最急，使開鎗如猛虎，約戰有三四十合。洪錦乃左道術士出身，他把馬一夾，跳在圈子外面，將一鬼旗往下一戳，把刀望下一晃，那旗化作一門。洪錦連人帶馬徑進旗門而去，殺下不知，也把馬趕進旗門來。此時洪錦看得見姬叔明，姬叔明看不見洪錦，馬頭方進旗門，洪錦在旗門裏一刀把姬叔明揮於馬下。子牙大驚，洪錦收了旗門，依舊現身大叫曰：誰來與吾見陣，傍有鄧輝王走馬至軍前大呼：匹夫待恃強，吾來也。洪錦看見一員女將奔來，金盔金甲，飛臨馬前，忽見得有詩為證：女將生來正幼齡，威風凜凜貌娉婷。五光寶石飛來妙，輔國安民定太平。鄧輝王一馬冲至陣前，洪錦也不答話，舞刀直取，佳人手中雙刀急架，忙避。洪錦暗思：女將不可戀戰，速斬為上策。洪錦依然去把鬼旗如前用度，把馬走入旗門裏面去了。只說鄧輝王趕他不知，鄧輝王有智，也不來趕，忙取五光石，在旗門裏一石打來，聽得洪錦在旗門內咳嗽一聲，面已著傷，收了旗門，回營去了。子牙回兵進府，又見傷了一位部下，雙雙不喪，納悶存府，且言：洪錦被五光石打得面上眼腫鼻青，急得只是咬牙，忙用丹藥敷貼，一夜全愈。次日，上馬親至城下，坐名只要女將。哨馬報入相府，言洪錦只要鄧輝王，子牙無計，只得著人到後面來說。土行孫見人來報，忙對鄧輝王曰：今日洪錦坐名要你，你切不可進他的旗門。輝王曰：我在三山關大戰數年，難道左道也不知，我豈有進他旗門去的理。二人正議論間，時有龍吉公主聽見，忙出淨室問曰：你二人說甚麼，土行孫曰：商營有一大將洪錦，善用幻術，將鬼旗一面化一旗門，殺下姬叔明趕進去，被他一刀送了性命。昨與輝王交戰，又用鬼旗，輝王不趕，只一石往裏面打去，打傷此賊。他今日定要揮王出馬，故此弟子吩咐他今日切不可趕他，如若不去，使他笑吾西岐無人。龍吉公主笑曰：此乃小術，叫做旗門遁，鬼旗為內旗門，白幡為外旗門。既然如此，待吾收之。土行孫上銀安殿，對子牙把龍吉公主的話說了一遍。子牙大喜，忙請公主上殿。公主見子牙打稽首曰：乞借一坐騎，待吾收去此將。子牙令取五點桃花駒，龍吉公主獨自出馬，開了城門，一騎當先。洪錦見女將來至，不是鄧輝王，洪錦問曰：來者乃何人。龍吉公主曰：你也不必問我，我若說出來，你也不知，你只是下馬受死，是你本色。洪錦大怒罵曰：好大胆賊人，焉敢如此。縱馬舞刀來取，公主手中鸞飛劍急架，忙迎二騎交鋒。只三四合，洪錦又把內旗門消便將出來，公主看見，也取出一首白幡，往下一戳，將劍一分，白幡化作一門。公主走馬而入，不知所往。洪錦及至看時，不見了女將人，驚不知外旗門有相生相殺之理。龍吉公主從後面將出來，公主雖是僂子，終是女流，力氣甚弱，及舉劍望洪錦背上砍來，正中肩膊，洪錦吃驚一聲，不願旗門鬼旗，往正北上逃定。龍吉公

主隨後趕來，大叫洪錦速下馬受死。吾乃龍池金母之女，來助武王伐紂。莫說你有道術，便是你上天入地，也要來帶你首級去的。望前緊追，洪錦只得捨身逃走，往前緊逃，看看趕上。公主又叫洪錦莫想今日饒你，吾在姜丞相面前說過，定要斬你。方回，洪錦聽罷，心上一著忙，身上又痛，自思不若下馬借土遁逃回，再作區處。龍吉公主見洪錦借土遁逃走，笑曰：洪錦這五行之術，隨意變化，又何難哉。吾來也。下馬借土遁趕來，取木能釘土之意，看看趕至北海，洪錦自思曰：幸吾有此物在身，不然怎了。忙取一物，往海裏一丟，那東西見水重生，攪海翻波而來。此物名曰鯨龍，洪錦足踏鯨龍，奔入海內而去。龍吉公主趕至北海，只見洪錦跨鯨而去，怎見得，有滾滾波瀾，巨浪悠悠，響波瀾接天河，巨浪悠悠運地派，湧來洶湧水，侵瀾環，湖來洶湧，猶如霹靂吼三春，水侵瀾環，卻似狂風吹九月，乘龍騎老，必定巖層行，跨鯨仙意反覆，果然營處過近岸，無村舍，傍水少魚舟，浪捲千層雪，風生六月秋，野禽憑出沒，沙鳥任浮沈，眼前無釣者，耳畔只聞鷗。海底魚遊樂，天邊鳥過愁。話說龍吉公主趕至北海，見洪錦跨鯨而逃，公主笑曰：幸吾離地池，帶得此寶而來，忙向錦囊中取出一物，也往海裏一丟，那寶貝見水復現原身，滑喇喇分開水勢，如泰山一般，此寶名曰神鯨，原身皆於海面，公主站立於上，仗劍趕來，此神鯨善降鯨龍，起出鯨龍入海，得得波浪滔天，次後來神鯨入海，鯨龍無勢，龍吉公主看看趕上，祭起繩龍索，命黃巾力士將洪錦連拿住西岐，黃巾力士領娘娘法旨，恐空把洪錦捨去，拿住西岐，幸相府往下一摔，子牙正與衆將官共議軍情，只見空中摔下洪錦，子牙大喜，不知洪錦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姜子牙金靈拜將

金靈拜將若飛仙

斗大黃金討後塵

夢入龍龍方實地

年登耄耋始朝天

種種周家承先業

樹列齊封訪後賢

驅霧兩端人空及

帝王師相古今傳

話說子牙見捉了洪錦，料知龍吉公主成功，將洪錦放下丹臺，少時，龍吉公主進相府，子牙欠身謝曰：今日公主成莫大之功，皆是社稷生民之福。公主曰：自下高山，未與丞相成尺寸之功，今日捉了洪錦，但憑丞相發落。龍吉公主道罷，自回淨室去了。子牙令左右將洪錦推至面前，問曰：似你這等逆天行事之輩，何嘗得片甲回去，命從將出去斬首就令，有南宮適爲罷斬，候行刑令下，方欲開刀，只見一道人忙奔而來，喘息不定，只叫：刀下留人，南宮適看見，不敢動手，急進相府來稟曰：啟丞相得知，末將斬洪錦，方欲開刀，有一道人只叫：刀下留人，未敢擅便，請令定奪。子牙傳請，少時那道人來至殿前，與子牙打了稽首。子牙曰：道兄從何處來，這人曰：貧道乃月合老人也，因符元仙翁曾言龍吉公主與洪錦有俗世姻緣，曾結紅絲之約，故貧道特來通報。二則可以保子牙兵度五關，助得一臂之力，子牙公不可違了這件大事。子牙暗想：他乃蕊宮仙子，吾怎好將凡間軀，擄之事與他講，乃令鄧輝玉先去見龍吉公主，就將月合仙翁之言，先稟過，方可再講。鄧輝玉徑進內殿，請公主出靜室，議事。

公主忙來見鄧輝玉問曰：「有何事見我？」輝玉曰：「今有月合仙翁言，公主與洪錦有俗世姻緣，曾結紅絲之約，該有一世夫妻。現在殿前與丞相共議此事，故丞相先著妾身啟過娘娘，然後可以面議。」公主曰：「吾因在瑤池犯了清規，特貶我下凡，不得復歸瑤池，與吾母女重逢。今下山來，豈得又多此一番俗孽耶？」鄧輝玉不敢作聲。少時，月合仙翁同子牙平後陣，許吉公主見仙翁稽首，仙翁曰：「今日公主已歸正道，今下凡間者，正要了此一段俗緣，自然反本歸元耳。」况今子牙拜將在邊，那時兵度五關，公主該與洪錦結不世之勳，垂名竹帛，候功成之日，瑤池自有族屬來迎公主回宮，如是入數，公主雖欲強為，不可得矣。所以貧道受符元仙翁之命，故不辭勞頓，親自至此，特為公主作伐。不然，洪錦剛赴法行刑，貧道至此，不遇不早，恰逢其時，看為定數可知。公主當依貧道之言，不可却佳期，罪愆更甚。那時悔之晚矣。公主請自三思。」觀吉公主聽了月合仙翁一篇話，不覺長吁一聲，誰知有如冤冤所繫。既是仙翁掌人間婚嫁之事，我也不能強辭。俱憑一位主持子牙仙翁大德，遂放了洪錦，用藥費好劍傷洪錦，自出營招回李廣人馬，擇吉日期與觀吉公主成了姻眷。正是：天緣月合非容易，自有紅絲牽繫來。話說洪錦與觀吉公主成了姻親，乃村王三十五年二月初三日，西岐城家將打點東征，一應錢糧俱各停當，只等子牙上出師表。翌日，武王設祭早朝，王曰：「看奏章出班，無事早帶符未舉，有姜丞相捧出師表上殿，武王命呈上來，奉御官將表文擺於御案上，武王從頭觀看。進表丞相臣姜尚聞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流毒邦國，剝喪元良，賊虐諫輔，罪侮五常，荒怠不敬，沈湎冒色，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靡以殘害於萬姓，造厥小人，宗廟弗祀，廢棄蓍老，昵比罪人，惟婦言是用，焚炙忠良，劓割孕婦，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彝刑，囚奴正士，殺妻戮子，惟淫醜是圖，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郊社不修，宗廟不享，商罪貫盈，天人共怒。今天下諸侯大會于孟津，與平民伐罪之師，救生民于水火，乞大王體上天好生之心，孚四海諸侯之望，思天下黎庶之苦，大駕臨湯，擇日出師，恭行天下，則社稷幸甚，臣民幸甚，乞賜許示施行，謹具表以聞。」武王覽畢，沈吟半晌，王曰：「相父此表雖說村王無道，為天下共棄，理當征伐，但昔先王曾有遺言，切不可伐伐君今日之事，天下後世以孤為口實，况孤有稟先王之言，謂之不孝，縱村王無道，君也，孤若伐之，謂之不忠，孤與相父共守臣節，以俟村王必過遷善，不亦善乎？」子牙曰：「老臣怎敢有負先王，但入下諸侯布告中外，訴村王罪狀，不足以君天下，糾合諸侯大會孟津，昭暢大威，興弔民伐罪之師，觀政于商，如有東伯侯姜文煥、南伯侯鄂順、北伯侯崇黑虎、具文書知會，如那一路諸侯不至者，先問其違抗之罪，次伐無道，老臣恐誤國家之事，因此上來，請王定奪。」懿大王裁之，武王曰：「既是他三路欲伐成湯，任他自為，孤與相父坐守本土，以盡臣節，上不失為臣之禮，下可以守先王之命，不亦美乎？」子牙曰：「惟天地為萬物父母，人為萬物之靈，曾聽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荼毒生靈，如華水火，罪貫盈，早大震怒，命我先王，大勳未集耳，今人主行弔民伐罪。」

之師。止代天以彰天討。救命於水火。如不順上天。厥罪爲均。只見上大夫散宜生上前奏曰。丞相之言。治國忠諫。大王不可不聽。今天下諸侯大會孟津。大王若不以兵相應。則不足取信于衆人。則衆人不服。必罪我國。以助紂爲虐。倘移兵加之。那時豈不見遺伊戚。况紂王信讒。屢征西土。黎庶遭驚慌之苦。文王有汗馬之功。今方安寧。又勸天下之兵。是禍無已時。以臣愚見。不若依相父之計。統兵大會孟津。與天下諸侯陳兵商郊。親放于前。俟其自改。則天下生民皆蒙其福。又不失在于諸侯。遺從于西土。上可以盡忠于君。下可以盡孝于先王。可稱萬全之策。乞大王思之。武王聽得散宜生一番言高。不覺所悅。乃曰。大夫之言是也。不知用多少人馬。宜生曰。大王兵遣五關。須當拜丞相爲大將軍。付以黃鉞白旄。總理大權。得專國外之政。可便宜行事。武王曰。但邊大夫主張。即拜相父爲大將軍。得專征伐。宜生曰。昔黃帝拜風后。須當築壽拜告。堯天后土山川河濱之神。捧穀推輪。方成拜將之禮。武王曰。凡一應事宜。俱是大夫爲之。武王朝散。宜生又至相府恭賀。百官俱各各忻悅。衆門人便個喜歌。宜生次日。至相府對子牙說。令南宮適辛甲往岐山監造將臺。當時二人。至岐山揀選木植。刻石之物。克日興工。也非一日。將臺已完。二將回報子牙。宜生入內庭。面請王旨曰。臣奉旨監造將臺已完。選擇良辰。于三月十五日。請大王至金臺。親拜相父爲帥。武王准旨。候至日行禮。且說子牙三月十三日。立辛甲爲軍政司。先將新法紀律牌掛在帥府。使衆將各宜知悉。辛甲領令挂出帥府。上書有。大元帥姜桓楚。約示大小衆將一體知悉。各款開列于後。聞鼓不進。聞金不進。舉旗不起。按旗不伏。此爲慢軍。犯者斬。呼名不應。點視不到。違期不至。動乖紀律。此爲欺軍。犯者斬。夜傳刁斗。意而不報。更響虛度。聲號不明。此爲懈軍。犯者斬。多出怨言。毀謗主將。不聽約束。便教難治。此爲橫軍。犯者斬。揚聲笑語。藐視禁約。喧嘩軍門。此爲輕軍。犯者斬。所用兵器。克削鋒銳。致使弓弩絕絃。箭無羽鏃。劍戟不利。旗幟凋敝。此爲貪軍。犯者斬。謠言讒語。造捏鬼神。假託參謀。大肆邪說。蠱惑將士。此爲妖軍。犯者斬。奸舌利齒。妄爲是非。調撥士卒。互相爭鬪。致亂行伍。此爲刁軍。犯者斬。所到之地。凌侮百姓。逼淫婦女。此爲姦軍。犯者斬。竊人財物。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功。此爲盜軍。犯者斬。軍中衆衆。近帳私探音信。此爲探軍。犯者斬。或聞所謀。及聞號令。漏泄于外。使敵人知之。此爲背軍。犯者斬。調用之際。結舌不應。低眉俯首。面有難色。此爲怯軍。犯者斬。出赴隊伍。攔前亂後。言語喧嘩。不遵禁約。此爲亂軍。犯者斬。託傷詐病。以避征進。假故假死。因此逃脫。此爲奸軍。犯者斬。手掌錢糧。給賞之時。阿私所親。使士卒結怨。此爲弊軍。犯者斬。親寇不審。察賊不詳。到不言到。多則言少。少則言多。此爲誤軍。犯者斬。話說子牙將新法牌挂於帥府。衆將觀之。無不詳遵。且說宜生至十四日。入內庭見武王曰。請大王明日清晨。至相府請丞相登壇。武王曰。拜將之道。如何行禮。宜生曰。大王如黃帝拜風后。方成拜將之禮。武王曰。卿言正合孤意。次日。乃三月十五日吉辰。武王帶領滿朝文武。齊至相府前。只見龍臺而築。聲響遙三番。軍政司合門官放炮開門。只見三疊炮響。相府門開。宜生引道。武王隨後。手銀安殿。軍政司忙裏請元帥跪殿。有千歲親來拜請。

元帥登壇，子牙忙從後面道服而出，武王乃欠身曰：「請元帥登壇。」子牙慌忙謝過，同武王分左右並行至大門，武王欠身打躬，兩邊扶轡上轎，宜生請武王扶轡尾，連推三步，後人有詩讚子牙末年，叨此榮福。周主今親列將臺，風雲龍虎四門開。香生滿道衣冠引，紫氣當天御仗來。統領雄師添瑞彩，安排士馬盡靈龜。磻溪今日人報出，八百開基設異才。話說子牙排儀仗出城，只見前面七十里俱是大紅旗，直擺到西岐山，西岐百姓，扶老攜幼，俱來觀看。子牙至西岐山將近將臺邊，有一座牌坊，上有一幅對聯：「三千社稷歸周主，一派華夷屬武王。」話說衆將分道而行，武王至將臺邊一看，只見將臺高築，甚是巍峨軒昂，怎見得：「臺高三丈，象按三才，闊二十四丈，按二十四氣，裏有三層第一層，臺中立二十五人，各穿黃衣，手持黃旗，按中央戊己土，東邊立二十五人，各穿青衣，手持青旗，按東方甲乙木，西邊立二十五人，各穿白衣，手持白旗，按西方庚辛金，南邊立二十五人，各穿紅衣，手持紅旗，按南方丙丁火，北邊立二十五人，各穿皂衣，手持皂旗，按北方壬癸水，第二層，是三百六十五人，手執大紅旗，三百六十五面，長闊天三百六十五度，第三層，七十二員牙將，各執劍戟瓜錘，按七十二候，三層之中，各有祭器祝文，自一層之下，兩邊儀仗，駕翅排列，衣冠整肅，劍戟森嚴，從古無兩，只見前宜生至臺前，請武王出與武王忙下與宜生曰：「大王可幸元帥前，請元帥下轎。」武王即至臺前欠身曰：「請元帥下轎。」子牙忙下轎來，宜生引道：「子牙至臺邊，散宜生贊禮曰：『請元帥面南背北，乾宮生開讀祝文。』」維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西伯遣上大大夫散宜生，敢昭告于五岳四瀆，名山大川之神曰：嗚呼！惟天惠民，惟辟奉天，繼絕業，庶克底于道，今紂王受弗厭上天，降災下民，惟婦言是用，昏棄厥祖，弗答，昏棄厥道，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期士，俾暴虐于百姓，以盡究于商邑，今發風夜祗懼，若不順天，厥罪惟均，諱探今日，特拜姜尚爲大將軍，恭行天罰，伐非弔民，永清四海，所賴神祇相我衆士，以克厥勳，伏惟尚鑒。話說散宜生讀罷祝文，有周公且引子牙上第一層台，周公且贊禮曰：「請元帥面東背西，周公且開讀祝文。」維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西伯遣周公且，敢昭告于日月星辰，風伯雨師，歷代聖帝明王之神曰：嗚呼！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遣厥先人，宗廟弗祀，沉湎昏色，淫亂肆虐，惟宮室臺榭是崇，焚炙忠良，剝削孕婦，以殘害于下民，犧牲粢盛，既于宛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憚其侮，皇天震怒，命發姦之，發爲敢有越厥志，自思欲濟斯民，非才不克，今特拜姜尚爲大將軍，取彼兇殘，殺伐用張，仰賴神祇，翊衛啟迪，吐納風雲，噴噴變化，拯救下民，恭行天罰，克定厥勳，伏惟尚鑒。周公且讀罷祝文，有召公爽引子牙上第三層臺，毛公遂捧武王所賜黃鉞白旆，祝曰：「自今以後，奉天征討，前此獨夫，爲生民除害，爲天下造福，尤戎其勳之哉，子牙跪受黃鉞白旆，乃令左右執捧，禮官贊禮曰：「請元戎面北拜受，戴章鳳，子牙跪拜，左右歌中和之曲，奏八音之樂，擊磬鳴鐘，動徹上下，召公爽開讀祝文。」維十有三年孟春丁卯朔丙子，西伯姬發，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后土神祇曰：嗚呼！天矜子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商王受，得侮五帝，荒怠弗敬，

杯治國定無虞。又一杯速進會諸侯。子牙變了三杯。又跪下。元始曰：此一杯願你成功扶聖主。又飲一杯治國定無虞。又一杯速進會諸侯。子牙跪吃了三杯。又跪下。元始曰：你又復誰者何說。子牙曰：蒙老爺天恩教育。使向得拜將東征。弟子此行不知吉凶如何。懇求指示。天尊曰：你此去並無他慮。你謹記一偈。自有驗也。偈曰：界牌關過疎仙神。穿雲關上受瘟瘟。謹防連光光先德。過了萬仙身體。子牙聞了拜謝曰：弟子敬佩此偈。元始曰：我返駕回宮。你乘弟子再爲設餞。羣仙送出。蓬萊只見仙風一陣。回了鸞駕。且說乘仙來與子牙奉酒。各飲三杯。南極仙翁也奉子牙饒別酒三杯。俱要起身作辭而去。衆門人見子牙問師前去吉凶。金吒忙向文殊黃法天尊問曰：弟子前去。吉凶如何。道人曰：你修身一性。超仙體。何怕無謀。進五關。哪吒也來問太乙真人曰：弟子此行。吉凶如何。道人曰：你。汜水關前施道術。方顯蓮花是化身。木吒來問青賢真人曰：弟子領法旨下山。不知歸著如何。真人曰：你。遵關全仗吳鉤劍。不負仙傳在九宮。韋馱也問道行天尊曰：弟子佐姜師叔至孟津。不可妨礙道行。天尊曰：你比衆人不同。豈不知你。歷代多少修行客。獨你全真第一人。雷震子來問雲中子曰：弟子此去。吉凶如何。雲中子曰：你兩抄仙杏安天下。眞保周朝八百年。楊戩也問玉鼎真人曰：弟子此去如何。真人曰：你比別人不同。肉身成聖超仙境。久後靈山護法靈。黃天化問清虛道德真人曰：弟子此去。吉凶如何。道德真人一見黃天化。命運不長。面帶絕色。低首不語。然而心中不忍。真是可憐。眞君復向黃天化言曰：徒弟。你問前程之事。我有一偈。你可時記在心頭。依偈而行。庶幾無事。道人念偈。不知後來如何。且誌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首陽山夷齊阻兵

首陽方顯日爭光

欲樹千秋照道防

願讀數言垂世字

寥寥片語立綱常

求仁自是求仁得

義士還從義士揚

讀罷史文稱自派

至今齒頰有餘香

話說清虛道德眞君見黃天化來問前程。歸着欲說出所以。恐他不服。欲不說明。白又恐他誤道。利害。眞君奈何。只得將去機關作一偈。懸大命。眞君作偈曰：蓬高不可較。逃能速急回。金雞頭上看。蜂蝶便知機。止得功爲首。千載姓名題。若不知時務。防身有難危。道人作罷。黃天化年少英雄。那裏放在心上。只見土行孫也來問懼留孫。懼留孫也知土行孫不好。他還進得關。死於張奎之手。也只得作一偈。與土行孫留存驗。偈曰：地道術說能通。莫爲貪嗔錯用功。臘出。獠咬一口。嶺前猛獸帶衣紅。懼留孫作罷。土行孫謝過師尊。且說衆位與子牙作別。各回山岳去了。子牙同武王乘將進西岐城。武王回宮。子牙回帥府。大小衆將候候三日。後下教場聽點。子牙次日作本壽。上殿來見。武王見子牙金襴頭大紅袍。玉帶。將本呈上。只見上大夫散宜生。接本展於帥前。子牙俯伏奏曰：姜尚何幸。蒙先王顧聘。未效涓埃之報。又蒙大王拜爲將。知

遇之隆古今罕及，尙敢不効大馬之力，以特深恩也。今特表請大駕親征，以拯八人之難。武王曰：相父此舉，正合天心，忙展表覽之，略云：大周十三年孟春月，天寶大元帥臣委前首，觀時變，固天地之氣運，殺伐用張，亦神聖之功力。今商王受弗，傲上天，能浮不燃，殘虐無辜，肆行殺戮，天怒人怨，致我西土十載不安，仰仗天威，俱行殄滅，臣念此艱難之久，正值村惡惡貫之時，天下騷擾，共會孟津，蒙帝臣等之請，許以東征，萬姓歡騰，將士聽躍，臣不勝感激，日夜祇懼，才疎德薄，恐無補報於涓埃，佩服王言，實有補於節，特懇大王大發乾威，恭行天罰，親御行營，仰天威於咫尺，措全勝於前籌，早進五關，速會諸侯，親政於商，庶幾天人允洽，獨天投首，不獨泄天人之憤，實於湯爲有光，臣不勝激切惓望之至，謹具表以聞。武王覽畢，曰：相父此兵何日起程？子牙曰：老臣操演停當，諄禱吉日，再來請駕起程。武王傳左右，治宴與相父賀喜，君臣共飲。子牙盡想出朝，次日子牙下教場看操，照名點將，子牙五更時分，至教軍場，跪了將台，軍政司辛甲，啟元帥放炮，擊旗，搥鼓點將。子牙暗思：今人馬有六十萬，須用四個先行，方有協助。子牙命軍政司令南宮适、武吉、哪吒、黃天化上臺來，辛甲領令，令四將上臺，打躬。子牙曰：吾兵有六十萬，用你四將爲先行，排左右前後印，你等各拈一闌，自其任事，毋得錯亂。四將聽諾，子牙將靈輿、四將各自拈認。黃天化拈著是頭臨先行，南宮适是左哨，武吉是右哨，哪吒是後哨，子牙大喜，令軍政司將花掛紅，各領印信。四將放過酒，謝過元帥，子牙又令楊戩、土行孫、鄭倫各拈一闌，作三軍督糧官，楊戩是頭運，土行孫是一運，鄭倫是三運。子牙令軍政司取符檄印，付與二將，俱將花掛紅，合飲三杯喜酒。三將下台，子牙令軍政司取點簿，先點黃飛虎、黃彪、黃飛彪、黃飛豹、黃明、周紀、龍環、吳謙、黃天爵、黃天祥、辛免、太顛、闞天、新公、尹公、四賢八俊、周公旦、毛公遂、召公爽、畢公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騫、季騫、姬叔乾、姬叔坤、姬叔康、姬叔正、姬叔啟、姬叔但、姬叔元、姬叔忠、姬叔廉、姬叔德、姬叔美、姬叔奇、姬叔順、姬叔平、姬叔廣、姬叔智、姬叔勇、姬叔俊、姬叔崇、姬叔安。文王有九十九子，雷震子乃燕山所得，共爲百子。文王有四乳，二十四妃，生九十九子，有三十六殿下習武，因紂王屢征四岐，陣亡十六位，又有歸降將佐，得九公太驚、鄧秀、趙昇、孫烟、紅、晁田、晁雷、洪錦、季康、蘇護、蘇全忠、趙丙、孫子羽、女將二員，龍吉公主、鄧婁玉。話說子牙點將已畢，傳令，令黃飛虎上臺。子牙曰：紂王雖是氣數已盡，五關之內，必有精奇之士，不可不防備。當戰者戰，當攻者攻，其間軍士須要演習陣圖，方知進退之法，然後可破敵人。隨令軍政司拾十陣牌，放在台上。一字長蛇陣，二龍出水陣，三山月兒陣，四門斗底陣，五虎巴山陣，六甲迷魂陣，七縱七擒陣，八卦陰陽子母陣，九宮八卦陣，十代明王陣，天地三才陣，包羅萬象陣。子牙曰：此陣俱在六鞘之內，精演停當。軍士方知進退之法。黃將軍鄧將軍洪將軍，你三位走一字長蛇陣，聽炮響，響以下諸陣，毋得錯亂。三將領令下台，走此陣，正行之際，子牙傳令點炮，化六甲迷魂陣，竟不能齊。子牙看見，把三將合上臺來，教之曰：今日東征，非同小可，乃是大敵，若士卒紆濟不精，此是主將之羞，如何征伐，三位須要日夜操

纜母得意玩，有赤軍政三將領令下台，用心教習子牙，傳令管操。衆將打點收拾東征，翌日，子牙朝賀武王。武王曰：人馬軍糧皆一應齊備，請大王東行。武王問曰：相父將內事託與何人？子牙曰：上大夫散宜生可任國事，似乎可託。武王曰：外事託與何人？子牙曰：老將軍黃滾歷練老成，可任國事。武王曰：大善。相父指處得宜，便孤歡悅。武王退朝入內宮，見太妃曰：上啟。母后知道，今相父委衛會諸侯於孟津，孩兒一進五關，觀政於商，即便回來，不敢有乖。父訓太妃曰：姜丞相此行決無差失，孩兒可一應俱備，相父指揮，吩咐宮中治酒，與武王饒行。翌日，子牙把六十萬雄師，竟出西岐。武王親乘甲馬，率御林軍來至十里亭，只見衆御弟排下九龍席，與武王饒行。衆弟進酒，武王與子牙用罷，乘吉日良辰起兵。此正是紂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起兵，點起號炮，兵威甚是雄壯，怎見得：有詩爲證。征雲蔽日隱旌旗，戰士橫戈縱鐵騎。飛劍有光來紫電，流星鎗落挂金縷。將軍猛烈堪圖畫，天子威儀異所施。慘道市民來伐罪，方知天地果無私。話說大隊雄兵離了西岐，前往燕山一路而來。三軍歡悅，百餘精神，行過了燕山，正行首陽山來。大家人馬正行間，只見伯夷叔齊二人，寬衫博袖，麻履絲襪，站立中途，阻住大兵。大呼曰：你往那裏去的人馬？我欲見你主將答話。有哨探高報入中軍，啟元帥有二位道者欲見。子牙並元帥答話，子牙聽說，忙請武王並轡上前，只見伯夷叔齊上前拱手曰：賢侯與子牙公見禮了。武王與子牙欠身曰：甲冑在身，不能下騎。二位阻路，有何事見論？夷齊曰：今日賢侯與子牙公起兵往何處去？子牙曰：紂王無道，逆命於天，殘虐百姓，囚奴正士，焚夷忠良，荒淫不道，無辜顯天，穢德彰聞。惟我君王，願於西土，皇天命我先王，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今我輔相嗣君，恭行天之罰，令天下諸侯大會於孟津，我故不得不起兵前往，以與諸侯會，觀政於商。此乃不得已之心也。夷齊曰：吾既子不言父過，臣不彰君惡。故父有諍子，君有諍臣，只聞以德而感君，未聞以下而伐上者。今紂王君也，雖有不德，何不傾誠盡諫，以盡臣節，亦不失爲忠耳。况西伯以殷事殷，未聞不足於商也。吾又聞至德無不感通，至仁無不賈。願苟至德至仁在我，何免殘不化爲淳良乎？以吾愚見，當退守臣節，體先王服事之誠，守千古君臣之分，不亦善乎？武王聽罷，吟驥不語子牙曰：二位之言雖善，予非不知此，只是一得之見耳。今天下蕩矣，百姓如坐水火，三綱已絕，四維已折，天怒於上，民怨於下，天翻地覆之時，四海鼎沸之際，唯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况今天已肅命乎？我國若不順天，厥罪惟均。且天親自我，民親自我，民聽斷不能不興兵前往，如不起兵，便是違天，豈不有負百姓如望雲霓之哀？子牙左右將士欲行，見伯夷叔齊二人言之不已，心上甚是不服。伯夷叔齊見左右俱有不豫之色，又見衆人與子牙挾武王欲行，二人知其必行，乃走至馬前共攔其轡，諫曰：父死不葬，援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忠乎？臣恐天下後世必有爲之口實者。左右衆將見夷齊叩馬而諫，軍士不得前進，心中大怒，欲擊兵殺之。子牙忙止之曰：不可。此天下之義士也。忙令左右扶之而扶，衆兵方得前進。迨至周兵入朝歌，紂王自焚之後，天下歸周。後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入首陽山採薇作歌曰：登彼西山

分，采其微矣。以暴易暴，分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分。我適安歸矣。呼冤相分，今之哀矣。遂餓死於首陽山。至今人皆嗜嗜稱之。千古猶有餘義。此是後事不設。且說子牙大隊進師，離了首陽山，往前進發。正是：騰蛟殺氣沖霄漢，蕞蕞征雲蓋地來。子牙人馬行至金雞嶺，嶺上有一枝人馬，打兩杆大紅旗，駐紮嶺上，阻住大兵。哨馬報至軍前，敬元帥金雞嶺有一枝人馬，阻住大軍，不能前進。請令定奪。子牙傳令安下行營，臨帳坐下，探探事打探是鄭裏人馬。在此處阻軍，話猶未了，只見左右來報，有將請戰。子牙不知是那裏人馬，忙傳令問：誰人見陣走一遭，有左哨先行南宮適上帳應聲曰：末將願往。子牙曰：首次出軍，當宜小心。南宮適領命上馬，炮臺大振，一馬走出營前，見一將橫頭鐵甲，烏馬長鎗，怎見得：有讀爲證。將軍如猛虎，戰陣可騰雲。鐵甲生光，龍皂服，龍文赤相扶，真主。忠肝保聖君，西岐來報效。汗馬立功勳，子牙遙此將。門徒是魏亥，南宮適問曰：你是那裏無名之兵，敢阻我大軍。魏亥曰：你是何人，往那裏去。南宮適答曰：俺元帥奉天征討，而伐獨夫。你敢大膽，阻吾大隊人馬，大喝一聲，舞刀直取。此將手中槍迎面交還，兩馬相交，刀槍並舉，戰有三四十合。南宮適被魏亥直殺得汗流背脊，心下暗思：才出兵至此，今日遇這員大將，若敢回大營，元帥必定見責。南宮適心上出神，不提防被魏亥大喝一聲，抓住南宮適的袍帶，生擒過馬去。魏亥曰：吾不傷你性命，快請姜元帥出來相見。又把南宮適放回營來。軍政官報入中軍，南宮適聽令，子牙傳令來，南宮適上帳，將被擒放回，請元帥定奪。說了一遍，子牙聽得大怒曰：六十萬人馬，你乃左哨官，今一旦先押吾鋒，你還來見我，喝左右綁出轅門，斬訖報來。左右隨將南宮適推出轅門來。魏亥在馬上見妻斬南宮適，在馬上大叫曰：刀下留人，只請姜元帥相見。吾自有秘密相商。軍政官報入帳中，說老翁那人在轅門外叫刀下留人。請元帥答話，自有秘密相商。子牙大罵：匹夫，擒吾將而不殺，反放回來，如今又在轅門討饒。速傳令溫隊伍出行營，炮聲響處，大紅寶蓋，旗幡，只見轅門下，一對對都是紅袍金甲英雄威猛。先行官騎的是玉麒麟，糾糾殺氣，哪吒登風火輪，昂昂眉宇，雲鬢子藍面紅髮，手執黃金棍，韋護手捧降魔杵，俱是片片雲光。正是：泰山甲海真威武，一派天仙滾出來。話說子牙在四不相上問曰：你是誰人，請吾相見。魏亥見子牙威儀整飾，兵甲鮮明，知其興隆之兆，乃滾鞍下馬，拜伏道旁。曰：末將聞元帥天兵伐紂，特來獻下，欲效犬馬微勞，附功名於竹帛耳。因未見元帥真真，末將不敢擅入。今見元帥士馬之精，威令之嚴，儀節之盛，不專在於軍威，而在於仁德也。末將不敢隨禮，共伐此獨夫，以泄人神之憤耳。子牙隨令進營，魏亥上帳復拜在地曰：末將功習雖馬，未得其主。今逢明君與元帥，則魏亥不負生平所學耳。子牙大喜，魏亥又跪而曰曰：敬元帥，雖然南將軍一時失利，望元帥憐而赦之。子牙曰：南宮適雖則失利，然既得魏將軍，反是吉兆。傳令放來，左右將南宮適放上帳來。南宮適謝過子牙，子牙曰：你乃周家元勳，身爲首領，初陣失機，理當該斬。奈幸魏亥歸間，此乃先凶而後吉。雖然如此，你可將左哨先行印與魏亥，你自隨營聽用。即時將魏亥補挂了左哨。當時南宮適交代印後，子牙傳令起兵，不表。且

說只因張山陣亡，飛報至汜水關，程榮已知子牙三月十五日金台拜將，具本上朝。那日微子看本，知張山陣亡，洪猶歸周忙抱本入內庭，見紂王具奏張山爲國捐軀，紂王大怒，不知姬發犯疆至此，忙傳旨意，鳴鑼鼓臨殿，百官朝賀。紂王曰：今有姬發、大肆猖獗，卿等有何良謀，可除西土大患？言未畢，殿中閃出中大夫飛熊，俯伏奏曰：妾尚乃崑崙道術之士，非掌眾之兵，可以擒剿。陛下發詔，須用孔宣爲將，他善能五行道術，庶幾反叛可擒。西土可剿，紂王准奏。遣使命持詔往三山關來，一路無詞，正是：使命馬到傳飛檄，九重丹詔鳳翔來。話說使命官至三山關，傳旨意，孔宣接至殿上，欽差官開讀詔旨，孔宣跪聽宣讀，詔曰：天子有征伐之權，將帥有開外之寄。今西岐舉發，大肆猖獗，屢挫王師，罪在不赦。咨爾孔宣，謀密兩全，今古無兩，尤堪大將，特遣使爾齎斧鉞旗幟，專征伐，務擒首惡，剿滅妖人，永清西土。爾之功在社稷，朕亦與榮焉。朕決不惜茅土之封，以資有功，爾其欽哉。故茲爾詔。孔宣拜罷旨意，打發天使回朝，連夜下營，整點人馬，共兵十萬，即日拜發，奔離了三山關，一路上曉行夜住，飢餐渴飲，在路行程，已非一日。那日，探馬報入中營，有汜水關韓榮接元帥，孔宣傳令請來韓榮至中軍打躬，元帥此行來遲了，孔宣曰：爲何來遲了？韓榮曰：妾子牙三月十五日金台拜將，人馬已出西岐了。孔宣曰：料妾尚有何能，我此行定拿姬發君臣，解送朝歌，吩咐可速開關，把人馬催動，前往西岐大路而來，不一日，至金雞嶺，哨探馬來報金雞嶺下周兵已至，請令定奪。孔宣傳令將大營駐紮嶺上，阻住周兵，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孔宣兵阻金雞嶺

伐罪弔民誅獨夫

西周原應王虛符

自無血戰成功易

豈有紛爭立業殊

孔雀逆天皆孟浪

金雞阻路盡支吾

休言伎倆參玄妙

纔有西方接引徒

話說孔宣人馬出關，至金雞嶺，探馬報入中軍，前有周兵在嶺下，請令定奪。孔宣令在嶺上安下營寨，阻住咽喉之路，使周兵不能前進不提，只見子牙人馬正行報馬報入中軍，稟上元帥，前有商朝大隊人馬，駐在嶺上，子牙傳令安營，隨帳坐下。自思三十六路人馬俱全，怎麼又有這支兵來。子牙沈思，屈指算來，連張山是三十五路，連此一隊，方是三十六路。此事必又費手，且說孔宣在嶺上止住了三日，子牙大兵已忙忙傳令問誰人去開營中見頭陣走一遭。有先行官陳庚出位應曰：末將願先見頭陣。孔宣許之，陳庚上馬下嶺，至周營搦戰。探馬報入中軍，子牙問左右誰去見頭陣，有先行官黃天化應曰：願往。子牙吩咐曰：須要小心。黃天化曰：不必吩咐，上了玉麒麟出營，右見來將手操方天戟，大呼曰：反賊何人？黃天化答曰：吾乃西周姜大元帥麾下正印行官黃天化是也。你乃何人也？通個名來。錄功簿上，好記你的首級。陳庚大怒曰：量你雞犬小輩，敢與天朝大將相拒，縱馬搦戰，直取黃天化。天化手中雙鞭，迎風交還，騎馬往來，絕無並舉，有謂爲說。二將陣前勢無比，頗謂騎馬定生死，懸旗鐵騎眼中花。試觀麒麟龍尾，銀鬃發手波遮攔，戰刺咽喉蛇躍起，自來也與將軍戰，不似今朝無

底止。騎馬交還。大戰有三十合。黃天化掩一鎗便走。陳庚不知好歹。隨後趕來。黃天化開得腦後鬘鈴響。掛下雙鎗。取了火龍標。拿在手中。回手一標。正是。金標發出神光現。謝送無常死不知。話說黃天化回前。一標將陳庚打下馬來。兜回馬。取了首級。掌鼓進營。來見子牙。子牙問出陣如何。黃天化答曰。末將見元帥洪福。總取了陳庚首級。子牙大喜。上黃天化首功。子牙方才舉筆向視台上。藤懸。不覺頭上簾幕。將下來。子牙半晌不言。從新再取筆。上了黃天化頭一功。此是黃天化只得首功一次。故有此驚報。且說。報馬報人。孔宣營中。藥元帥陳庚失機。被黃天化斬了首級。號令轅門。孔宣笑曰。陳庚自己無能。死不足惜。全不在意。次日。又是綠合出馬。至兩營搦戰。子牙傳令。誰去走一遭。有武吉應曰。弟子愿往。子牙許之。武吉出營。見一員將官。金甲紅袍。黃龍大刀。飛臨陣前。大呼曰。來者何人。武吉曰。吾乃姜元帥門下。左哨先行官武吉是也。係合笑曰。姜尚乃是魚翁。你乃是一個樵子。你師徒二人。正是一輪盡面。虛虛問答。武吉大怒曰。匹夫無理。焉敢以言語戲弄。不要走。便舉槍分心就刺。係合手中刀。愈架忙迎。兩馬交鋒。一場惡戰。大戰有三十回合。未分勝負。武吉掩一槍便走。詐敗而走。係合見武吉逃走。知是樵子出身。料有何能。隨後趕來。不知子牙在礮深僻。武吉這鎗。鎗神出鬼沒之妙。武吉已知係合趕來。把馬一兜。那馬停了一步。係合馬來得太速。正撞伊滿腔。早被武吉回馬。槍挑下馬來。取了首級。掌鼓進營。見子牙報功。子牙大喜。上了武吉的功。就把那吒喚得抓耳撓腮。恨不得要出營斬殺。且說馬報人。商朝營裏。藥元帥係合失機。被武吉回馬槍挑下馬來。鼻去首級。號令轅門。請令定奪。孔宣聽報。請左右曰。吾今奉詔征伐。爾等隨軍立功。不期連折二陣。使吾心中不悅。今日誰去見陣走一遭。為國立功。傍有五軍教應。使高繼能曰。末將愿往。孔宣吩咐曰。務要小心。高繼能上馬提鎗。至營前討戰。哨馬報入中軍。旁有那吒忙應聲曰。弟子願往。子牙許之。那吒穿風火輪。前有一對紅旗。如風播火雲飛奔。前來。高繼能大呼曰。那吒。慢來。那吒大喜曰。既知吾名。何不早早下馬受死。高繼能對那吒大笑曰。聞你道術過人。一般今日也會得你著。那吒曰。你通名來。功勞簿上。好記你的首級。高繼能大怒。使開鎗分心刺來。那吒火尖槍急連忙迎。輪馬盤旋。雙槍並舉。這場戰非是等閒。怎見得有讚為證。一將交鋒在戰場。四敵轉轉望空忙。這一個丹心要保黃明主。那一個赤胆還扶殷紂王。那吒要成千載業。繼能為主立家邦。古來有備無患。有道該興無道亡。高繼能大勢。那吒恐。那吒先下手。高繼能掩一鎗便走。那吒自思。吾此來定要成功。那裏肯捨。隨手取乾坤圈。空中祭起。高繼能的蜈蚣袋。未及放。唎來。不意那吒的圈打得快。一團正打中肩窩。伏鞍而逃。那吒為不得全功。心下懊惱。回營見子牙曰。弟子未得全功。請令定奪。子牙上了那吒的功。目說高繼能被那吒打傷。敗進營來。見孔宣。言前事。孔宣不語。取些丹藥。與繼能敷貼。立時全愈。孔宣次日命。中軍點炮。自領大隊人馬。親臨陣前。對旗門官將曰。請你主將各話。探馬報入中軍。孔宣請元帥答話。子牙傳令。擺八健將出營。大紅寶蓋。旗展處。子牙左右有四個先行官。衆門徒。那吒掛開。子牙乘四不相。至陣前。看孔宣來歷。大不相同。怎見

得有讚爲證，身似黃金映火，一箇盔甲鮮明，大刀紅馬勢咆哮，五道光華色見，曾見開天闢地，又見出日月星辰，一靈道
 德最根深，他與西方有分，子牙看孔宣背後有五道光華，按青黃赤白黑，子牙心中疑惑，孔宣見子牙自來，將馬一抖，來至
 軍前問曰：來者莫非姜子牙麼？子牙曰：然也。孔宣問曰：你原是殷臣，爲何造反？妄自尊王，會合諸侯，逆天欺心，不守本土，吾
 今奉詔征討，你好好退兵，謹守臣節，可保家國。若半字遲延，吾定調平西土，那時悔之晚矣。子牙曰：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
 之，紂王今淫醜肆虐，極德彰聞，天怒民怨，四海鼎沸，人心皆欲歸周，將軍何不順天，亦歸我周也。孔宣曰：你以下伐上，反不
 爲逆天，乃假此一段微汚之旨，惑亂民心，借此造反，拒逆天兵，情殊可恨。縱馬揮刀來取子牙，後有洪錦走馬奔來，大呼：孔
 宣不得無禮，吾來也。孔宣見洪錦殺至陣前，便大罵：逆賊，你還敢來見我。洪錦曰：天下八百諸侯，俱已歸周，斜你一個忠臣，
 也不能濟得甚事。孔宣大怒，揮刀直取二馬交兵，未及數合，洪錦將旗門進往下一戰，把刀往下一分，那旗化爲一門。洪錦方
 欲進門，孔宣大笑曰：米粒之珠，有何光彩。孔宣兜回馬，把左邊黃光往下一戰，將洪錦刷去，毫無影響，就如沙灰投入大海之
 中，止見一匹空馬子牙左右，大小將官，俱目睜口呆。孔宣復縱馬來取子牙，子牙手中劍急架相迎，旁有鄧九公走馬來助戰，
 子牙大觀十五六合，子牙祭起神鞭打孔宣，那鞭已落在孔宣紅光中去了，似石投水，子牙大驚，忙傳令鳴金，兩邊各回營寨，
 且說子牙升帳坐下，沈吟想：此人後面五道光華，按有五行之狀，今將洪錦攝去，不知凶吉，如之奈何？子牙自思：不若乘孔
 宣得勝，今夜去劫他的營，且勝他一陣，再作區區。子牙令哪吒你今夜去劫孔宣的大帳門，黃天化你去劫他左營，雷震子你
 去劫他右營，先舉動他軍威，然後用計破他，必然成功。三人領令去訖，且說孔宣得勝回營，將後面五色光華一抖，只見洪
 錦昏迷睡於地下，孔宣吩咐左右，將洪錦裝在後營，收了打神鞭，正欲退後營，只見一陣大風，將帥旗捲了三四捲，孔宣大
 驚，指指一算，早已知其欲裏，忙舉高纛能吩咐：你在左營門埋伏，兩個，你在右營門埋伏，今夜姜子牙要來劫吾寨，吾正要
 你來，只可惜姜尚不曾親來，且說姜子牙營中三路兵暗暗上嶺，將近三更一聲炮響，三路兵吶喊一聲，殺進帳門，哪吒管轄
 搖槍沖開營門，殺至中營而來，孔宣獨坐帳中，不慌不忙，上了馬迎來，大笑曰：哪吒你今番劫營，定然遭擒，再休想前番取
 勝也。哪吒也不知孔宣的利害，大怒罵曰：今日定拿你成功，果道來戰，殺在中軍，纔解纜分雷震子飛在空中，沖開右營，周信
 大驚雷震子，雷震子展動風雷二翅，飛在空中，是上三路，又是黃夜間，觀看不明，白厲信被雷震子一棍打將下來，正中頂
 門，打得腦漿迸出，死于非命。雷震子飛至中營，見哪吒大殺孔宣，雷震子大罵一聲：如露薄交加，孔宣將黃光壁上一撒，先拿
 了雷震子，哪吒見如此利害，方欲抽身，又被孔宣那白光一刷，連哪吒刷去，不知去向，且說黃天化，只聽得殺聲大作，不察
 虛實，催開玉麒麟沖進左營，忽聽砲響，高纛能一馬當先，黃夜交兵，更不答話，與馬相交，鎗鏢並舉，好黃天化兩柄鎗，只打
 的槍尖生烈焰，殺氣透心寒，二將乃是夜戰，況黃天化兩柄鎗，流星不落地，來往不沾塵，高纛能見如此利害，持一鎗撥馬

就走黃天化倒開玉麒麟趕來高橋能展開蜈蚣袋也是黃天化命該如此那蜈蚣袋將來成堆成團而至一似飛蝗黃天化用兩柄鎗遮擋不妨蜈蚣把玉麒麟的眼叮了一下那玉麒麟叫了一聲後蹄站立前蹄直豎黃天化半不住鞍韉掉下地來早被高橋能一槍正中脅下死于非命一魂往封神台去了可憐下山大破四天王不能取商朝寸土正是功名未遂身先死早至台中等封侯且說孔宣收兵殺了一夜嶺頭上屍橫遍野血染草梢孔宣升帳將五色神光一抖只見哪吒雷震子跌下地來孔宣命左右拿於後營監禁然後坐下高橋能獻功斬了黃天化首級孔宣吩咐號令營門不表且說子牙一夜不曾睡只聽得嶺上天翻地覆一紛及至天明報馬進營啟老爺三將想驚黃天化首級已號令帳門二將不知所往子牙大驚黃飛虎聽了放聲大哭曰天化苦死不能取商朝尺寸之土要你命才無用三兄弟二叔叔衆將無不下淚說成王如酒醉一般子牙便悶無言南宮适曰黃將軍不必如此令郎爲國捐軀萬年垂于青史方今高橋能有左道蜈蚣之術將軍何不請崇城崇黑虎來他有神術能制此術黃飛虎聽得此言上帳來見子牙曰末將往崇城去請崇黑虎來破此賊以泄吾兒之恨子牙見黃飛虎道等悲切即許之黃飛虎離了行營逕往崇城大道而來一路上曉行夜住飢食渴飲在路行程一日來到一座山下有一石碣上書飛鳳山飛虎看了策馬過山身邊只聽得鑼鼓齊鳴武成王自思是那裏妙鼓鑼把坐下五色神牛一拾走上山來只見山凹裏三將新殺一員將使五股托天叉一員將使八拐點滴鎗一員將使五爪爛銀抓三將大戰殺得難解難分只見那使叉的跟着使鎗的戰了一合只見使鎗的又向着使叉的殺那使叉的三將殺得呵呵大笑黃飛虎在坐騎上自忖曰這三人爲何以戰爲戲待吾向前問他端的黃飛虎走騎至面前只見使叉的見黃飛虎丹鳳眼臥顰眉穿王服坐五色神牛使叉的大呼曰二位賢弟少停兵器二人忙停了手都在馬上欠身問曰來者好似武成王麼黃飛虎答曰不才便是不識三位將軍何以知我三將殺得沒鞍下馬拜伏在地黃飛虎慌忙下騎頂禮相還三將拜罷口稱大王適才見大王儀表與昔日所聞故此知之今何至此邀請上山進得中軍帳分賓主坐下黃飛虎曰方才三位兄新殺却是何故三人欠身曰俺兄弟三人在此吃了飯沒事幹借此消遣要子不期誤犯行陣有失迴避黃飛虎亦遜謝畢問曰請三位高姓大名三人欠身曰末將姓聞名聘此位姓崔名英此位姓蔣名雄這一回正該是五岳相會聞聘乃是西岳崔英乃是中岳蔣雄乃是北岳黃飛虎乃是東岳崇黑虎乃是南岳表過不掛聞聘治酒款待黃飛虎酒席之間聞曰大王何往黃飛虎把子牙拜將伐商遇孔宣殺了黃天化的事說了一遍如今末將往崇城請崇君侯往金雞嶺共破高龍龍爲吾子報仇聞聘曰只怕崇君侯不得來飛虎曰將軍何以知之聞聘曰崇君侯持演人馬要進陳塘關至孟津會天下諸侯恐誤了事決不得來黃飛虎曰幸是遇着三位不然枉走一遭甘美曰不然聞兄之言雖是如此說但崇君侯欲進陳塘關也崇君侯的兵到大王且撞在小寨草場一夜明日俺兄弟三人同大王一往將崇君侯定來協助決無推辭之理

欄檣，此正是五岳除黑煞，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準提道人收孔宣

準提道人奔西方。

道術機深妙莫量。

荷葉有風生色相。

蓮花無雨立津梁。

金弓銀戟非訪患。

寶杵魚腸另有方。

漫道孔宣能變化。

菱羅樹下號明王。

話說高繼能與五岳大戰，一條槍如銀蟒翻身，風馳雨驟，甚是驚人，怎見得一場大戰，有詩為證：刮地寒風如虎吼，旗搖搖展紅閃閃，飛虎忙施提護衛，繼能搖鎗真猛惡，聞將使發托天叉，匣裏銀鎗流星落，黑虎板斧似車輪，將誰叫抓金柁索，三軍喝彩把旗搖，正是黑煞逢五岳，且說高繼能久戰多時，一條槍攔不住五股兵鋒，又不能跳出關了，正在慌忙之時，只見將雄使的抓把金柁索一軟，高繼能乘空把屏一閃，跳出圈子，就奔崇黑虎等五人隨後趕來，高繼能把蜈蚣一抖，好蜈蚣避天映日，若驟雨飛龍，閉聘撥回馬就要逃走，崇黑虎曰：不妨，不可著驚，有吾在此，忙把背後一紅胡盧頂揭開了，裏邊一碟黑烟，冒出烟裏隱有千隻蜈蚣，神鷹，怎見得有詩為證：葫蘆黑烟生，烟開神鬼驚，將傳玄妙法，千隻號神鷹，乘烟飛騰起蜈蚣，當作鸞，鐵翅如鋼豹，尖嘴似金針，翅打蜈蚣成粉爛，嘴啄蜈蚣化水晶，今朝五岳來相會，黑煞逢之命亦傾，且說高繼能蜈蚣，盡被崇黑虎鉄嘴神鷹，翅打嘴吞，一時吃了個干干淨淨，高繼能大怒道：焉敢破吾之術，復回來又戰，五人又把高繼能圍住，黃飛虎一梭槍敲住了高繼能，只見孔宣在營中間掠陣官曰：高將軍與何人對敵，軍政司稟曰：與五員大將，設在城心，孔宣前往看營門掠陣，見高繼能槍法漸亂，才待走馬出營，高繼能早被黃飛虎一梭刺中脅下，翻鞍墜馬，棄了首級，才要掌旗回營，忽聽得後邊大呼曰：匹夫少待回兵，吾來也，五將見孔宣來，黃飛虎罵曰：孔宣，你不識天時，真乃匹夫也，孔宣笑曰：我也不知你道等草木之輩講閑話，你且不要走，放馬來，挫刀一見，取開那崇黑虎忙舉雙斧砍來，一似車輪六騎交鋒，真殺得空中飛鳥，森林內，山裏蟻蟲，窟穴中，孔宣見這五員大將兵器來得甚是兇猛，若不下手，反為他所算，把背後五道華光往下一晃，五員戰將一去毫無踪影，只剩得五騎歸營，子牙正坐，只見探事官來報：五將被孔宣華光搥去，請令定奪，子牙大驚曰：雖然殺了高繼能，到又折了五將，且按兵不動，話說孔宣進營，把仙光一抖，只見五將跌下，照前昏迷，吩咐左右監在後營，孔宣見左右並無一將，只得自己一個，也不來請戰，只阻住咽喉，總路，周兵如何過去，得話說：子牙踴躍糧草官楊戩，至帳門下馬，大驚曰：這時候還在此處，軍政官報與子牙，督糧官楊戩聽令，子牙傳令，令來，楊戩上帳，參謝罪，曰：餽糧三千五百，不誤限期，請令定奪，子牙曰：軍糧有功，乃是公國楊戩，是何人領兵阻住此處，子牙把死了黃天化並擒拿許多將官的事，說了一遍，楊戩忽聽黃天化已死，正是：道心推在汪洋海，却把無名火上來，楊戩曰：明日元帥親臨陣前，待弟子看來，是什麼東西作怪，必以法治之子，牙曰：這也有理，楊戩下帳，只見南宮适武對楊戩曰：孔宣連拿黃飛

虎洪鋪，哪吒雷震子，不知去向。楊戩曰：吾有照妖鏡在此，不會送上終南山去。明日元帥會兵，便細端的。次日，子牙帶衆門人出營來會孔宣，巡營軍卒報入中軍。孔宣聞報，出來復會。子牙曰：你等無故造反，誣謗妖言，惑亂天下諸侯，妄起兵端，欲至孟津會合天下叛賊，我也不與你廝殺。我且阻住你不得過河，看你如何會得成。待你等糧草盡絕，我再拿你未遲。只見楊戩在驛門下，把照妖鏡照著孔宣，看就裏面似一塊五彩裝成的瑪瑙。這前滾後，楊戩暗思：這是個什麼東西？孔宣看見楊戩，照他孔宣笑曰：楊戩，你將照妖鏡上前來照。那還還照恐不明白。大丈夫當明白做事，不可暗地裏行藏。我讓你照。楊戩被孔宣說明，便走馬至軍前，舉鑑照孔宣。也是如前一般。楊戩遲疑，孔宣見楊戩不言不語，只管照。心中大怒，縱馬揮刀直取楊戩。三尖刀急架相還，刀架刀架，兩馬盤旋。戰有三四十回合，不分勝負。楊戩見起先照不見他的本像，及至廝殺又不能取勝，心中十分焦躁，忙祭起哮天犬在空中。那哮天犬大方欲下來，弄孔宣，覺自身輕飄飄，落在神光裏去了。軍士來助楊戩，祭符打來。孔宣又把神光一撒，楊戩見勢頭不好，知他神光後身利害，架籠先走了。見軍士降魔杵，落在神光中去了。孔宣大呼曰：楊戩，我知道你有八九玄極，善能變化，如何也逃走了。敢再出來會我。掌護見失了寶杵，將身壓在旗下。面面相觀，孔宣大呼：我尚今日與你定了雌雄。孔宣走馬來戰子牙，後有李靖大怒罵曰：你是何等匹夫，搗敢如此猖獗。搗敢直沖向前，抵住孔宣的刀。二將又戰在虎穴龍潭之中。李靖祭起按三十六天玲瓏命塔，往下打來。孔宣把黃光一絞，命塔落去，無影無形。孔宣叫：李靖不要走，來擒你也。正是：紅光一展無窮妙，方知玄內有真玄。話說金木二吒，見父被擒，兄弟二人，四口寶劍飛來。大鵬孔宣逆賊，敢傷吾父，兄弟二人，舉劍就砍。孔宣手中，刀急架相迎，只三合，金吒祭起龍橋木吒祭吳鉤劍，俱祭在空中。只見孔宣把這些寶貝，不爲稀罕，紛紛俱落在紅光裏面去了。金木二吒見勢不好，欲待要走，被孔宣把神光一撒，早已拿去。子牙見此一陣，折了許多門人，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吾在崑崙山，也不知會過多少高明之士，豈懼此孔宣一匹夫。催開四不相來戰孔宣。未及三四回合，孔宣將青光往下一撒，子牙見神光來得利害，忙把杏黃旗招展。那旗現有千朵蓮花，護住身體。青光不能下來。此正是下歲之寶，自比別樣寶貝不同。孔宣大怒，驛馬趕來。子牙後隊，攔了鄧嬋玉，用手把馬勒回。抓一把五光石打來。正是：發手紅光出五指，流星一點落將來。孔宣被鄧嬋玉一石打傷，面勒轉馬，望本營逃走。不防龍吉公主祭起鸞飛寶劍，從孔宣背後砍來。孔宣不知，左肩中了一劍，大叫一聲，幾乎墜馬。負痛，跌進營來，坐在帳中。忙取丹藥敷之。立時全愈。方把神光一抖，收了諸般法寶。仍將李靖金木二吒監禁，切齒深恨。不表子牙爲命收軍回營。只見楊戩已在中軍。子牙升帳，問曰：衆門人俱被拿去，你如何到還來了。楊戩曰：弟子仗師傅妙法，師叔神力，見孔宣神光利害，弟子預先化命走了。子牙見楊戩未曾失利，心中還略覺安妥。然心下甚是憂悶。記吾師傳中說：界牌關下遇許仙，如何在此處有這支人馬阻住許久，似此如之奈何。正憂悶之間，武王姜小校來請楊戩後帳講事。楊戩忙於後帳，行聘坐下。武王曰：聞

元帥連日未能取勝屢致損兵折將元帥既爲諸將之元首六十萬生靈俱懸于元帥掌握今一旦信任天下諸侯狂悖陸起
談論糾合四方諸侯大會孟津觀政于商致使天下鼎沸萬姓洶洶歸嚮其民今阻兵于此衆將受于戈之厄三軍担不濟
之憂使六十萬軍士拋別父母妻子南下憂心不能安生使孤遠離侍下不能盡人之禮又有負先王之誓元帥聽孤不若
回兵固守本土以待天時聽他人自爲之此爲上乘元帥心下如何子牙答曰大王之言雖是若臣恐違天命武王曰天命
有在何必強爲豈有凡事阻逆之理子牙被武王一篇言語把心中感動這一會執不住主意下前營傳令先行官今夜
滅灶班師衆將都打點收拾起行不敢諫阻二更時轅門外來了驍靈道人忙忙急急大呼傳與姜元帥子牙方欲退兵軍
政官報入啟元帥轅門有驍靈道人求見子牙忙出迎接二人攜手至帳中坐下子牙見驍靈喘息不定子牙曰道兄爲何還
等慌張驍靈曰聞你退兵貧道急急趕來故爾如此乃對子牙曰切不可退兵若退兵之時使衆門人俱遭橫死天數已
定決不差錯子牙聽驍靈這番言語也無主張故此子牙復傳令叫大小三軍仍舊扎駐營寨武王聽見驍靈至此忙出帳相
見問其詳細驍靈曰大王不知天意大抵天生大法之人自有大法之人可治今若退兵使被擒之將俱無回生之日武王
聽說不敢再言退兵且說次日孔宜至轅門搦戰探馬報入中軍驍靈上前曰貧道一往會會孔宜看是如何驍靈出了轅
門見孔宜全裝甲冑驍靈問曰將軍乃是孔宜孔宜笑曰然也驍靈曰足下既爲大將豈不知天時人事今村王無道天下
兵崩應共伐獨夫足下以一人欲挽回天意耶甲子之期乃涉紂之日你如何阻得佳倘有高明之士出來足下一日失手那
時悔之晚矣孔宜笑曰料你不過草木愚夫識得什麼天時人事把刀一晃來取驍靈驍靈手中劍劍架相迎步迎相交未及
三四合驍靈取袖箭欲放斬仙飛刀只見孔宜將五色神光望驍靈撒來驍靈知神光利害住作長虹而走進得營來對子牙
曰果是利害不知乃何神異竟不可解貧道只得化長虹走來再作商議子牙聽見越加煩悶孔宜在轅門不肯回去只要
姜尚出來見我以決雌雄不可難爲三軍苦于此地左右報入中軍子牙正沒法處治孔宜在轅門大呼曰姜尚有元帥之
名無元帥之行長刀游劍豈是丈夫所爲正在轅門百般辱罵子牙只見一運官土行孫聞聲馳門見孔宜口出大言心中大
怒道這匹夫焉敢如此藐視元帥土行孫大罵逆賊是誰敢如此無理孔宜抬頭見一矮子擡條鐵棍身高不過三四尺長孔
宜笑曰你是個什麼東西也來說話土行孫也不答話滾到孔宜的馬足下來舉棍就打孔宜輪刀來架土行孫身子伶俐左
右竄跳三五合孔宜甚是費力土行孫見孔宜如此轉折隨跳步縱出圈子誘之曰孔宜你在馬上不好交兵你下馬來與
你見過彼此吾定要拿你方知吾的手段孔宜原不把土行孫放在眼裏便以此爲實船想這匹夫合該死不要講刀砍他
是一脚也跌做兩段孔宜曰吾下馬來與你戰看你如何這個正是欲要成功扶紂主誰知反中口中佛孔宜下馬執劍
在手往下砍來土行孫手中棍往上來迎二人惡戰在嶺下且說戰馬報入中軍啟元帥二運官土行孫連捷至轅門與孔宜

大戰子牙着忙，恐運糧官被擒糧道不通，令鄧輝玉出轅門掠陣，輝玉立在轅門不表，且說土行孫與孔宣步戰，大抵土行孫是步戰慣了的，孔宣原是馬上將官，下馬來步戰，轉折甚是不及，反被土行孫打了幾下，孔宣知是失計，忙把五色神光往下撒來，土行孫見五色光華來得疾速神異，知道利害，忙把身子一扭，就不見了，孔宣見落了空，忙看地下，不防鄧輝玉打了一石，喝曰：逆賊看右，孔宣聽得響，及至抬頭時，已是打傷面門，哎喲一聲，雙手掩面，轉身就走，輝玉乘機又是一石，正中額項，私實帶了重傷，迷倒行營土行孫夫妻二人，大喜，進見子牙，將打傷孔宣得勝回營的話說了一遍，子牙亦喜，對土行孫曰：孔宣五色神光，不知何物，擒去許多門人將佐，土行孫曰：果是利害，俟再為區處，子牙與土行孫慶功不表，孔宣坐在營中大愧，把臉被他打傷二次，頸上亦有傷痕，心中大怒，只得服了丹藥，次日全愈上馬，只要雲石的女將，以報三石之仇，報馬報入中軍，鄧輝玉就欲出陣，子牙曰：你不可出去，你發石打過他三次，他豈肯善與你休，你今出去，必有不利，子牙止住輝玉，吩咐且懸免戰牌出去，孔宣見周營掛了免戰牌，怒氣不息，而回且說次日燃燈道人，來至轅門，軍政官報入中軍，鄧元帥有燃燈道人至轅門，子牙忙出轅門迎接，入帳行禮畢，尊于上坐，子牙口稱老師，將孔宣之事，一一陳訴過一遍，燃燈曰：吾盡知之，今日特來會他，子牙傳令，去了免戰牌，左右報與孔宣，孔宣知去了免戰牌，忙上馬提刀至轅門請戰，燃燈曰：然而出，孔宣知是燃燈道人，笑曰：燃燈道人，你是清淨閑人，吾知你道行甚深，何苦也來惹此紅塵之變，燃燈曰：你既知我道行甚深，你便當卸戈投願，同周王進五關，以伐獨夫，如何執迷不悟，尚敢支吾也，孔宣大笑曰：我不遇知音，不發言語，你道你道行甚高，你也不知我的根脚，聽吾道來，混沌初開吾出世，兩儀太極任搜求，如今了却生生理，不向三乘妙裏遊，孔宣道：燃燈一時也尋思不來，不知此人是何物，得道燃燈曰：你既知興亡，深通玄理，如何天命不知，尚兀自逆天耶，孔宣曰：此是你等感衆之言，豈有天位已定，而反以叛逆為正之理，燃燈曰：你這孽障，你自恃學梁，口出大言，毫無思忖，必有嗔睛之悔，孔宣大怒，將刀一擺，就來戰燃燈，燃燈口稱善哉，把寶杵架刀，才戰三四回合，燃燈忙祭起二十四粒定海珠，來打孔宣，孔宣忙把神光一攝，只見那寶珠，落在神光之中去了，燃燈大驚，又祭了命鉢盂，只見也落在神光中去了，燃燈大呼：門人何在，只見半空中一陣大風飛來，內現一隻大鵬鵬來了，孔宣見人鵬鵬飛至，忙把頂上盔盔撻了一撻，有一道紅光直冲斗牛，橫在空中，燃燈道人仔細定睛，以慧眼視之，未見明白，只聽得空中有天崩地塌之響，有兩個時辰，只聽得一聲響亮，把大鵬鵬打下碾埃，孔宣忙催開馬，把神光來撒燃燈，燃燈借了一道神光，自回本營，見子牙陳說利害，不知他是何物，只見大鵬鵬也隨至帳前，燃燈問大鵬鵬曰：孔宣是什麼東西得道，大鵬曰：弟子在空中，只見五色祥雲裹住他的身子，也像有兩翅之形，但不知是何鳥，正議之間，軍政官來報，有一道人至轅門外求見，子牙同燃燈至轅門迎接，見此人掩雙抓鬚，面黃身瘦，鬚上戴兩枝花，手中拿一株樹枝，見燃燈來至，大喜曰：道友請了，燃燈忙打稽首曰：道兄從何處來，道人曰：吾從西方

來欲會東南兩度有緣者。今知孔宣阻逆大兵，特來度彼。燃燈已知西方教下道人，便請入帳中。那道人見紅旗滾滾，殺氣騰騰，滿目俱是殺運，口內只道：「吾昔普救，來至帳前，施禮坐下。燃燈問曰：『貧道西方，乃極樂之鄉。今到東土，濟渡衆生，正是慈悲方便。請問道兄法號。』」道人曰：「貧道乃西方教下，準提道人是也。前日廣成子道友，在俺西方借寄靈寶色旗，也曾會過。今日孔宣與吾西方有緣，貧道特來請他，同赴極樂之鄉。燃燈聞言，大喜曰：『道兄今日收伏孔宣，可以無誤東進之期矣。』」準提曰：「孔宣得道，橫行御軍，與吾西方有緣，故特來收之。準提道罷，即出營來會孔宣，不知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姜子牙三路分兵

丞相分兵立戰車 虎賁將士實堪誇 諸侯鼓舞皆思我 黎庶謳歌盡棄家
劍戟森林飛瑞彩 旌旗掩映舞朝霞 須知天府歸仁聖 縱有征誅若浪沙

話說準提道人上嶺大呼曰：「請孔宣各時，少時孔宣出營，見一道人來得蹊蹺，怎見得有識爲證。身披道服，手折樹枝，八德池邊常演道。七寶林下，說三乘頂上常懸舍利子。掌中能寫沒文經，飄然真道客。秀麗質奇，故練就西方居勝境。修成永壽說塵埃，蓮花成體無窮妙。西方首領大仙來。話說孔宣見準提道人問曰：『那道者通個名來。』道人曰：『我貧道與你有緣，特來同你享西方極樂世界。演講三乘大法，無邊無盡，成就正果。完此金剛不壞之體，皆不善哉。何苦于此殺劫中尋生活耶。』孔宣大笑曰：『一派亂言。』又來感吾道人曰：『你聽我道來。我見你有詩爲證。』功滿行完宜沐浴，鍊成本性合天真。天關于子方成道。九戒三皈始自新，脫却羽毛歸極樂。超出樊籠養百神，洗淨塵垢今無染。返還本元不壞身。孔宣聽罷，大怒，把刀往道人頭上劈來。準提道人把七寶妙樹一割，把孔宣刀劍在一邊。孔宣忙取金鞭在手，便望準提道人打來。道人又把七寶妙樹刷來，把孔宣鞭又丟在一邊去了。孔宣止兩兩隻空手，心上着急，忙將當中紅光一撒，把準提道人撒去。燃燈看紅光撒去了，準提道人，大驚，只見孔宣去撒了準提道人，只是睜着眼睛，張着嘴，須臾間頂上套，身上袍甲紛紛碎碎，連馬壓在地下，只聽得孔宣五色光裏一聲雷響，現出一尊聖像來。十八隻手，二十四門，執定瓊華傘，花瓊魚腸，加持神杵，寶鈴金鈴，金弓銀戟，諸等件。準提道人作歌而來：寶焰金光映日明，西方妙法最微精。千千瓊瑤無窮妙，萬萬祥光澤水生。加持神杵人罕見，七寶林中昔易行。今番同赴蓮台會，此日方知大道成。且說準提道人將孔宣用絲絛扣着他頸下，把加持寶杵放在他身上，口稱：『道友請現原形。』霎時間現出一隻巨網，紅孔雀來，準提道人坐在孔雀身上，一步步走下嶺，進了子牙大營。準提道人曰：『貧道不下來了，欲別子牙。』子牙曰：『老師大法無邊，孔宣將吾許多門人，將將不知放在何處。準提問孔宣曰：『道友今日已歸止果，當還子牙家將門人。』孔雀曰：『俱在行營裏。』準提道人對子牙說過，別了燃燈，把孔雀一拉，只見孔雀一雙飛騰，有五色祥雲紫霧，盤旋而行。西方去了。且說子牙同韋護、臨壓、領衆將至孔宣行營，招降兵卒。衆將已無頭領，俱願投降。子牙

許之忙至後營放響門人請將等出來。至本營拜謝子牙燃燈學。次日崇黑虎等回棗城燃燈學俱各歸山。楊戩仍催糧去。訖子牙傳令催動人馬。大軍過了金雞嶺。一路無詞。兵至汜水關。探馬報入。子牙傳令安營。在關下亂住大寨。怎見得。雲安勝地。寨背孤虛。南分朱衛北玄武。東按青龍西白虎。打更小校搖金鈴。傳箭兒郎鳴戰鼓。依山傍水結行營。暗伏強弓百步弩。子牙升帳坐下。將正印命哪吒先行。把南宮适補後哨。任兵三日。且說汜水關韓榮。聞孔宣失機。周兵又至關下。與衆將上城看子牙人馬。着實整齊。但見得。一團殺氣。羅一川鐵馬兵戈。五彩紛紛。列千竿紅旗赤幟。密密鏗鏘。如列百萬大。小水晶燈。對對馬槍。似排數千粗細冰淋尾。兩面畫角。猶如東海之龍吟。仰仰提鈴。酷似猿前鼓馬響。長弓初吐月。短弩似飛星。錦帳圍營如密布。旂幟總帶似官雲。道服儒巾。盡是玉虛門客。紅袍玉帶。都係走馬先行。正是。子牙東進兵戈日。我愛惟揚在此行。韓榮看子牙大營。盡是大紅旗。心上裏感韓榮下城。在銀安殿與衆將官修本。差官往朝歌告急。一邊點將上城。設守城之法。且說子牙在中軍正坐。有先行官哪吒進前。言曰。兵至關下。宜當速戰。師叔住兵不戰何也。子牙曰。不可。吾如今兵分三路。一路取佳參關。一路取青龍關。一路取汜水關。方免告軍左右受敵也。但營兵分取二關。非才德兼全英雄蓋世者。不足以當此任。吾知非黃將平。將車不可。二將齊聲。願往。子牙曰。二將可拈一關。分爲左右。二將應諾。子牙把二關放在桌上。只見青龍虎拈的是青龍關。洪錦拈的是佳參關。二將各挂紅粉花。每一路分兵十萬。黃飛虎的先行是鄧九公。黃明。周紀。鄒環。吳謙。黃飛豹。黃飛彪。黃天祿。黃天爵。黃天祥。太驚。鄧秀。趙昇。孫烟紅。擇吉日祭旗。往青龍關去了。洪錦的先行是李康。南宮适。蘇護。蘇全忠。辛免。太顯。關天。郭公。尹公。分兵十萬。往佳參關去了。却說洪錦離了汜水關。一路上浩浩蕩蕩。人喊馬嘶。三軍鏗鏘。經了些重山重水。府州縣。哨馬報入中軍。前至佳參關。洪錦傳令安營。立了大寨。三軍吶喊。洪錦升帳。衆將參謁。洪錦曰。兵行百里。不戰自疲。俟次日誰先取關。走一遭。李康應聲。願往。洪錦許之。次日李康上馬提刀。至關下。翻鞍作夢。關主將胡升。胡雷。徐坤。胡雲。臨正議退兵。以見報馬入帥府。啟請補兵。周將請戰。胡升問誰人去。退關將走一遭。旁有徐坤領令。全裝甲胄。出關。李康認得是徐坤。大呼曰。徐坤。今日天下盡屬周主。汝爲何尙逆天命。而強戰也。徐坤大罵。反賊。諒不過一走使耳。你有何能。形出此言。殺馬搖鎗。直取李康。李康手中刀。赴面交還。兩馬相交。大戰五十餘合。李康口中念念有詞。只見頂上一道黑氣。中現一狗頭。正酣戰之間。徐坤被狗夾臉一口。徐坤未曾防備。怎經得一口。不覺手中槍法大亂。早被李康手起一刀。揮于馬下。棄了首級。掌鼓進營報功不提。且說報馬報于胡升。說徐坤陣亡。胡升心中甚是不樂。次日左右又報有周將討戰。胡升令胡雲馳走一遭。雲驍領令上馬。提斧出得關來。看來將乃是蘇全忠。胡雲大罵反賊。天下反完了。你也不可反。你姐姐是朝陽龍后。這等忘本。你好生坐在馬上。待吾來擒你。二馬相交。槍斧並舉。大戰三四十合。胡雲驍不覺力盡筋疲。汗流浹背。正是。征雲徐雲避紅日。海沸江翻神鬼怒。胡雲驍那裏是

蘇全忠對手，只殺得馬仰人翻，措手不及，被蘇全忠大呼一聲，把胡雲鵬刺于馬下。梟了首級，回營見洪錦報功，哨馬又報入關中，報與主將曰：胡雲鵬交械陣亡。胡升與胡雷曰：實弟今兩陣遇火一將，天命可知。况今天下歸周，非止一處，俺兄弟商議，不若歸周，以順天時，亦不失家傑之所為。胡雷曰：長兄之言差矣，我等世受國恩，享天子高爵厚祿，今當國家多事之秋，不思報本以分主憂，而反說此貪生之語，常言道：主憂臣辱，以死報國，理之當然。長兄切不可提此蕩風敗俗之言，待告明日定要成功，胡升默然，無言可對。各回營中歇息。次日，胡雷奮勇出關，向周營討戰，報馬報入中軍，有南宮适出馬，胡雷大呼：南宮适慢來，胡雷手中刀對南宮适頂門上砍來，南宮适手中刀劈面相還，兩馬相交，雙刀並舉，一場大戰，怎見得有詩為證：二將兇猛俱難併，棋逢對手如梟鏡。來來去去手無停，下下高高心不定。一個扶王保駕棄殘生，一個展士陣邊拚性命。生前若下殺人冤，兩虎一傷方得勝。南宮适與胡雷戰有三四十合，被南宮适實個破綻，胡雷用力一刀，砍入南宮适腰裏來，馬頭相交，南宮适邁過刀，伸開手把胡雷生擒活捉，拿至軍前轅門下馬。走進中軍報功，洪錦傳令推來，寨士卒將胡雷推至轅前，立而不跪。洪錦曰：既被擒來，何得抗拒？胡雷大罵曰：反國逆賊，你不思報國大恩，反助惡成害，真狗彘也。吾恨不能食汝之肉。洪錦大怒，命推出斬訖報來。立時將胡雷推至轅門，須臾斬首，洪錦方與南宮适賀功，才飲酒旗門來。報胡雷又來討戰，洪錦大怒，傳令把報事官斬了，為何報事不明？左右一聲，把報事官推出去，報事官大呼冤枉。洪錦令推回來問其故，你報事不明，理當斬首，為何口稱冤枉？報事官曰：老爺，小人怎敢報事不明？外面果然是胡雷，南宮适曰：待末將出營，便知端的。洪錦虎吟驚異，只見南宮适又上馬出營來，見果是胡雷，南宮适大罵曰：妖人焉敢以邪術惑吾，不要走，縱馬舞刀。二將復戰，但胡雷本事不如南宮适，未及三十合，依舊擒胡雷下馬，掌鼓進營。來見洪錦，洪錦大喜，將胡雷推至軍前，洪錦不知何處，兩邊大小衆將紛紛亂驚動後院。記吉公主，上中軍帳來問其緣故。洪錦將胡雷的事說了一遍，龍吉公主叫把胡雷推至轅前一看，公主笑曰：此乃小將，有何難哉，叫把胡雷頂上頭髮分開，公主取三寸五分長坤針，放在胡雷泥丸宮，釘將下去，立時斬了，公主曰：此乃替身法，何足為奇？正是：因斬胡雷招大禍，子牙難免這場非。話說洪錦斬了胡雷，號令在轅門，有報馬報入關中，取總兵義，二軍陣亡，號令轅門，胡升大驚道：吾弟不聽吾言，故有喪身之厄，今天下大半歸周，不如投降為上，令中軍官修納降文書，連關關奉，以救生民塗炭。只見左右將納降文書修理停當，只等差人納款。且說洪錦正與衆將飲酒賀功，忽報：佳參關差官納款，洪錦傳令，將來差官令至軍帳。呈上降表，洪錦展開觀看。鎮守佳參關總兵胡升，伯佐武衆將等，誦具降表，與大關元帥麾下。竊念升等仕商有年，豈敢商主肆行不道，若淫無度，見棄于天，仇滿土庶，皇天不保，特命大周興兵，以救百姓，兵至佳參關，升等不自度德，反行拒敵，致元帥奮威，斬將斃兵，莫敢抵當，今已悔過改行，特修降表，遣使納款，懇乞憐恤，俯容改過之恩，加以赦自執之路。正元帥不失代天宣化之心，弔民伐罪之舉，見升

等不勝感激待命之至。詎衣，洪錦看罷，重賞差官道：「我不及回書，准明日進關安民便了。」來使回關，見胡升曰：「洪錦兵准其納款，不及回書，明日一早進關，胡升令左右將住夢關上，響起關家號，打點口籍冊，直藏錢糧，俟明早交割事宜。」正打點間，忽報：「府外來有穿紅的道姑，要見老爺。」胡升不知就裏，傳令請來。少時，道姑從中道而進，甚是兇惡。腰束水火鐵索，殿前打稽首，胡升欠身還禮，問曰：「師父至此，有何見諭？」道姑曰：「吾乃邱鳴山火靈聖母是也。汝弟胡雷，是否徒弟？因死於洪錦之手，吾特下山來，爲他報仇。汝係他同胞兄弟，不念手足之情，君臣之義，乃心向外人，而反與仇敵共立哉。」胡升聽得此說，忙下拜，口稱：「老師弟子實是不知，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弟子非事仇，自思兵微將寡，才疏學昧，不足以當此任。况天下紛紛，俱思歸周，縱然守住，終是要變別人。徒令軍民日夜辛苦，弟子不得已，納降，不過救此一郡生靈耳。豈是貪生畏死之故？火靈聖母曰：「這也罷了，只我下山定復此仇。你可將城上還立起成湯旗號，我自處處胡升沒奈何，又抄起成湯旗來，洪錦正打點明日進關，只見報馬來，稟佳夢關依舊，又抄起成湯旗號。洪錦大怒：「這匹夫敢如此反覆，欺侮我等，待明日拿匹夫碎尸萬段，以泄此恨。」且說火靈聖母問胡升曰：「關中有多少人馬？」胡升道：「馬步軍卒有二萬，聖母曰：「你挑選三千名出來，與我自下教軍場教演，方有用處。」胡升即選三千熊彪大漢，聖母命三千人，俱穿大紅，赤足披髮，背上插一紅紙胡雷，脚心裏俱寫風火符印，一隻手執刀，一隻手執鞭，下教場操演，不探且說次日，洪錦命蘇全忠關下討戰，胡升挂免戰牌，全忠只得回營。見洪錦曰：「胡升挂免戰二字，末將只得暫回。洪錦怒氣不息，只見火靈聖母操演人馬，至一七方才精熟，那火靈聖母命關上去了免戰牌，一響炮響，關中軍馬齊出，火靈聖母騎金眼駝，將煉成火龍兵，隱在後面，先令胡升在前討戰，胡升得令，一馬當先，來至軍前，要洪錦出來答話，探馬奔入營中，關上有胡升討戰，洪錦聞報，上馬提刀，帶左右將官出營，一見胡升，大罵逆賊，反覆不常，真乃狗彘匹夫，敢來欺侮於我，縱馬捋刀，來取胡升，未及還手，只見火靈聖母催開金眼駝，用兩口太阿劍，大呼：「洪錦不要走，吾來也。」洪錦仔細定睛，見道姑連人帶獸，似一块火光滾來，洪錦問曰：「來者何人？」聖母答曰：「吾乃邱鳴山火靈聖母是也。你敢將吾門人胡雷殺了，今特來報仇。你可速速下馬受死，莫待吾怒起，連累此十萬生靈，死無噍類也。」遂罷。將太阿劍飛來直取，洪錦手中大桿刀火速忙迎，未及數合，洪錦方欲借路門遁，以誅火靈聖母，不知聖母戴一頂金覆冠，冠上有一淡黃包袱蓋住，火靈聖母將包袱挑開，現出十五六丈金花，把火靈聖母籠罩當中，他看得洪錦，洪錦着不見他，早被聖母把洪錦眼前甲上一劍砍來，洪錦躲不及，已劈開頭子，連環甲，洪錦阿呀一聲，帶傷而走。火靈聖母招動三千火龍兵，冲殺進大營來，好利害，怎見得好火，有威爲證：炎炎烈烈，烟迎空燎，赫赫威風，遍地紅，好似火輪飛上下，猶如火鳥舞西東，這火不是燄人鑽木，又不是老君煉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火靈聖母煉成一块三昧火，三千火龍兵勇猛，風火符印合五行，五行生化火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命化水，水能生木徹通靈，生生化化皆因火，火煉

長空萬物榮，燒到旂門無漏網，拋擲雲枝各逃生。焦頭爛額尸堆積，爲國亡身一旦空。正是：洪錦災來難躲避，龍吉公主也遭凶。話說：洪錦身遭劍傷，逃進大營，不意火靈聖母，卻三千火龍兵，沖殺進營，勢不可當，三軍叫苦，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龍吉公主在後營，聽得一響，三軍吶喊，急上馬提戟，走出中軍見洪錦伏鞍而逃，洪錦不及對龍吉公主說金光的利害，龍吉公主只見火勢冲天，烈焰捲起，正欲念咒救火，又見一塊金光奔至面前，公主不知所以，忙欲看時，被火靈聖母舉劍照面，青公主劈來，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廣成子三謁碧遊宮

三叩玄關禮大仙 員宮珠劍自天然 翔鸞對舞玲瓏下 駭鹿呦鳴碧檻前

無限于戈從此舉 若多姦戮自今先 周家旺者承新命 又有西方正覺緣

話說：龍吉公主被火靈聖母一劍砍傷胸腹，大叫一聲，撥轉馬望西北逃走，火靈聖母追趕有六七十里方回，這一陣洪錦奔兵一萬有餘，胡升大喜，迎接火靈聖母進關，卻說：龍吉公主乃蕊宮仙子，今際凡塵，也不免遭此一劍之厄，夫妻帶傷而逃，至六七十里，方纔收軍敗殘人馬，立住營寨，忙取丹藥敷療，一時即愈，忙作文書申姜元帥請救兵，且說：差官龐文書至子牙大營，子牙正坐，忽報：洪錦差官驢門等令，子牙命令來，差官進營叩頭呈上文書，子牙展開，奉命東征，佳夢關副將洪錦頓首百拜，奉書請救大元戎麾下，末將以樛櫨之才，器刃重任，日夜砥礪，恐有不克負荷，有傷元帥之明，自分兵抵關之日，屢獲全勝，因獲逆命守關，將胡雷、擅用妖術，被末將妻風法斬之，聖彼師火靈聖母欲圖報仇，自持道術，末將初會戰時，不知深淺，誤中他火龍兵沖來，勢不可解，大折一陣，乞元帥速發援兵，以解倒懸，非比尋常可以緩視之也，謹此上書，不勝翹望之至。話說：子牙看罷，大驚道：此非我自去不可，隨吩咐李靖暫署大營事務，候我親去走一遭，觀等不可違吾節制，亦不可與汜水關會兵，緊守營寨，毋得妄動，以裨軍威，違者定按軍法，等我回來，再取此關。李靖領命，子牙隨帶軍護，哪吒、調三、千人馬，離了汜水關，一路上浪浪征塵，重重殺氣，非止一日，來到佳夢關安營，不見洪錦的行營，子牙嗟嘆，坐下半晌，洪錦打聽子牙兵來，夫妻方移營至轅門，聽令子牙把洪錦令入中軍，夫妻上帳請罪，備言失機，執軍之事，子牙曰：身爲大將，受命遠征，須當見機而作，如何造次進兵，致有此一場大敗，洪錦答曰：起先俱得全功，不放棄一道站，名曰火靈聖母，有一大塊金霞，方圓有十餘丈光罩住，末將看不見他，他反看得到我，又有三千火龍兵，似一座火火山，一擁而來，勢不可當，軍士見者先走，故此失機，子牙聽罷，心下甚是疑惑，恐此又是方道之術，正在思量破敵之計，且說：火靈聖母，在關內連日打探洪錦，不見抵關，只見這一日，報馬報人城來，報妻子牙親提兵至此，火靈聖母曰：今日妾向自來，也不負我下山一場，我必親會他，方纔甘心，別了胡升，忙上金眼駝，帶火龍兵，出關至大營前，坐名要子牙答話，報馬報入中軍，龐元帥、火靈聖母坐名請元

帥將子牙即帶了衆將佐點炮出營。火靈聖母大呼曰：「來者可可是姜子牙麼？」子牙答曰：「道友不才便是。」道友既在道門，便知天命。今討惡貫偷天，人共怒，天下諸侯大會孟津，觀政於商，你何得助紂為虐？逆天行事，獨不思得罪於天耶？况吾非一己之私，奉玉虛符命，以恭行天之罰。道友又何必逆天強爲之哉？不若聽吾之言，倒戈納降，吾亦帶上天好生之仁，決不肯拒而不受也。」火靈聖母笑曰：「你不過仗那一番惑世誣民之說，愚昧下民，料你不過一釣魚、貪功褻利、鼓弄愚民，以爲己功。怎敢言應天順人之果？且你有多大道行，自恃其能哉？備開金眼，仗劍來取，子牙手中劍火速忙迎。左有哪吒，右開風火輪，使開火尖槍，劈胸就刺。韋護持降魔杵，拉步飛騰。三人戰住聖母，正是：大蟒逞威噴紫霧，蛟龍奮勇吐光輝。火靈聖母那裏經得起三人惡戰，鎗杵環攻，抽身回走。用劍挑開滾滾金霞，放出金光，約有十餘丈遠。近子牙看不見火靈聖母，聖母提劍把子牙前胸一劍，子牙又無鐵甲抵擋，竟砍開皮肉，血濺衣襟。撥轉四不相望西逃走。火靈聖母大呼曰：「姜子牙今番難逃此厄也。」三千火旗兵一齊在火光中吶喊，只見大蟒鬥金蛇亂舞，圈子內個個遭殃。火焰沖起霄漢，赤光繞舞旌旗。一會家副將不能顧主將，正是刀砍尸體滿地，火燒人鬼難開。且言火靈聖母緊趕子牙，前走的一似趕鷓鴣，後趕的好似飛雲擊電。子牙一來年紀高大，劍傷又疼，被火靈聖母把金眼龍趕到至緊至急之處，不得相離。子牙正在危急之間，又被火靈聖母取出一個混元鏡，望子牙背上打來。正中子牙後心，翻筋斗跌下四不相去了。火靈聖母下了金眼龍，舉取子牙首級，只聽得一人作歌而來：「徑松竹籬扉，兩葉烟窗戶。三卷黃庭經，四季花開處。新詩信手書，丹爐自己扶。垂輪莖來，帶步溪山，坐向清幽，湖動難離坎。功夫披瀝遺世途，狂呼嘯傲兔和鳥。話說火靈聖母方去取子牙首級，只見廣成子作歌而至。火靈聖母認得是廣成子，大呼曰：「廣成子，你不該來。」廣成子曰：「吾奉玉虛符命，在此等你多時矣。」火靈聖母大怒，仗劍砍來。惡狠狠的火焰飛騰，後來賊廣成子，廣成子已是犯戒之仙，他如今還存甚麼念頭，便忙取番天印祭在空中，正是：聖母若逢番天印，道行千年付水流。話說廣成子收了番天印，將火靈聖母的金霞冠也收了，忙下山坡。洞中取了水，葫蘆中取得辟邪酒，一盞也往封神台去了。廣成子收了番天印，將火靈聖母的金霞冠也收了，忙下山坡。洞中取了水，葫蘆中取了丹藥，扶起了牙把頭放在膝上，把丹藥灌入子牙口中，下了十二重樓。有一個時辰，子牙睜開二目，見廣成子，子牙曰：「若非道兄相救，妾命必無再生之理。」廣成子曰：「吾奉師命在此等候多時，你該有此厄，把子牙扶上四不相，廣成子曰：「子牙前途保重，子牙謝廣成子道：「番爲道兄救吾殘喘，銘刻難忘。」廣成子曰：「我如今去碧遊宮繳金霞冠去。」子牙別了廣成子，回住夢關來。正行之際，忽然一陣風來，甚是利害，只見樵林拔樹，海濤翻江。子牙曰：「好怪，此風如同虎至一般。」話未了時，果然見申公

豹跨虎而來。子牙曰：狹路相逢，這個人如何是好？也罷，我躲了他罷。子牙把四不相一兜，欲歸於茂林之中，不意申公豹先看見了子牙，申公豹大呼曰：「妻子牙，你不必躲我，我已看見你了。」子牙只得強打精神，上前稽首。子牙曰：「賢弟那裏來？」申公豹笑曰：「特來會你。」妻子牙，你今日也還同南極仙翁在一處不好？如今一般也有單自一個嫌着。我料你今日不能脫吾之手。子牙曰：「道兄，我與你無憾，何事這等惱我？」申公豹曰：「你不記得在崑崙，你偷兩極仙翁之勢，全無好眼相看。先叫你，你只是不睬。後又同南極仙翁辱我。」又叫白鶴童兒衝我的頭去，指望害我，只是殺人寬離，還說沒有。你今日登台拜將，要伐罪弔民，只怕你不能兵進五關，先當死於此地。也把寶劍向子牙砍來。子牙手中劍架住曰：「道兄，你其乃薄德之人，我與你同一師門下，經歷四十年，何無一點情意？反至我上崑崙，你將幻術害我，亂時暗極仙翁，叫白鶴童兒難你，是我再三解釋，你倒不思量報本，反以爲仇，你真是無情無義之人也。」申公豹大怒道：「你二人商議害我，今又巧語花言，希圖饒你，說未了，又是一劍。」子牙大怒道：「申公豹，吾讓你不是怕你，恐後人言我妻子牙不仁不義，也與你一般。你如何欺我太甚？將手中劍來，我與公豹大抵子牙傷痕纔愈，如何敢得過申公豹？只見子牙前心牽扯，後心疼痛，撥轉四不相望東就走。申公豹虎騎風雲趕來，甚緊。正是子牙：方纔脫却天羅網，又撞冤家地網來。話說申公豹趕上了子牙，打一開天珠來，正中子牙後心。子牙坐不住，四不相，滾下鞍橋。申公豹方下虎來，欲害子牙，不防山坡下坐着大龍山飛龍洞散仙，見了子牙，打了一開天珠來，正中子牙後心。子牙坐不住，申公豹的，乃大呼曰：「申公豹少得無禮，我在此，我在此，連叫兩聲。」申公豹回頭看見了懼留孫，聖了一驚。他知道懼留孫利害，自思不好，便欲抽身上虎而走。懼留孫笑曰：「不要走，手中急祭兩仙繩，將申公豹捆了。懼留孫吩咐黃巾力士曰：「與我牽至麒麟崖去。」等齊來發落。黃巾力士領法旨去訖，且說懼留孫下山，挽扶子牙，靠石倚松，少坐片時，又取粒丹藥服之，方纔復舊。子牙曰：「多感道兄相救，傷痕未好，又打了一珠，也是這七死三喪之厄耳。」子牙辭了懼留孫，上了四不相，回住夢關不表。且說懼留孫縱金尤法，往玉虛宮來，行于麒麟崖，見黃巾力士等候，懼留孫行至宮門前，少時見一對披靡，一對提爐，兩行羽扇分開。怎見得元始天尊出玉虛宮光景，有詩爲證：鴻濛初判有名靈，鍊得先天聚五行。頂上三花朝北闕，胸中五氣透南溟。羣仙隊裏稱元始，玄妙門前話本生。漫道香花隨筆戲，滄桑萬劫壽同庚。話說懼留孫見掌教師尊出玉虛宮來，俯伏道旁，口稱：「老師萬壽。」元始天尊曰：「好了，你們也發開雲霧，不久返本還元。」懼留孫曰：「本師父法旨，將申公豹牽至麒麟崖，候發落。」元始聽說，來至麒麟崖，見申公豹捉在那裏。元始曰：「孽障，妄向與你何仇，你邀三山五岳人去伐西岐，今日天數皆完，你還在中途害他，若不是我預爲之計，幾乎被你害了。如今封神一切形體，要他與我代理，應合佐周，你如何只要害他？使武王不能前進，命黃巾力士擄起麒麟崖，將紅雲陣壓在崖間，待姜桓楚過神，再放他看官。元始天尊若不知道，要此人收聚封神榜上三百六十五位正神，故此難他，恐他又起波瀾耳。」黃巾力士來拿申公豹，要壓在崖下。申公豹口稱：「冤枉。」元始

曰：你明明要害姜尚，何言冤枉，也罷，我如今把你娶了，你說我偏向姜尚，你如再阻姜尚，你發一個誓來，申公豹發一個誓，只當口頭言語，不知出口有嗣公豹曰：弟子如再要使仙家阻當姜尚，弟子將身子塞了北海眼。元始曰：是了，放他去罷。申公豹說了此咒而去。懼留孫也拜辭去了。且說：廣成子打死了火靈聖母，徑往碧遊宮來，這個原是截教教主所居之地。廣成子來至宮前，好所在，怎見得，有賦為證：靈霞廣瑞霧，日月吐祥光，松柏青青，與山嵐似秋水，長天一色野卉絳，同朝霞，碧桃丹杏齊芳，彩色盤旋，盡是道德光華，飛紫霧，香烟縹緲，皆從先天無極吐清芬，仙桃仙果，點點恍若金丹，綠柳綠楊，條條渾如玉線，時聞黃鸝鳴翠，壁見青鸞翔舞，紅塵絕跡，無非是仙子仙童來往，玉戶常關，不許那凡夫俗女閑窺，正是無上，至掌行樂地，其中妙境，少人知，話說廣成子來至碧遊宮外，站立多時，裏邊開講道德王文，少時有一童子出來，廣成子曰：那童子，你通報一聲，宮外有廣成子求見，老翁童兒進宮，至九龍沉香閣下，稟曰：啟老翁，外有廣成子至宮外，不敢擅入，請法旨定奪。通天教主曰：著他進來，廣成子進至裏邊，側身下拜，弟子顯師叔高壽無疆，通天教主曰：廣成子，你今日至此，有何事見我，廣成子將金霞冠奉上，弟子啟師叔，今日姜尚東征，兵至佳夢關，此是武王逆天順人，弔民伐罪，討惡貫盈，理當勦滅，不意師叔教下門人火靈聖母，仗此金霞冠前來阻逆天兵，擅行殺害生靈，斃傷士卒，頭一陣劍傷洪錦，併龍吉公主，第二陣又傷姜尚，幾至喪命，弟子奉師尊之命下山，再三勸慰，彼仍恃實行凶，欲傷弟子，弟子不得不用了番天印，不意打中頂門，以絕生命，弟子特將金霞冠繳上，碧遊宮，請師叔法旨，通天教主曰：吾三教共誦封神，其中有忠臣義士上抄者，有不成功仙道而成神道者，各有深淺厚薄，彼此緣分，故神有尊卑，死有先後，吾教下也有許多，此是天數，非同小可，况彌封只至死後方知端的，廣成子你與姜尚說，他有打神鞭，如有我教下門人阻他者，仔細他打，前日我有論帖在宮外，諸弟子各宜謹守，他若不聽教訓，是自取咎，與姜尚無干，廣成子去罷，廣成子出了碧遊宮，正行，只見諸大弟子在旁聽見，掌教師尊吩咐：凡吾教下弟子，不遵訓誨，任意他打，姜弟子心下甚是不服，俱在宮外等他，旁邊有最不忿的是金霞聖母，當時聖母對衆首曰：火靈聖母是多寶道人門下，廣成子打死了他，就是打我等一樣，他還來繳金霞冠，明明是欺滅吾教，我等師尊又不察其事，又吩咐任他打，是明明欺吾等無人物也，此時慌了龜靈聖母，大呼曰：豈有此理，他打死火靈聖母，還來繳金霞冠，待吾去拿了廣成子，以洩吾等之恨，龜靈聖母仗劍追來，大呼曰：廣成子，你不要走，我來了，廣成子站住，見他來的勢局不同，廣成子陪笑迎來，問曰：道兄有何吩咐，龜靈聖母曰：你把吾教門人打死，還到此處來賣弄精神，分明是欺滅吾教，欺你等委強情殊可恨，不要走，我與火靈聖母報仇，仗劍砍來，廣成子將手中劍架住曰：道友差矣，你的師尊共立封神榜，尊是我等欺他，是他自取，也是天數，該然與我何咎，道友言辭他報仇，真是不諳事體，龜靈聖母大怒曰：還敢以言語支吾，不由分說，又是一劍，廣成子正色首曰：我以理論你，你還是如此，終不然我怕你不成，縱是我師長，也只好讓兩劍，龜靈聖母又是一

劍廣成子大怒，面皮通紅，仗寶劍相還，兩家未及數合，廣成了祭番天印打來，鰲靈聖母見此印打下來，招架不住，忙規原形，乃是個大烏龜，背著個造字而有龜文符籙之形，就是那時節得道的，修成人形，原是一個母烏龜，故此稱爲聖母。彼時金靈聖母，多寶道人，見鰲靈聖母現了原形，各人面上俱覺慚愧之極，甚是追悔，只見虬首仙烏雲仙金光仙金牙仙大呼，廣成子你欺吾教不是這等，數人發怒，一齊仗劍趕來，廣成子自思，吾在他家裏，身入重地，自古道單絲不成線，反爲不美，廣成子又見他們軍軍團團來，不若還奔營，遂宮，見他師尊自然解脫，乃不等通報，徑自投台下來，通天教主曰，廣成子你又來有甚話說，廣成子跪而答曰，師叔吩咐弟子頭命下山，不知師叔門人鰲靈聖母，司許多門人來爲火靈聖母復仇，弟子無門可入，特來見師叔金容，求爲開釋，通天教主命火童子把鰲靈聖母叫來，少時鰲靈聖母至法台下行禮，口稱弟子在，通天教主曰，你爲何去趕廣成子，鰲靈聖母曰，廣成子將吾教下門人打死，反上宮來獻金體，分明是欺瞞吾教，通天教主曰，吾爲掌教之主，反不如你等，此是你不守我誓言，自取其禍，大抵俱是天成，我豈不知，廣成子把金體獻來，正是遵吾法旨，不敢擅用吾寶，爾等仍是狼心野性，不守我清規，大是可惡，將鰲靈聖母革出宮外，不許入宮聽講，遂將鰲靈聖母革出，兩旁惱了許多弟子，私相怨曰，今爲廣成子反把自家門弟子輕辱，師尊如何這樣偏心，大家俱不忿，盡出門來，只見通天教主吩咐廣成子，你快去罷，廣成子拜謝了教主，方纔出了碧遊宮，只見後面一起被教門人趕來，只叫，拿住了廣成子，以洩吾衆人之恨，廣成子聽得着慌，這一番來得不善，欲徑往前行不好，欲與他抵敵，寡不敵衆，不若還進碧遊宮，纔免得此厄，看官，廣成子你原不該來，這正應了三涵碧遊宮，正是，沿潭撒下釣和線，從今釣出是非來，話說廣成子那一番慌慌張張，跑至碧遊宮台下，來見通天教主，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青龍關飛虎折兵

流水滔滔日夜磨

不知烏兔若奔移

纔看苦海成平陸

又見滄桑化碧波

熊虎將軍揀白刃

英雄俊傑飲干戈

遲蛋只因天數定

空教血淚滴婆娑

話說廣成子三進碧遊宮，又來見通天教主，雙膝跪下，教主問曰，廣成了，你爲何又進我宮來，全無規矩，任你胡行，廣成子曰，蒙師叔吩咐弟子去了，其如衆門人不放弟子去，只要與弟子併力，弟子之來，無非敬上之道，若是如此，弟子是求蒙師尊望老師慈悲發付弟子，也不讓師叔昔日三教共立封神榜的體面，通天教主聽說，怒曰，火火童子，快把這些無知畜生，趕進宮來，只見火火童子領法旨出宮來，見衆門人曰，列位師兄，老爺發怒，喚你等進去，衆門人聽師尊呼喚，大家沒意思，只得進宮來，見通天教主，曰，你這些不守規矩的畜生，如何師命不遵，持強生事，這是何說，廣成子是我三教法旨，扶助周武，這是應運而來，他等逆天行事，理當如此，你等如何，還是這等胡爲，怕實可恨，直罵得衆門人面面相覷，低頭不語，通

天教主吩咐廣成子曰：你只奉命前行，不要與這些人計較，你好生去罷。廣成子謝過恩，出了宮，徑回九仙山去了。後有詩歌曰：廣成奉旨涉先天，只爲金盞欲還，不是天心原有意，界牌關下有神仙。話說通天教主曰：姜尚乃是奉吾三教法旨，扶佐應運帝王，這三教中都有在封神榜上的，廣成子也是犯教之仙，他就打死靈聖母，非是他來尋事做，這是你去尋他，總是天意，爾等何苦與他做對，連我的訓誨，不依成何體面。衆門人未及開口，只見多寶道人跪下稟曰：老師聖諭，怎敢不依，只是廣成子太欺吾教，妄自尊大，他倚玉虛教法，辱罵我等，不堪老師那裏知道，倒把他一面虛詞當做真話，被他欺說過了。通天教主曰：紅花白藕青荷葉，三教原來總一般，他豈不知怎敢亂說欺弄，你等切不可自分彼此，致生事端。多寶道人曰：老師在上，弟子原不敢說，只今老師不知詳細，事已如此，不得不以直告，他罵吾教是左道傍門，不問扮毛帶角之人，滋生邪化之輩，皆可同輩共處，他說我爲無物，獨稱他玉虛道法爲無上至尊，所以弟子等不服也。通天教主曰：我看廣成子亦是真靈君子，何必無是言，你們不要聽了。多寶道人曰：弟子怎敢欺老師，衆門人齊曰：實有此語，這都可以面質。通天教主笑曰：我與羽毛相步，他師父却是何人，我成羽毛，他師父也是羽毛之類，這畜生還等輕薄，吩咐金靈聖母，往後邊取那四口寶劍來。少時，金靈聖母取一包袱，內有四口寶劍，放在案上。教主曰：多寶道人講來聽我吩咐，他既是笑我，我不如，你可將此四口寶劍去界牌關，誅一誅仙陣，看爾教門下，那一個門人敢進吾陣，如有事時，我自來與他講。多寶道人曰：請問老師，此劍有何妙？通天教主曰：此劍有四名，一曰誅仙劍，二曰戮仙劍，三曰降仙劍，四曰絕仙劍。此劍俱懸門上，發雷震動，劍光一異，任從他是萬劫神仙，難逃此難，省曾有詩，讀此寶劍，非鋼非鐵亦非鋼，曾在須彌山下藏，不能陰陽顛倒，練豈無水火淬鋒芒，誅仙利害數仙亡，陷仙剋處起紅光，絕仙變化無窮妙，大羅神仙血染裳。話說通天教主將此劍付與多寶道人，又與一誅仙陣圖，曰：你往界牌關去，居住兵兵，看他怎樣對你。多寶道人離了高山，徑往界牌關去，不表。且說子牙自從遇申公豹得脫，回往參關來，周營內差人四下裏打探子牙消息，只見哪吒登風火輪四下找尋，子牙正策四不相前行，恰好遇着韋護，大喜，上前安慰。子牙曰：自火龍兵冲散人馬，急切難以收聚，不意火靈聖母趕師叔去，那些兵原是左道邪術，是沒有主將作法驅逐，一時火光滅了，並無有一些手段，被我等放回兵，復一陣殺的他乾淨，只是不見師叔，如今哪吒等四路去打探，不期弟子在此得遇，韋護，我等不勝幸甚，有探事官飛奔中軍來報于洪錦，洪錦遂派子牙進轅門，衆將備馬，收點人馬，計算又折了四五千軍卒，子牙把火靈聖母申公豹的事，對衆軍將細說一遍，衆人賀喜，子牙吩咐整頓人馬，離往參關五十里住了三日，子牙方整頓士卒，一響炮響，復至關下安營，且說胡升在關內不知火靈聖母吉凶，又聽得報馬來報，子牙兵復至關下，胡升大驚，姜尚兵又復至，火靈聖母休矣，急與佐二官商議，後日已是降周，平空而來火靈聖母，攪擾這場，便吾更變一番，雖然勝了姜子牙二帥，成得其事，如今怎好相見，傍有佐二官王倫曰：如今元帥把罪名做在火

魏某母身上，彼自不罪元帥也。這也無妨。胡升曰：此言也有理。就蓋毛信具納降文書，前往周營，來見子牙。軍政官報入中軍，啟元帥，請開差官下文書。請令定奪。子牙傳令，令來。王信來至中軍，呈上文書。子牙展于案前，觀看書曰：納降守關主胡升、營大小將佐等，頓首上書於西周大元帥麾下。下難引援，承回國，鎮守邊關，謹慎小心，希圖少盡臣節，以報主知。孰意皇天不眷，降災于殷，天怒人叛，致動天下諸侯。觀放于商，日者元帥率兵抵關，升弟胡雷與火靈聖母不知天命，敢逆王師，自報子稱，悔亦無及。升罪固宜，因赦。但元帥汪洋之產，好生之人，無不覆載。今特遣裨將王信、意沐上書，乞元帥下鑒，愚悃，容其納降，以救此一方人民。冀時雨之節，萬姓庶祝矣。胡升再領首拜啟。子牙看書畢，問王信曰：你主將既已納降，音亦不究。往事明日即行獻關，毋得再有推阻。洪錦在傍言曰：胡升反覆不定，元帥不可輕信。恐其中有詐。子牙曰：前日乃是他兄弟違傲，與火靈聖母自恃左道之術，故耳。以我觀胡升，乃是真心納降也。公母多言。隨令王信回覆主將，明日進關。王信領命進關，來見胡升。將子牙言語盡述一遍。胡升大喜，隨命關上軍士立起周家旗號。次日，胡升同大小將領，率百姓出關，手執降旗，焚香結綵，迎子牙大衆人馬進關。來至帥府，堂上坐下。衆將官侍立兩傍。只見胡升來至堂前，行禮畢，稟曰：末將胡升一向有眷歸周，奈吾弟不識天時，以遭誅戮。末將先曾納降，表文與洪將軍，不期火靈聖母抗阻天兵。末將再三阻擋不住，致有得罪于元帥麾下。望元帥恕末將之罪。子牙曰：聽你之言，實是反覆不定。頭一次納降，非你本心。你見關內無將，故爾請降。及見火靈聖母來至，汝便欺心，又思故主，總是弄四朝三之小人。皆是君子。此事雖是火靈聖母主意，也要你自己有爲。我也難以准信。留你久後，必定爲禍。命左右推出斬之。胡升爲言抵塞，追悔無及。左右將胡升綁出帥府。少時，見左右將首級來獻。子牙命懸出關前號令。子牙平定了佳夢關，令郭公鎮守。子牙把戶口查明，即日回兵至汜水關。李靖領衆將關門迎接。子牙至後營，見武王，將取佳夢關一事，奏知武王。武王置酒在中軍，與子牙賀功不表。且說黃飛虎領十萬雄兵，往青龍關來。一路落浩軍威，紛紛殺氣。一日，哨馬報入中軍，啟總兵。人馬已至青龍關。請令安營。黃總兵傳令安下行營，放炮吶喊。話說這青龍關鎮守大將，乃是邱引。副將是馬方。高貴、余成、保實等，關周兵來。邱引忙登帳坐下，與衆將議曰：今日開兵，無故犯界，甚是狂悖。吾等正當効力之時，各宜盡忠報國。衆將官齊曰：愿効死力。人人俱舉拳擽掌。個個勇往直前。且說黃總兵登帳曰：今日已抵關隘，誰去見頭一陣立功。郭九公曰：願往。飛虎曰：將軍一往，必建奇功。郭九公上馬出營，至關上搦戰。哨探馬報帥府。邱引急令馬方去見頭陣，便知端的。馬方上馬提刀，關放關門，兩杆旗開。見郭九公紅袍金甲，一騎馬飛臨陣前。馬方大呼曰：反賊慢來。九公曰：馬方，你道不知天時。方今兵連禍結，眼見村王亡於旦夕，爾尚敢來出關會戰也。馬方大罵：逆大虜賊。欺心匹夫，敢出妄言。恐吾不聽。縱馬搖鎗，飛來直取郭九公手中刀。忙迎二馬，鬪旋。大戰有三十回合。郭九公乃久經戰場，上將馬方那裏是他的對手。正戰間，被九公寶得破綻，大喝一聲，將馬方劈於馬下。郭九公棄了首級，拿得勝

鼓回營來見黃飛虎將馬方首級獻上黃總兵大喜上九公首功具酒相慶且說敗兵報進關來黨元帥馬方失機被鄧九
 公轟了首級號令開營邱引聽報只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次日親自披兵出關黃飛虎正議出關一事見哨馬報
 入中軍吉龍驕大駭開關請總兵答話黃飛虎傳令也把大隊人馬推出砲聲響處大紅旗展好雄威人馬出來正是人
 似憐兵操關關馬如大海老龍騰話說邱引見黃飛虎左右分明大小將官一馬當先大叫黃飛虎負國忘恩無父無君之
 賊你反了五關殺害朝廷命官劫封王府帥助叛發為惡今日反來侵擾天下關隘你真是惡貫滿盈必受天誅黃飛虎笑
 曰今天下會兵討王已在旦夕你等皆無死所馬前一卒多大本領敢逆天兵飛虎回頭左右那一日戰將與吾拿了邱
 引後有黃天祥應曰待吾來擒此賊天祥年方十七歲正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備開戰馬搖手中鎗沖殺過來這驍勇有
 貴輪斧接住兩馬相交鎗斧並舉黃天祥也是對神榜上之人力大無窮來來打打未及十五回合一鎗刺中高貴心窩翻
 鞍下馬邱引大呼一聲氣殺吾也不要走吾來也邱引銀差素練白馬長鎗飛來直取天祥黃天祥見邱引來至心下暗
 喜此功該吾成也搖手中鎗劈面相還好殺怎見得正是棍老敵手難敵興匠遇良材好奏功黃天祥便發了這條
 鎗如風驟雨驟勢不可當邱引自覺不能勝天祥今會頭陣如此英雄法更神有讚為說說可真個少著世界果然稀老
 君爐裏煥曾敵十萬八千鎗濟場太行山頂石湛乾黃河九曲溪上陣不沾塵世界回來一陣血脈飛話說黃天祥使開
 鎗把邱引殺得只有架招之功更無還兵之力傍有邱引副將孫寶余成兩騎馬兩口刀殺奔前來助戰鄧九公見二將前
 來協助鄧九公奮勇走馬刀劈了余成翻鞍落馬孫寶大怒罵曰好匹夫焉敢傷吾大將轉回來力敵九公話說邱引被黃天
 祥戰住不得開空縱有左道之術不能使出來又見鄧九公走馬刀劈了余成心下忿怒黃天祥賣了個破綻一鎗正中邱引
 左驢邱引大叫一聲撥轉馬就走黃天祥掛下鎗取弓箭在手拽開弓弦往後心射來正中邱引肩窩孫寶見主將敗走心
 下着慌又被鄧九公一刀把孫寶揮于馬下鼻了首級黃飛虎掌鼓進營正是只知得勝回營去那晚男兒大難來話說邱
 引敗進高關不覺大醉四員副將盡被兩陣殺絕自己又被這黃天祥鎗刺左腿箭射肩窩候明日出陣拿住此賊碎尸萬
 段以洩此恨看官邱引乃曲盡得道修成人體也善左道之術此人自用丹藥敷搽即時全愈到三日後上馬提鎗至周營
 前只叫黃天祥來見我哨馬報入中軍黃天祥又出來會戰邱引見了仇人不答話搖鎗取天祥黃天祥手中鎗急架忙
 迎二馬交鋒來往戰有二十回合黃天祥看邱引頂下銀盔露出髮來暗想此賊定有邪術恐遭毒害天祥心生一計把鎗
 去了一空邱引恐報前日之仇棄空一鎗刺來刺了個空跌在黃天祥懷裏來黃天祥舉出銀裝鋼來好鋼怎見得有讚為
 證實攬玉把命裝壞成綠絨繩穿就護手熟銅林就光輝打大將翻鞍落馬沖行鬼鬼哭神悲關前三環劍磕折丈八
 鎗寒凜凜有甚三冬雪冷漫漫漫過九秋霜話說邱引被黃天祥一鎗正中前面護心鏡上打得邱引口噴鮮血幾乎落下

鞍轡，敗進關內，閉門不出。黃天祥得勝回營，來見父親，說邱引閉門不出。黃飛虎與鄧九公共議取關之策，不表。且說邱引，被這一頓打，得吐血不止，忙服丹藥，一時不能全愈。切齒深恨黃天祥于骨髓。在關內保養傷處。次日，周兵攻打青龍關，邱引備馬未愈，上城來親自巡視，千方百計，防設守關之法。大抵此關乃朝歌保障之地，西北溝深，最是緊要，城高濶深，急切難以攻打。周兵一連攻打三日，不能得下。黃飛虎見此關急切難下，傳令鳴金收兵，周兵退去。也下城來至帥府下，心中納悶，忽報督糧官陳奇請令。邱引令至殿前，陳奇打躬曰：「備糧濟軍需，不會違誤，請令定奪。」邱引曰：「備糧有功，乃為朝廷出力，陳奇問周兵至此，元帥此日勝負如何？」邱引答曰：「勝負分兵取關，惟恐言盡，他根道，連日與他會戰，不意他將佐驍勇。」鄧九公殺吾佐一官，黃天祥鎗馬強勝，吾被他鎗刺箭射，打者是拿住這逆賊，必分化其戶，方准吾恨。陳奇曰：「元帥只管放心，等末將拿來。」報元帥之恨。次日，陳奇領本部飛豹兵，坐大眼金睛獸，掛手中嘉慶杆，至關營搦戰。哨馬報入中軍，鄧九公聽上，有將搦戰，黃飛虎問曰：「誰將出馬？」鄧九公曰：「末將願往。」鄧九公持刀在手，徑出營來，見對陣鼓響，一將當先，手提萬龍杆，坐金睛獸而來。鄧九公問曰：「來者何人？」陳奇曰：「吾乃督糧官陳奇是也。你是何人？」鄧九公答曰：「吾乃西廂東征副將鄧九公是也。昨者邱引失機，閉門不出，你他是先來替死，然而也做不得他的名下。」陳奇大笑曰：「看你這匹夫如嬰兒草莽，你有何能，便備開金睛獸，使開萬龍杆，劈面就打。」鄧九公大揮刀赴面交還，獸馬交鋒，刀杆並舉，兩家大戰三十回合，鄧九公的刀法如神，陳奇用的是短兵器，如何抵擋得住。陳奇把萬龍杆一舉，他有三千飛虎兵，手執鐵鎗套索，如長蛇陣一般，飛奔前來，有拿人之狀。鄧九公不知緣故，陳奇原是左道，有異人秘傳，養成腹內一道黃氣，噴出口來，凡是精血成於者，必定有三魂七魄，見此黃氣，則魂魄自散。九公見此黃氣，坐不住鞍轡，翻身落馬。鄧九公被飛虎兵一擁上前，生擒活捉，拿進高臺三軍，吶喊邱引正坐，左右報入府來，稟元帥。陳奇捉了鄧九公聽令，邱引大悅，令左右推來鄧九公及至醒來，身上已是繩索縛縛，莫能轉動。左右推至邱引面前，九公大罵曰：「匹夫以左道之術取吾，我就死也不服。今既失機，有死而已。吾生不能咬汝血肉，死後必為厲鬼，以殺叛賊。」邱引大怒，令推出斬之。可憐鄧九公，不能會講，侯于丞岸，今日全忠於周主，正是：功名未遂扶王志，今日逢危已盡忠。話說邱引發出行刑牌，出府將鄧九公首級，號令于關上，有哨探軍報入中軍，政老爺，鄧九公被陳奇口吐黃氣，拿了進關，將首級號令城上。黃飛虎大驚曰：「鄧九公乃大將之才，不幸而喪于左道之術，心中甚是傷感。」且說邱引治酒與陳奇賀功。次日，陳奇又領兵至關營搦戰，報馬報入中軍，榜有仇公佐一官，太驚大怒曰：「末將不才，願與主將報仇。」黃飛虎許之。太驚上馬出營，與陳奇相對，也不答話。大戰二十回合，陳奇把杆一舉，後面飛虎兵擁來，陳奇把嘴一張，太驚依舊落馬，被衆人擒拿進關。見邱引，邱引曰：「此乃從賊，且不必斬他，暫送下例園。」侯拿了主將一齊上囚車，解往朝歌，以盡國法。方不負汝之功耳。陳奇大罵，且說黃總兵見又折了太驚，心下甚是

不樂，只見次日來報陳奇獨戰黃將軍，問左右：「誰去送一遭？」話未了，只見傍邊走過三子黃天祿、黃天爵、黃天祥，應曰：「不肖三人應往。」黃飛虎吩咐：「要仔細。」三人應曰：「知道。」弟兄三人上馬，趕出營來。陳奇問曰：「來者何人？」黃天祿答曰：「吾乃開國武成王三位殿下。黃天祿、黃天爵、黃天祥是也。陳奇，那正妻拿這孽畜，他恰自來送死，催開金睛獸，也不答話，使開蒲塵杵，直取天祿兄弟三人。一條鎗急架忙迎，四馬交鋒，怎見得一場好殺。四將陣前發怒，催開鐵馬相持，長鎗見晃閃紅霓，蒲塵杵發利，這一個拚命拚死定輸贏。那三國為國忘家，分軒解，險些失手命難存，留取清名傳萬世。三匹馬裏住了陳奇一匹，金睛獸大殺在懸潭虎穴，不知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穿哈一將顯神引

二將相逢各有名 齊記關過定輸贏 五行道術皆堪並 萬劫輪迴共此生

黃氣無聲能覆將 白光有影更擒兵 須知妙法無先後 大難來時命自傾

話說黃天祿兄弟三人裏住陳奇，忽一鎗正中陳奇右腿。陳奇將坐騎跳出圈子外邊，黃天祿隨後趕來。陳奇雖然腿上有傷，他的道術自在，他把蒲塵杵一舉，只見飛豹兵蜂擁而來，將腹內鍊成黃氣噴出。黃天祿滾下鞍，早被飛豹兵擒住，生擒活捉了進關來。見邱引，邱引吩咐也，把黃天祿監禁了。話說黃天爵、黃天祥回營見父，言兄被擒，黃天祥十分不樂。遣探事官打聽可曾號令，探事官回報：「老羞不曾號令，話說陳奇腿上有傷，自用丹藥敷抹，只見次日邱引傷痕已愈，要來報仇，乃不戴頭盔，頂上戴一金盔，似陀頭樣，甘甲被袍，上馬提槍來奔至關營，坐名要黃天祥決戰。報馬報入營中，天祥便欲出戰。飛虎阻擋不住，天祥上馬提鎗出營來，見是邱引，大呼曰：「邱引，定要今日擒你見功，催開馬搖手中鎗，直刺邱引，邱引鎗迎而交還。」一馬盤旋，雙鎗並舉，大戰在關下。黃天祥這根鎗如風狂雨驟，勢不可當。邱引招架不住，掩一鎗回馬，往關前就走。黃天祥不知好歹，隨後趕來，只見邱引頂上長一道白光，光中分開裏面現出碗大一顆紅珠，在空中滴溜，只是轉邱引大呼曰：「黃天祥，你看吾此寶，黃天祥不知所以，抬頭看時，不覺神昏飄蕩，一會辨不出東南西北，昏昏慘慘，被步下軍卒生擒下馬，縛縛二臂，及至解時，已被捉住。邱引大喜，掌鼓進關，正是：可憐年少英雄客，化作南柯夢裏人。且說邱引舉住黃天祥進關，升堂坐下，傳令兩邊把黃天祥推來，衆人將天祥推至面前。黃天祥氣沖牛斗，厲聲大叫曰：「邱引，你一逆賊，敢以妖術成功，非丈夫也。我死不足惜，當報國恩。若妾元帥兵臨，你這匹夫有粉骨碎身之禍，說被你擒，快與我一死，吾定爲厲鬼以殺賊。」邱引大怒曰：「你這逆賊，反出語傷人，你前射鋼打鎗刺你心窩，方稱我報國忠心，今不幸被擒，自分一死，何必多言，做出那等的模樣。」邱引大怒，命左右先梟了首級，仍置化其尸，掛在城樓上。少時，哨馬報人馬營，彭老爺、四公子被

邱引攀去，棄了首級，把尸骸掛城樓上風化其尸。請軍令定奪，黃飛虎聽報，大叫一零，跌倒在地。衆將扶起，黃總兵放聲大哭曰：吾生四子，不能爲武王至孟津大會，諸侯以立功，今方頭一塵關隘，先多吾三子，黃飛虎思子作詩一首以志感。爲國捐軀赴戰場，丹心可並日爭光。幾番未滅強梁寇，十萬擒兒年少亡。話說黃總兵見事如此，忙修告急申文，連夜差使臣往汜水關老營中見子牙求救，使臣在路也非一日，來至行營，旗門官報入中軍，啟元帥，黃總兵遣官至德門等令，子牙忙傳令來，使臣至帳前行禮，將申文呈上，子牙拆開看畢，大驚曰：可惜鄧九公黃天祥俱死於非命，若實傷悼。只見鄧輝玉哭上帳來，勸元帥末將隨去爲父報仇，子牙許之。又點先行官哪吒同往，哪吒大喜，領了將令，星夜討青龍關來，哪吒風輪來得快，便先行，哪吒隨營行走，只見哪吒霎時就至青龍關了，正是：國刻行千里，須臾至九州。話說哪吒至營前，報入中軍，有先行官哪吒聽令，黃總兵忙叫請來，哪吒進中軍行禮畢，黃總兵曰：吾奉令分兵至此，不幸子亡兵敗，鄧九公竟被左衛喪身，吾在此待罪請授，今先行官至此，吾輩不勝幸甚。哪吒曰：小將軍丹心忠義，爲國捐軀，青史留名，永垂不朽，亦不辜負將軍教養之功。次日，哪吒上風火輪，執火尖鎗，往關下搦戰，猛見黃天祥之尸，大怒曰：吾拿住邱引，定以此爲列。大叫：城上報事官快傳與邱引，早來洗頸受戮。報馬報入帥府，有將請戰，邱引聽報，自恃已能，依舊陀頭打扮，竟出關門，看見一人，登風火輪而來，大呼曰：來者莫非是哪吒麼？哪吒大罵曰：你這匹夫，黃天祥與你不過敵國之仇，彼此爲國，不該舉首，又有何罪，你竟欲風化其尸，我今拿住你，定碎沙尸，與天祥滯恨，把火尖鎗搖動，直取邱引。邱引以鎗架相還，輪馬相交，雙鎗並舉，來往戰殺二三十合，邱引就走，哪吒趕來，邱引依舊把頭上白氣墜出，現那一顆紅珠出來，在空中旋轉，邱引把那吒當做凡胎肉體，不知他是蓮花化身，便大叫曰：哪吒，你看我的寶，哪吒抬頭看見，大笑曰：無知匹夫，此不過是個紅珠兒，你叫我着牠怎麼，邱引大驚，吾得道修成此珠，捉將擒軍，無不效驗，今日哪吒看見，如何不昏於輪下，心中已是着忙，只得勒回馬來，又戰，被哪吒用乾坤圈打來，正中邱引肩窩，打得骨斷筋折，伏鞍而逃，取回關去，哪吒得勝回營，來見黃飛虎不表，且說土行孫催糧至子牙大營，見元帥回令畢，土行孫下殿，不見鄧輝玉，問其故，武吉曰：黃飛虎求救兵，申文言你岳翁陣亡，你夫人去了，土行孫聽得鄧九公已死，着實傷悼，忙忙領子牙催糧連營二運，徑往青龍關來，不一日至關門，探馬報入中軍，黃飛虎令請來，土行孫來至帳前行禮畢，黃飛虎曰：鄧九公爲左道陣亡，吾子二人被擒，天祥被邱引逆風化其尸，今日先行哪吒，打邱引一乾坤圈，逆賊未曾肯首，土行孫曰：待末將今晚且將天祥尸首盜出，用梓木收斂，明日好擒邱引以報此仇。土行孫下帳來，與鄧輝玉等相見，只等到晚，土行孫借地遁術，徑進關來，先在裏邊走了一番，及行到圍園之中，看見太鸞黃天祥時至三更，四下裏人聲寂靜，土行孫鑽上來，悄悄的叫黃天祥，我來了，你放心，不久就取關了，黃天祥聽得是土行孫聲音，大喜曰：這些機妙，土行孫曰：不必吩咐，土行孫說了信，徑至城樓上把繩子割斷，天祥尸首，吊在關

下。屢紀收去尸首，黃飛虎看見子戶，放聲大哭曰：「年少爲國，致捐其軀，眞爲可惜。急用棺木收尸，黃飛虎自思想：吾生四子，今喪三人，今日不若命黃天爵送天祥尸首回西岐去了。且說邱引被哪吒打傷，次日陞廟納悶，只見巡城軍士來報，黃天祥尸首夜來不知被何人割斷了繩子，將尸首盜去。邱引聽報，愈加悶悶，陳奇大怒道：「不才出關拿來，爲主將報仇。說罷，領本部飛豹兵至營前，擗驛，哨馬報入中軍，黃總兵問：誰人見陣？」土行孫前往，鄧輝玉欲爲父親報仇，翻往探陣。夫妻二人出營，見陳奇坐金睛獸，提蒲扇，滾至陣前。土行孫大罵陳奇曰：「匹夫，用左道邪術，殺吾岳父，不共戴天。今日特來擒你報仇。」陳奇大笑，諷你選等人，眞如朽腐之物，做得出甚麼事來。殺你恐污吾手，備開坐騎，提斧就打。土行孫手中棍急架忙迎，斧棍並舉，未及數合，陳奇見土行孫往來小巧便宜，念切不可取勝，陳奇忙把杵一擡，飛豹兵齊奔前來，陳奇對著土行孫把嘴一張，發出一道黃氣，土行孫站不住，一交跌倒在地。飛豹兵把土行孫拿去。陳奇不防鄧輝玉在對面，見擊了他丈夫，發出一塊五光石來，正中陳奇嘴上，打得骨綻齒落，呵呀一聲，掩面而走。輝玉又發一石，夾後心一下，把後心鏡打得粉碎。陳奇只得伏鞍而逃。只見土行孫睜開眼，渾身上了繩子，笑曰：「倒有那陳奇被鄧輝玉打傷，送回關內，來見邱引。邱引看見陳奇鼻青嘴腫，帶皆驚忙問其故。陳奇曰：「只因擊一不堪匹夫，不防對過有一賊人，用石打傷面門，復一石又打傷脊背，以致失機。邱引聽說，忙令左右將陳奇拿來，左右隨將土行孫推至階前，看見土行孫身不滿三四尺，便問陳奇曰：「這樣東西，擊他何用？」命左右推出去，斬了號令。土行孫也不慌也不忙，來至關上，左右方欲動手，只見土行孫把身子一扭，杳無蹤跡。正是：地行道術原無跡，盜賣偷竊蓋世雄。話說左右見土行孫不見了，只唬得目瞪口呆，慌忙報與邱引，邱引聽報大驚曰：「關營中有此異人也，所以屢伐西岐，俱皆失利。今日不見黃天祥尸首，就是此人盜去也。未可知。速傳令，早晚各要謹防彌蓋，且說土行孫回見黃總兵，共議取關，忽哨探馬報入中軍，有三運督糧官鄭倫、關門等令，黃總兵傳令來，鄭倫、關門先行禮畢，言曰：奉委元帥將令，催糧應付軍前，聽用黃飛虎曰：「多蒙將軍催糧有功，俟上功勞簿。鄭倫曰：「俱是爲國效用。鄭倫偶見土行孫也在此忙問土行孫曰：「早下係二運官，今到此何幹？」土行孫曰：「背關關中有一人，名喚陳奇，也與你一様人，吾岳父被他擊去運了性命，特奉元帥將令來此救我，只他比你不同，他把嘴一張，口內噴出一道黃氣來，其人自倒，比你那寨中哼出白氣來，大不相同，覺他的便宜。昨日我被他擊去走一遭來。鄭倫曰：「豈有此理？當時吾師傳我，曾言吾之法，蓋世無雙，難道此關又有此異人，我必定會他一會，看其眞實。且說陳奇恨鄧輝玉打傷他頭面，自服了丹藥，一夜全愈，次日出關，坐名只要鄧輝玉出來，定個雌雄。哨馬報入中軍，啟老爺陳奇獨戰，鄭倫出而言曰：「末將願往。黃飛虎曰：「你幫糧亦是緊要的事，原非先行破敵之夜，恐差忒相見罪。鄭倫曰：「俱爲朝廷出力，何害于理？黃飛虎只得應允。鄭倫上了金睛獸，提降魔杵，領本部三千

烏鴉兵，出營來見陳奇，也是金睛獸提馬燈杵，也有一隊人馬，俱穿黃說衣，也拿著鐵鈎長索，鄭倫心下疑惑，乃至軍前大呼曰：「來者何人？」陳奇曰：「吾乃督糧上將軍陳奇是也，你乃何人？」鄭倫曰：「吾乃二運糧官鄭倫是也。」鄭倫問曰：「聞你有異術，今日特來會你。」鄭倫備開金睛獸，搵手中降魔杵，兩頭就打，陳奇手中滿魔杵，迎面交還，二獸交加一場大戰，怎見得二將陣前尋戰，兩下交鋒誰敢阻，還一個似搵頭獅子下山崗，那一個不似擺尾蛟龍弄猛虎，這一個忠心定要正乾坤，那一個赤膽要把江山轉，天生一對惡星辰，今朝相遇爭旗鼓。話說二將大戰虎穴龍潭，這一個惡狼狠四蹄二目，那一個略支支咬碎銀牙，只見土行孫同哪吒出營門來看，二將交兵，黃飛虎同黃將也在旗門下都來看，戰戰兢兢，鄭倫正戰之間，自忖此人當真有此法術，打人不過先下手為妙，把杵在空中一擡，鄭倫部下烏鴉兵，行如長蛇陣一般而來，陳奇看鄭倫搵杵，士卒把搵鈎奔來，似有舉人之狀，陳奇搵杵，他那裏飛豹兵也有套索撓鈎，飛奔前來，正是：能人自有能人伏，今日啣槍相會時。鄭倫鼻裏邊兩道白光出來有聲，陳奇口中黃光也自迸出，陳奇跌了個金冠倒蹶，鄭倫跌了個鎧甲離鞍，兩邊兵卒不敢舉人，只顧各人搶各人，主將回營，鄭倫被烏鴉兵搶回，陳奇被飛豹兵搶回，各自上了金銀獸回營，土行孫同黃將笑得腰軟骨折，鄭倫自嘆曰：「世間又有此異人，明日定要與他定個雌雄，方肯罷休，不表。且說陳奇進關來見邱引，盡言前事，邱引又聞佳夢彌失，心下不安，次日，鄭倫部下搵戰，陳奇上騎出關，曰：「鄭倫大丈夫一言已定，從今不必用術，各賭手上工夫，你我難得會催開坐下一騎，又殺一日，未見輸贏，來見黃飛虎，黃將俱在樓下共議取關之策，哪吒曰：「如今土行孫也在此，不若今夜我先進關，斬關落鎖，夜襲乘其無備，取了關為上策。」黃飛虎曰：「全仗先行，正是。」哪吒定計施威武，今夜青龍關武王。話說邱引在關內修表進朝歌，遣將來此報關守關，共組周兵，不覺是一更時分，土行孫先進關裏來，暗暗在關圍中，打點放黃天祿太驚，二更時分，哪吒登起風火輪，飛進關來，在城樓上祭起金磚，把守門軍將打散，隨擡開邊鎖，周兵吶一聲喊，殺進城中，金鼓大作，天翻地覆，城中大亂，百姓只顧逃生，土行孫在圍圍中，聽得吶喊，隨放了黃天祿太驚，殺出本府來，邱引還不曾睡，急忙上馬提鎗出府，只見燈光影裏，火把叢中，見金甲紅袍，乃武成王黃飛虎，哪吒卷風火輪，使鎗殺來，鄭秀、趙昇、孫旭紅，把邱引裹在當中，鄭倫殺進城來，正遇陳奇，二將夜兵大戰，黃天祿從後面殺進府來，土行孫仍拖鎗鐵棍，往邱引馬下舉棍打來，邱引不及提防，被土行孫一棍，正打着馬七寸，那馬便前蹄直豎，把邱引跌下馬來，黃飛虎看見忙攔箭刺來，邱引已借土遁去了，正是生死有定，不該絕于此關，且言黃將專任陳奇，被哪吒祭起乾坤圈，打中了陳奇，傷了臂膊，往左一閃，被黃飛虎一鎗刺中脅下，死于非命，殺到天明，黃飛虎收兵查點，只定了邱引、飛虎陸遜、出榜安民，齊明戶口冊籍，留將守青龍關，黃總兵回師，先有哪吒報捷，土行孫仍健糧去了，且說子牙在中軍與姜將正議六韜三略，報事官報兀帥哪吒等令子牙傳命進來，哪吒至中軍，備將取了青龍關事，說了一遍，弟子先來報捷，子牙大悅，謂姜將曰：「吾之

周營討戰，子牙問誰去出馬，哪吒應聲而出。弟子前往，哪吒言罷，登輪提鎗，出得營來。一見余化，哪吒認得他，忙叫曰：余化變來，余化見了仇人，把臉紅了半邊，也不答話，備開金睛眼，遙觀直取哪吒。哪吒的鎗劈面交還，輪戰相交，戰鎗雙舉，來往冲殺，有二三十合。哪吒的鎗，乃太乙真人傳授，有許多機關，余化不是哪吒對手。余化把一口刀名曰化血神刀，祭起，如一道電光，中了刀痕，時刻即死，怎見得，有詩爲證：丹爐曾煉煉火裏用功夫，靈氣後先妙，陰陽衣袂快，透甲元神步沾身，性命無。哪吒逢此刀，跟下血爲癩。余化將化血刀祭起，那刀來得快，哪吒躲不及，中了一刀，大風哪吒，乃蓮花化身，渾身俱是蓮花瓣兒，縱傷了他，不比凡夫血肉之軀。登時即死，該有凶中得吉。哪吒着了刀傷，大叫一聲，敗回營中，走進帳門，跌下風火輪來。哪吒弄了刀傷，只是顛，不能做聲。旗門官報與子牙，子牙令扛抬至中軍，子牙問哪吒，哪吒不答話，子牙心下驚惶不樂，不知哪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土行孫盜騎陷身

余化恃強自喪身

師尊何苦費精神

內總土行孫招禍

爲惹洩流致起嘔

北海初沉方脫難

細仙再縛豈能拘

從來數定應難解

已是封神榜內人

話說余化得勝回營，至次日又來周營搦戰，探馬報入中軍，子牙問誰人出馬，有雷震子應曰：愿往，提棍出營。見余化黃面赤髯，甚是兇惡，問曰：來者可，余化大罵反國逆賊，你不認得我麼？雷震子大怒，把二翅飛騰於空中，將首金棍劈頭打來，余化手中戟迎，面交還一個在空中用力，一個在獸中旋試。雷震子金棍刷來如泰山一般，余化望上招架，費力，略戰數合，忙舉化血刀來，把雷震子風雷翅傷了一刀，幸而原是兩枚仙杏化成風雷二翅，今中此刀，尚不至傷命，跌在塵埃，敗沒行營。來見子牙，子牙又見傷了雷震子，心中甚是不樂。次日，有報馬報入中軍，有余化寫戰，子牙因連傷二人，若癡呆一般，又不做聲，只是蹙額。且慮免戰牌出去，軍政官將免戰牌掛起。余化見周營掛免戰牌，掌鼓回營，只見次日，有督糧官楊戩至營門，見掛免戰二字，楊戩曰：從三月十五日拜將之後，將近十月，如今還在這裏，尙不會取商朝寸土，今又掛免戰牌，心中甚是熾感，且見了元帥，再做道理，探馬報入中軍，馭元帥，有督糧官楊戩候令。子牙曰：令來，楊戩上帳參謁畢，曰：弟子懼懼，康付軍需，不會遺誤，請令定奪。子牙曰：兵糧足矣，其如戰不足何？楊戩曰：師叔將免戰牌收了，弟子明日出兵，若其端，的自有處治。子牙在中軍與衆人正議此事，左右報有一道書來，見子牙曰：請來，少時，至帳前，那童子倒身下拜曰：弟子是乾元山金光洞人，乙亥人門下，弟兄哪吒有厄，命弟子背上山去調理。子牙即將哪吒交與金霞童子，背往乾元山去了。不表，且說楊戩見雷震子不做聲，只是顛，看刀傷處，血水如墨，楊戩觀看良久，此乃是毒物所傷，楊戩取子牙去了免戰牌，子牙傳令去了免戰牌。次日，汜水關哨馬報入軍中，周營已去免戰牌，余化聽得，隨上了金睛眼，出關來至營前搦戰，哨馬報

入中軍。關外有將討戰，正是：常勝不知終有窮，馬營自有妙人來。話說余化率營搗破楊戩忙提三尖刀出營，見余化光景，是左道邪術之人，楊戩大叫曰：「來者莫非余化麼？」余化曰：「然也。」爾通個名來，楊戩曰：「吾乃姜元帥師姪楊戩，是也。」縱馬搗三尖刀飛來直取余化，余化手中戰迎面交還，兩馬相交，一場大戰，未及二十回合，余化祭起化血神刀，如閃電飛來，楊戩運動八九元功，將元神遁出，以左臂迎來，搗了一刀，大叫一聲，敗回行營，看不出是甚麼毒物來見子牙，子牙問曰：「你會余化如何？」楊戩曰：「弟子見他神刀利害，使吾師道術，將元神遁出，以左臂迎他一刀，畢竟看不出他的果是何奇。弟子且往玉泉山，金霞洞去一遭。」子牙許之。楊戩借土遁往玉泉山來，到了金霞洞，進洞見師父拜罷，玉鼎真人問曰：「楊戩你此來有甚麼話說？」楊戩對曰：「弟子同師叔進兵汜水關，與守關余化對敵，彼有一刀，不知何奇，起先雷震子被他搗了一刀，只是寒顫不能做聲。弟子也被他搗了一刀，幸賴師父支功，不曾重傷。然不知果是何毒物。玉鼎真人忙令楊戩將刀換來看，真人見此刀痕便曰：「此乃是化血刀所傷，但此刀傷了，見血即死。幸雷震子傷的兩肋仙杏，你又有些功，故爾如此。不然皆不可活。楊戩聽得，不覺大驚，忙問曰：「似此將何術解救？」真人曰：「此毒連我也不能解。此刀乃是蓬萊島一系仙余元之物，當其修煉時，此刀在爐中有三粒神丹同鍊的，要解此毒，非此丹藥不能得。真人沉思良久，乃曰：「此事非你不可。附耳如此如此方可。」楊戩大喜，領了師父之言，拜了玉泉山，往蓬萊島而來，正是：真人道術非凡品，咫尺蓬萊見大功。話說楊戩借土遁往蓬萊島而來，前至大海，好個海島異景奇花，觀之不盡。海水平坡，山崖錦砌，正所謂蓬萊景致，與天闕無差，怎見得，有讀書為說：「勢鎮東南，源流四海，汪洋澎湃，作波濤，澎湃山巖，成碧巖，巖壁結彩，化為人世奇觀，蛟虯異風，又是滄溟幻化，丹山碧樹，非比玉宇瓊宮，天外鶴風，優遊自然，仙境靈胎，鸞鶴翔翔，豈是人間俗骨，琪花四葉，精英，瑞草千年，呈瑞氣，且護說青松翠柏常春，又道是仙桃仙果時有，修竹拂雲，碧霞，藤蘿映月，鮮清風，一溪瀑布，時風雪，四面丹崖，若列星，正是百川滄注，擎天柱，萬劫無移大地根。話說楊戩來至蓬萊山，看罷，才來景致，仗八九元功，將身變成匕首將軍，余化，選選蓬萊島來，見了一系仙余元，倒身下拜，余元見余化到此，乃問曰：「你來尚甚麼？」余化曰：「弟子奉師父之命，去汜水關隨同韓總兵把守關隘，不意姜尚兵來，弟子見頭一陣刀傷了那吒，第二陣傷了雷震子，第三陣恰來了姜子牙師姪楊戩，弟子用刀去傷他，被他一指，反把刀指回來，將弟子傷了臂膀，望老師慈悲救救，一系仙余元曰：「有這等事，他有何能，敢指回我的寶刀，但當時據此實在爐中，分罷，定陰陽，回鍊了三粒丹藥，我如今將此丹留在此關，也無用，你不若將此丹藥取去，以備不虞。余元隨將丹藥與余化，余化叩頭謝老師天恩，忙出洞來，回關營不表。有詩單讚楊戩立功變化之妙：「搗到功成道始精，平中玄妙有無生，蓬萊日曉通靈藥，汜水徒勞化血兵，計就騰挪幻聖裝，鼓成奇妙盜英明，多因輔助關文武，一任奇謀若浪萍。」話說楊戩得了丹藥，逕回周營，且說一系仙余元，把藥一時俱與了余化，靜坐村思，楊戩有多大本領，能指回我的化血

刀若余化被刀傷了，他如何還到得這裏，其中定有緣故。余元屈指一算，大叫曰：好楊戩匹夫，敢以變化玄功，盜吾丹藥，欺吾太甚。余元大怒，上了金睛獸，來趕楊戩。楊戩正往前行，只聽得後面有風聲趕至，楊戩已知余元趕來，忙把丹藥放在囊中，暗祭那天犬放在空中。余元只顧趕楊戩，不知暗算難防。余元被哮天犬夾頸子一口，此犬正是牙如鋼劍，皮肉紅袍，扯下半邊來。余元不曾提防暗算，被犬一口，把大紅白鶴衣扯去一半。余元又吃了毒藥，不能前進，吾且回去，再整頓前來，以復此仇。話說子牙正在營中納悶，只見左右來報，有楊戩等令子牙傳令，令來楊戩至帳前，見子牙備言前事，盜丹而回。子牙大喜，忙取丹藥救雷震子，又遣木吒往死元山，送此藥與哪吒調理。次日，楊戩往關下搦戰，探事官報入帥府，周營中有將討戰，韓榮令余化出戰。余化上了金睛獸，提戟出關，楊戩大呼曰：余化，你前日用此化血刀傷我，幸喜煉有丹藥，若無丹藥，幾中汝之奸計也。余化暗思：此丹乃一爐所出，焉能周營中也有此丹？若此處有還丹，此刀無用。備開金睛獸，大戰楊戩。二馬相交，刀戟並舉。三將酣戰三十餘合，正殺之間，雷震子得了此丹，即時全好了，心中大怒，竟飛出關營，大喝曰：好余化，將惡刀傷吾，若非丹藥，幾至不保，不要走，吃吾一棍，以准此恨。提起黃金棍劈面打來，余化將手中鞍架開，楊戩三尖刀來得又勇，余化被雷震子一棍打來，將身一閃，那棍正中金睛獸，把余化掀翻下來，被楊戩復一刀，結果了性命，正是：一腔左衛全無用，枉作商朝梁棟材。楊戩斬了余化，堂鼓回營，見子牙報功不表，且說韓榮聞余化陣亡，大驚此事，怎好，前日遣官往朝歌去，救兵未到，今無人協同，守此關隘，如何是好？正議論，余元乘了金睛五雲鞍，至關內下騎，至帥府前，令門官通報，眾軍官見余元好兇勇，忙報韓榮。韓榮傳令請來，道人至帥府，韓榮迎接余元，只見他生得面如藍靛，赤髮獠牙，身高一丈七八，環眼威風，二目兇光冒出，韓榮降階而迎，口稱老師，請上銀安殿，韓榮下拜問曰：老師是那座名山，何處洞府？余元曰：楊戩欺吾太甚，盜丹殺我弟子余化，貧道是蓬萊島一添仙余元是也。今特下山以報此仇。韓榮聞說大喜，治酒款待。次日，余元上了五雲鞍，出關來至周營，坐名要子牙答話，報馬報入中軍，汜水關有一道人請元帥答話，子牙傳令排隊伍出營，左右分列三山五岳門人，一騎當先，只見一位道人，生得十分兇惡，怎見得：魚尾冠，金嵌成，大紅服雲暗生，面如藍靛獠牙，赤髮紅袍古怪形，絲條飄火焰芒芒若水晶，蓬萊島內修仙體，自在逍遙得志清，位在監齋成神道，一添仙名有舊聲。話說子牙至軍前問曰：道者請了，余元曰：姜子牙你叫出楊戩來見我子牙曰：楊戩備糧去了，不在行營，道者你既在蓬萊島，難道不知天意，自成鴻偉位六百餘年，幸村王無道，差珍天命，肆行凶惡，非想貴靈，天怒人怨，天下叛之，我周應大顯人，克修天道，天下歸周，今奉天之罰，以復於商，爾何得阻逆天使，自取滅亡哉。道者你觀余化騎人，皆是此例，他原有道術，若能扭轉天命，余元大怒曰：總是你這一番妖言惑眾，若不殺你，不足以絕禍根。備開五雲鞍，仗寶劍直取子牙，子牙手中劍，迎面交還，左有李靖，右有韋護，各舉兵器，前來助戰，四人只為無明火起，眼前要定爐。

維余元的寶劍光華灼灼，子牙的劍彩色輝輝，李靖刀寒光凜凜，韋護杵殺氣騰騰，余元坐在五雲駝上，把一尺三寸金光鐘，祭在空中來打子牙，子牙忙展杏黃旗，現出手朵金蓮，護護其身，余元忙收了金光鐘，也祭起來打李靖，不防子牙祭起打神鞭來一鞭，正中余元後背，只打得三昧真火，噴出丈餘遠近，李靖又把余元腿上，一鎗，余元氣傷，把五雲駝頂上一拍，只見那金睛閃閃，四足起金光而去，子牙見余元着傷而走，收兵回營，不表，且說，土行孫攪糧來至，見了子牙會兵，他暗暗聽見余元的五雲駝，四足起金光而去，土行孫大喜，我若得此戰騎，儘獲真是便益，當時子牙回營，睡夢忽報，土行孫等令子牙傳令，余元，土行孫幸帳前交納糧數，不誤限期，子牙曰：備糧有功，暫且下帳少歇，土行孫下帳來見鄧輝子，夫妻共語說，余元把刀傷了哪呀，哪呀，往死元山，傷傷痕去了，土行孫至晚對鄧輝子曰：我方才見余元坐騎，四足旋起金光，如雲霓縹緲而去，妙甚妙甚，我今夜去去，去盡了他的來，騎着備糧，有何不可，鄧輝子曰：雖然如此，你若要去，須稟知元帥，方可行事，不若造次，土行孫曰：與他說沒用，總是走去便來，何必又多一番唇舌，當時夫婦計較，修營將至二更，土行孫把身子一扭，還從沁水驛來至帥府裏，土行孫見余元默運元神，土行孫在地下，往上看他，這人目似垂簾，不敢上夫，只得等候，却說余元默運元神，忽然心血來潮，余元暗暗捻指一算，已知土行孫來盜他的坐騎，余元把陽神出竅，少刻鼻息之聲，如雷，土行孫在地下聽見鼻息之聲，大喜曰：今夜定然成功，將身子鑽了上來，拖着鐵棍，又見廊下拴着五雲駝，土行孫解了繩，牽到丹墀下，揆得馬台扒上去，試驗試驗，然後又扒將下來，將這邪鐵棍執在手裏，來打余元，照余元耳門上一下，只打得七竅中三昧真火冒出來，只是不動，復打一棍，打得余元只不作聲，土行孫曰：這鐵棍真是頑皮，吾且回去，明日再做道理，土行孫上了五雲駝，把他頂上拍了一下，那獸四足放起金雲，飛在空中，土行孫心中十分歡喜，正是：歡喜未來災又至，只因盜物惹非災，且說，土行孫騎着五雲駝，只在關裏串，不得出關去，土行孫曰：寶貝，你快出關去，話猶未了，那五雲駝，便落將下地來，土行孫方欲下駝，早被余元一把抓住頭髮，提着他，不令他挨地，大叫曰：拿住偷駝的賊子，驚動一府大小將官，拿起火把，燈籠，棊棊，圍了寶殿，只見余元高高的把土行孫捉着，棊棊燈光下，見一矮子，閉口，老師捉着他，做什麼，放下他來罷了，余元曰：你不知他會地行之術，但沿了地他就走了，韓榮曰：將他如何處治，余元曰：你把俺蒲團下一个倒袋兒取來，裝着這孽障，用火燒死他，方絕禍患，韓榮取了袋兒，裝起來，余元叫韓榮來，少時間架起柴來，把如意乾坤袋燒着，土行孫又裏大叫曰：燒死我也，好火，怎見得，有時為證，細細金蛇過地，黑烟滾滾，即時生，離人出伏，居離位，炎帝騰光，號火精，山石滾時，皆赤土，江湖偶遇，靈枯平，誰知天意歸周主，自有真仙渡此人，話說，余元燒土行孫，命在須臾，也是天意不該如此，只苦備留係正坐蒲團，默數元神，見白鶴童子來至，曰：奉師尊玉旨，命師速去救土行孫，備留係閉命，與白鶴童子分別，備着歸地金光法，來至沁水驛裏，見余元正燒乾地袋，備留係便一陣旋風，往下一坐，伸下手來，連如意乾坤袋提將去了，余元看見一

陣風來，又見火勢有異，余元搶指一算，好懼留保，你救我的門人，把我如意乾坤袋也拿了去，我明日自有變法，且說懼留保將土行孫救出火焰之中，土行孫在袋內覺得不熱，不知何故，懼留保來至營，那夜是南宮适邀外營，時至三更盡，南宮适問曰：是什人懼留保，是我快通報子牙，我來也，南宮适向前看，知是懼留保，忙傳餐飯，子牙三鼓時分起來，外邊傳入帳中，有懼留保在帳門，子牙忙出迎接，見懼留保提着一個袋子，至軍前打稽首坐下，子牙曰：道兄貧夜至此，有何見諭，懼留保曰：土行孫有火難，特來救之，子牙大驚，土行孫昨日備根方回，其災如何得至，懼留保把如意乾坤袋打開，放出土行孫來，問其詳細，土行孫把盜五雲駝的事說了一遍，子牙大怒曰：你要做此事，也該報我知道，如何背違主帥，暗行誘騙之事，今若不正軍法，請將效尤將來，當現必亂，傷刀斧手，將土行孫斬首，就令懼留保曰：土行孫不違令，暗行誘騙之事，理宜斬首，只是用之際，暫且帶罪立功，子牙曰：若不是道兄求免，定當斬首，令左右，且與我放了，土行孫謝了師父，又謝過子牙，一夜周營中未曾安靜，次日，只見一箇仙童，余元出關，來至周營，坐名只要懼留保，懼留保曰：他來只爲乾坤如意袋，我不去會他，你只須如此，自可擒此逆道也，懼留保與子牙計較停當，子牙點帥出營，余元一見子牙大呼曰：只叫懼留保來會我，子牙曰：道友你好不知天命，據道友要燒死那土行孫，自無逃躲，豈知有他師父來救他，正所謂有福之人，縱千方百計，而不能加害，無福之人，遇溝壑也喪其軀，此豈人力所能哉，余元大怒曰：巧言四夫，尚敢支吾，備開五雲駝，使寶劍來取，子牙坐下四不相，手中劍迎而相接，一獸相交，雙劍並舉，兩家大戰一場，怎見得，引詞爲證，懼留保征雲高丈高軍兵，擺鼓把旗搖，一個是封神都領袖，一個是監痛名姓標，這箇是正道奉天滅紂王，那箇是無福成仙自逞豪，這箇是六箱之內稱始祖，那箇是性惡心兇怎肯饒，自來有福無福，天有循環怎脫逃，話說子牙大戰余元未及十數合，被懼留保祭起細仙繩在空中，命黃巾力士，半空中將余元拿去，止有五雲駝跳進關中，子牙與懼留保將余元拿至中軍，余元曰：妾向你雖然擒我，看你將何法治我，子牙命李靖斬之，報來李靖領令推出轅門，將寶劍斬之一齊，把寶劍砍缺有二指，李靖回轅子牙，備言殺不得之事，說了一遍，子牙親自至轅門，命李靖祭降魔杵來打，只打得騰騰烟出，烈烈火飛，余元作歌曰：君不見天皇得道將身煉，修仙養道碧遊宮，坎虎離龍方出現，五行隨我任心遊，四海三江都定遍，頂金頂玉轉修成，曾在爐中仙火煨，你今朝我要分明，自占一劍還一劍，變道余元說不盡，余元作歌罷，子牙心中十分不樂，與懼留保共講，如今放不得余元，只得他囚於後營，等取了關，再做區處，懼留保曰：子牙你可命匠人造一鐵櫃，將余元沉於北海，以除後患，子牙命鐵匠急造鐵櫃，造成將余元放在櫃內，懼留保命黃巾力士抬下去，往北海中一丟，沉於海底，黃巾力士回說懼留保法旨不爽，且說余元入於北海之中，鐵櫃亦是五金之物，况又丟在水中，此乃金水相生，反助了他一臂之力，余元借水遁去了，遷往碧遊宮紫芝崖下來，余元被細仙繩捆住，不見得見殺教門人，俱與掌教師尊，忽聽得一個道童，唱道情而來，詞曰：水

涼山遙隔斷紅塵道，粗衣敝袍，袖裏乾坤，日月肩挑，乾坤懷袖，當自把烟霞嘯傲。天地逍遙，龍降虎伏，這自高。紫霧護新巢，白雲歸空，長生不老，只在壺中一擲。話說余元大呼曰：那一位師兄來救我之殘喘，水火童兒，見紫芝崖下一道者，青面紅髮，巨口獠牙，網在那裏，童兒問曰：你是何人，今受此厄，余元曰：我乃是金靈聖母門下，蓬萊島一燕仙，余元是也。今被姜子牙將我沉於北海，幸天不絕我，得借水遁，方能得到此間，望師兄與我通報一聲，水火童兒，速來見金靈聖母，備言余元一事，金靈聖母聞言大怒，急率岸前不見還可，一見慈怒，金靈聖母速進宮內，見通天教主主行禮，言曰：弟子一事，盼老師，人言崑崙門下救滅吾教，俱是耳聽，今將一燕仙余元，他得何罪，竟用鐵櫃沉於北海，幸不絕生，借水遁逃，至於紫芝崖，望老師大發慈悲，救弟子等靈，通天教主曰：如今在那裏，金靈聖母曰：在紫芝崖，通天教主吩咐，槍將來，少時將余元抬至宮前，雲遊宮多少，救教門人，看見余元，無不動氣，只見金鐘響，玉簪齊鳴，掌教師尊來至，到了宮前，一見諸大弟子，齊言：教門人，欺吾教太甚，教主有見余元，這等光景，教主也掣符籙，先將一道符印，將余元身上，教主用手一彈，只見湘仙籠吊下來，語云：聖人怒發，不上巖，隨命余元，跟着進宮，教主取一物與余元曰：你去把懼怕符拿來見吾，不許傷他，余元曰：弟子知道，正是。聖人賜與穿心鎖，只恐皇天不肯從，話說余元得了此寶，離了碧遊宮，借水遁而來，行得好快，不須臾已至泥水關，有報事馬報入關中，有余道長到了，韓榮降階迎接到殿，欠身言曰：聞老師失利，被姜尚所擒，臣未將身心不安，今得親尊顏，韓榮不勝幸甚，余元曰：姜尚用鐵櫃，把我沉於北海，幸吾借小術，到吾師尊那所在，借得一件東西，可以成功，可將吾五雲錠收拾，打點出關，以報此恨，余元隨上騎至周營，韓門，坐名只裝懼留保，報馬入中軍，獻元帥，余元獨戰，只要懼留保，幸而懼留保不曾回山去，子牙大驚，忙請懼留保商議，懼留保曰：余元沉海，畢竟借水遁潛逃，幸碧遊宮想通天教主必定借有奇寶，方敢下山，子牙你速與他說話，待吾再擒他進來，且救一時燃眉之急，若是他先祭其實，則吾不能支耳，子牙曰：這兄之言有理，子牙令傳點砲，帥旗展動，子牙至軍前，余元大呼曰：姜子牙，我與你今日定見雌雄，備開五雲錠，應狠狠的飛來，直取姜子牙手中劍，迎面交還，燈一合，懼留保趕起湘仙籠，命黃巾力士將余元拿下，只聽得一響，又將余元平空拿去了，正是：秋風未動蟬先覺，暗殺無常死不知。余元不提防暗中下手，子牙見拿了余元，其心方安，進營將余元放在帳前，子牙與懼留保共議，若殺余元，不過五行之術，想他俱是會中人，如何殺得他，倘若再走了，如之奈何，正所謂生死有定，大數難逃，余元正應對神榜上有名之人，如何逃得，子牙在中軍，正無法可施，無處可展，忽然報陸壓道人來至，子牙懼留保出營相接，至中軍，余元一見陸壓，只嚇得仙魂飄渺，面似淡金，余元悔之不及，余元曰：陸道兄，你既來，還求你慈悲，可憐我千年道行，苦盡功夫，從今知過必改，再不敢干犯四兵，陸壓曰：你逆天行事，天理難容，况你是封神榜上之人，我不過代天行罰，正是：不依正理歸邪理，仗你胸中道術高，誰知天怒扶真主，古今到此命難逃，陸壓曰：取香案，陸壓

焚香壇中，窺見崑崙山下拜，花籃內取出一個葫蘆，放在案上，搗爛葫蘆膏，裏面一道白光如線，起在空中，見出七寸五分，橫在白光頂上，有眼有翅，破壓口裏道：「寶貝，請轉來。」那東西在白光之上，連轉三四轉，可憐余元斗大一顆首級，落將下來，有詩單道：「將封神飛刀，其詩道曰：『先鍊真元後運功，此中玄妙配雌雄。惟存一點先天訣，斬怪誅妖自不同。』」話說，陸壓用飛刀斬了余元，他一道魂魄進封神臺去了，于牙欲要號令，陸壓曰：「不可，余元原有仙體，若是暴踐，則非禮矣。」用土掩埋，幽壓與觀留孫別歸山，且說，韓榮打聽余元已死，在銀安殿與衆議曰：「如今余道長已亡，再無可敵周將者，況兵臨城下，左右關隘俱失，與周家子牙殿下，俱是道術術能之士，終不得取勝，欲要歸周，不忍負商朝之爵位，如不歸周，料如關難守，終被周人所據，爲今之計，奈何奈何？」旁有偏將徐忠曰：「主將既不忍，有負成湯，決無獻關之理，吾等不如印綬掛在殿庭，文冊留於府庫，望朝歌拜謝皇恩，棄官而去，不失靈人臣之道。」韓榮聽說，俱從此言，隨傳令衆軍士，將府內寶重之物，打點上車，欲歸跡山林，埋名隱姓，此時衆將官各自去打點起行，韓榮又命家將，搬運金珠寶玩，打拾細軟衣服，粉紅燈籠，忽然驚動韓榮二子，在後園中設造奇兵，欲拒子牙弟兄二人，聽得家中紛紛然鬧亂，走出庭來，只見家將打拾箱籠，問其原故，家將把衆官的話說了一遍，二人聽罷，你們且住了，我自有理，二人齊來見父親，不知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